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冊目次

鹽鐵論十二卷 （漢）桓寬撰 （明）張之象註 明嘉靖三十三年張氏猗蘭堂刻程榮重修本 〇〇一
童蒙訓三卷 （宋）呂本中撰 清刻本 二〇五
御製資政要覽三卷 （清）世祖福臨撰 （清）呂宮等輯 清順治內府刻本 二三六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 （清）世宗胤禛撰 清雍正內府刻本 二九五
日知薈說四卷 （清）高宗弘曆撰 清乾隆內府刻本 三五四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清）李光地等輯 清康熙內府刻本 四五一

鹽鐵論十二卷

（漢）桓寬撰　（明）張之象註

明嘉靖三十三年張氏猗蘭堂刻程榮重修本

鹽鐵論十二卷內府藏本

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時舉為郎，官至廬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為書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實則反覆問答，諸篇皆首尾相屬。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書末雜論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記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六十餘人，而最推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弘羊、車千秋深著微詞。蓋其著書之大旨。所論皆食貨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皆列之儒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改隸史部食貨類中，循名而失其實矣。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為之註，雖無所發明，而事實亦粗具梗概。今並錄之，以備考核。

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

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徇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為累得失動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乎夫士

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己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

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榷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

韋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頼桓氏采録為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囿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

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其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

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各異其説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魯萬生者皆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然

深考其説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為孔孟之徒也必矣往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者言晶余以立志養氣之説自孔孟求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者此書為最其言治理亟可施設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為註釋因

著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
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云
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目錄

第一卷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第二卷
禁耕第五 以上卷一
復古第六
非鞅第七
第三卷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以上卷二
第四卷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以上卷三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第五卷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以上卷四
相刺第二十

第六卷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第七卷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以上卷五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第八卷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以上卷六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第九卷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以上卷七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第十卷
和親第四十八 以上卷八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第十一卷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以上卷九
刑德第五十五
第十二卷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詔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以上卷十

鹽鐵論漢書藝文志六十篇隋志十卷漢廬江郡丞桓寬撰唐志亦十卷此明張之象注本分十二卷篇數仍同漢志其本頗多譌脫餘姚盧紹弓學士曾據永樂大典所載及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楨梓本梓校正之顧張本多古字涂本盡行改去殊失典書其餘[illegible]庭盧校刊於羣書拾補乃以此本移謄一過學士手校底本向在同[illegible]堂藏書散落殆盡此書不[illegible]歸於何所不得一相勘對殊可惜也

鹽鐵論目錄終

鹽鐵論卷之一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古防字淫佚音逸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音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音較均輸與民爭利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韋昭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

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音扶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音卻善也誠也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音較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音朔頻也為暴於邊鄙匈奴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

（片云殷時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奴傳又曰元朔二年夏匈奴數萬人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音障）塞（音賽），飭烽燧，屯戍（音恕）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漢大行王恢曰今匈奴樂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揭車指望此仁人之所哀也障保障也謂塞上要險處築城以為蔽障也塞邊塞也烽燧表也燧燧上亭守烽火者文穎曰邊方遊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戍守邊也從人持戈為意）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音較），置均輸，蕃貨長（音掌）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音賽）乘城之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贍字）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

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去聲），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去聲）以懷之。（韓嬰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上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音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陣字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班固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大舜修自齊咎繇作士命以棄夷猾夏寇賊姦宄作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音旋）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音烏）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轄謚法云賊人多殺曰桀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若桀黠也），擅恣入塞（音賽），犯厲中國，殺伐郡縣

朔方都尉。甚悖不軌。法也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濟。古聽字。蔡邕獨斷曰。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元元庶民也。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音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擾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兵略訓曰。湯之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里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音恕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害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食貨志曰。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帶有不便於其業。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

絕。則財用匱。呂氏春秋曰。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釋名曰。躁。燥也。如物燥則飛揚。賈逵曰。躁。擾也。

淮南齊俗訓曰。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古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音南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故聖人作爲舟楫以通川谷。

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澹古贍字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管子曰。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其上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澹古贍字溪壑。氾論曰。霤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漏巵。王符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泰族訓曰。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高帝禁商賈音古不得仕

官所以過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四百金。大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顏師古曰。欲令務農也。）排困市井。（排斥也。[illegible]古）[illegible]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去聲）曰。諸侯好（去聲）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劉向曰。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僭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害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是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塗。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illegible]），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籠，包舉也。）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如淳曰。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商賈（音古）無所牟（[illegible]）利。（如淳曰。牟，取也。）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illegible]），女紅（音工）効其功。（食貨志曰。古者民受田，有賦有稅。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周禮曰。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供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音[illegible]）

原缺

者郡國或令（平聲，令也。）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音委）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司馬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也。）騰躍則商賈（音古）侔利自市，（行貨曰商，坐販曰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夫）利而賈（音古）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音注）幣以贍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

於其下，役御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古贍字）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梁簡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伯（音霸），而紀氏以強大亡。（管仲傳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晉世家曰，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

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韓非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以牢殷紀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音扶中國一端之縵音漫繒無文者也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驘音騾驢音盧馲音宅駝音佗銜尾入塞音賽驒音顛騱音奚騵音元馬生也馲駝古本作橐佗言能負橐囊而佗物也驒騱古本作驒騱馬盡爲我畜驒騱駏驉類也鼲音渾貂音貂狐貉采旃音氈文罽音計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

故君子耕稼田漁其實一也商則長音掌詐工則致飾罵內懷闚音窺闞音于而心不作闚闞私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亳音博而女樂終廢其國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之遊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亳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今驘音騾驢音盧之用不中去聲牛馬之功鼲音渾貂音貂旃音氈罽音計不益錦綈音提之寶綈厚繒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違也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音受百倍其價一也一揖音揖而中去聲萬鍾之粟也中當也夫上好去聲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嬰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

爲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多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古音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去聲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隻音蹻脚音之徒無猗頓之富長沮桀溺二人楚隱者南華經曰跖下惠之弟名曰盜蹠盜蹠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史記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蹻許慎曰莊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貨殖傳曰猗頓用盬鹽起與王者埒富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古音之富

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羨饒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本經曰舜之時共工振滔鴻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千金書曰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乃決流疏河爲彭蠡之障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案河渠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商紂暴虐而有孟津盟古作之謀覽冥曰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說爲人足前過歌舞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愉樂也當此之時道路

罕行。市朝音潮生草。本經訓曰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音輳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齊俗訓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公孫鞅曰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韓嬰曰四體不悔與飾作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

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務天下憂衣與食也。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主術訓曰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音卓薊音計趙之邯音寒鄲音單魏之溫軹音止韓之滎音熒陽齊之臨淄音緇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去聲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去聲

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呰音紫窳音庾偷生。徐廣曰呰窳苟且墮懶之謂也應劭曰呰弱也音[illegible]窳病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適作

殫盡也[illegible]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連屬也大河纂集也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音古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去聲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顏師古曰編列次也編戶列名籍為平人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也。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左傳曰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

以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音升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音台不可勝音升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古贍字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調和也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斵音卓茅屋不翦衣去聲布褐飯上聲土硎音刑韓非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斵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糲粢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虧於此矣精神訓曰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斵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假眞訓曰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汙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鑄音注金為鉏音鋤埏音言埴音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晁錯曰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各安其居樂音洛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目無常主曰眩亂也徙邛渠容切筰音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詮言訓曰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足

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
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
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訓曰。食者民
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
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
群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
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
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
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
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去聲)魯。妻不衣(去聲)帛。馬不秣粟。

魯世家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
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

文子廉忠矣。說苑反質篇曰。季文子相魯。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為魯
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
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
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
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
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
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他慙而退。

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

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
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音升)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音甫)黻(音弗)。則女紅(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不

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

人間訓曰。秦穆公使孟
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

弦高飯(上聲)牛於周。

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
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
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
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
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也。今已知之矣。守
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
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
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
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
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
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五羖貨車入秦。

秦臣術篇曰。秦穆公使
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

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
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
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
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
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
夫奚之言。彼類聖人。公孫支遂歸取鴈以
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
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
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
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
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
稷之聖臣。君之祿也。今臣見賢而讓之。臣之
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
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
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
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
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

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公輸子以規矩。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作雲梯之械以攻宋者。規者所以圓萬物者也，矩者所以方萬物者也。歐冶以鎔鑄。注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越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等示之。薛燭皆曰非寶劍也取純鉤示之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其文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鉤也。取湛盧示之薛燭曰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劍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日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弒吳王僚。湛盧去如楚。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墝音敲埆音慤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韓易曰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嘗會不獨樂。曉疏不獨苦。雖遭凶年飢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尸。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音祝衒鬻賣也朐音劬鹵音魯之鹽不出。旃音氊罽音計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音升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音升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音升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音升食。周書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謂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爲驕侈不爲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爲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故凡土地之間聖人裁之並爲民利是魚鱉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主術訓曰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採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雍季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音卓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雕文刻鏤音陋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

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聲去）和（聲去）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音氈）罽（音計）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之一

鹽鐵論卷之二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虛雖強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去聲）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阨利塗（說文曰阨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

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貨殖傳曰古之在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去聲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家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坊記曰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侯玄曰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董仲舒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司馬遷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音扶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音潮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音茂絲而已貿易財也交互之義後世即有

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民滋偽。[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爲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里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夫[音扶]救偽以質。坊[古防字]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精神訓曰。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上好[去聲]禮則民闇飾。上好[去聲]貨則下死利也。[孔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管子曰。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治亂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貫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難。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音注]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音障]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

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食貨志曰。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吳王傳曰。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佞幸傳曰。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說焉。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以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食貨志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音注]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音洛]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音朔]易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二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貞。商賈音古以美貿音淺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音扶鑄音注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叢談曰。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悲吝。故物不可聚也。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匱一作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音扶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音劬邴音丙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古贍字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或曰。以異富于陶朐坂曰朐邴。吳王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漢紀曰。孝景三年春。吳王濞反。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游吳。數諫不聽。於是楚趙有罪見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伍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夫音扶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眾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反質篇曰。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

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鍵音健。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坊記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孔子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政理篇曰：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詩傳曰：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櫝。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遠（去聲）浮利，務民之義。義

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聖賢羣輔錄曰：仲孫蔑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行父文子，皆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趙無恤襄子，范吉射昭子，智瑤襄子，荀寅文子，魏多襄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號曰六卿。）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音潮）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朐（音劬）邴（音丙）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刎）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音隻）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眾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音劬）邴（音丙）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

澹（古贍字）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倨）句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

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音就賃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朐（音劬）邴（音丙）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鐵）非獨為（去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去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去聲）欲擅山海

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音注）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砌）

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音朔）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古贍字）不給（食貨志曰元狩二年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今陛下繼大

功之勤養勞勌（音倦）之民此用糜粥之時（釋名曰糜煑米使糜爛粥淖於糜粥粥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玆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懸）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册（通作策）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雜言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秦族謂曰夫徹於一事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以廣應也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

大夫曰宇宙之内鷰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音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披上聲）

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音賀）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通作瀕近也）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指武篇曰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周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

內曰譖西伯老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周紀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紂不敢自專遂興師渡于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爲甚殺比于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奔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于戈以戰紂軍潰畔紂死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遯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汜論曰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陣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蓄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迫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縲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以君論其臣

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魯仲連曰效小節者不能行大或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纂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第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與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顧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肯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於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無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論戰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小能行小節忍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忿恚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師尚父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音蟬于。旬叔酋長曰單于單于廣大貌古象天單于然也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文學曰。鷙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筍之憂，坎井之鼃音蛙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

翼而趙高沒淵也。張子曰。李斯放誅。卒辜於鷹隼。趙高車裂。終斃於鼠蛇。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音朔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伍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韓成曰。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上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去聲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澹古贍字。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蔡澤曰。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舊穀

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呂氏春秋曰。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果實繁者木必庳。天之數也。叢談曰。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意夜吁者。不能叅起也。商鞅峭法長掌音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掌音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構合集也。成也。亂也。泰族訓曰。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怨。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法。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陣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惡烏音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於內。册通作策。謀也。籌也。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灰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椎車之蟬攫。音脚。古本作匷。說林訓曰。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許慎曰。蟬匷。車顂也。匷當讀如貿。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芮音則功業不成。左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敵。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蹷。音厥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法志曰。凡兵者。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暴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盈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

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刑既嚴峻矣又
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
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音朔矣又外禁山
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
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
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音郎達反之鑿雖公
輸子不能善其枘音芮畚音本土之基雖良匠不
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

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
能存亡國也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

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節也下蔡威公曰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策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
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

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許慎曰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司馬貞曰秦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并
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
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
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
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扶蓄積籌策
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
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王符曰。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以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此所謂攣胸之知。去聲而愚人之計也。攣手足曲也。胸脛曲也。

夫音扶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初雖樂焉。卒必泣血。此之謂也。繆稱訓曰。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去聲之士。闒音達茸音戎之所惡音汙也。詩解曰。戚施。不能仰。醜疾也。李善曰。闒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爲闒[illegible]劣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

也。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說林訓曰。駿馬以材死。直士以正竆。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尊賢篇曰。陽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屈原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論語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季孫。魯大夫也。

夫音扶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去聲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音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疵音

慈說文云病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孔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綴稱訓曰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去聲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大禹謨帝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秦策曰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行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莅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蘇秦合從從音縱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要略曰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屠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節士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諫不聽因箕子以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伍員相去聲闔閭以伯音霸。夫音扶差去聲不道。流而殺之。范雎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越絕書曰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兆乃先

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
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
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
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
之志也
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新事
稱曰樂毅爲昭王謀必得諸侯兵齊乃可
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
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走僅以身脫
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
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
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
墨時田單爲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
不能詐也欲法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
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
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
既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
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
人臣盡節

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
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
而死蔡澤曰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
會稽之恥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
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
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
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汜
論訓曰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
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
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屬鏤利劍也
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蹇重曰有命之父母不知
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宋世家曰王子
比干見箕子諫

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
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吳
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劍遂伏劍而死吳王
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子
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遺潮來往應劭曰
取馬革爲鴟
夷鴟夷榼形
非輕犯君以危身強音襁諫以干
名也憯音慘怛音妲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
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陸子
曰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弦是
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慕節於當年
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
也繆稱訓曰人爲之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
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

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
者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
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
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
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不能必免
其禍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
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
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
是以比干死而
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
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
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
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
自殺非人殺之也衛鞅傳曰秦孝公卒太子
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

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所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劉歆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胙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以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強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氏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鹽鐵論卷之二

鹽鐵論卷之三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鼂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曰。此陳僖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招以滅陳也。顏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弒君。子罪莫重於弒父。趙武靈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誅及宗族。淮南爲列傳曰。文帝以淮南厲王長子安襲封淮南王。衡山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數十篇。號曰鴻烈。高誘曰。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失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使鼂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鼂錯傳曰。鼂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何為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汙音而況為不臣不子乎。叢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名也。鍾離意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

廻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音朝告之

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去聲棄而違之。論語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傳去聲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孔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刑。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亡惡也。

若夫音扶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去聲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眾。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夏紀曰。當帝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汝平水土。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皐陶。舜曰。汝其往視爾事矣。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傳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夫音扶以璵音餘璠音煩之玼音此。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眾。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鼂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鄭世家曰。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二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氾論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

誅滅爲功。晁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晁錯傳曰：晁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人臣各死其主，為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荊也。奉使篇曰：楚莊王圍宋，宋使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上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音扶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音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去聲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相簡公，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范雎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韓非子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故曰：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說山訓曰：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

孟諸也。鼓金煑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
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
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
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
縣官器煑鹽予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
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
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
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衆多也。轂擊於

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乘交馳。其轂相擊也。攘公法。申私利。跨山
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
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
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輿服僭於王公。
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
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臨淵釣魚。
放犬走兎。隆豺鼎力。蹋音達鞠鬬雞。蹋鞠。以韋為囊。實以毛髮。蹵蹋為戲。劉向別錄云。黃帝造以練武士者也。左傳曰。季郈之雞鬬。季氏芥其雞。郈氏為之金距。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

俞音俞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巴俞。二州名。其人善舞。或曰。俞水之人善歌舞。漢高帝伐秦。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後人因加此字。一曰。巴歌曰俞。婦女被羅
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
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
解音懈怠。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
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
德而子孫封。周公相去聲而伯禽富。琴操曰。文王以

紂時為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傳曰。文王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明堂篇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相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奉使篇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傳音去聲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

海況之妻子乎。荀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故夫貴於朝。音潮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去聲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韓嬰曰。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

文學曰。禹稷白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

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去聲其妻子而已乎。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夫音扶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音洛其勞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為文。魏成子所以為賢也。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為文矣。魏世家曰。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音潮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音避夫而望疾步也。管仲傳曰。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

刺復第十

大夫乃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泊）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召（邵）而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鄭顥曰。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

也。自千乘（去聲）見寬以治尚書。位冠（去聲）九卿。（兒寬千乘人也。）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音芮）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拾遺記曰。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熏目爲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修務訓曰。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當世之工匠。

不能調其鑿枘（音芮）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音芮）剌（音郎達反）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音扶）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韓非子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然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視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

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見大夫閉口不言。見寬傳曰寬治尚書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及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相去聲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音扶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韓非子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呂氏春秋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法術訓曰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之去。豈云殆哉。雜事篇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昔周公之相去聲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音刈賢知去聲充門。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二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愼歟故易有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讒。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尚使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聲去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聲去天下之士哉。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呂氏春秋曰：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劉向曰：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

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聲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泰族訓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

屬天下之統，令四岳舉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以天子而妻聲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

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音洛賢，而行臧文子掫之意。雜事篇曰：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還之，三月得千里馬，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詩序曰：小雅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王逸曰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聲訾音紫人之才足己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詩傳曰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列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主術訓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說林訓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去聲文武以王去聲天下管仲相去聲桓公以伯音霸諸侯要略曰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作為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齊世家曰桓公既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會諸侯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虵音蛇遊霧也韓非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也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叢談曰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處地宜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公孫丞相去聲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公孫弘傳曰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

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
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殽豈可以
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
惡賓不逢故人食貨志曰自公孫弘以春
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吏益慘急而法令
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
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
爲天下先然而無益於治修務於功利矣
博士褚泰泰平準書作大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
傳去聲巡省郡國漢武紀曰元狩六年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
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幷之塗故改幣以
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
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
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
殊路而橋虔吏因乘之以侵蒸庶邪何紛
紛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
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
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
冤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
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漢紀曰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
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
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
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
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者罪有
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
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
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得進
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
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
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
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
遷官爵或至卿大夫班固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
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
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
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
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
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
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
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推賢則韓安國
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
奉使則張騫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
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君道
篇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
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
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
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
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
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
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
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
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
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
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
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

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周紀曰：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呂氏春秋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虵音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音洛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韓非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劉歆曰：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平準書曰：武帝之時，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尚書中候曰：呂尚釣於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武王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浮淮造渠以通漕運。

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策通作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貢禹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禁錮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適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蕭望之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十，然後衰止。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抏弊而從法，故憯音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平準書曰：吏道雜而多端，則官

咸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漢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作擒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秦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荀子曰。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故軺音韶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軺車。軺。遙也。遙。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本作翹。邊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聖德仁義。無所施之。指武篇曰。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齊宣之時。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詩傳曰。孟子見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

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
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
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
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
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
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
人稱詠大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
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
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夫蠹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濁世者歟尊賢藉曰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
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
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
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
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
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

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
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
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
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
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
應齊策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
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
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
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
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臣聞之過乎生於
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
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
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
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
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
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
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
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
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
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
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
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
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
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
有罪國家於是擧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湣敏音王奮二世之餘烈南擧楚淮北幷巨宋
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
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齊世家曰湣王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
十三年攻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
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

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二十六年王爲東帝
二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幷周室爲天子泗
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矜功
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愼到捷
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
諸侯合謀而伐之齊策曰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斲之檀
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擧直言殺之東閭
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
親以故燕擧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
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輿一乘亡達子收
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
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
閒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

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雜事篇曰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共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毀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悟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遲矣而卒見殺故齊閔王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王建聽流說信反間諫音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擒通作不亦宜乎齊策曰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與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

齊世家曰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上聲牛要平聲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伯霸音王去聲何言不從何道不行孟子傳曰伊尹負鼎而勸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故商若以王道說

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衛鞅傳曰：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

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十數年而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孟子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鮑生曰：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矣。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設賓也。

行矣夫廉毀然且不合感於利者也。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劍期乎能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晉文公曰：直而不枉，不可與長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躄躄音壁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

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春秋曰：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

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繆稱訓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氾論曰詘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許慎曰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致其調陰陽行其道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孟子曰百里奚辭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二君之能知伯音霸王其冊通作策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伯音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音潮不易其俗而成千乘去聲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齊桓公曰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蔑致用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用乎暴君君子之恥也闔

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節士篇曰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季子以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吳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兄之庶子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三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使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

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節士傳曰。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肹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肹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孔子曰。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鳥不翔。君子重傷其類者也。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不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鮑焦曰。廉士重進而輕退。賢者易愧而輕死。右賈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為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說音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音烏在其釋事而退也。泰族訓曰。夫事人之

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泰族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安

也。許慎曰。管仲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音洛。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主術訓曰：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蒻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去聲)而不憂，非忠臣也。夫(音扶)守節死難(去聲)者，人臣之職也。(申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德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通作策)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音教)以澹(古贍字)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去聲)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賈生曰：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爭，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鑾，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音扶)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音賽)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

安故使廷尉評（古作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拯恤貧賤，周澹（古贍字）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師古曰：前爲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修務訓曰：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乎！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氷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音扶）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原道訓曰：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音扶）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音扶）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種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雜言曰：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音灰）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王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去聲）者隨世而制。（趙武靈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

人覩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漢武帝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氾論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言未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秦紀曰：二世東行郡縣，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驪山。驪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鹽鐵論卷之三

鹽鐵論卷之四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籞之假，音御。說文曰：籞，禁苑也。顏師古曰：池籞，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魚鳥。籞者，禁苑之處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古贍字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音丹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去聲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古贍字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澹古贍字，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

不堪其求也(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廏有肥馬路有餧(音餒)人(孟子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

除其本而欲澹(古贍字)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音古)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去聲)國家也夫(音扶)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三輔黃圖曰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古贍字)公田

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音御)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音扶)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音徙)田野辟(音闢)麻枲(音徙)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公孫鞅曰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呂氏春秋曰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賈生曰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去聲)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音闢)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彊國管仲相(去聲)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音霸)諸侯(齊世家曰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

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遂反是以與大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桓公之時管仲爲大夫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貨殖傳曰太公望封於營丘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去聲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音灰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音汙欲行淫巧惡音汙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策通作國用

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顏師古曰心計不用籌算也構諸侯參以酒權音較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音諫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音叫山海也平準書曰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食貨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述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霸名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illegible]之九府皆掌財幣之官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猵音篇獺音闥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兵家曰蓄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叢談曰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記曰高山浚源不出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夫音扶理國之道除穢鉏音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策通作

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音古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音扶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扁鵲傳曰。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揣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

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夫音扶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音箴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王符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強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

數（去聲）百年。内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内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絶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周紀曰周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音箴）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賞以億萬計）皆瞻（古贍字）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音魯）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地形訓曰北方曰大寒曰寒澤北方有不釋之冰）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地形訓曰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産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河濱。而田於嶺坂（音反）菹（音沮）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遥）賦。邊民苦於戍（音禦）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去聲）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音復衣也）。冬不離窟。（苦骨切土室也）父子夫婦内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虚。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内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瞻。（古贍字）地勢温濕。不宜牛馬。民蹠（音隻）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音疲）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却羌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宫。騊（音陶）駼（音余）駃（音决）騠（音啼）實於外廐。（騊駼馬類也北海駃騠）

後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五帝紀曰：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遙音賦省

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韓非子曰：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鬭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許慎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用行，至德之效也。或曰：國君無道，則天下多事，戎馬生於郊原。國君有道，則天下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其後師旅數音朔發，戎馬不足，牸音字牝入陣。牸牝，牛也。凡獸育子曰牸。牝，畜牸也。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

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夫齊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方今郡國田野有壟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義先公而後己，民臣之職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

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饑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遙音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

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澹（古贍字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泰族訓曰城有基木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淮氏曰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野有菜蔬之色民罷代耕之秩無藏以虞災徙空虛以自必三季之衰皆此物也）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籍不違其職今賴

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食貨志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比依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傚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

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音朔）徙則痿（音委）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原道訓曰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易勢居不可移也伍子胥曰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音朔）起用度不足以貲（音資）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

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音瘡）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去聲）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韓嬰曰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音扶）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

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賈生曰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近規之民聞之者襁褁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修文翁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去聲小役；二十冠去聲而成人，與去聲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荼苦荼也烏羣烏也白項而羣飛者也鄒陽曰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而冠去聲，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百年曰期頤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王制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音遙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

之喪乎。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陳忠曰。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王曰成王。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七年。[illegible]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曰。負王以朝。卒定天下。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

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米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德。上順天心。澤及夷狄。君道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歟。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

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拒通作）強胡之難。（難去聲）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得[illegible]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音遙）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

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囂囂讙也又衆多貌詩云讒口囂囂夫音扶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漢紀曰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與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金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詣輪臺置校尉一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太卜蓍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者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略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當

勤以自是已多罷敝則興革休息喜蓄積司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去聲用兵也越絕書曰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紂與婦戔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周宣王辟音闢國千里非貪侵也詩序曰厲王暴虐周人逐之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甫伐獫狁之有功而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猶蟁䖟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

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去聲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音咸鹵音魯不食之地。故割什斗音斗辟音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音賽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音遥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孟康曰。斗辟曲近胡。顏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人閒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

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今踰蒙恬之塞音賽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音升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音窮筰音作。横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音疲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音姚。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斗音斗辟音辟之費。造陽之役也。漢紀曰。南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筰都最大。自筰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秦時嘗通五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大行王恢之擊越。之使鄱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牁江。江漢廣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郎浮船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爲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帛見夜郎侯。諭以德感。爲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適遠夷中不能有[illegible]。故皆曰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南夷邛筰可作都。上說之。以相如爲中郎將。往喻意旨。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徭役。費用甚多。[illegible]如其鄉[illegible]業已徒

原缺

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宣其使指於百姓。博望侯張騫者，漢中人也。初爲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爲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一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爲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内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爲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惟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具爲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象瑇瑁，則建爲朱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師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去聲）者，非爲廝（音斯）役之使（去聲）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韓非子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illegible]

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内。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時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慮。孫卿言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

訓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

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孫卿曰：古之賢人，食則饘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去聲）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立節篇曰：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原缺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書曰：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音俸）祿賞賜，一二籌册（適作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去聲）者能籌之。夫（音扶）子貢之廢著，（音貯）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貨殖傳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又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作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齊俗訓曰：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語曰：貴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夫（音扶）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音升）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音升）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音古）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古贍字）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音扶）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古贍字）多。（泰族訓曰：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崇高，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

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傳曰。坎井無鼃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去聲)人者。能自為(去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荀子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傳曰。行海者坐而致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為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杅。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眾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雜言曰。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假真訓曰。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是故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

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去聲)者以衍。愚者以困。孫卿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覽冥訓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貨殖傳曰。農工虞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子貢以著(音貯)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古贍字)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詩傳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

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空節篇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空節篇曰。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

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也。大聖之操也。時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去聲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去聲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齊俗訓曰。楚負傷之壺食。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東脯。賢於智伯之大鍾。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脩務訓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吾日悠悠慙于影。子何

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雜事爲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貴。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而輟不攻。

鹽鐵論卷之四

鹽鐵論卷之五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毁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音扶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去聲以制海內。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鼃音蛙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去聲義。雖言好去聲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去聲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傳曰。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也。申屠□曰。損益之際。孔父依歎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蓋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音洛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陸雲曰。富貴者。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夫音扶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知去聲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人閒訓曰。晉獻公欲假道於虞

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為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趙世家曰。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魯世家曰。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氾論訓曰。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

（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亡汶陽之田而覇。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知（去聲）伯。故智伯身禽（通作擒）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申旗曰。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

（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繆稱訓曰。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偶之及已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音淨）食於縣（音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伏）五刑也。（傳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音免）啄腐鼠。見鵷鶵而嚇。（音黑）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音黑）鵷鶵乎。（南華經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古防字）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去聲）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音洛）惡言不出於口。邪行（去聲）

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去聲）道。故禮以行之。孫（音遜）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寃尤。今人主張官立朝（音潮）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縣（音懸）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人間訓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

文學曰。聖王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養賢。能者受之。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焉忌曰。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庇桑陰。陰移而天下傳。尚書中候曰。文王至田於溪水畔。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尊賢篇曰。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苟非其人。簞食音[illegible]豆羹。猶爲頼民也。頼。幸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上聲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說林訓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陸子曰。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度力而受爵。夫音扶太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音黑人。其患惡音烏得若太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貨殖傳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

嫗音預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去聲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音稅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之在荀卿之門。闒音遝茸音戎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騖。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驊騮且同侶。況跛音避牂音臧。牝羊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去聲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厦。亦不能得已。雖欲嚇音黑人。其何已乎。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翱翔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屈一伸。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死利。駢拇篇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野語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叢談曰。衆人以毀形爲恥。

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賤士重名。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音汙。兕雖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叔孫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去聲而不悔。南華經曰：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叔孫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矣。吾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忘乎我；在我耶，忘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非樂洛音卑賤而惡汙音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傳亮曰：昔之君子同名舜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塞於涓涓，合拱挫於蘗萌，介爲□

式，色斯而擧，梧高鳥以風逝，鑪醽酒而投綬，大豈斂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哉！故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音扶郊祭之牛，養食三年，衣去聲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南華經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去聲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去聲，及其囚於囹音零圄音語，車裂

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衛鞅傳曰：商君既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吳起傳曰：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李斯傳曰：二世二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哉！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去聲車百乘去聲，曾不足以載其禍也。傳曰：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惟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亮曰：夫四道好謙，三才忌滿，存華虛室，悲勝高崖，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宗。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鑒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以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古史考曰：伯夷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

爲詐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知（去聲）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去聲）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拾遺記曰。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書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請其術。教以揮世出俗之術。卽探胷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論衡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天皇之說。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夫（音扶）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音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音縱）顯於趙。張儀以衡（音橫）任於秦。（司馬貞曰。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爲合從。張儀爲連衡也。）方此之時。非不尊官

也。然知（去聲）士隨而憂之。知夫（音扶）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夫（音扶）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音避）害而後求祿。（曾子曰。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illegible]仲尼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illegible]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illegible]也。[illegible]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

故夫（音扶）香餌（音貳）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音扶）爲烏鵲魚鱉食香餌（音貳）而後狂飛奔走。遜身屈遰（音逓。圍繞也。）無益於死。（吳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淵之魚。死於芳餌。太公家教曰。網羅之鳥。悔不高飛。吞餌之魚。悔不忍饑。）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臧獲。奴婢也。）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蔡澤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

足以辭學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大夫曰文學高行去聲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絜言皦音皎然若不可涅音乃結反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孔子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皦潔白貌然戍音絮卒陳勝釋輓音挽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秦二世二年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勝李奇曰欲張大其楚國故稱張楚也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去聲顏回仲由皆孔子弟子宰相去聲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音至為臣質即贄也古字假借正義曰贄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五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其君者也古之欲仕者出其疆必載贄而行故謂為臣者曰委贄也孔甲為涉博士陳勝字涉孔鮒字甲孔子之八世孫也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顏師古曰蠶食言漸吞滅之如蠶之食桑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秦紀曰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揚雄曰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崇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䄙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莬莬乎不可離已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司馬遷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
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
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
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
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
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
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
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
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
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
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
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
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
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
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
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

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音洛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去聲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汙行。去聲

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

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音怠欺也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儒林傳曰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太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盡下綰臧吏後皆自殺主父偃傳曰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偃爲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元朔二年主父偃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偃爲齊相至齊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乃自殺有司以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東方朔自稱辨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去聲狂夫不忍爲。風俗通曰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學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揚雄曰朔詼達多端不名一行

應諸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去聲)夫(音扶)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上聲)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人間訓曰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

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去聲)道而富且貴莫知恤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主父偃傳曰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詔拜偃爲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嗌(音益)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嗌咽也爾雅曰江東呼[illegible]曰嗌覽通作攬攬持也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音徙)無曠地無游人故非

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獲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爲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李尋曰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音掛)不顧而暇耕乎(修務訓曰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

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十八百國。聖人不貴尺璧而貴寸陰。是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稅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賁德篇曰。聖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全然生育。然此安土萬物興。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至公篇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聖賢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傳去聲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去聲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曹獻曰。君子務治。小人務力。繆稱訓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去聲子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音扶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去聲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音霸。夫音扶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尊賢篇曰。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李康曰。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孟子傳曰。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夫扶音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音烏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音洛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說林訓曰。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說山訓曰。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淳于髡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illegible]

而況君人者也。意未誠與平聲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illegible]災也。說林訓曰。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illegible]正其行。子胥死。吳亡。[illegible]比干死。紂亡。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惡。[illegible]能存其[illegible]未始有益。如秋毫之末。[illegible]故桀有關龍逄。而[illegible]望三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逄進諫曰。[illegible]古之人君。身行禮義。[illegible]節[illegible]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不能。死不[illegible]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illegible]之曰。天之命矣。夫[illegible]殷有三仁而商滅[illegible]吾聞[illegible]曰。臣族虐王[illegible]刻書出而庭中曰[illegible]臣子[illegible]中有比干[illegible]子見比干而諫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

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為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干金書曰：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用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鮑叔固辭讓，弗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子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凡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楚莊王曰：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韓詩外傳曰：夫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然衰亂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仲長統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

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泰族訓曰：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離騷經序曰：楚懷王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燕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聲夫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修務篇曰：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善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伐。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譬猶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也。傳曰：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調瑟。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

輙見賤於諸侯也。珙曰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無所遇。趙岐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上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揚朱墨翟放蕩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憫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干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泰族訓曰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音扶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音因聾。何特蟬之不知重平聲雪耶。泰族訓曰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者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齊俗訓曰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足與論至。繆稱訓曰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南華經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寒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音扶以伊尹之知。去聲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張子曰桀罪諱首紂焚聖人以微爲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是以荊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皐陶而察之。韓非篇曰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卞爲漫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下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刖者衆矣子獨何哭

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晏此臣之所以悲也其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illegible]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獻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佐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今若緤運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明不可聽載故有道者之未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陳元曰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楚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夫音扶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

君道篇曰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

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尊賢篇曰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雜事篇曰闔盧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

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劉峻曰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

雜事篇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後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爲法律務益刻深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泰族訓曰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人間訓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去聲則稱去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

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泰族訓曰。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伊尹。殷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閎夭。周文王之臣也。文學不中去聲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音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音潮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主術訓曰。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愼之鞀。過若毫氂。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工。諫篇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瘖。上無聞則謂之聾。聾瘖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晏嬰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一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諫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嗟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晏子曰。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去聲稱爲賢君。魏世家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

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任座。座起而出。次至翟璜。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者其臣直。向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文侯曰。善。復召任座入。拜為上卿。

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袁盎傳曰。袁盎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

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

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孫叔敖曰。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南華經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工諫篇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

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穀祿也。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音扶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之五

鹽鐵論卷之六　漢　汝南桓　寬　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illegible]之才。可南面者數人。雜言曰。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

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去聲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人間訓曰。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指武篇曰。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子路仕衛。孔悝音恢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皐。遁逃不能死其難。去聲檀弓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盜跖曰。子以甘言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是子教之不至也。至公篇曰。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

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襄殤公知孔父音甫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國尊賢篇曰。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公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有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内

無多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衞公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傳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寧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急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其可悲哀也以宋殤公而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閑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將靖鄭擢而況自存乎

衞君近佞遠去聲**賢子路居**

蒲孔悝音恢**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

仲由傳曰子路為蒲大夫乃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衞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正諫篇曰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二子者有事而不與音預**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

泰族訓曰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范纘曰丘曰殊姿湯文異狀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色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驥俱致千里

晏嬰不死崔慶之難去聲**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雜事篇曰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義勇篇曰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矣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惟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附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宋世家曰紂殺王子比干剄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

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
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論語比考識三殷國
妲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已有美色也玉馬
喻賢臣奔去也劉毅曰三仁殊塗而同歸四
子異行而均義風俗通曰易記出處默語書
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與相反
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而餓
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
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
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柔絃
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悉旋從卓以言乘
子處徒步而裸形窮戚商歌以千祿顏闔踰
墻而遁榮啓柴趣門以蹝難季路求入而隕
零墻木結駟以貨殖頹回屢空而弗營盂寐
商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林盥傳曰人
心不同有如其面舌今行事是則然矣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眞

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音與
環同反質篇曰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
息意不正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
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
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
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
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今
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
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鉛音呂刀飾嫫音模母畫
音壞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
流波則沮矣是帝謚曰嫫母黃帝次妃許愼曰古之醜女班固曰咏雲
所有雖為音觀隋和者觀為珍王褒曰毛
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

譽者不掩其醜孟嘗君客曰臣之來也
過於淄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
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
人過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土耦人
應曰我沮乃反吾眞耳今子東國之桃也
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
泛泛乎不知所止
夫音扶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
能安亂不能治鄉里逐雞難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冉有曰雖
有美玉不刻鏤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
成君子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
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
則富及子孫君子謀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
百姓議則畏命又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
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

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
禮持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
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和氏之璞天下
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音檣天下
之姣音交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
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莊子曰毛嬙西施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莊小疏
曰毛嬙越王嬖妾姣美也香澤者人髮恒枯
悴以此濡澤之也韓非子曰善毛嬙西施之
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子夏曰
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
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
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
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

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今舜世庸士之人不好[去聲]學問專以已之愚而負荷[音賀]巨任若無檝[音接]舳[音逐]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音咨]師友行行[音流]爾鄙心猶存

行行剛健貌仲尼弟子列傳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建本篇曰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上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貴德篇曰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衞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衞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宰予晝寢 論語筆解作畫寢謂以五色畫其寢室也 欲損二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音壞]脂鏤[音陋]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音模]母也 修務訓曰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啳睽哆噅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

宗祀上帝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修務訓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枕若使美人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䤈酺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亦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 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

見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
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
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
以厲心韓嬰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
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
善道不學不達其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
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爨才音門張耳傳曰斯養
辛斯者養馬之役也韋昭曰析薪爲斯炊烹爲養于越之鋌音定不礪
豐器破而未離者也鋌箭足入槀中者也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
主服而朝音潮也夫音扶醜者自以爲姣音交故不
飾愚者自以爲知去聲故不學觀笑在已而不
自知不好去聲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
宰我以柔弱殺兇論曰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和太
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
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
乃能成和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
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
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
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擅威擅勢私門成黨
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
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
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
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
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於爲剛毅
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於外者也使二子
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
知而巨牧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已之從人
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賈音市也此其所以
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爲宗廟器覩
其爲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音晚鹽車垂頭於太行音杭屠
者持刀而鼓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

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王逸曰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曰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音斤
駿才也非文王伯樂音洛莫知之賈也伯樂姓孫名陽
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駟星之旁
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天駟一星作天
孔子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夫
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
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
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王不見代代
乃言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於市人
莫知之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
馬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韓嬰曰明主
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
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

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爲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耶。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好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汗明見春申君。侯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然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洛音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子路死。孔子哭之曰。噫天祝[illegible]大祝予。孔父甫音累華督之難去聲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春秋曰。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義勇篇曰。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於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秦族訓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音蠆介毒而自害也。蠆。螫蟲也。介。大也。東海成顒音雄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音寘害不恭。刻轢音力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音[illegible]

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兩觀（誅去聲）之殃（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崔豹古今注曰古者帝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豎之可以偏觀故謂之觀懸法象處也）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徼（音古堯反）而以為知（去聲）訐（音居謁反）而以為直不孫（音遜）以為勇其遭（難去聲）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彊（音強）禦不

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眾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張儀曰積羽沉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莊生曰三人成虎十夫揉椎眾口所移毋翼而飛韓吉曰一人之譽萬人操鑰不可為困結千人謗訟不可為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中山君王曰夫鬼山眾聚成照黨執虎十夫推椎以文王拘於羑里子臣孫蔡陳蔡此乃蒸庶之亦風增積之尖害也）夫（音扶）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趙奢傳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范雎行之穰侯（范雎傳曰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三

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己，而行（去聲）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音扶）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譖也。（雜事篇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爲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於楚，與懷王歡，爲藍田之會。屈原以爲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爲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闇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爲非，以清爲濁，不忍見於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韓非子曰：管仲[illegible]曰：[illegible]八國，齊國之諸公子，[illegible]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illegible]皆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欲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上自譽便而不信者也。詩傳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尊賢篇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音烏）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去聲）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繞往來無窮也。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均之義也。）文繁於春華，無效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

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音升)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伯(音霸)而必隨古不革襲(音集)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推車尚在也(齊俗訓曰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韓非子曰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去聲)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漢武帝問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臣贊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晏嬰傳曰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王欲曰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去聲)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脩務訓曰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調鍾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瞽元曰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未萌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唯中衍曰三王之道所雖不同)

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衰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主術訓曰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吳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牛贊曰國有圖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羽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杜摯曰法古無過修禮無邪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丞相去聲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寰宇紀曰。西施施其姓也會稽諸暨縣有東苑家西施家越王於苧蘿山得採薪之女西施飾以羅穀教以行步習於士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吳王。吳得西施爲築姑蘇臺。說山訓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音烟倉也。夫扶音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趙武靈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衛鞅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

禮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言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呂氏春秋曰舟車之始見也三世而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衛鞅傳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

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叡音鋭知去聲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墮名立而不頓小人知去聲淺而謀大羸音累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凡論曰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

躡蹻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蔡澤曰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衛鞅傳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謂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有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故夏后功立而王去聲

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去聲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音洛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音紫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狂以己爲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食貨志曰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

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餘，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張湯傳曰：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

處其位而非其朝（音潮），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坊（古防字）淫，樂所以移風，禮與樂正，則刑罰中。故提（古隄字）坊（古防字）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而民無亂患。故禮義壞，提（古隄字）坊（古防字）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防古本作坊。坊以畜水，亦以障水者也。坊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賈生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音灰）舊禮，專任刑法，而儒

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音允社稷也賈山曰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路溫舒曰昔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遏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故聖人

為政必先誅之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音扶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諂諛音臾面從以成人之過也諂諛善言也又乃巧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力追反絏息列反悲夫音扶縲黑索也絏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也

丞相去聲史曰檀柘而有鄉萑音丸葦音委而有藂通作叢言物類之相從也說林訓曰檀柘有鄉萑葦有藂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齊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

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尊賢當曰聲聞則與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李度曰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貴玄同聲析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今先帝躬

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尊賢篇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

上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文學曰。皐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

流。班固曰。公輸受其斧斤。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王褒曰。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音諫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胡公切此之謂也。

丞相去聲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窮。若相迷以偽。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夫音扶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去聲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泰族曰。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

居或縱或橫或合衆弱或就富強此與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

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去聲）又從而順之好（去聲）須臾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爲人臾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丞相（去聲）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

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上聲）蔬糲（音辣）者不可以言孝蔬菜也孟康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斗粟七升米爲糲妻子饑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韓嬰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以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文學曰善養（去聲）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韓非子曰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音啜）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去聲）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去聲）志其次養（去聲）色其

次養（去聲）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去聲）雖不備可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反質篇曰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故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

自專也。非欲以賤生之惡而幸安全之。孔子
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
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
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
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
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故富貴而無禮不
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
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
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
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為
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祭義曰。孝子之有深
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
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

也。成人之道也。
丞相(去聲)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食非
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日甘毳(吹去聲)
以養(去聲)口。輕暖以養(去聲)體。曾子養(去聲)曾皙
必有酒肉。無端絻(音問)雖公西赤不能以為
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去聲)禮無虛
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文。子與其禮有
餘而養(去聲)不足。寧養(去聲)有餘而禮不足。夫
(音扶)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音辣)禮雖備。然

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
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
父母也。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左傳曰。冬。王
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
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
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
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
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
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曰。王
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曾子
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君子
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去聲)夫(音扶)嗟來而招之。投

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雜事篇曰。齊大饑。黔
敖為食於路。以待餓
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屨。貿貿然來。黔敖
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
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
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
可去。其謝
也可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
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坊記
曰。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
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
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齊俗訓曰。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
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
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

也。

丞相（去聲）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去聲）次祿養（去聲）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音扶）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音遂）宇。安車大馬。衣（去聲）輕暖。食甘毳（吹去聲）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葤（音姦）糲（音辣）者。嘗茹腰（音婁又音劉）臘而後見肉。（漢儀注立秋貙膢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風俗通曰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大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祭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音成）夫（音扶）葤（音姦）糲（音辣）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去聲）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通作猶）蹠（音隻）蹻（音脚）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

也。何故常盛（音成）不道之物。（詩傳曰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夫（音扶）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腰（音婁）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去聲）之養（去聲）而有孝子之名。（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需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轂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故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劉向曰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音耐）父母之累。（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辭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故禮非而養（去聲）豐。非孝也。涼囷（丘倫反）而以養（去聲）非孝也。

原缺

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去聲)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音供)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鹽鐵論卷之七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榮校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去聲)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去聲)。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頓。壞也。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也。先諭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統下之權。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東野鄙人曰。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秦王子嬰曰。輕慮者不可以存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去聲)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暄上聲)者。以為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

也。（咺者何名也。屬爲以官氏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去聲）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音咨）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去聲）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令尹子西曰。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音扶）拂（音勃）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去聲）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韓嬰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音悅）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夏侯玄曰。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衣（去聲）儒衣。冠（去聲）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氾論曰。夫

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知。（去聲）爲桀斂者不爲仁。丞相（去聲）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去聲）者舉賢良文學高第。（音弟）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與策同）明梏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訩訩（音凶）不可勝（音升）聽。（訩訩。衆言也。）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與策同）殊路同歸。指在於崇

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亶信也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音恢議計利慮籌冊隷策通作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枲裏亂實者也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去聲

志小萬乘去聲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去聲馬仲尼弟子傳曰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道應訓曰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纆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此其所以多不稱去聲眾詔冊冊通作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繆稱

訓曰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爍詩慎曰鐸大鈴出於吳也叢談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鶡音押鴠音旦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鴞無益於死鴞鳴渴鳴也詩云相彼鴟鴞尚或惡之鳴急旦也增韻曰鴟鳴求日之鳥形以鷄晝夜常鳴鴞個曰怪鴟其鳴即雨爲鷄可以聚衆鳥一名隻似晝無所見夜即飛也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牽於

間音閑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有司桎音只梏音谷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音扶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去聲不能用。雜事篇曰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

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有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悖熾。泰族訓曰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斑白不戴負驥，與之在伯樂音洛，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音奴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去聲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臧音撿騶音鄒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驥寬御也扼通作軛音厄轅端橫木駕馬領者此賢良文學多不稱去聲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盧云此篇舊目作國疾當篇作國病今觀篇末語作國疾爲是

大夫曰：嘻！諸生闒音踏茸音戎無行去聲，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

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秦紀曰李斯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盧生爲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濟生曰儒林填於坑穿詩書湯而爲燔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襄談曰士橫道而偃四肢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其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

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家語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況乎位天下之本朝。音潮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詩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昔者商鞅相去聲秦。

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葅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夫音扶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闇闇音銀爭去聲鹽鐵。亦非爲去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音扶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藏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

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音鄂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去聲。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上去聲。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

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行夫淫婦絕交賊友韓非子曰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故愕愕音鄂者福也諓諓音淺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音潮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音鄂此乃公卿之良藥鍼音針石正諫篇曰趙簡子有臣曰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功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諸咢咢格曰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也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蘇氣索貌不安

丞相去聲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

公孫鞅曰窮巷多恡曲學多辯文學守死溟涬之語而終不移夫音扶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食貨志曰文景之時屢赦有司以養爲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

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至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都美也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華穀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閒雅之態生焉故謂之都相如傳云車從甚都是也邊鄙所居最僻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嚎故其閭閻習吝嗇村陋之狀出故謂之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文學皆

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
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顏師古曰
子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之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賢良曰。夫音扶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
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
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為輔。雖即異世。亦既閎
夭太顛而巳。班固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
翎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
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卒從風雲。征亂伐暴。
廓帝宇。八載之間。海内克定。遂荷天之衢。
登建皇極。上古巳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
雄俊之材。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

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
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
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
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
蕭曹樊酈滕灌之屬。謂酇侯蕭何。平陽侯曹
參。舞陽侯樊噲。曲周侯酈商。
汝陰侯滕公。頴陰侯灌嬰也。禹出西羌。文王
生北夷。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帝王世紀
曰。伯禹生於石坳。水經注云。禹生于
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
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孟
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余氏解云。周自古公遷
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即今鳳翔府岐
山縣也。地與畎
夷近。故曰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
迭舉之任。迭。通作軼。相過也。出入都市。一日不知返

數然後終於廝音斯役而巳。僕雖不生長音掌京
師。才駑音奴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閭里
長音掌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
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
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
樂音酪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音洛之聞。出
無佚音逸遊之觀。行即負羸。音縲止作鋤耘。用約
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
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
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
音章山海。内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
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
可勝音升載。夏蘭之屬。妄搏。音博王溫舒之徒。妄
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平準書曰。縣官悉禁
郡國無鑄錢。專令上
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
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
大姦乃盜為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
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江充傳曰。
上拜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

驗後，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所戒切）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瘠痍至今未息。

故百官尚有殘疾（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古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音壞）案、几（凯）席緝蹲（音樸）、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音稗）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蹹（音達）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聚要（古腰字）斂（古本作臉）從容，傅白黛青者衆。無而爲有，貧而強（巨兩切）夸，文表無裏，紈袴（音褲）

枲（音徙）。裝生不養（去聲），死厚葬送死，殫（音丹）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上聲），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反質篇曰：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伎功，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音奚）乎？（方言曰：蛥蚗，齊謂之蟧蟟，蟬之別名也。）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音異）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

君臣之危也。孔子世家曰。孔子云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夫音扶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

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音汙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令狐茂曰。子胥盡忠而志其號。比干盡仁而遠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修務訓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

班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暇煖。墨突不黔。大夫默然。

丞相去聲史曰。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去聲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坊古防字之。泰族訓曰。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

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傳曰。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illegible]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illegible]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illegible]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illegible]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illegible]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詩不述。故[illegible]之從食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間音諫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儌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

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去聲)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今富者逐驅殲(音尖)網罝掩捕麑(音迷)鷇(音冦)耽湎沈猶鋪百川鮮羔䍮(音兆)幾(音幾)胎肩皮黃口春鵝秋雛冬葵溫韭浚茈(音疵)蓼蘇豐奕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音卓)茅茨不翦無斲(音卓)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潁(音影)首

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井幹屋欒井刻花置其中也)雕文檻修(雕文鏤文章也)堊(音惡)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去聲)制器械不中(去聲)用不粥於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去聲)之物刻畫(音獲)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鬬虎唐鍉(音提)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

行則服桅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音之)軿(音駢)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音扶)一馬伏櫪當(去聲)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去聲)絲其餘則麻枲(音徒)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褘(音揮)袍合不緣夫(音扶)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繪(音會)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音啼)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

而居婚姻之飾夫(音扶)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軨(音零)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音立)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椱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漆輿大軨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鑣(音麃)塗采珥飛軨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麑豹袪庶人則毛絝(音庫)衳(音鍾)彤(音同)撲羝皮傅今富者鼲(音渾)鼦(音貂)狐白鳧翥中者罽

(音詩)衣金縷燕韔(音唱)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
革鞮(音低)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氂(音茅)成鐵鑣
不飾今富者鞼(音劌)耳銀鑷(音聶)韉(音列)黃金琅勒
罽(音計)繡弇(音掩)汗垂珥(二音)胡鮮中者染韋紹系
采畫(音壞)暴乾古者汙尊抔飲蓋無爵觴樽俎
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匏而已唯瑚璉
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
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音扶)一文杯
得銅杯十賈(通作價)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

在天子今在匹夫(宋世家曰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韓非子曰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古者燔黍食稗而
焊(音畢)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
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
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
重疊燔炙滿案臑(音如)鼈膾腥麑卵鶉鷃(音晏)

橙枸鮐(音台)鱧(音禮)醢(音海)醯(音希)衆物雜味古者庶
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非膢(音婁)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
昏酒食接連相因析酲什半棄事相隨慮無
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
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
故不殺犬豕(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今閭巷縣伯阡陌屠沽無故烹殺

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音扶)一豕之
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去聲)丁男半月之
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
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謂之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
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
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
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
行(去聲)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

希。今世俗寬於行（去聲）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音慢）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音移）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去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音額）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樠（音瞞）之寢，牀栘（音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樠，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音夫）。中者錦綈（音提）高張，采畫（音壞）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音氈）蒻（音溺）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音吝）蘧（音瞿）蒢（音除）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獖皮代旃（音氈），闒（音達）坐平莞。古者不粥餁，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旅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䐹（音揖）馬朘（音夋），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音簡）捕胹胹（音而）羔豆賜，鷇（音谷）膹（音墳）鴈羹，自鮑甘瓠，熟粱和炙。古者土鼓凷（音塊）枹（音浮），擊木拊（音府）石，以盡其歡。（明堂篇曰：土鼓賁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也。）及其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浮去聲）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音即）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音卓）。今富者繡牆題湊（音勝。題湊，棺木內向也），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音提）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檀弓曰：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

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孔子謂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物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及其後則有醯音希醢音海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音遙吏素桑楺音柔上聲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去聲紈音丸綈音提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

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音孚罳音思顏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罳思也言臣將入請事於此復思也絲網曰罘罳蓋言象網戶之間也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曲禮曰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音排優連笑伎音至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音記象珥音二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珮中者長裾交褘音揮璧端簪珥音二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

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

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去聲)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雜事篇曰。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簾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復敢見。)

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共(音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王符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一人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

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垂拱言晏安無事。垂衣拱手而已。)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瞻(古贍字)。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歷卑路。古者庶人麁菲草芰(音技)。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音其)下不借。鞔(音漫)鞮(音低)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

使容。紈(音丸)裏紃(音巡)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音快)苴(音蛆)秦堅(音提)。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音戎)芰(音技)狗䐁。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修務解曰。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祈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亦受天下之圖。有人衣赤光。面八彩。鬚髮長。亦市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帝與慶都合而生小兒。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音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音弗)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

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音朔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音朔幸之郡縣，富人以貲音資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音徹。頓，釋名曰：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半一作九。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

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反質篇曰：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

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厥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

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采，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

丹朱而子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胃不一存。始皇默默久之曰。如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谷永曰。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寛覽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言。封禪書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後欒大因樂成侯見。求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其後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多不讎。上乃誅五利。）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音妬）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音妬）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音妬）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音妬）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音妬）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音妬）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音妬）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音妬）也。（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音獵）甘脆。（音翠）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傳曰。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財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安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救匱第三十

丞相（齊云）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音鬧枉者過直橈通作撓屈也救文者以
質昔者晏子相去聲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
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
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
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
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
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
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
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音工
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

之病矣反質篇曰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
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
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
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
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
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
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
衣太帛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大夫曰孤子語孝躄音璧者語杖貧者語仁
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去聲從旁議者
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
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
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

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
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
臣尚有爭去聲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
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
武安丞相田蚡也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音剪夫
音扶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音潮一
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
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

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音彭侯之等
傳曰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
侯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隳壞其緒紕音避
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婦舍無養
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
矣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布衣為宰相乃開
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
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
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
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
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
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又
孫弘傳曰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
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
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

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尼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舍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爲利者滿朝朝音潮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擘音徽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丞相去聲史曰。吾聞諸鄭長音掌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音扶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去聲意相寬顏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飧。無以更責雪恥矣。顏師古曰素空也素飧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

仕。亦未見其能用鍼音針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胡建傳曰胡建爲渭城令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說山訓曰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也今欲下鍼音針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音針橐音托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雜言曰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

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
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
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
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以事情，恐有抉目剖
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
觀之，君子適狹耳。誠不從其狹道之中，
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
出者。子石，公孫龍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舜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愚者雖處平敞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去聲親剖符贊拜，莅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

於内，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音升職任，然後爵而祿之。王制曰：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潮音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賢者

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今吏道壅而不選，雍古作壅。富者以財賈音古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綰傳曰：以戲車爲郎。顏師古曰：若今之弄車之技也。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去聲。垂青繩，擐音灌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强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酷吏傳曰：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

術訓曰：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其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轉僞飾非。使愚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

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管子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商君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韓嬰曰。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人以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也。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為去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音扶傳音轉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樂毅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韓非子曰。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泰族訓曰。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道應訓曰聖人之處世。不遺有技能之士。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主術訓曰。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令守圉。而不可使有言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無大小修短。各得其宜。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

鹽鐵論卷之七

鹽鐵論卷之八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長吏厲諸小吏。（厲病也。）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今小吏祿薄。郡國繇（音遙）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澹。（澹古贍字）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荀悅曰。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慕義。小人無怨。若位苟得。薄外而不充。憂匱是䘏。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亂之道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競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分爲所貨俗也。）語曰。貨賂（音路）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音扶）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主術訓曰。君人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愼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其誠心弗施也。）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主術訓曰。道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劉峻曰。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晳之僞也。韓嬰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烈解曰。鄧晳教鄭人以訟。訟不侶田。子產誅之也。許慎曰。鄭人說弄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止也。傳曰。鄭駟歂殺鄧晳而用其竹刑。鄧晳制刑書之於竹。鄭駟歂用之。不以人廢言也。夫扶音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房入聲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音巡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乎。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音決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康誥曰。若保赤子。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晳也。指武篇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濕生錯筆牘書之日。社稷且危。傳之於濟屬。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令乃行。汜論曰。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論遠。以小知大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音扶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世治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古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音汙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叢說曰。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執之民。曹植曰。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音鋤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音悅。王符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管子曰。先王者善爲民興利除害。故

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者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兵略訓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音鋤子。器皿不居。況鉏音鋤民乎。指武篇曰。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音鋤所以別苗也。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害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白虎通曰。刑罰者。五帝之鞭策也。覽冥訓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仲尼曰。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古防字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詩傳曰。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

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迷言顯之消焉出湯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轡策也今猶無轡銜而擅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音扶）不傷民之不治

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音卦）罻（音尉）羅而喜也孔融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設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道應訓曰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音悅）爾行刑不樂（音洛）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曰施惠說（音悅）爾行刑不樂（音洛）則是閔無行（去聲）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韓非子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民之力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韓非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朱穆曰時教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可誘也時衰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揚雄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古防字）道其民反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

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儒者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勸學行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朝音潮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古贍字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恡。音吝何則？所饒也。夫音扶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也，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齊俗訓曰：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音逶迤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音扶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

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去聲成王也，百姓饒樂，音洛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傳曰：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以禮義矣。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音扶何奢侈暴慢之有？孔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澹古贍字不足，通滀音畜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音扶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

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去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茀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茀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今時雨澍音樹澤澍時雨生萬物也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音番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去聲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天文錄曰。八尺之景。脩經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亢倉子楚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若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求。百福日至矣。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虐。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盛。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序。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

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洽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斑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

詩曰有渰音掩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

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音注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音洛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

音注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音極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通作價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

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去聲）租，鼓鑄（音注）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通作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顏師古曰：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音晚）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貰（音世）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音遥）省

約，縣官以徒復作，繕（音善）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通作價），器多堅𥗍（音坑），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音于）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通作價）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音談）食。鐵官賣器不售（音壽），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去聲）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去聲）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

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司馬遷曰：古者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音縣）燿（音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管子曰：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傳曰：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

愛財用也。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昔者舜藏盆無齎，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衣而蓋領，而女不以巧獲罪。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爲（去聲）賓，非爲（去聲）主也。炫（音縣）燿（音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爲（去聲）民也。夫（音扶）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

況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通作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音至）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去聲）之。今乃玩好（去聲）不用之器，奇蟲不畜

之獸，角抵諸戲，炫（音縣）燿（音耀）之物陳夸（通作誇）之，殆與周公待遠方殊。（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抵，當也。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御射，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顏師古曰：眩燿之物，眩人也。眩，相詐惑也，讀與幻同。其術本從西域來，即今吞刀吞火、植瓜運樹、屠人戲馬之術皆是也。漢紀曰：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里內人皆觀。張騫傳曰：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適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音至），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風俗通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學歸於父，此人讚之極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音亦）狄鞮（音低）來觀猛獸熊羆也。（狄鞮，西方之民也。）夫（音扶）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音盧）驢（音閭）

馲（音宅）駞（音跎），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上聲），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音二）門戶，崐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去聲），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雜事篇曰：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有十二

諸侯皆來朝吾臣有將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友質篇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辭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

王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雜事篇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實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一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昔晏子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

高誘曰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而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已者若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飲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

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之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不能者雖隋和滿篋音怯無益於存亡

隋和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去聲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闇莊公弒死景公之時

晉人來攻取番都與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衛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爲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音霸魯削非持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音影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雜事篇曰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殺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越絕書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楚客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安也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尊賢篇曰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於公公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於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之勝也晉公曰善乃使復將泰族訓曰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關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尊賢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音扶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陳琳曰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兵季梁猶在強楚寢謀暨至衆賢奔紐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說山訓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採鄭昌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音避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至公篇曰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之以犬馬珠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鬭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恐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臣人

畏孔子。孔子世家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去聲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音杭，牧豎音樹，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去聲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兎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去聲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音扶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言武箋曰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襄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纂先王之贊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搏辱不行大爲天下所笑幸而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襄不可以制末。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詮言曰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從風兵略曰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叢談曰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夫扶音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氾論曰一世之

間而文武代爲興廢，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氐、僰、冉、駹（音尨）、嶲（音髓）、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音扶）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傳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音灰）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音運）、讙（音歡）、龜陰之田。（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

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

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韓安國曰：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聚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音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音粲行役戍音絮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搔動也。利則虎曳，音異病則鳥折，辟音避鋒銳而牧罷音疲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音疲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音允社稷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音遙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音絮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去聲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聲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春秋曰。宋災。宋伯姬卒。左傳曰。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

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駷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旁人聞之。心莫不爲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爲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春秋曰。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逮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鹽鐵論卷之九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榮校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去聲史曰。先王之道。軼音溢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音扶稱上聖之高行。去聲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秦族訓曰。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音冥螣音特不生。天下安樂。音洛盜賊不起。流人還音旋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去聲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去聲道不遠也。徐幹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夫仰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驥。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音扶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漢武帝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川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去聲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

邵陵之會。予上聲之為主。春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傳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要略曰。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鄣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人間訓曰。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傳曰。予上聲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

而成江海。行發〔去〕積而成君子。綿篇曰。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海合小而爲大。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貴德篇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古已。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

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音冥〕蟘〔音特。今文作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淸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又曰。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淸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餓。食無腐敗。

士不造無用雕文。不弱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引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災。若今則繇〔音遙〕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音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賈捐之曰。孝武皇帝。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北郤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廓地泰大。征伐

不休之故也。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螟〔音冥〕蟘〔音特。今文作螣〕生。而水旱起。爾雅曰。蟲食苗心者曰螟。食苗葉者曰蟘。京房易傳曰。以惡生孽。蟲食苗心。德無節。蟲食葉。觀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傳曰。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

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主術訓曰。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而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夫音扶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古本作逢蒙。夏太康時人。學射於羿者也。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逢門。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古作逢蒙。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恥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孫楚曰。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與其愈躡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音饒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音洛歲不盜。年譏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也。君篤愛

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主術訓曰。夫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是故君臣不能死無功之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而欲用臣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春秋曰。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十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新序篇曰。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音扶高堂邃音遂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瘤音溜

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音漬犢音讀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音債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粱嚙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粝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音卒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音杭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

難也。同牀旃(音氊)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音晚)
船(音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去聲)輕暖。被(音披)英
裘。處溫室。載(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音向)
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
知老母之顦(音樵)顇(音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
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
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木索之
急。箠(推上聲)楚之痛者也。坐旃(音氊)茵之上。按圖
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

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音間)茅。用師若彈
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音恕)漕者。輦車相望。
生而往。死而還(音旋)。彼獨非人子耶。(公孫執曰。以戰去聲鋒戰可也。以殺殺可也。)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音鐸)。所
好(去聲)惡(音汚)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
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
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
怨。何求而譏。公卿愀(音秋)然。寂若無人。於是遂

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音委)
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榷(音角)酤。關內
鐵官奏可。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
丞相(去聲)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
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
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
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去聲)。撫從方國以

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壞界獸
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
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絡(音急)西域。西域迫
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
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
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
擊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
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

車船以訾（音紫）助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也。）贖罪告緡（音民）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音疲）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適及勇敢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夫（音扶）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蔡邕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

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具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事勝者未必克，狹疑者未必敗。衆所謂疑，聖人不任；衆議有嫌，明王不行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音疲）於籠臿（音察），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呂氏春秋曰：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音垂）之役。語曰：見機不遂

者隕（音允）功。一日違敵，累世爲患。（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揚雄曰：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音汙）勞而不卒，猶耕者倦休而困止也。夫（音扶）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

乘間（音閒。魏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燕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指武

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務。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音蟬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

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嚴尤曰。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匈奴創艾。而天下稱武。音扶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公孫鞅曰。有高世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固見敖於民。故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

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忖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澹（澹古贍字），民安樂（音洛）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稸，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怒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常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甫正之遷，足以為效。）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眾，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音晚）輦而澹（贍古字）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為蠻貊（音陌）所紿（音怠），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流離也。關西人謂梟曰流離，故曰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音扶）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音伸）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音傲），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必一作怒）也。（匈奴傳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語曰：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以大御小者王（去聲），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眾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谿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繆稱訓曰：戎狄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

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秦攝利銜以御宇內。執修箠推上聲以笞音痴八極。驂服以罷音疲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箠推上聲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司馬遷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襄。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強于五伯。閭閻偏於戎狄。響應憯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夫音扶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音意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公開伯。音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司馬遷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軒轅戰涿音卓鹿。殺兩暭音暭蚩音癡尤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為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權謀篇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其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商。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王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去聲也。當世之務。後世之

利也。今四夷内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冉駹，音尨。南夷傳曰：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顔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音癡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怨也。所以匡難去聲避害，以爲黎民遠慮。劉歆曰：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

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漠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未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音疲極而主不恤，國内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去聲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賈山曰：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詩云：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去聲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黃歇曰：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賈生曰：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

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矣。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跡其所以安存者，則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澤曰。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内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去聲）而為諸侯宗。周室。修禮長（音掌）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絶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男（句）君。（古本作周子南君。漢武紀曰。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秦既并天下。東絶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卻胡狄。西略氐羌。立帝號。朝（音潮）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音潮）。力寡則朝（音潮）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音潮）海内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晉號萬乘。（去聲）不務積德而負相侵。搆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萴之充腸也。（廣雅曰。附子一歲曰萴子。二歲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為燕說齊王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音扶）禮讓為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絶。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音潮）人也。（嚴安曰。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呼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楚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羅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秦實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音扶）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憯（音慘）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救周伐戎。至鄗周襄王之時。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尤甚。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戎翟逐。是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屬諸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千有餘年。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去聲）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

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音蟬）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音氈）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音昆）耶（古本作邪）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菑（音緇）。於是下詔令。減（音撿）戍（音絮）漕。寬繇（音遙）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匈奴傳曰。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夏。驃騎將軍霍去病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衛青傳曰。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昆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煇渠侯。禽黎爲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

驃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昆邪王。及殺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臣。故不勞而王。去聲 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蕭綺曰。武王資聖智而祖伐。觀天命以行誅。不熊羆之師。不勞二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寰宇叫肅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其盛。故能纂夏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爲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嶠航海。交貢於遼險之路。琛寶殊推之物。充於王庭。奇禽異獸之類。遊集林藪。珍麗殊用之物。鑄鏤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字或所不紀。及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譬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遵通幽微。德被其味者也。

秦任戰勝以兼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王恢曰。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築爲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人間訓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

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音朔起。長城之北。還音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古作昆邪 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應劭曰。更償也。言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也。李廣傳曰。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而使李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旣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旣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音零支。古本作離枝。令聲相近也。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音集走東胡。辟音闢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齊世家曰。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

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齊語曰。桓公遂北伐山戎。剌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趙世家曰。武靈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

蒙公爲秦擊走匈奴。

若鷙音至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慴。音疊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慴懼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始皇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鄣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邊寇。匈奴傳曰。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遣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冒頓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夏爲敵國。

夫音扶以小國燕趙。尚猶郤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銓言訓曰。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

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民思之若旱之望雨。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兵略曰。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國必服。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鬭。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兵略曰。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

失焉。揮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鄭焉。故至於壞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孟子曰。君不鄉向音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律書曰。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匈奴傳曰。諸戎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其後燕有賢將秦開

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乃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於是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及李牧爲將。匈奴不敢近趙邊。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幷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冊。冊通作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疕。越之禽吳。豈足道哉。王恢曰。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上以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音禮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音免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冊冊通作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

臂曳（音異）劍而走。故募（音慕）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音賽）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主夫（扶音）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韓非子曰。越王入宦於吳。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兵略曰。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遂。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擒通作）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音杭）陳（音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音之）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伍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吾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音縲）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臯。未知所止。皓皓（古本浩浩）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音疲）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爲役不可數（音朔）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與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襲

音集宛。宛舉國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墝音敲埆音確之地。壯者死於祁巨夷反連天山。其孤未復。

漢武帝紀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匈奴傳曰。虜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之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其明年。漢使貳師將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顏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尚然也。

故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音鐸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

張騫傳曰。張騫言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發使四出。皆各行三千里。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宛馬曰天馬云。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山。

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音扶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

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或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

劉向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所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其費也。

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

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以遠交。依東方群盜。其謹察出入者。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相長史

史使將之。吏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以興擊斬首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音機)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聲)可詳用。無徒守推(音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也。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疾出。故云滑稽也。司馬貞曰。滑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夫(音扶)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音妬)。如人有疾。不治則寖(音浸)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平聲)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去聲)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春秋曰。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曰。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音章)塞(音賽)。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說山訓曰。國有賢者。折衝萬里。)

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御敵。(叢談曰。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國語曰。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

葛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君道篇曰。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指武篇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昔宋襄公信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因而國幾亡。宋世家曰。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

楚執宋襄公以伐宋。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為禮。為去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飆音標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音質蹻音腳而扶猛虎也。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音亦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韜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蠆音式蟲無所輸其毒。覽冥訓曰。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又曰。女媧之時。卧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詮言曰。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眾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蹠音質蹻音腳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詩傳曰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柑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圍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以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樂府丈而張亦作丈如張也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

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秦彦詁曰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道應訓曰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荐抱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謡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音逸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鹽鐵論卷之十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汜論曰。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指武篇曰。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人閒訓曰。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聞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音搜）獮（音蘚）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音逸）而亡戒難。（去聲。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蒐。夏月苗。秋曰獮。春蒐者不殺小麛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皆順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主父偃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音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音集）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音蟬）于以下。皆親漢内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絶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奴加切）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音鋤）耰而候望。燧（音遂）燔（音燔）烽（音峯）舉。丁壯弧（音胡）弦而出鬭。老者超越而入葆（音保）。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匈奴傳曰。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

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繆稱訓曰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復恩

篇曰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音扶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乃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一作皐鼬音宥之會書公紿音怠夷狄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乎公之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春秋曰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匈奴數音朔和親而常先犯

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一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修務訓曰身正性善發憤而成憍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皇在列樹麒麟在郊藪音叟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辨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泰族訓曰聖人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

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范蠡音憯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音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傳曰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能之然也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

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周紀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道應篇曰。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遐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去聲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筋音斤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賈誼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寬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

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用兵紀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何怨。傳曰。周西伯昌伐畎夷。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顏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昆夷畎戎也。又曰。昆夷。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許愼曰。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匈奴傳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

能無城壘音磊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大禹謨曰。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道應篇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年而天下二垂歸之。人聞曰。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詩云。鎬京辟音璧雍。自西自東。[illegible]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修文德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兵略訓曰。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鬬。泰族訓曰。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隆而拔。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illegible]帝王世紀曰。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淫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牌。王韈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係韈。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為

係韈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敗。諸會貴仲惡來。紂赴于京。自燔于宮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大白髦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殉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為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大白之旗。召公為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畢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于閎。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禮于軍。微子開[illegible][illegible]表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王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道應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事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鎧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

禮以弇其質厚葬文飾以寘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扶音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賈誼曰陳涉之位不尊於燕楚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曰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予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班固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者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氾論曰夫神農伏犧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也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亦能擇甲兵而制強暴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春秋曰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預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音恕漕所以審勞佚音逸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澹古贍字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食貨志曰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驂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古陣字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覽冥訓曰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苟盛也是故壯質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輣車奉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

泥塗至腓相携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羈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千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輦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害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繇音遙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音遙無踰時之役[illegible]曰人[illegible]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音掌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音悶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音腳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猬有介狐貉不能禽通作擒蝮蛇有螫音式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韓非子曰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去聲而折衝萬里之外也詩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匈奴傳曰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眛妄行也韓非子曰不謹

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文學曰秦地左肴音殽函音咸右隴阺音低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去聲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音形隧音遂墨子守雲梯之械也脩務訓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城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子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音恕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墻籬之難。賈誼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音去聲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音扶何妄行之有乎。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

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左思曰。劍閣雖嶢。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詩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莊子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音霸故制地城郭。飭

溝壘音磊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音朱修地利也。春秋曰。冬浚洙。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困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音爻嶔音欽巖是也。宋世家曰。文公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公羊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殽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句踐之變而為強吳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闘廉謂莫敖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孫卿曰。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兵略曰。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婁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氾論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

其貢職者迴也。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許慎曰。迴。迂也。迴或作固。固必也。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阺音低崤音爻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去聲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亳音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音疲擊其虛。蔡澤曰。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而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吳語解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於楚。員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音鉗中。設扞關以距秦。秦包商洛崤音爻函音咸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皐太行音杭以安周鄭。魏濵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

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音汙）其無備得物之易（音異）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去聲）。易曰：重門擊柝（石）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音汙）也。（秦族訓曰：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纂殺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氾論曰：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詩傳曰：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剽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為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于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石）而待？傳（去聲）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尺八七（音比）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燕丹子曰：荆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

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計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左傳作鱄設諸會通作撿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刺客傳曰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吾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

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攜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徒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

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拔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以賞動矣歧臨大利而不易其業可謂廉矣廉故不以富貴而忘其辱

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音挺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

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語曰驊騮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音夫強弩以與貉虜騁音逞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音扶如此則胡無守谷貉洛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衛鞅傳曰孝公二十二年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孫臏傳曰宣王二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蘇秦曰棠谿墨陽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者也許慎曰二者皆利劍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劍者也犀軸音逐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乘六國之師據崤音爻函音咸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古本作邪之利也莫邪吳王劍名干將妻之所造名也干將妻曰莫耶故名其劍爲莫邪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音鋤耰棘橿音姜以破衝隆武昭音韶不擊

烏號不發許慎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城衝突壕之者也隆高也劉熙曰隆隆強也言體隆而強也樂昔曰韶蕭韶也舜之樂也武大武也武王之樂也應劭曰烏號弓也楚有柘桑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烏隨之烏不得飛欲墮而號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張揖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抱弓而號故後世名其弓曰烏號也兵略曰二世皇帝勞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俗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匿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撓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戍卒陳涉起於大澤據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由此之師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周錐鑿而爲刃剡摲筡奮儋钁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麋沸螘動雲蒸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壞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音挺干將之劍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合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觀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

王是也以道德為軸（音逐）以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道應篇曰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楊雄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大夫曰荊軻提七（音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衛者皆懼

刺客傳曰燕太子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因田光以交荊軻於是尊荊軻為上卿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宮荊卿進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圖匣以次進至陛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手持七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袖絕環柱而走羣臣驚為乃以手共搏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股荊軻廢乃引其七首以提秦王不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入創軻自知事不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諸手劍歷萬乘（聲去）刺吳王尸尊立正鎬

千里

吳世家曰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

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請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

聶政自衛[illegible]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潮音**暴尸於市。**

韓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

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已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列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面皮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唐雎且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呂氏春秋曰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

今誠得勇士乘

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音貴之負齊桓公。遂其求。鑑事篇曰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嗟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摽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摧鋒拊音府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音薄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音霸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姚賈說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售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孔子曰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冉有曰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轂府見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贅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三公天下之治太平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昔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李康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愚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秦紀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內余繆公又使人閒要由余遂去降秦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尊賢篇曰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語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

聞

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周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去聲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鹽鐵論卷之十一

漢 汝南桓 寬著
雲間張之象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廓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音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音氊廗音帶為蓋。素弧音胡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音扶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殖生長也。夫音扶以知去聲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春秋曰。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江統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遂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

國不絕如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袵之功。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裾褘(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音丸)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弓上馬而已。(貫，穿也。又聯續也。)資糧不見(音現)。案首而支數十日

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音辯)。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音慢)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匈奴傳曰。匈奴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劉安曰。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忽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上。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鼂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言無恩以加下也。)故政

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吾丘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

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附遂非唐笑虞絕咸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淹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攻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停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机皆能安中國奉四夷君臣共政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就雖拔泰山續渤海可也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君道篇曰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劉安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illegible]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音扶人臣席天下之勢席籍也因也資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音駝章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主父偃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陀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攻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孫子曰今夫音扶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音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道應篇曰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子思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故談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illegible]

踐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拾遺記曰成康以降世耦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荊楚義乖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為深哀嗟二妃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上道不如強諫是人犄之失其死矣

凡伯因執而使去聲**不通**春秋曰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晉取郊沛春秋曰晉人圍郊左傳曰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公羊傳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王師敗於茅戎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曰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

後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南越尉佗音駝**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音掘**強倨敖**倔彊傲兵貌**自稱老夫**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荊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舩音舩**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漢武紀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越馳義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幸緱氏

王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下之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漢武紀曰元封二年夏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遣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

國之時。皆據萬乘去聲南面稱王。提珩。提舉也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音癡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爲戰國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

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音逸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禮書曰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圓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大瀛音盈海圜音環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逕逕。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音盈海。牧胡而朝音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司馬相如曰。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騶衍傳曰。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司馬貞曰。熒惑謂繆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音盍海。列子曰。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說林訓曰。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音盈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泰族訓曰。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音扶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

異之變，夭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相去聲）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長音掌）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

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曰：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內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音疲）弊所恃，而達瀛（音盈）海乎？蓋越人美蠃（音螺）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音翟）唶（音惜）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

修務訓曰：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昔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人無夭壽，各以其好（去聲）惡（音污）為命。羿奡以功力不得其死，知伯以貪狼亡其身。

論語解曰：羿，有窮之君，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而代之。奡，寒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誅。說林篇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增曰：彼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宣子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又請地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以亡。

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曰圖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顏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老聃曰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叔向曰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去聲）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去聲）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

有天菑（褒談曰天神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眾正之積福無不及也眾邪之積禍無不建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故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綠攝明曰身有惡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後曰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出星三徙殷帝自剪于里求雲若使善惡無徵木論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長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善上名乎）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

陽先盛於上眾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許慎曰月盛則蠃蠬內藏故曰蠃蠬應於下月陰精也蠃蠬亦陰也故曰同氣也惟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音冥）螣（音特）生此災異之應也（覽冥訓曰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天文訓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含氣和

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鬭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咡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泰族訓曰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

饑五星失行四時干亂晝冥宵明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盪也

因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妖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音掌）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

白虎通曰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準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

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壹）而不揚（音陽）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韓非子曰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詩云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音姜）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己之所惡（音汙）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

班固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君子饑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貞略曰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國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賢續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暴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係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墬形訓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許慎曰禾者木也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音允）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曾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原道訓曰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鵰搏鷙昆蟲蟄藏）春夏生長（音掌）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音精）蛚（音列）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音樞）膢（音閭）以順天令。（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曾恭曰夫陰陽之氣指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害應劭曰刑罰威賊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木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時則訓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求不辜不赦嚴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

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音筍）不鷙（音至）猛獸不攫（音腳）秋不蒐（音搜）獮（音壽）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去聲）生惡（音汙）殺。好（去聲）賞惡（音汙）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爲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

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音允）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丁儀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藏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孔子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淮南記曰。急轡利錣。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工之治也。政理篇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網漏

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及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音逸）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音狀）徼（音乂）倖。誅誠。蹠（音質）蹻（音脚）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韓官子曰。董安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阜山。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有嬰兒狂畢人入此乎。曰。無有。牛馬犬彘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音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音岸）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

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生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泰族訓曰。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殽臑不徹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

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犯禁也。刑法志曰。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軌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漢元帝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漢成帝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泰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詩云。宜犴音寒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眾。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五刑謂墨劓刖宮大辟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泰族訓曰。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煑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主術訓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混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不招而自來。不慢而自化。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矣。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

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韓非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衢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又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雖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

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音汙之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讀言龍之者焉出淵哀其不聞禮教而荒刑誅也泰族訓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今馳道經營陵陸紆音于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穽音阱也罻音尉羅張而縣音懸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繳音勺弋飾而加其上能勿罹去聲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孔子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罰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

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皐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術訓曰。皐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又曰。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仁者。愛之

效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去聲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音潮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呂氏春秋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今盜

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而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范甯曰。孔子因魯史。修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

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春秋元命包曰。古者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棘。棘之為言歸也。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也。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音瘡者刑。盜有贓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之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

俛音免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
之維檝。音接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
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絶水。主術訓曰。法律
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
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
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
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
木。而擒於狐貍。非其處也。許愼曰。王良晉
大夫。御無䘏子良也。謂御良也。一名王孫無
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
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韓子曰。疾有
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

以制敵禦難。去聲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
士之謀。舉浮淫之蠹。音妬加之功實之上。而
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音蹶
而禦駻馬也。銜。馬勒也。橛。車鈎心也。今刑法設備而
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刑法志曰。教笞不可
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
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
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泰族訓曰。禹以夏
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
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

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
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
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
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
故臧武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遷伯
王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張敞曰。懸
用刑不如行恩。擧孝求姦未若禮賢。舜舉
皐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
境。讓心自生。化人
在德。不在用刑。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
軸音逐非其人。則舩音船覆傷。昔吳使宰嚭音披上聲
持軸音逐而破其舩。音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
車。越絶書曰。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
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
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
覺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

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
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
爲太宰。任尚權威。專邦之枋本。久。闔廬卒。嚭
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
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箝
口。不得一言。語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
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
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
之惑。是之謂也。東萊曰。曩者彊秦弱主。趙高
執柄專擅。權威福由己。時二人迫脅。莫敢正
言。終有望夷之敗。秦紀曰。秦二世夢白虎齧
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爲祟。二世乃齋
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
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
自殺。鄒陽曰。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
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音扶爲君者法三王。

爲相(去聲)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音陷)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夫(音扶)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韓非子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鹽鐵論卷之十二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雲間張之象註
新安程　榮校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去聲)，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

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

夫(音扶)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音夫)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

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爲醫也，搦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非子曰：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

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音扶)善爲政者，弊則補之

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涌惠訓曰吳起爲楚

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
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
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
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時以
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
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
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
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
之曰怨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
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之
所不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
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
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
惑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差須
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
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

之光暉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
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
毀譽必有霸王強國不辭禍凶

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昭曰申

子者韓昭侯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
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
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
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
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
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
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
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
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
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
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范
雎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
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

故書交歡魏公子卬虜爲秦禽將破敵軍
攘地千里秦族訓曰由子之三符商鞅之
啓塞皆攘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
大本事之恆常可傳內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

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
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
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隆子曰音以亡
耳爲美色以悅目爲嘗是以與靈所隕非服
百里之擇萬夫婉變非作匹子之類故
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世特而命官

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

不能復振；蜂蠆音萬螫音六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刻削而亡商鞅以法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古防字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音泛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稸音蓄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

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堤通作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頹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樂王鮒曰河出崑山其源若甕口至其決也其廣千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使其下庶人無禮無以守其家為人上者無禮無以使其下為人下者無禮無以事其上人而無禮不若遄死刑法志曰聖人作刑以上刑挾禮之防也益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為菑豈特曹衛哉夫音扶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

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閒音閑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音汙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音汙直繩姦邪惡音汙正法諸御已曰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古方字非矯邪若檃音隱栝音括輔檠之正弧音胡刺音郎達反也檃揉曲者也栝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弩者也弧刺弓之不正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將欲伐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

之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雜事篇曰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者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伯夷傳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閴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無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書學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人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音針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音零圄音語而刑殺之也泰族訓曰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瀋音反色淫之相連一節動

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調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人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illegible]之以左右

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愛憎故可以爲命夫奸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然無所藏是任法而釋人心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籠包舉也）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漂音）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懈音）怠輟耕而隕（允音）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亟音）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曰閽弒吳子餘祭公羊傳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司馬遷曰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今無行（去聲）之人貪利

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音娟）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創（音瘡）未瘳宿（音抽）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去聲）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音扶）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泰族訓曰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害說山訓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殫許慎曰言禍相及也）

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醫（音衣）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禮書曰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衛鞅傳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逸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汙）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春秋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

（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穀梁傳曰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音扶）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音厓）之峭（音俏）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慴（音疊）悼慄者知墜（音遂）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音勺）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足躡麋鹿手搏兕虎孟賁衛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孟賁衛人力舉千鈞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虣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子產曰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死論[illegible][illegible]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害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歸足以知本諸矣）彼以知爲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爲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

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音旱）虜篤（秦紀作督）責急也（韓非子曰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故不務德而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有國）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李斯曰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

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詩矣。

文學曰。紂為炮音庖烙音洛之刑。而秦有收帑音奴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司馬貞曰。收錄其妻子。沒入為官奴婢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音俏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懼之也。重。累也。言其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詩云。謂天蓋高。不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晉厲以幽。[illegible]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戎。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於民。內無輔弼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時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二世見殺。錄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壻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數二世。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宦者一人從之。二世謂曰。何為乎於此也。宦者曰。臣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不言。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惡音烏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音旱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掌和睦之心。

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民。蠲苛救煩。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張敞曰。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惡之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

衰禮引曰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哀公問政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

制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泰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

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扶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任昉曰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三迄距淩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犴成市凝脂已疏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慟哭豈徒一緒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漢文帝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書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蓋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參衆議而定其教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崝則陂故吳起刻削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illegible]劉曰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

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鄧析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音洛其業樂音洛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贍古音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音瘡於箠推上聲吻音刎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楚音門楚靈王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爲王以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訾梁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而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爰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獘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音疲馬不畏鞭箠推上聲罷音疲民不畏刑法雖曾音增而累之其亡音無益乎。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御史曰嚴牆三仞音刃樓季難之山高于雲牧

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夫音扶鑠金在鑪莊蹻音腳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攫之。攫拾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蹻音腳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音問明也。韓非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者非庸人之心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掇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掇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魯好(聲去)禮而有季孟之難(聲去)，燕噲好(聲去)讓而有子之之亂。人間訓曰：季氏與郈氏鬭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眾，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燕世家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

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人間訓曰：孫

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為墨而殘。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氾論曰：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蹴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也。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韓非子曰：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刑矣。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子貢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聲去)，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

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較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人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牽相攘，爲服君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後人，不避禍患，此所以難治也。

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渫（音洩秦紀作督）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音升）其求，黔（音箝）首不勝其刑，（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豪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曰語云：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

求，君不得於君。故繇之爲著者彊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illegible]乎輕之爲重者王。）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舍去聲）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氾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許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閭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音烏）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音紫）議。夫（音扶）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人。）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賈生曰：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

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諝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以弒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

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音掌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法志曰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

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去聲惡音汙以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音義鼻盈蔂音螺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

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民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究興細民懷憤而總走故視日短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道應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不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音扶治民者。若大匠之斲音卓斧斤而行之。中去聲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溫舒也。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氾論曰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

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原。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昔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刑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

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虞夏以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韓非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曰。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氾論曰。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詬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去聲善。幽厲興而民好去聲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用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劂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師文不能

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跖音質蹻音脚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音扶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去聲以箠音捶上聲楚正亂。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南華經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秦孝公謂曰。民交爭處。畏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口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舉末。此太上之所以不起也。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

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檃音隱栝音括斧斤。欲撓音鐃曲直枉也。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夫隱乎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燭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由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亢。乃臨池水而洗其耳也。由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韓非子曰。夫必待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待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往者應古本作杜少伯正古本作政之屬潰梁楚。昆古本作堅盧徐穀古本作欽細又作勃漢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盗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盗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音衣)欲以短鍼(音針)而攻疽孔丘以禮說(音稅)跖(音隻)也

南華經曰孔子往見盗跖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盗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衞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盗跖大怒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音輳)理絕邪氣於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音邊)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

雜事篇曰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子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說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

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

荀卿曰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黜剿可以權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許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清之甚未殺也不之恥辱所以內懼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時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間訓曰千里之隄以蟻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是故夫人者輕小害易微

形。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去聲者。孔子也。治魯不遂。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見逐於齊。孔子世家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反乎魯。不用於衛。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遇圍於匡。詩傳曰。孔子行。匡人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其德之和而無為也。困於陳蔡。南華經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夫音扶知時不用猶說強音絕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

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衞鞅傳曰商君衞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衞鞅語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大悅乃拜范雎為客卿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子路曰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雜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

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眾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遯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始終知得失故畫仁義之厭旁判以持養之于是周室衰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是以嫫母音模飾姿而矜夸適作詩西子彷徨而無家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拾遺記曰越有美女夷光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夷光當軒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觀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綺曰夷光即西施之別名也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嫫母勃屑而日侍註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

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音烏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衞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楚子西譖之夫音扶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音扶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去聲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

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音吸）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十四歲而亡）始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顏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知（去聲）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音銀）焉侃侃焉（顏師古曰誾誾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不悅文學賢良之議奏罷酒榷均輸而鹽鐵等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

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音悅）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音掌）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徼音澆伺察之意也）切而不燥（音索）斌斌（音彬）然斯可謂[illegible]博君子矣（顏師古曰斌斌文章之貌）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詩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他日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蟠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發憤懣（音悶）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音鐃曲也）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

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辟，便僻也。舉止輕傷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音烏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顏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音允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易曰。括囊無咎無譽。顏師古曰。括，結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論語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顏師古曰。彼哉，外之也。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音扶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音掌同行。去聲阿意苟合以說音悅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選也。顏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二升。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相寬此論托為客言。總評議其得失也。

鹽鐵論卷之十二終

童蒙訓三卷

（宋）呂本中撰

清刻本

童蒙訓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是書其家塾訓課之本也。本中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根本經訓、務切實用。於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間如申顏李潛田腴張琪侯無可諸人、其事蹟史多失傳、賴此猶可以考見大略。固不僅爲幼學啟迪之資矣。考朱子答呂祖謙書、有舍人丈所著童蒙訓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之語。此本無之。其他書所引論詩諸說、亦皆不見於書內。故何焯跋疑其但節錄要語而成、已非原本。然刪削舊文、不過僞其精華、除其枝蔓、何以近語錄者全存、近詩話者全汰。以意推求、殆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者輕詞章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間。遂刊除其論文之語、定爲此本歟。其書初刊於長沙、又刊於龍溪、譌舛頗甚。嘉定乙亥、婺州守邱壽雋重校刊之、有樓昉所爲跋。後紹定己丑、鶴山李𡌴守郡、得本於提刑呂祖烈、復鋟本於玉山堂。今所傳本、即明人依宋槧翻雕。行款字畫、一仍其舊、最爲善本。今亦悉從之焉。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闚所謂呂氏童蒙訓者其間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厲舉子業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道之升降於此可占也客授金華　太守丘公先生語次及之且曰昔　先公每以訓子姪某初在傳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之學宮或　太史祠中使流布於世昉因從臾成之曰書出於呂氏刻於祠堂宜也會　公有民曹之命迺出錢五萬以從初約呂兄巽伯喬年家所藏本最爲精密前此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鋟木而譌舛特甚丘公所誦習者未知何所從得也初　舍人呂公以　正獻長孫逮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游淵源所漸者

遠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因即疇昔所聞見者輯爲是編　倉部既手寫而臧之巽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所載自立身行己讀書取友撫世酬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據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虛驕不騖於高遠由成已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巽伯屬記始末因輒附所聞於其後是亦　丘公之志焉爾　公名壽儁字眞長文定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明樓昉謹書

童蒙訓卷上

呂氏　本中　居仁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

孔子已前異端未作雖政有汚隆而敎無他說故詩書所載但說治亂大槩至孔子後邪說並起故聖人與弟子講學皆深切顯明論語大學中庸皆可考也其後孟子又能發明推廣之

大程先生名顥字伯淳以進士得官正獻公為中丞薦之朝用為御史論新法不合罷去　泰陵即位以宗正丞召未受命卒于家其門人共謚為明道先生先生嘗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合於聖人仲舒之學度越諸子者以此故門人以先生學之所就以明道見其志焉

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殿試不中不復再試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温公同薦遂得召用侍講禁中旋又罷去遂不復用紹聖中貶涪州元符還洛大觀間卒于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謂之伊川先生二程先生自小刻厲推明道要以聖學為己任學者靡然從之當時謂之二程

二程始從周茂叔先生為窮理之學後更自光大茂叔名敦頤有太極說傳於世其辭雖約然用志高遠可見也正獻公在侍從時聞其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

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張戩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關中謂之二張篤行不苟為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多資於二程者呂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昞等皆從之學學者稱子厚為橫渠先生天祺之為御史用正獻公薦也

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既盛當時亦名其學為張程云榮陽公年二十一（一本作十九）時正獻公使入太學在胡先生席下與伊川先生鄰齋伊川長

滎陽公幾數歲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師禮事之其後楊應之國寶邢和叔恕左司公待制皆師尊之自後學者遂衆實自滎陽公發之也

關中始有申顏者特立獨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皆爲之起從而化之者衆其後二張更大發明學問淵源

伊川先生嘗至關中關中學者皆從之遊致恭盡禮伊川嘆洛中學者弗及也

伊川先生嘗識楊學士應之於江南常稱其偉

度高識絶人遠甚楊學士是時猶未師伊川也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學也天下之人謂之湖學學者最盛先生使學者各治一事如邊事河事之類各居一齋日夕講究其後從學者多爲時用蓋先生教人務有實效不爲虛言也是時孫公莘老名覺顧公子敦名臨最爲高弟

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爲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顥張天祺戩等皆爲一時顯人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滎陽公嘗說楊十七學士應之樂善少比聞一善言必書而記之滎陽公嘗書于壁云惟天子爲能備物惟聖人爲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錄記之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

死不變滎陽公嘗贈之以詩云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强人意漢將軍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除太學博士出爲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直即薦之朝其自成都名爲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脩伯長穆伯長受學於陳摶希夷其所傳

先天之學具見於易圖與皇極經世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震東方也巽南方也离南方之卦之類此入用之位如天地定位乾南而坤北山澤雷風水火相對即先天之位先生既沒其學不傳人能知其名而不知其用也嘗欲傳其學於伊川伊川不肯一日與伊川同坐聞雷聲問伊川曰雷從何方起伊川云從起處起葢不領其意先生既沒元祐間謚康節

邵康節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自開闢至堯時正當十二萬年之中數故先生名雍字堯夫名雍取黎民於變時雍也其居洛陽亦取天地之中字堯夫取當堯時中數也四千五百年數未詳

邵康節居衛州之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豪俊自許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長官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慙服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葢不之許也

虔州人李潛君行先生篤行自守不變當世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右丞范公彝叟爲發運使始深知之力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君行之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爲正舍此皆不取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專守七廟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是合祭天地無疑也其言南北郊其言圜丘郊禘異禮皆不取也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己爲本不爲空言東萊公與叔父舜從皆與之游

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衆說其輕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田腴誠伯篤實士東萊公與叔父舜從之交遊也嘗從橫渠學後從君行游誠伯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深不取佛學建中靖國間用曾子開內翰薦除太學正崇寧初罷去誠伯叔父明之亦老儒也然專讀經書不讀子史以爲非聖人之言不足治也誠伯以爲不

然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不過覽非博學詳說之謂

徐積仲車先生山陽人小許勝登科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喜爲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後因具公裳以見貴官又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先生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先生嘗爲文訓勵學者云仲車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

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元符三年榮陽公自和州謫居起知單州道過山陽因出過市橋橋壞墮水而不傷焉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云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詩後批云前日之事橋梁腐敗人乘墮跌而公晏然無傷固有神明陰相其

德廟爲本朝自重生民自重

熙寧初滎陽公監陳留稅務時汪輔之居陳留恃才傲物獨敬重公橫渠先生聞之語人云於蠻貊之邦行矣於呂原明見之

正獻公嘗稱滎陽公於張文潛云此子不欺闇室

滎陽公之監陳留稅也章樞密質夫桑知縣事雅敬愛公一日因語次暴陵折公公不爲動質夫笑曰公誠厚德可服其適來相試耳

元祐中滎陽公在經筵除司諫姚舍人輝中勔當制詞云道學至於無心立行至於無愧心若止水退然淵靜當時謂之實錄建中靖國元年豐相之稷遷禮部尚書薦滎陽公自代詞云心與道潛（一作志以道寧）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一作里）人化聞風則薄夫敦

滎陽公入大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爲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和叔時雖少當世時務無不通曉當世人材無不徧知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

正獻公簡重淸靜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范公內翰淳夫祖禹實公之壻性酷似公後滎陽公長壻趙仲

長演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正獻公教子旣有法而申國魯夫人簡肅公諱宗道之女閨門之內擧動皆有法則滎陽公年十歲夫人命對正獻公則不得坐命之坐則坐不問不得對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每諸婦侍立諸女少者則從婦傍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知州事焦伯强千之方從歐陽公學正獻公請伯强處書室命滎陽公從學焉其後正獻公罷歸京

師請伯強同行歐陽公有送行詩所謂有能掇之行可謂仁者勇者也伯強性耿介不苟危坐終日不妄笑語每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滎陽公幼時申公與夫人嚴毅如此就師傅而得伯強其後有成非偶然也滎陽公嘗言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頴州巳有重名范文正公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頴來復謁公呼公謂之曰太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歐陽永叔在此太傅宜頻近筆研申國夫人在廳事後聞其語嘗舉以敎滎陽公爲前輩規勸懇切出於至誠類如此也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葢觀於此而知之

滎陽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女也自少每事有法亦曾肅簡公外孫也張公性嚴毅不屈仝頴肅簡肅簡深愛之家事一委張公夫人張公幼女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敎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羮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巳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叔父舜從旣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游嘗訓子弟曰某幸得從賢士大夫游過相推重然某自省所爲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士大夫過相與耶因思前輩自警脩省如此

正獻公交游 本忠 不能盡知之其顯者范蜀公司馬溫公王荆公劉原甫也滎陽公交游則二

程二張孫莘老李公擇王正仲顧子敦楊應之范醇夫黃安中邢和叔王聖美也東萊公交游則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吳坦求陳端誠田承君陳瑩中張才叔龔彥和及彥和之弟大壯也

張橫渠詩云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溫公作橫渠哀詞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爲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據守然則橫渠之教以禮爲本也後程門高弟張繹思叔作伊川祭文云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數或觀於禮學者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道之眞死其乃已或得于數蓋指康節或觀於禮謂橫渠也

明道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

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雖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觀此誌文明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蘊矣

李公擇尚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繆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讀了都無用處

顧公子敦內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陳瑩中右司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紹聖

中頤公子敎被謫過京師東萊公與叔父秬見之子敎再三講論行己如何云守至正以俟天命觀時變以養學術劉公待制器之嘗爲本中言少時就洛中師事司馬公從之者二年臨別問公所以爲學之道公曰本於至誠器之因效顏子之問孔子曰請問其目公曰從不妄語始器之自此專守此言不敢失墜後任磁州司法吳守禮爲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與器之尊人有舊相待頗異衆器之不以爲喜一日有人告磁州司戶贓汙于轉運使者吳親至磁州欲按其事召器之至驛舍堂中器之心不喜曰常時相待少異我已自不喜況今召我至堂中人得無疑我乎吳因問司戶贓汙如何器之對曰不知吳因不悅曰與公有契所以相問何不以誠告明日吳閱視倉庫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欲來案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且謹視倉庫俟北京回倉庫不如法必案無疑也於是衆方知器之長者然器之心常

不自快曰司戶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司馬公敎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然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如此而後可

器之嘗爲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必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畫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蓋惠穆公也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一非能以道訓戒子

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頃見陳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滎陽公書問其言前輩與公之交遊必平闕書云某公某官如稱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己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曰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

以為後生法

張才叔庭堅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才叔之學蓋主於此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呂與叔嘗作詩曰文如元凱徒稱癖賦若相如止類俳惟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

横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丈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韓公持國維閑居潁昌伊川先生常自洛中往訪之時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

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緑尊紅妓對西廳

龔殿院彥和夬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僉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師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兩句云自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龔近日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紹聖中彥和為監察御史未能去大壯力勸其兄早求罷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雖

彥和之弟實畏友也

李君行先生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緩數年不可行也

正獻公幼時未嘗博戲人或問其故公曰取之傷廉與之傷義

滎陽公嘗言孫莘老李公擇之爲友友也

滎陽公嘗言呂吉甫嘗稱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滎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侯叔獻者少有聲名熙寧初屢來求見正獻公滎陽公因爲公言叔獻可比趙淸獻正獻深不以爲然云趙淸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一作方做到此地位）後生有多少事豈可便比前輩既而叔獻果建水事求進

姜潛至之　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作詩云招悔吝損心氣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正獻公爲樞密副使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公傳正安詩己之所宜修傳正曰毋斂精神於蹇淺滎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淸淨不作爲患於太簡也（本中）後思得正獻問傳正時年六十餘矣位爲執政當時人

士皆師尊之傳正公所獎進年纔三十餘而公見之猶相與講究望其切磋後來所無也滎陽公獨論其問答當否而不言下問爲正獻公之難益前輩風俗純一習與性成不以是爲難能也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何進益

滎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文忠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卽端立受拜如當子

姪之禮公退而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童蒙訓卷上

童蒙訓卷中

呂氏

本中嘗問滎陽公曰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月十日其爲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公曰不特聖人直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毫頃刻皆有次序此是物理自然不可易也

滎陽公爲人處事皆有久長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

乃問所欲病者旣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常所服藥如理中圓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王尚書敏仲古每事必爲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民間假貸供張之具至煩擾敏仲奉使即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

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

滎陽公與諸父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非非無不精盡至於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略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折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楊十七學士應之兄弟晁丈以道規矩最嚴故凡後生嘗親近此諸老者皆有敦厚之風無浮薄之過前輩士大夫專以風節爲己任其於褒貶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夏侯旄節夫京師人年長本中以倍本中猶及與之交崇寧初名任諸州牧授學制既勝即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

改官以舉將一人安惇也不肯用卒不改官浮湛京師至死不屈唐丈名恕字處厚崇寧初任荆南知縣新法既行即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范丈正平子夷忠宣公之子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肯用父恩例卒授遠地後爲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與辨曲直不屈得罪去劉丈跂斯立蹈□□皆丞相莘老子登高科以文學知名仕州縣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江革信民政和間諸公熟聞其名除國子博士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逸無逸臨川人州郡欲以八行薦堅却之凡此諸公皆卓然自立一時不愧古人爾來流俗不復以此爲貴矣

韓魏公留守北京有幕官每夜必出遊宴同官皆欲譖之處公不聽一日相約至日晚見公議急事乞召幕官久之不至衆方欲白公所以公佯驚曰某忘記早來某官嘗白某早出見一親識矣其寬大容人之過如此又嘗久使一使臣

求去參選公不遣如是數年使臣怨公不遣則白公某參選方是作官久留公門止是奴僕耳公笑屏人謂曰汝亦嘗記某年月日私竊官銀數十兩置懷袖中否獨吾知之他人不知也吾所以不遣汝者正恐汝當官不自慎必敗官爾使臣愧謝公之寬弘大度服人如此

崇寧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於關止叔止叔稱楊先生學有自得有力量嘗言常人所以畏死者以世人皆畏死習以成風遂畏死耳如習

俗皆不畏死則亦不畏死也凡知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

東萊公嘗言凡衆人日夕所說之話如趙丈仲長諸公都無此話也衆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衆人做底事也

李公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唐充之廣仁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以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專主北人以北人而後可以有爲南人輕險易變必不可以有爲

待制叔祖都不說夢云既妄也何用說爲

明道先生嘗語楊丈中立云某作縣處凡坐起等處並貼視民如傷四字要[二]觀省又言某常愧此四字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不同者皆私心也至於公則不然

陳公瑩中言人之爲惡雖至於謀反大逆若有一念悔心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便須赦他便

須用他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滎陽公嘗言朝廷奬用言者固是美意然聽言之際亦不可不審若事事聽從不加考覈則是信讒用譖非納善言也如歐陽叔弼最爲靜默自正獻當國常患不來而劉器之乃攻叔弼以

爲奔競權門器之號當世賢者猶差誤如此況
他人乎以此知聽言之道不可不審也
崇寧初榮陽公謫居符離趙公仲長諱演公之
長壻也時時自汝陰來省公公之外弟楊公諱
瓌寶亦以上書謫監符離酒稅楊公事公如親
兄趙公事公如嚴父兩人日夕在公側公疾病
趙公執藥床下屏氣問疾未嘗不移時也公命
之去然後去楊公慷慨獨立於當世未嘗少屈
趙公謹厚篤實動法古人兩人皆一時之英也

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時皆在符離每
公疾病少間則必來見公而退從楊公趙公及
公之子孫游焉亦一時之盛也趙公每與公子
弟及外賓客語但稱榮陽公曰公其尊之如此
楊公與他人語稱榮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
未嘗敢字稱也蓋榮陽公中表惟楊氏兄弟盡
事親事長之道可爲後生法
榮陽公爲郡處令公帑多蓄鱐魚諸乾物及筍
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徐仲車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肯與人人或
問之云不忍使其母子相離
孫丈元忠學士朴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爲本
中言某嘗對侍講譏笑程正叔一日侍講責某
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
非笑他何也某因釋然心服後不敢復深議正
叔今世之士如孫丈之服義亦少有也侍講謂
榮陽公也
榮陽公嘗言少年爲學唯撿書最有益才撿便

記得稍便理會得子細
又嘗言讀書編類語言相似者事做一處便見
優劣是非
榮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己
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不慊於心矣豈有
工夫點檢他人耶
或問榮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
上爲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
無忿怒心也下爲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

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必自消也

滎陽公嘗說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田誠伯常力闢釋氏輪廻之說曰君子職當爲善

童蒙訓卷中

童蒙訓卷下

呂氏

滎陽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心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范文正公愛養士類無所不至然有亂法敗衆者亦未嘗假借嘗帥陝西日有士子怒一厮妓以甕瓦剺其面涅之以墨妓訴之官公即追士子致之法杖之曰爾既壞人一生却當壞爾一生也人無不服公處事之當

滎陽公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所坐壁上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愼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於理矣

焦伯強千之先生嘗稱東漢□□一節至顏子□榮陽公不以爲然列子稱狐父之盜食爰旌目爰旌目義不食其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大抵居困否之世惟貧與賤則可以免苟居權寵擁富厚鮮有不及者季札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無

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欒高之難大氐春秋之世以無邑與政爲可以免齊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卒不受也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而有寵衛與公孫免餘邑六十辭曰寗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鄭子張有疾歸邑于公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

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此皆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可以爲萬世食邑不厭以致破家亡國者之至戒也

榮陽公嘗言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者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寧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君子氣象又言張良說漢祖詐秦卒大不類子房平日所爲

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集京師世

家家法善者以遺子孫

前輩嘗有編類國朝以來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也

京師曹氏諸貴族早幼不見尊長三日必拜

元符末叔祖待制公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賃屋兩閒時公亦挈家徃既至屋窄陋甚更益一閒以公狀申郡守不敢徃見是時上皇即位已議褒用矣韓原伯　川　先貶道州公

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既原伯與公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徙見公亦不敢與相見以爲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愼事如此其亦能遠慨矣然且不免則亦命也

蘇子由崇寧初居穎昌時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没亦人所難能也

崇寧間張公芸叟既貶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時獨遊山寺芒鞵道服跨一巔馬所至從容飲食一甌淡麪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後生取法焉

崇寧間饒德操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榮陽公聞之深不以爲然時公疾病方愈爲作麥熟繰絲等曲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慙懼遽詣公謝且皆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張琪[二]美京畿人久遊太學諸生多稱之擢第

後守官衢州陳公瑩中爲郡頗厚待琪禮遇獨異衆人琪深感公恩意然亦不能曉獨異之意崇寧間琪官宿州諸公貴人數欲招致之琪感陳公見待終不肯進蓋琪之爲人賢而差弱陳公所以異待之者欲以堅其意也琪終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術矣

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大氐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紹聖崇寧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龔彥和夬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爲難也張才叔庭堅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上漏下濕屋中間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躡屐端坐于箔外日看佛書了無厭色凡此諸公皆平昔絕無富貴念故遇事自然如此如使世念不忘富貴之心尚在遇事艱難縱欲堅忍亦必有不懌之容勉强之色矣鄒志完侍郎嘗稱才叔云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

先覺和氣襲人也
豐公相之稷清節自守一意直道更無他說而
未嘗絕物張才叔蓋師法之相之元祐間與滎
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滎陽公問之曰以公
定力如此必無過戚相之云正爲未能如此
李君行先生紹聖中致仕歸虔州元符庚辰歲
諸公旣還朝廷君行驛召賜對管勾宗子學比
國子司業蓋有陰沮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
嘗問從學者李君行何以復出從學者對曰李

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且歸矣君行旣
至京師卽引疾得歸
伊川先生嘗有門弟子曰赴歌會過差先生聞
之大不樂以爲如此絕人理去禽獸無幾爾一本
作幾希
正獻公作相時每月以上尊分遺親舊楊十七
學士應之公之甥也月送兩壺楊學士得酒卽
送酒家易常酒數壺欲飮酒卽取之東萊公以
爲楊學士英氣偉度必不以脣舌間需玩上尊

滋味爲美也得酒貴多不問美惡過人遠矣
李君行先生之長子格篤行博學克肖其父而
長於四六表章早歲登科紹聖中知江寧府上
元縣滎陽公知大平州李以啓事賀公其略有
云知府侍講蘊命世之雄才賦經邦之遠器令
問令望起韋平舊相之家嘉謀嘉猷翊舜禹重
熙之代危誠獨立直己不回從容進退之儀挺
達始終之節李尋以病不起學士大夫惜之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

有繼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
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
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
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
傳亦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以此知勤勞者立
身爲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舉今夫細民能
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亦任之嬾
惰者必有饑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不用也公
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

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勤勞爲先而孏惰自弃其身哉

元祐末李君行先生與楊應之學士同在京師安靜自守諸公以其不附已不甚肯進用趙公君錫無愧爲中丞當薦御史問滎陽公所當薦者公以應之爲對無愧亦不能用更舉楊畏子安爲御史楊畏後反攻無愧紹聖初應之病卒蘇子由罷知汝州李君行先生往見之與之論當世事子由恨知君行之晩當時議者謂楊李

二公如在言路必不肯委靡自已縱無所益亦必極言而去也

司馬温公既辭樞密之命名冠一時士無賢不肖皆所歸重而兩程先生孫莘老李公擇諸公尤推重正獻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寧末正獻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颭旆旌晩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剌史行又與温公同餞正獻復有詩與温公云二龍閒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

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蓋以二公出處無異且恐温公以不出爲高也及正獻公自河陽乞在京宫祠　神廟大喜召還遂登樞府人或問二程以二公出處爲有優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肯爲我用故正獻求在京宫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元祐間伊川先生既歸洛中寄范公淳父書云

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爾原明滎陽公字也

伊川嘗言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絶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論議不苟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能端一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兩人附已乃薦威敏代已薦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父文學絶人而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生

於心術其流之獘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正救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太宗　眞宗朝睢陽有戚先生者名同文字同文有至行鄕人皆化之睢陽初建學同文實主之范文正與嵇內翰穎之父皆嘗師事焉戚綸其後也所居門前有大井每至上元夜即坐井傍恐游人墜井守之至夜深則掩井而後歸寢嘗有人盜其所衣衫者同文適見之諭盜弟將去然自此愼勿復然壞汝行止悔無及也盜慚

謝而去同文竟以衫予之南康學中至今有戚先生祠堂范文正公初從戚先生學志趣特異初在學中未知己實范氏子人或告之歸問其母信然曰吾旣范氏子難受朱氏資給因力辭之貧甚日糴粟米一升煮熟放冷以刀畫四段爲一日食有道人憐之授以燒金法并以金一兩遺之又留金一兩謂之曰候吾子來予之明年道人之子來取金文正取道人所授金法并金二兩皆封完未嘗動也併以遺之其勵行如此後登科封贈朱氏父然後歸姓

師友淵源必有所自未有無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南安軍爲守所不禮兩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攝南安倅與茂叔相善力庇護之其後兩程皆師事茂叔

陜西侯無可先生二程之舅賢豪獨立與申顔先生爲友申先生死侯先生傾家所有予之

關止叔嘗言伊川門弟子且是信得及師說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幾叟云予元豐

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顔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黙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云云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晉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

也今世之人聞己所不知其不慍而發謗罵者幾希矣況能自責日夜以為愧乎瑩中之所以超絕古今特立獨行而不顧非偶然也

瑩中為都司上曾子宣論日錄書云目今觀之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亡然則為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哉如此等語皆足以立懦夫之志矣其後上呂吉甫書列子有言世以生人為行人則死人為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

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乃為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于言哉其精識遠見殆過古人此蓋誘吉甫使之為善老子所謂常善救人者也

高郵守晁仲約有大賊過城下欲攻城守醵民金與賊賊乃去范文正公富鄭公同在政府鄭公建議守不能死守乃以金與賊失節當誅范公以為守能醵金卻賊為有功縱不欲賞安可誅耶既退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云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幾人雖上意亦未定也而輕道人主以殺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曰聞高郵人欲食守肉范公曰高郵守既能為民卻賊民感戴之不暇豈有欲食守肉之理 仁廟卒從范公議明日富公稱疾不出 仁廟問宰執富弼何以不出

范曰必是為爭高郵事 上曰富弼非卿門人耶范曰富弼雖與臣相知然弼為人守義不回心不安者不肯從也此正是弼好處 上曰此卻是卿好處後范富俱罷政富以事召至京師譖之者甚衆或以為富公有不臣之意至京城不得見者累日富公甚恐懼且悔建議高郵之非歎曰范六丈真聖人與吾淺見不同

滎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於家中壁上云子之室酒不絕注云用有節禮不缺也

周恭叔行已嘗言見呂與叔博士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言非虛無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又不可忘之也忘之者不芸苖者也正其名而取之者揠苖者也

伊川先生嘗言成王不當賜魯以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受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後世儒者以為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賜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此尤傷教害

義也為人臣如周公始可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范正平子夷堯夫丞相之子賢者也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為州縣之職徒勞人爾非所以學聖人也

周恭叔又說先生教人為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者恐有限也恭叔又言陰陽

不測之謂神（橫渠先生云兩在故不測）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聖人之道仁知者皆不能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仁且知夫子所以既聖也乾坤之於易猶陰陽之於道仁知之於聖也故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李君行先生說武王數紂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歷觀諸書皆以郊對社蓋郊者所以祭

天社者所以祭地也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於周禮聖人書中不見也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則孔子何得言則周公其人也列爵為五分土為三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書為妄也因言吾徒學聖人者當自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孝經而已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來必為規矩權衡所正也又言史書尚可最是莊老讀時大段害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日新之盛德也

田腴誠伯嘗說他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者常使氣勝之且云自知如此未得爲善也

誠伯又言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說某人說之心然後經可窮矣

李君行先生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矣

李君行先生說年二十餘時見安退處士劉師正解春秋文字甚愛之從他觀其文他亦不惜也後於楚州聚學他一日見訪問曰李君在此何欲答曰爲大人令去應舉今及第後歸今次以朞服礙却欲且就此處脩學以俟後次應舉也劉曰不然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君行於是便歸鄉然則劉師正者君行之師與又云嘗語君行今之人所以爲學者某却不會如此爲學

徐仲車先生少年時爲母置膳先過一賣肉家中心欲買他肉遂先於市中買他物而別路於歸途爲順且亦有賣肉者因自念言心中已許買他家肉若捨而之他能不欺心乎遂迂道買肉而歸且云己之行信自此始也又言少年時逐日以衫帽揖母一日當見貴官乃用幞頭襴衫因自念言天下之尊無逾父母今反不若見貴官自明日以幞頭襴衫往揖母爲家人之見者莫不笑之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己之行敬自此始也

徐仲車見門人多於空中書一正字且云於安定處得此一字亦用不盡

徐仲車說以信解誠不能盡誠至誠無息信豈能盡之乎

伊川先生嘗說楊子雲云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是不然也當爲他易數字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須謂之遠其近者須謂之近也

范辯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位者皆利於養資考求外進也為之學生者皆利於歲月而應舉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長育人才乎此於本亦已錯了更不須言也

田誠伯說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未以為然也乃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為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為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且云見

君行如此說

誠伯說公羊不知聖人之意也故其立言多傷教害義至如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及人臣無將將而誅此二者尤甚至令西漢時尊崇丁傅及誅大臣以為將謀惡者蓋用公羊之說也其為天下後世害甚矣

李朴先之說臨離洛時請教於先生先生言當養浩然之氣語先之云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先之說以舉業育人才不知要作何使用

誠伯說近世學者恐無有如橫渠先生者也正叔其次也又云向日因看正蒙書似有箇所得處又云每見與叔中庸解便想見其為人由是觀之誠伯師橫渠也

劉元承元禮嘗師事伊川說紀侯大去其國大者紀侯之名也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則罪不在齊侯也故不書齊侯焉又見伊川先生說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須終身不反始可免罪

宿州高朝奉說他師事伊川先生嘗見先生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人訓詁不盡或以謂仁者愛也愛雖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

樂文仲說眉浩學士事亦好常見人寫字不端正必須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無不端正則心自正矣

陳正端誠說王輔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處須

要說應故也田明之說易所以尤多過者須要說無應故也易中自說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豈得謂之無應但不可執定耳

又說邵堯夫先生說孟子雖不說易然精於易者也且云能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及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非精於易豈及此乎

李君行說他每日常多只讀易書詩春秋孝經間讀孟子田明之說他常只讀易論語孟子老子楊子如莊子未暇讀也

吳叔揚紹聖中嘗說世人多欲勝於學故無所不爲惟陳瑩中學勝於欲故有所不爲且云瑩中令諸公非不知他但不可得而用也又說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詩者法度之言也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惟詩不可拘以法度若必以寺爲法度則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古之置字者詩也峙也侍也痔也特以其聲相近取耳

又說今之學者必要一其說是不知聖人之意也无妄之往何之矣言无妄之世往無所之也无妄之往得志言无妄而往則可以得志也其言无妄之往則一其所以爲无妄之往則異也

任淳夫說莊子儵忽混沌之說郭象只以爲者敗之解之則解經者何用多言

范子夸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居京愼勿竊論曲直不同任言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耳又說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

後之人不及孔子顏子遠矣而常嘆仕宦不達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爵比方孔顏僥倖甚矣又說凡人爲事須是由衷方可若矯飾爲之恐不免有變時任誠而已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李君行田明之俱說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解者聖人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愈惑矣田誠伯說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

先儒見處也
陳端誠說易須是說到可行處始可
陳瑩中說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蓋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三聖一賢相繼未始失道也至太康失邦故上推陶唐而云今失厥道自堯至太康百二十年矣
又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

莫大乎與人爲善夫能如是故能養其大體而爲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爲法則後之人急急然唯欲己爲是也恐其畔已以利誘之以害驅之天下終不以爲然而自以爲過天下何愚之甚
又說安而行之聖人也自非聖人皆利而行之者也何也欲遷善遠罪是利於善也欲忠於君是利於忠也欲孝於父是利於孝也其餘皆然今之學者不能見其近者小者而妄意談其大者遠者故終汗漫而無成也
陳瑩中說學者非獨爲己而已也將以爲人也自王介甫解經止尚高論故使學者棄民絕物
管仲晏嬰霸者之佐一也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有三歸反坫官事不攝可謂違禮之極矣崔杼弒君晏子從容於其間成禮而後去可謂有節矣然孔子之稱晏子則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而已及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豈不以管仲功及天下所濟者廣而晏子獨善其

身而已哉
又說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此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此若爲政依介甫之意是不畏天者也已上皆紹聖中語
前邵倅吳朝奉說近世士大夫太不以節操爲事因說與他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爲蓋在平日之所養也他甚然之時李自明在坐云此事閑時說時甚易在於臨事時要執得定耳因言昔人有自謙官以言事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

與諸生往賀焉蓋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為榮也既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說話昔人尚如此他人未易能也吳因言自小讀書用得工夫不正當立節非素養不能若學得不正則所養亦非也

陳瑩中又說學者非止讀誦語言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所以言天

在山中者前言往行無有紀極故取天之象焉瑩中說今有人曰仕宦顯達者使天下謂之賢人則不可使天下謂之不賢人則可矣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是自取其惡而歸美於其君也曰是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也不能盡受其惡名使惡名不及於君是李斯而已何況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為其君之累也又說范子思所知所守過於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

又說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也孟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為人屈也衆人以剛文柔故色厲而內荏也却說與他楊子之書唯是說到孟子之書如自得之發於面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之類皆自得處孔子則并自得處亦無

又說學者非特習於誦數發於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為也自荊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又說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

而可行然後為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辯通暢亦未免乎鑿也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陽在內則內熱故令人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陰在內則內寒故令人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嗚呼學者能如是用心豈曰小補之哉

莊子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

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獨成己也將以成物也我之所得者不能盡推於人非聖人之道也但行之一身有先後耳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其窮也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及其達也兼善天下之道乃獨善一身之道也施於一身而非有餘也施於天下而非不足也是之謂聖人之道學聖人者不能以孔子孟子爲心而專以莊周爲我之書爲說烏在其學聖人也

瑩中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尋常人使說作兩事失之遠矣益語學則益道則損二卦未嘗偏廢也所損者懲忿窒慾所益者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若用此說方始可行不然則處語也又云胡先生在過英講損益卦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說

童蒙訓卷下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埴得此本於詳刑使者東萊呂公祖烈因鋟木於玉山堂以惠後學

御製資政要覽三卷

（清）世祖福臨撰　（清）呂宮等輯

清順治內府刻本

御定資政要覽三卷後序一卷

順治十二年

世祖章皇帝御撰。凡三十章。曰君道。曰臣道。曰父道。曰子道。曰夫道。曰婦道。曰友道。曰體仁。曰弘義。曰敦禮。曰察微。曰昭信。曰知人。曰厚生。曰敎化。曰儉德。曰遷善。曰務學。曰重農。曰睦親。曰積善。曰愛民。曰慈幼。曰養生。曰懲忿。曰窒欲。曰履謙。曰謹言。曰愼行。曰愛物。每篇皆有箋註。亦

御撰也。體裁雖仿周秦諸子。而銓錄古籍。闡爲

聖謨。義理一本於經。法戒兼裁於史。大旨闡明修身齊家之道。又多爲羣臣百姓而言。伏考堯典有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說命有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蓋治天下者。治臣民而已矣。使百官咸祗勗飭行以奉其職守。萬姓咸講讓型仁以厚其風俗。則唐虞三代之治不過如斯。明之季年。三綱淪而九法斁。讒妄興於上。姦宄生於下。日偷日薄。人心壞而國運隨之。天數乃終。

世祖章皇帝監夏監殷。深知勝國之所以敗。故丁寧誥誡。

親著是書。俾朝野咸知所激勸。而共躋太平。

御題曰資政要覽。見澄敍官方。敦崇世教。爲保邦之切務。

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傳諸萬年。所宜聰聽而敬守也。

御製資政要覽序

朕惟帝王爲政。賢哲修身。莫不本於德而成於學。如大匠以規矩而取方圓。樂師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

載於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於今者也。朕孜孜圖治。學於古訓。覽四書五經通鑑等編。得其梗槩。推之十三經。二十一史。及諸子之不

悖於聖經者。莫不根極理道。成一家言。但卷袠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未能一時盡解其義。亦未能一時盡得其書。因思夫記事宜提其要。纂言

當鉤其玄。乃採集諸書中之關於政事者。爲三十篇。又慮其渙而無統。於是每篇貫以大義。聯以文詞。於忠臣孝子賢人。廉吏畧舉事迹。其好

貪。不肖。悖亂者。亦載其內。使法戒烱然。加之訓詁。詳其證據。譬之萃衆白以爲裘。範六金而成鼎。旨約而易明。文簡而易閱。名曰資政要覽。觀

是書者。熟思而體之。可以爲篤行之善人。推類而廣之。可以爲博雅之君子。毋徒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朕諄諄教諭之心。庶乎其不虛矣。

順治十二年正月吉日序

御製資政要覽卷之一

君道章第一

得道者必靜。靜而寧。可以為天下貞。故至精無象。而萬物以成。至聖無事。而千官盡能。苟有事。則必有所不事。此事所以贍也。譬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治天下。豈特為車哉。衆智衆能之所待也。蒼頡作書。后稷作稼。伶倫作律。昆吾作陶。皆臣作而君任之。以竟其用。夫何為哉。道常王平涉天下之要道也。靜謂心不妄動。寧謂所處而安。貞正而固也。至精。天地生物之理也。數官。衆材也。蒼頡生而知書。倣鳥跡以造文字。后稷。堯臣。能播百穀藝業。伶倫。黃帝臣。取竹於嶰谷。制十二筩以別十二律。昆吾。顓頊之後。為夏伯。作陶冶埏埴為器。凡得治天下之要道者。其心必靜。靜則安而不擾。然後可以宰萬物。制群動。而為天下之標作則。自中正而堅固矣。故天地任萬物之成。而寂然無象。至聖盡千官之能。而泊然無事。非喜無事也。天下之事。皆其事。苟偏於一事。則一人之耳目心思有限。所遺者必多。欲以集事。而事反

夫譬之為車者。必聚衆材而後成。況天下至大。治天下至難。必以天下之智為智。而後慮周不周。必以天下之能為能。而後力周不竭。此古帝王所以創制立法。為萬世準繩者。皆作之自臣。任之而君。竟衆智衆能之用。而恭己無為也。

其使民也。若御良馬。善御馬者。輕任新節。不究其力。故致千里。善用民者。民日祈用而不可得。苟得為上用。其赴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孰能當之。新節。新其旨之銜也。八尺曰仞。千仞。高山之谷也。人君之愛民。如御者之愛良馬。善御者。欲得良馬之用。必輕其載。須新其銜。養其有餘之力。故能一日而致千里。君不忍盡民之財。不忍盡民之力。則民恐劬用。而君卒不輕用。故一旦有事。而為上之用。自爾踴躍爭先。若決積水於高山而下深谿。沛然莫之能禦也。

聖人之養民。非為用也。性不能已。猶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故仁義以治之。惠愛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致其利。不尚於威。而威已有託。否則令苛不聽。禁多不行。動之而彌

擾矣。故漢武之多欲。不若文帝之無為。

書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又詳言愛民之實。書商書說命中篇。居。居心也。醇。不雜也。上言民皆樂為上用。然聖人非欲其為我用而復養之也。猶慈父愛子。豈盡望報於子。乃天性決洽。自不可解。故治之以仁義。而不傷其生。不蕩其性。安之以惠而有欲必聚。有病必恤。導之以忠信。而心無不盡。言無不實。除其病民之弊。致其樂生之利。是全不為刑威。而所以播民之心志者。已在平日所養之中。故不歛自畏。不然。則榮令雖嚴。徒滋扞格。動之猶擾。其何以為天下貞乎。漢武帝好大喜功。紛然多事。而海內虛耗。視文帝之恭儉仁恕。清靜不擾。而漢治稱隆者。柄去遠矣。旨哉傳說之告高宗曰。政事惟醇。而本之惟厥攸居。明乎君道之貴靜也。

臣道章第二

士不可辱則大。大則尊於富貴。故利不足以虞其意。名不足以撓其心。斯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處官則必不為汙。將衆則必不撓北。苟便於主。利於國。則必危身出生以徇之。若此。乃可謂國有臣矣。士之所以立身行己者。禮義廉恥。故士不可辱。不可辱。則大節不虧。大事可託。雖富貴無以踰其尊矣。故其意澹泊無營。利不足以惑之。其心卓然有主。名不足以動之。及一旦乘時藉勢。必不苟便私圖。以攻治。必不玷汙素行。統師馭衆。必不退撓取敗。凡有益於君國者。必忘其身家以求有濟。如是。乃不虛其職。而可稱之國有臣也。三王之佐。伯益伊呂之倫。其名榮。其實安。皆公忠以翼其主。後之臣不然。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君之不顯於天下。患其家之不富也。

而不患其民之不安。既辱且危。名實喪矣。李斯張禹盧杞蔡京阿合馬之流。遺譏萬世。嗚呼。戒之哉。自昔伯益伊呂之事其主。皆公而不私。忠而弗欺。視名實若遺。而名之榮。實之安。亦歸之。後之臣則有不然者。上不願致君為明聖之君。下不欲使民為樂利之民。而上患其身之不貴。家之不富。所以圖富貴者。無所不至。不知既已負君。又從剝民。即富貴可保。聲名已敗。況禍患隨之。豈不名實俱喪乎。如李斯之貪權遂惡。張禹之貪諂阿諛。盧杞之險賊陰毒。蔡京之作威亂法。阿合馬之專傾網利。載之史策。令人切齒。可不深以

凡為臣者。服能然後任。省心然後受。入則上其謀。出則行其政。大臣正身以率屬。庶僚潔己以守官。建旄者澄吏以寧民。分猷者奉法而宣化。將帥嚴其紀律。守令殫其循良。文武協和。士民豫附。密勿之臣。明謨諧弼。以襄一人。庶幾乎無忝於臣職矣。百爾有官。可不勉與。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大臣。部院卿寺之臣也。庶僚。臺諫曹郎之官也。建旄。謂督撫之。分猷。謂司道也。將帥。統兵之官也。守令。知府知州知縣也。密勿之臣。謂侍從大臣也。詩。小雅小明之四章也。觀於古之人臣。可法可戒如此。則凡為臣者。事不易任。必自量其能集此事而後任之。官不易受。必自省其克稱此官而後受之。入則以嘉謀嘉猷告之君。出則以良法美意施之民。大臣。則務公正以率其屬。庶僚則務廉潔以守其官。建旄者必思所以澄清吏治。又安民生。分猷者必思所以振飭法紀。宣揚教化。將帥之紀律嚴。則兵習民安。而戰守咸宜。守令之循良著。則賦薄刑清。而牧養攸頼。文武同心。以鎮戢其士民。士民必感激而欣附。至於侍從大臣。最為切近。必陳善以明其

謨。和衷以諧其弼。乃克輔君德而贊國政。內外大小諸臣。皆能如此盡職。庶幾無媿於臣道矣。為人臣者。可不勉諸。故引小明之詩。俾居職任者。當安靜恭敬。惟正直之人是助。以見人臣不可有圖富貴之念也。

父道章第三

父子之愛。天性也。必教以成之。上教子斯德可施於民。下教子斯忠可效於君。其為愛也至矣。

天下無不愛子之父。蓋天性自然。必有以教之。而期於成。乃為真愛。帝王之子。他日或統治天下。或分治其國。皆有社稷民人之任。以孚諭教。使知所以修己安人。方能施德於民。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子。亦必素明教訓。使知所以移孝作忠。方能效忠於君。如是以為愛。其愛也至矣。

故有國者之教子也。始生而舉以禮。卜士之吉者。宿齊朝服而負之。自為赤子。而教已行矣。周成王在繈抱之中。召公為保。周公為傅。太公為師。左右前後莫非正直。故其恭敬而溫文若性成然。是以德施於民。而國祚永也。

周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

保。太保。傅。太傅。師。太師也。左右前後。少師少傅少保及諸侍從之官也。古者國君生子。始生之日。即接以太牢之禮。三日擇官之善者。先期齋戒。服朝服于寢門外。抱之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是當赤子時。已教之以成人之禮矣。成王幼時。有召公奭為太保。以安其身體。周公旦為太傅。以輔之德義。太公望為太師。以導之教訓。又有三少及諸侍從之官。皆正直之人。夾持而衛翼之。故其德之成也。內謹恭敬之心。外著溫文之度。與性生自然無異。是以成王為君。純以德教化民。刑措不用。而享國之長久。惟周惟最也。有家者之教子也。幼學退讓。長惇孝弟。遜友視志。方物

發慮。四民之子。不易其業。皆可以保世而效忠於君。如韋賢楊震劉殷孫威之為父。至今稱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四民。士農工商也。韋賢。鄒人。漢宣帝時丞相也。楊震。華陰人。漢安帝時太尉也。劉殷孫威。皆晉時人。詩小雅小宛之篇。凡有家而能教子者。幼則教以進讓之道。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長則教以惇行孝弟。事親事長。必篤盡其誠。至於交友。則教之遜順。以觀其志意之所尚。處事則教之處置事理。務求確當而後發于念慮。故四民之子成不易其父之業。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則可以長保家世。而各效其力以忠于朝廷。如韋賢以一經教四子。楊震以清白貽子孫。劉殷七子受五經史記漢書。七業俱成。孫威性方嚴。雖子孫班白。訓之愈峻。此皆能教子以善。而盡其為父之道者。詩所以云。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故父之愛子。必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矜誇。所自邪也。之愛而僻。莫知所裁。其不惡終者。鮮矣。縱州吁之好兵。任愽望之通客。教之不端。貽譏後世。可為炯鑒。若夫樂羊易牙之

徒滅絕天性。則人倫所不齒也。義方。謂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六順之方也。州吁。衛莊公嬖妾所生也。愽望苑名。漢武帝戾太子所居也。樂羊。魏文侯時人。易牙。齊桓公時人。上言有國有家者。而能教子。其明效如此。可見真能愛子之父。未有不教子以六順之方。使之一軌于正。而弟即于邪。否則義方無閑。必至恣肆而驕淫傲慢。而矜誇。欲其無邪。不可得也。既納于邪。又從溺愛。不明不能裁制。則鮮不以惡終。而覆敗其家國矣。如州吁好兵。而莊公弗禁。卒至大逆。武帝使戾太子廣通賓客。江充雖進。竟成禍亂。皆教之不端。以至于此。若夫樂羊教其子以事士。易牙教其子而和羹以獻

之君。此又滅絕天性。而與禽獸無異者。甚矣。眞能愛子者。必貴有以敎之。爲父者不可不知也。

子道章第四

執一術而衆善從。百邪去者。其惟孝乎。帝王得民以事親。臣庶立身以揚名。位有崇卑。孝無終始也。孝爲百行之首、能孝。則衆善因之備。百邪無所容。故孝之一道。爲最大也。帝王富有天下。當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臣民念此身親生之。當立身行道。揚其名。以顯父母。雖始自天子。終於庶人。仕有崇卑之殊。而致孝之心。則無分也。

虞舜躬耕致養。周文視膳問安。曾參封旨必具。斯三者。亦何以異於人乎。然惟其身爲聖賢也。是以百世傳之。其親亦與之爲不朽。故人子必慎行其身。而毋遺父母惡名。乃稱孝焉。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皆謂之不孝。舜事瞽瞍。躬耕歷山。以盡其養。文王事王季。日三至寢門外。視其飲食。問其安否。曾參事曾晳。

飲食必備。以承順親心。此三者。皆無以甚異於人。然所以能傳於後世。而顯其親之名於不朽者。則以其身爲大聖大賢之身也。故人子於立身之道。必無所不愼。不以惡名遺父母。乃可謂之孝耳。當其居處。則貴莊。使身無敗度。當其事君。則貴忠。務能致其身。當其涖官。則貴敬。不陷身於罪戾。當其交友。則貴信。不失身於匪人。而言語可模。當其戰陳。則貴勇。成功。則廣榮錫。殞身。則顯忠義。此皆愼行其身。而不遺父母惡名者。反是。則謂之不孝矣。

昔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既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人問之。曰。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憂也。夫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豈致虧體以辱親與。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也。人子之身。受之父母。不敢致傷。樂正子春。傷足。旣瘳。數月之後。猶憂形於色。憂其忘孝之道。而有傷於身也。可見爲孝子者。時刻不敢忘父母。即一舉足之間。擇而後蹈。履其安。不履其危。即一出言之頃。審而後發。恐其悖而出。御悖而入。如是以致其慎焉。免於虧體辱親矣。

故小孝思愛而忘勞。中孝尊

仁而安義大孝博施而備物博施而備物可謂不匱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醉之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雖致孝之心無異而位分不同是以爲小孝中孝大孝之別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耕作之勞此竭力養親之事也故爲小孝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惠澤足以及物此立身顯親之事也故爲中孝天子則博施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故能備物以事親此尊以天下養以天下之事也故爲大孝至於大孝則孝道無一不具故詩人之言曰君子既孝則人皆孝其孝斯以孝治天下而源源不竭矣

嗟

乎緹縈女子尚知救父彼劉劭楊廣拓跋紹者犬豕豈食其肉哉緹縈淳于意之女也因父有罪當刑願沒身爲官婢以贖其罪漢文帝感其孝因除肉刑劉劭爲宋文帝長子也作亂自立孝武帝討之楊廣隋文帝次子也作亂自立後身死國亡拓跋紹北魏道武帝子也封清河王因母賀氏有罪帝將殺之紹遂作亂明元帝誅之皆不孝之極者夫緹縈一女子耳尚知救父彼大逆不道若劉劭之徒其人倫大變而天地所不容也

夫道章第五

天地合而萬物興焉婚姻人道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而厚別初娶則男下女取易之咸柔上而剛下居室則夫帥婦取易之恆剛上而柔下夫婦之道參配陰陽天地相合萬物始興夫婦相配宗祀以傳此婚姻所以爲人道之始也娶必於異姓者託於婚姻之義重其有別之禮其初娶也禮儀備而後親迎取易之咸卦柔上剛下少男少女結婚之義故以男而下於女其居室也夫主唱而婦主隨取易之恆卦剛上柔下長男長女正家之義故以女而承乎男凡此皆所以正

重人道也夫也者以智帥人者也刑于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苟不能制義則必有從婦之凶矣故三代之興皆有內助其衰也咸因女寵下至漢唐傾輈繼路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內助賢后妃也女寵嬖幸也能爲夫者其道莫先於智明於家道興衰之由國政治亂之故見義察微不爲婦女所惑故能專制其義其妻順之其兄弟效之家邦亦感而化之不然則惟婦言是用而家道索矣故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契生於有娀之女

湯娶有莘之女。帝嚳娶有邰氏之女。而生稷。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此三代所以興也。桀嬖妹喜。紂嬖妲己。幽王嬖褒姒。此三代所以衰也。漢危於呂氏。亡於王氏。唐亂於武氏。韋氏。楊貴妃。張良娣。蠱惑相尋。有同一轍。此皆輕棄禮法。佚欲坊維。以色爲先。以德爲後之所致也。故詩人之旨。思窈窕而不淫其色。賤者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此家國之道義也。冀缺相待如賓。張湛矜嚴好禮。跡其持敬可爲家範。若恩極則必有嬖溺之愆。怨成則必有

反目之咎。梁冀妖惑荀璨隕生。祖約遭傷。孫秀被詈。過與不及。其不智一也。官寵幽閒貞靜也。冀缺。春秋晉人。張湛。後漢扶風人。梁冀。東漢順帝時大將軍。妻孫壽甚美。善爲妖態。荀粲。晉時人。妻豔色。嘗病熱。粲以身向外取冷。而還熨之。及亡。粲傷神而卒。祖約。晉時人。妻妬而無子。約不敢忤。嘗夜寢於外。爲人所傷。疑妻爲之。孫秀。晉時人。妻妬。嘗罵秀。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觀於先色後德。禍敗如此。所以關雎之詩。以幽閒貞靜爲太姒之德。見君子之重其妻。非媚色而從。夫既不重色。則妾媵皆得循序而進。不相紊亂。恩義公溥。子嗣可廣。有國有家者。無異義也。晉冀缺耨。而妻饁之。相敬如賓。張湛動止有則。而遇妻嚴肅。皆治身以正家。可爲後世之法。若過於情而恩勝。則必致威於溺愛。不及情而怨成。則必難免於乖離睽棄之流弊。有過情不及情之殊。其不明於夫道一也。是以君子之爲夫。敬其身以帥其婦。則能制義而家道正矣。記曰。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記。禮記昏義之篇也。君子明於爲夫之道。故居家爲靜。以敬自持。爲能帥其婦。而得事制之義。則夫夫婦婦。人道立而家正矣。故記有之曰。男治乎外。女治乎内。外内各得其道。則國可以治。家可以理。

陰陽之義。法乎天地。非盛德而何。

婦道章第六

女子始生而衣褐。稍長而肄絲。柔道也。七歲則男女不共食。十歲則不出於戶。姆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豆醢。自爲女子。而婦則已嫻矣。褐。束女之被也。姆。女師也。凡學爲婦之道。不自爲婦始。自爲女子時。已有其禮矣。嘗其初生。男子衣裳。女子則衣褐。而不加盛

服及其稍長男子肇冠女子則笄縰而但用繒帛皆示之以柔弱之道也至於七歲則男女有別雖親兄弟不共食十歲則恒處閨內不令出戶女師教之以言宜和緩貌宜端順聽從長者之訓績治麻枲絲繭以共衣服之用收納酒漿盛醢以助祭祀之奠凡此皆葅之以具日爲婦之則也故適於夫則能順鷄初鳴盥漱笄總佩刀帨箴管以適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進食則惟所欲舅姑所愛則愛之所敬則敬之其相夫也正色而專心節言而慎

行不媟黷以開隙不忿懟以乖恩夫有善則祇遵其命有過則曲匡其失此柔順之義也笄所以固髮也總所以束髮也婦則統綱故適於夫而爲婦能以順爲正而體夫之心其事舅姑也公鷄鳴而起盥肅儀容佩服器物至舅姑之所聽其使令以卑下之色怡悅之前承奉尊者問衣之寒燠以適其體進食之甘旨以適其心凡一家之人爲舅姑之所愛所敬者皆曲體其意而愛敬之其相夫也靜正其色專一其心節其言謹慎其行不敢狎親愛而近於狎以開侮慢之隙不敢辨曲直而流於爭以乖和好之恩夫如有善則恪以進

之而不敢違其命夫或有過則曲以諫之而不敢顯其失如是敬其夫以孝於舅姑斯合於柔順之義矣自帝王之后妃以至卿大夫之夫人及士庶之妻莫不有家焉莫不有子焉仁以睦親儉以持身勞以執務則內治修矣敎以教胎賢以逮下勤以董學則儲嗣昌矣婦德若斯庶其無咎矣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言從一而終也易恒卦之爻辭也凡爲婦者無論尊卑莫不有家有子其實家

也當仁厚以睦親如曹大家之和娣妹節儉以持身如漢馬后之曳大練勤勞以親蠶如魯敬姜之親紡績則內治修而家道興矣其敎育子也孔懷以敎胎如太任之母文王寬和以持下如太姒之惠衆妾勤勗以董學如孟母之斷機杼而教其子則子息成而儲副昌矣婦德之純備至此驕亢之咎庶其免乎故恒卦之辭曰恒德常守則貞此婦人之最吉者也言當一於柔順而不可改也伯姬貞善不辭水火孫妻段女閭愛肌膚史策美之御叔之婦賈充之妻雖蝃蝀無以刺其淫倉庚無以療其妒矣伯姬

宋共公夫人。公薨。姬遇火。以保傅未至。不肯下堂而避。遂焚死。貞姜。楚莊王夫人。從王遊漸臺。王先去。水至。夫人以約符不至。不肯下臺而避。遂溺死。孫妻。異孫奇妻苑氏也。甫一年而奇亡。父母強之還家。不從。遂自制。可畀。段女。康伯妻段氏也。夫亡。父母將有所許。不從。遂斷其指。御叔之婦。夏姬也。宣淫而外召其亂。賈充之妻郭氏也。因妒而連傷其子。蝃蝀天地之淫氣。詩衛風刺淫奔者也。倉庚。黃鸝也。本草云作羹可以療妬。古之從一而終者。如伯姬。貞姜。孫奇之妻。段氏之女。皆舍身而取義。故載之史冊。以爲美談。若夫夏姬郭氏。奇淫異妒。則詩不能勸。藥不能療者矣。

兄弟章第七

兄弟分形而連氣。父子之紀也。弟念天顯。以恭厥兄。兄念鞠子哀。以友于弟。居則篤其愛。危則協其力。喪則懷其憂。人倫之本立矣。故資於事兄以事長。而敬同。資於帥弟以帥下。而愛同。愛敬盡於弟兄。而和豫彰於上下。施於家國。此孝弟所以通神明也。兄弟分體於父母。有親恩以相連。故父子爲綱。兄弟爲紀。弟當念天命尊卑顯然之序。以恭敬其兄。兄當念父母懷抱鞠養之勞。以友愛其弟。平居無事。則厚其愛以相親。患難猝逢。則合其力以相濟。不幸而有死喪之戚。則抱憂痛以相恤。如此。則父子之紀明。故人倫之本立也。之家者。即可廣而推之國。以敬兄之道。移之敬長。斯敬無不至。以愛弟之道。移之愛下。斯愛無不周。愛敬一盡。而愉悅之氣。充滿上下。浹洽家國。則可以感天地之和氣。得祖宗之懽心。孝弟之道。豈非通於神明者乎。漢景車輦。唐明枕被。友愛之稱。昭布前史。而公卿士庶。分財讓爵。急難全孫。亦往往見稱

夫兄女易得。兄弟難求。必內不惑於妻孥。外不間於讒慝。則友悌斯全。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漢景帝。文帝之子也。與其弟梁孝王武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唐明皇。睿宗之子也。製大衾長枕。與其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弟岐王範。薛王業。及從兄邠王守禮同寢。分財者。如漢薛包。其弟求分居。包田廬器物。奴婢。包盡取其下者。讓爵者。如漢丁鴻。上書讓侯爵於其弟盛。急難者。如漢趙孝。其弟禮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身肥。願代其弟。賊并捨之。全孫者。如唐元德秀。兄子幼孤。無資得乳媼。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詩小

雅常棣之篇也古之能友愛者在上則如漢景帝唐明皇史載其美在下則如薛包丁鴻趙孝元德秀古今稱之蓋兄弟者身之所生故務俾兄弟者同生於父母故難求從來兄弟之不協內多因妻孥之搖惑外多因小人之離間故必卓然自立不為所惑不為所間則兄友弟恭之道全矣常棣之詩以為兄弟之當親人皆知之必實能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方決恰其不誣周

周公管蔡生居寀祚寧至胥戕是殆不或曰使然夫象欲危舜而無害於國故舜以恩斷義管蔡欲危周公而有害於國故周公以義斷恩然則遼祖三釋於剌葛與舜同仁唐文致決於建成與鄭伯同忍矣

管蔡周公之兄管叔鮮弟蔡叔度也周公使管蔡監武庚管蔡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同武庚畔周公以其危國故致辟成王之命封而誅之象舜之弟也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為天子封之於有庳遼祖遼太祖也剌葛太祖弟也與其弟迭剌寅底石安端同反者再太祖貸其死而復用之後又反太祖親征擒獲秋剌葛迭剌而釋之以寅底石安端為剌葛所使當宥其罪建成唐太宗兄也高祖立為太子時太宗方為秦王威權崇盛建成忌奪其位欲害之太宗先事圖之親射殺建成於玄武門鄭伯莊公也其弟叔段見愛於母鄭伯忌之養成其亂逐克段於鄢或謂周公管蔡若生於庶人之家無可爭能必不至於相害此論未足以知聖人也聖人以國為重以身為輕故象欲殺舜而無害於堯之國則舜之待之始終以恩管蔡欲害周公而實有害於成王之國則周公之待之不得不斷以義由是觀之剌葛所為有害於國以義所當誅者遼祖待之雖過於恩而心則與舜同仁建成所為雖有害於秦王而無害於國乃唐文所以待之者不能法舜而手刃焉其殘心積慮以成其忍與鄭伯之待叔段何以異哉

體仁章第八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獲其利而莫知所由始天地之德也人得之則為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治人人之得也

人皆本於天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有民人而不以為已子成遂萬物而不以為已有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自以為當然而不知其所從來此天地之德所以大也人受之以生而為仁故中庸曰仁者人也

親親爲大仁民愛物皆自此推之親親
見前子道章仁民愛物詳見下章仁君
必孝故能事親移孝作忠故能事君仁
者愛人故能治人此人之德得所以全
也。上下相親之謂仁。故堯如天而民協
和。舜好生而民風動。志士殺身以成仁。
故逢干含生以匡君。廻遠捐軀而徇節。
除天下之害之謂仁。故文武赫怒以安
民。仲尼據法而誅卯。仁之道至矣哉。帝
王溥惠於博施衆。庶推心於立達。大小
之量雖殊。而肫篤之誠惟一。易曰。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上親其下上之仁也下
親其上下之仁也故曰
上下相親之謂仁帝堯其仁如天出史
記舜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出書經仁人
之本心殺身以爲君乃適恒其本心故
曰殺身以成仁桀之臣關龍逢紂之臣
比干皆忠諫不聽而死張巡許遠皆唐
玄宗之臣當安祿山之亂同守睢陽府
後四百戰殺賊十二萬人城中食盡羅
雀掘鼠而食之人無叛者後力竭城陷
而死仁者之愛人必去其害人者故曰
除天下之害之謂仁語出管子文王伐
崇以救苦武王伐紂以救民皆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者魯有亂政大夫少正卯

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智足以移衆強足
以獨立其罪犯王者之誅孔子爲魯司
寇攝行相事七日而按法誅之出家語
易乾卦文言辭也仁之德無所不具故
堯舜親民而民皆親之上下相親之仁
也龍逢比干皆以死諫張巡許遠皆以
死守殺身爲君之仁也文武除殘仲尼
誅亂安民除害之仁也是好仁所以行
之愛惡不仁亦所以成其愛如是而仁
之道始盡是以帝王布德行惠而不自
以爲功衆庶立人達人而始推其所愛
雖所及之分量大小不同而其能愛人
之心至誠篤切實無分別也天備元亨
利貞之四德惟元爲善之長君子備仁
義禮智之四德必以體仁爲先故易曰
體仁足以長人此人所以盡性而無負
天之
全德。夫仁者。內慊於己。而不務其名。故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
後其仁可知也。若夫項籍刓印於有功。
陽穀進酒於將戰。其爲仁也。不亦異乎。
與仁同功者如楚令尹子文之忠齊陳
文子之清孔子皆以爲未知其仁與仁
同過者如晉獻公世子申生其父信驪
姬之讒出之于外或勸其奔申生不從
自縊於新城是孝而過者楚懷王大夫
屈原其君信上官大夫之讒怨而疏之
原幽愁憂思遂懷石自投汨羅之水死
忠是忠而過者項籍西楚霸王也言語

姁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而不與。韓信以為此婦人之仁也。陽穀豎，司馬子反之僕也。楚共王與晉戰，被傷。又復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陽穀捧酒而進之。子反飲之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恭王召之，遂斬子反。是陽穀愛子反而反殺之也。夫長人本於體仁，見於內，盡其心，無所竭，而為非飾名于外而求人知也。故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雖事與人同，而其心尚未可知。如申生之孝，屈原之忠，雖為仁大過，而皆自盡其心，故觀其過可以知其仁。若夫有功不賞，則仁無所用，因辟致致則害生於恩，其于為仁之道遠矣。

弘義章第九

得失殊致。取舍攸分。憧憧往來。紛紜瞀眩。微義其曷制之。義者國之維。人之路也。上好義則民服。下好義則君安。瞀逷不同。

如富貴貧賤榮辱生死之類，大約不出得失二者。為得為失，其致懸殊。欲取欲舍，其意逐分。人情貪得而惡失，故取舍之念憧憧然，不能自定，往來而亂於心。紛紛然無所取哉，營眩而亂於目，非有義，為其何以制之乎。故管子以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孟子以為義人之正路也。上之人能好義，則有以治其下，故民服。下之人能好義，則有以報其上，故君安。義之有關於上下如此，故不可以不弘也。

故君子正其義不謀其利。尊賢為大。惟善為寶。勞而不怨。欲而不貪。使民相觀而善。以成其俗。敦法而終事。循分以淑身。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財毋苟得。難毋苟免。爭於為義。而恥於為不義。此治國之風也。

君子有治民之任者也。凡發政事必合乎義而不計其利。尊賢為大，如文王得呂尚，載之後車，稱為太公望。惟善為寶，如楚王孫圉所云楚國不以玉為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為寶。勞而不怨，如禹順水之性而使民，言力溝洫，彼相地之宜而教民播時，百姓艱勞何怨。欲而不貪，如孔子對季康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鄙欲美貪，凡此皆義也，而非利也。使民知上之心惟義是好，亦本相勉於善以成其風俗。敦上之治而勸其事，守已之分以善其身。守望相助，如北齊王所伏身而啟邪勃。疾病相扶，如西蜀何恬傾財而療張菀。財毋苟得，如管寧鋤田得金，揮而不顧。難毋苟免，如高柴避難而行不經，不賣。見義所在，爭先為之，不義所在，羞而不為。民皆款行古道，豈非治國之風乎。

義理彰則功利息。故兵出而民知所庇矣。信與民期。以奪敵資。敵國之民望之

若父母如此則擴地滋廣而得民滋衆首仁尾義天之道也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其是之謂乎

詩大雅卷阿之篇義理之致既彰則功利之風自息故兵出而敵國之人皆知我意在救民非貪其富皆欲得我以為護庇我以誠信與民相期故敵所暴用之民皆為我用而不為彼用足爭敵之資矣敵國之民望之若父母則四海之內罔不來歸地豈不益廣而民豈不益衆乎始乎春生之仁終乎秋成之義此天之常道也君子本仁而行義可以為法於天下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

若乃夷齊讓國巢由潔已爰旌目之吐餐公沙穆之辭貨程嬰李善敦節於死生虞卿孫嵩篤誼於患難田橫海島相殉之徒五百臧洪東郡同難之士八千亦各言其志也嗚呼烈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巢父許由俱堯時人堯讓以天下不受爰旌目周時人餓於道狐父之盜與以壺飧既食矣乃知其為盜嘔之遂伏地死公沙穆後漢人有富人王仲頗奉百萬之資令其求仕穆曰以貨求仕吾不忍也不受程嬰春秋時人晉上卿趙朔之家臣屠岸賈作亂滅朔家嬰匿其孤兒武而以己子代之李善後漢人李元之僕元舉家病死所存孤兒續生纔數旬奴共謀殺續分財善負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湩遂得成立虞卿戰國人為趙相其友魏齊得罪於秦秦索之急卿棄相印與之俱逃孫嵩後漢人功曹趙岐得罪於中常侍之兄唐玄遂逃出嵩遇於市載歸藏之得免於難田橫秦末為齊王漢高祖立懼誅與五百人入海島後橫赴召中途自殺五百人在島中聞之亦皆自殺臧洪三國時人為張超功曹後袁紹以洪為東郡太守曹操圍超急洪請兵於紹救之紹不從洪怨甚據郡自守為紹所圍食盡城中男女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叛者城陷洪死正義之君子其效

既彰彰矣亦有婦義之士其誼孤高如夷齊之倫雖所行不同要之各盡其心以合乎義理非千古之烈丈夫哉

敦禮章第十

辨上下定民志莫切乎禮其為教也微其閑邪也於未形故君子貴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之意已備若上下之辨不明則民志不定故聖人制禮以辨之自下而上必層累而上自上而下必層累而下公卿大夫各守其職士農工商各安其業民志有不定乎民志最微聖人先於隱微而教之不待其顯著雖有非僻

之萌已潛消默化而不自覺是禁邪於未然除刑罰之禁於已然者多矣故君子以此為貴也禮有情有文忠信禮之情也威儀禮之文也緣情而制文貴賤有等衣服有別上不偪下下不僭上男女異路車從中央民乃知讓矣是以富者不驕貧者不濫以之居處而長幼明以之服政而官爵序以之蒞戎而武功成民皆愛其死而忌其生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貴賤有等如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衣服有別如天子龍袞諸侯黑白之黼大夫青黑之黻士玄衣纁裳之類上偪下若如晏平仲之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之則隘而難乎其為下矣下僭上者如管仲之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則僭而難乎其為上矣古者男子由路右女子由路左車從中央顓頊高陽氏之令曰男女不相避於道者拂之四達之衢富者不驕如漢樊重營產巨萬恥外孫之爭財反以田二頃與之貧者不濫如原憲絕樞甕牖而猶道自守長幼明如曲禮所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則兄事之之類官爵序如王制班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各有等也武功成如晉文公大蒐以示之禮而少長有序可用之戰陣也君子既以禮為貴必合情文而兼盡之凡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各有登降進退之文然皆本於莊敬誠慤之情因其情而制之為文使之貴賤必有等級衣服必有分則為上則不至侵偪其下為下則不至僭越其上男女各有當行之路而車則行乎其中禮教昭明至於如此民豈有不相讓者乎是以富而好禮貧而無怨居處則有次序行政則守職分蒞三軍則步伐止齊各不相亂民皆親上死長雖死為人之所惡禮之所在民皆知能為死而忘其生聖人以一身安天下即以天下而安其身是藏其身於天下也其堅固為何如哉故禮有周折之容而樂有歌舞之節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和以遠怨敬而不爭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周折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出禮記玉藻篇歌如樂記所云歌風歌雅歌商歌齊之類舞如內則所云舞勺舞象舞大夏之類詩曹風鳲鳩之篇禮樂原不相離故此節兼言樂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周折之容敬之所發也歌舞之節和之所達也正人先有忠信之心得禮樂以將之則足以宣暢其性情邪人即有僻偏之失得禮樂以導之則足以防閑其淫慝樂

至無怨禮至不爭禮樂不明衆無不備而天高地下各得其位坊所以稍淑人君子其心均平專一威儀必可則可象而不差忒也夫禮之禁亂猶坊之止水去舊坊者必有水敗廢舊禮者必有亂患漢承秦敝習爲綿蕞猶賢乎已晉人放達以乖名教能無及乎石大夫之軾路馬苗晉卿之下公門猶存古道若謝安之不廢音樂王珪之下同庶人胥失之矣綿蕞者以繩爲圍束茅草立於其中以象親列之位者也晉人放達如畢卓爲吏部郎竊飲鄰酒而醉卧甕側王澄爲荊州刺史送者傾朝見樹有鵲巢便脫衣石上以探其鷇之顧石大夫漢石奮兒見天子路車之馬必憑軾致敬苗晉卿唐人爲太守歸鄉里望縣門而步謝安晉太保性好音樂雖有朞喪不廢絲竹王珪唐禮部尚書時三品以上準立家廟珪獨祭於寢下同庶人禮禁亂於未然猶坊止水於未至也坊雖舊不可去以爲無用而去之則水至而無所逃禮雖舊不可廢以爲無用而廢之則亂生而不可救秦人專尚刑法禮教大壞漢初功臣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爲綿蕞以定朝儀遂無喧譁失禮者可見有禮之益晉人以名教爲束縛故蕩於禮

法之外因此十六國之亂可見失禮之容石奮苗晉卿之儀古道尚有可取若謝安則流於過王珪則流於不及豈禮之中道哉

御製資政要覽卷之一

御製資政要覽卷之二

察微章第十一

使安危災慶若高山之與深谿。恒人辨之矣。萬事之化。莫不起於細而成於鉅。惟智者以近知遠。以往知來。君子所貴乎察微也。凡人之最難辨者。莫若安危之相伏。災慶之相來。蓋安危災慶無形而甚微。非若山之易見其高。谿之易見其深也。是以萬事之變化。於終至於甚大者。往往起於微細。恒人忽之。惟智者則能以近推遠。不出戶而知天下。以往推來。因已事而知未然。凡此皆於微者辨之。故察微之道。為君子之所貴也。

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吉為凶始。凶為吉先。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數不可以臆測者多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者。如冬至日晷甚短。然陰極陽生。由此漸長。夏至日晷甚長。然陽極陰生。由此漸短。吉為凶始。凶為吉先者。如宋人牛生三犢皆白。孔子以為吉。微已。乃父子俱盲。及楚攻宋。丁壯皆戰死。父子獨以盲免。見烈子。塞上一翁失馬。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後馬引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其子馳馬折臂。人又弔之。翁又曰。安知非福。及敵兵至。人皆戰死。其子以折臂免。見淮南子。患生於害。害生於恩者。如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巴弗忍放焉。孟孫怒逐巴。後召之曰。麑且不忍。何況於人。遂取以為子傅。見淮南子。魯欲使吳起為將。魯人或疑其妻齊人。起遂殺妻。魯乃以為將。已而魯君疑其殘忍。逐之。見史記。凡天道人事。各有其數。長之與短。吉之與凶。恩之與害。相去甚懸。而互相倚伏。不可臆度。如此。故不當辨之於顯。而必察之於微也。

防有所不及者。隄容蟻而漂邑。烟一洩而燎原。慮有所不周者。張毅好恭而病熱。單豹好術而傷虎。蓋知之難如此。況見善而怠。時至而疑者乎。驥騄珍其邀。至莫邪寶其立斷。蚤見而豫備。斯為得之乎。曰。知幾其神乎。張毅。周時人。性好恭。過門閭必趨。雖與隸必敬。用心待人。以禮於外。而不防其內。致病熱而死。單豹亦周時人。好養生之術。辟處巖穴。雖俗自守。以樸於內。而不防其外。致為虎所食。見呂覽。見善而怠者。如郭公善善而不能用。以致國亡。見春秋。時至而疑。如劉表不聽昭烈之言。以襲曹操。至操并袁紹而蕩。獨荊州卒被其禍。見三國志。騄驥。良馬名也。莫邪。寶劍名也。恒人處事。未嘗不知防其始而慮其終。然漂邑

之水。潰於蟻穴。燎原之火。起於薪熾。此則防之所不及者矣。很狄權外而忘內。華飭謹內而忘外。俱至危身。此則慮之所不周者矣。如微之難如此。彼見易而忽。同於不見。時至而疑。終至失時者。又何足云乎。故凡事之來。當審於未形之先。而籌於無事之際。不遑暇以失機。不悠優以取敗。直與良馬同其遠。寶劍同其決。而後可。此知幾之君子。孔子所以贊其如神也。

婦寺與政而漢危。大臣爭權而魏亂。儲宮不愼而晉驕。侈欲弗戒而唐禍。抑可畏也。夫國柄分散。則釁及其君。家政旁落。則災及其主。故修身者謹細行。圖治者防未然。嗚呼愼之哉。

婦之與政者。謂前漢以元后王氏預政而致篡。後漢以靈后何氏預政而致危。寺之與政者。謂前漢之政。亂於弘恭石顯。後漢之政。亂於曹節王甫。大臣爭權者。謂司馬懿曹爽爭權。爽爲懿所敗。魏因以亡。儲宮不愼者。謂晉武帝不聽衛瓘之言。而立惠帝。卒以亂國。侈欲弗戒者。謂唐玄宗。觀左藏充溢。而貴用益寵。楊妃諸人。而登色柄。國柄分散者。如魯公族大夫孟孫。叔孫。季孫。立三都而分公室。昭公。畏之。至於出奔。晉世卿。魏侈。趙鞅。韓不信。范吉射。中行寅。智當。指私室而弱公家。互相吞併。三分晉國。家政旁落者。如季孫之臣陽虎。專制家政。而囚執其主。叔孫之臣豎牛。專制家政。而致死其主。自古始治而終亂者。其亂必有所由。國之與家。皆同一理。故漢危於婦寺之與政。魏亂於大臣之爭權。晉驕於儲宮之不愼。唐禍於侈欲之弗戒。此皆始不能察之於微。而後遂不能持之於著。由今思之。良可畏也。是故國柄不可以分執。家政不可以旁移。如執者其修身也。離細行而必謹。其圖治也。當未然而已防。誠有得於家政之道者也。有國有家者。可不愼哉。

昭信章第十二

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所感者信也。天非信不生。地非信不成。人非信不立。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

月者。陰之宗也。蚌蛤。水族。陰之屬也。可與始。可與終者。如漢昭烈。諸葛亮。賢。三顧草廬。遂用爲相。亮鞠躬盡瘁。輔佐後主。以報知遇。鮑叔少與管仲交。如其賢。薦之桓公。釋其囚。以爲相。及叔有疾。仲爲之不食不飲。兩人終始然間。可與尊通者。如唐臣房玄齡杜如晦。少同學。及爲相。謀斷相資。同心輔主。可與卑窮者。如漢隱士閔仲叔。周黨同志

相友。令投歡水。恬靜安貧。以終其身。信者。人之誠心也。天地萬物。莫不有誠。誠相感之理。莫不以信。試觀月之望。與潮時形見於上耳。而蚌陰之盈虧。遂各應於下。即蚌蛤之微。亦因之而虛實。蓋皆誠信相感。故能如是其不爽也。凡於人之以誠信相感者乎。是以天之寒暑有常。而萬物得之以生。地之高下不易。而萬物得之以成。人之言行如一。而萬事得之以正。來凡終始尊卑窮通。莫不宜信。則知信之係於人也大矣。

信於君心。斯美惡不踰。信於名。斯上下不干。信於令。斯時無廢功。信於事。斯民從務有業。信蓋在乎言

前矣。君心之信。斯美惡不踰者。如齊威王之左右。常毀即墨大夫。譽阿大夫。威王不信。使人察之。即墨治而阿不治。遂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自是左右莫敢飾非。皆盡其情之類。信於名。斯上下不干者。如晉文公請隧於襄王。王以爲先王之名分所定。遂不許。文公亦不敢復請之類。信於令。斯時無廢功者。如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而稱賢主。秦孝公不爽徙木之賞。而成霸業之類。信於事。斯民從務有業者。如禮記月令所載天子每月各有應行之事。以先萬民之類。信爲人君之大寶。故存之於心。則美惡不可踰。或彰之於名。則上下不相凌。化。布之於令。則因時而動。綱紀以成。措之於事。則因民而施。庶物以立。蓋皆先

立其信。而後擴之於言。故其言足以感人也。故君子不以言譽人。則民作忠。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以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昔齊桓聽管仲之說。德顯於會盟。晉文賞雍季之言。義彰於持後。雖在霸者。尚以信著。曰中詭而殷墟。烽火戲而周敗。可勿凜諸。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會盟者。諸侯會而相盟也。齊桓公與魯莊公盟。莊公劫桓公。求汶地。管仲曰。許

之。及歸。欲弗與。管仲曰。夫信不可。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乃與之。信彰於時。是爲盟主。雍季。晉臣也。文公將與楚戰。咎犯曰。君亦詐之而已。雍季曰。詐則難復。非長術也。文公用犯之言。而賞雍季。曰。其言百世之利也。周武王入殷。見殷之長者。問殷所以亡。對曰。欲知之。請以明日日中爲期。及徃弗見。周公謂武王曰。吾知之矣。期而弗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周幽王寵褒姒。而苦其不笑。乃戲舉烽火。諸侯兵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及犬戎入。幽王復舉烽。諸侯不信。兵皆不至。遂爲犬戎所敗。易中孚卦之彖辭也。君子知言之感人。必本於信。故其譽人也。不徒揚之於言。而必實見之於事。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皆與

起於忠矣。苟不以信。則患猶在口。而無其實。不惟人之不感。而且疏怨。人怨既深。天災寡有不及其身者乎。是以人有求而不許。始雖怫其意。而終不害於信。其怨小而可受。諾人之求而不踐。始雖順其意。而終害於信。其責大而難堪。君子寧受其怨。而不輕於諾。所以全此信也。夫齊桓晉文。霸主耳。因其臣之言而重其信。尚能顯其德而彰其義。况有天下之王者。反出霸者之下。如其戲封。周幽或以諫亡。或以戲欺。不信之禍。一至於此。豈非後人所當救戒者哉。易曰。中孚之道。本於正。則誠信相感。可以上應乎天。而人可知矣。

夫志士厲不期之節。哲人懷可復之言。故季札解其實劍。展禽明其岑鼎。若新垣平之上書。劉仁軌之眩已到。茂灌之貿交。所謂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者歟。

季札。吳公子也。使於北。過徐。徐君愛其實劍。札心許之。而未及與。後歸。復過徐。徐君已死。札解劍懸冢樹。不以死故倍其信。展禽。魯大夫柳下惠也。字季。齊求岑鼎於魯。魯與他鼎。齊弗信。曰。柳下季以爲是。即受之。魯君請於季。季以爲非信。不從。魯君乃以真岑鼎與齊。新垣平。漢時人。以望氣見文帝。至上大夫。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僞語帝曰。闕下有寶玉氣。視之果得獻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後知其詐。平

伏誅。劉仁軌。能爲矯激。外示廉者。內懷詐作。敝衣糲食。身候當途。每於衆中。或攄一封吏。縱一孤豕。聽已高名。矜物無知。事見册府元龜。內到茂灌。名溉。南梁人。武帝時。任昉日與溉等遊。及昉死。子皆流離。舊交莫之恤。劉孝標憫之。爲作廣絕交論。到溉見其文。抵於地。終身恨焉。志士皆人。皆以信爲重者也。節之所在。雖未嘗期約者。必力勉而行之。言之所發。雖至於久遠者。必深思而踐之。如季札展禽其最著者。若夫新垣平之流。內藏其情。外飾其貌。矜夸吝嗇。全無誠信。所謂小人之至惡者。其以是哉。

知人章第十三

人生而有陰有陽。多隱情飾貌以攻名。察其所安。真僞晰矣。故官必擇賢。游必擇交。十步之間有茂草。十室之邑有忠信。殷紀三仁。衛多君子。賢才之生。寧拘時地哉。

殷三仁。謂微子。箕子。比干也。衛多君子。謂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也。凡朝廷之官人。與臣庶之取友。皆當遠邪辟而就中正。故必以知人爲重。但人之真僞不同。其生也內陰而外陽。陰者其情。陽者其貌。在君子。則內外如一。在小人。則往往深隱其情。粉飾其貌。以博君子之名。如王莽

之勤儉謙恭以邀稱頌。曾昇之徒步上者。而飾情貪。苟非從其中心之所安者而察之。亦何以辨其真偽乎。故賢才之生。不拘時地。在知人者擇而取之。夫十步之間。至近也。而必有茂盛之草。十室之邑。至小也。而必有忠信之人。是以商貌之求季。而有三仁。雖衛之小國。而多君子。豈宜拘拘於時地。而謂無可擇之人哉。

才之大者。上志而下求。於物有不知。於人有不見。故曰。大匠不斵。人不忠信而多智能。譬猶豺虎。不可身邇。必先其仁義而後親之。木尺而節。玉寸而瑕。掄

材不必求其備。救溺者濡。追逃者趨。立功不必中於繩。能知人。斯無棄人矣。三人行。必有擇焉。戚施直鎛。蘧篨蒙璆。朦瞍修聲。聾聵司火。人之為益。不亦多乎。

上志者。謂有志於上世之賢而挨之下求者。謂不恥於在下之人而問之也。齊桓問於管仲。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志而下求。不忠信而多智能者。如宋臣下謂機敏多智。而饒謟狡。問是也。掄材不必求備者。如衛臣苟變。有擇材衛君因其食人二卵而不用。子思以為選爪牙之上。不可棄之。是也。立功不必中繩者。如漢臣汲黯持節視河內之火。而矯詔發倉以救饑民是也。鎛鍾也。戚施不能仰之人也。故令直鎛。璆玉磬也。蘧篨不能俯之人也。故令蒙璆。朦瞍無目之人也。心專於聽。故令審聲。聾聵不聽之人也。心專於視。故令司火。此晉胥臣對文公之言也。天下之才。有不自見其才者焉。有才必本於忠信者。焉有一長可取之才焉。有隨機應變之才焉。不自見其才者。志大而心虛。其於物理人情真不測。悉不必物物而知之。人人而見之。若大匠然。不斤斤於斧鑿之事也。才必本於忠信者。蓋人不忠信。即多智能適足以濟其惡。猶之豺虎。非無搏噬之能。人皆畏之而不敢近。故必先求其有仁義之心。而後親近之。此有才者所以

必本於忠信也。至於一長可取之才。如木之至尺者。不能無節。玉之至寸者。不能無瑕。然其才有可用。則不必求其全備矣。隨機應變之才。如人之身。不宜害而救溺則不得不濡。人之行不宜趨而追逃則不得不趨。但其功有可緩則不必中於繩墨矣。才之不同。知之各異。故能知人者。必無棄人。三人雖少。亦有善者。亦必擇而從之。此言所以必擇賢浮所以必擇交也。若夫戚施之輩。似皆無用。先王能各因其人之質而器使之。信乎。天下無可棄之人矣。其為益豈淺鮮哉。

明珠暗投。而按劍。蟠木先容。而不忘。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能於不肖。自

古患之。況乎流言無實。毀譽成黨。梁國兒黎丘之鬼。海濱闢逐臭之夫。此宋微所以失國。曹爽所以亡身也。如荊文之孰賞。趙襄之信倚。第五倫之鑒拔。郭林宗之品藻。豈易得哉。黎丘。梁國北地之名也。地有奇鬼。能效人之狀。有丈人醉歸。鬼效其子扶而苦之。丈人醒而怒。其子曰。無之。丈人曰。是必奇鬼也。明日復醉而歸。其真子迎之。丈人反以為鬼。拔劍而刺之。人有大臰者。無能與居。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臰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宋微宗。哲

宗之子也。用蔡京。童貫。曾布。蔡卞。朱勔。蔡攸。王黼。梁師成等。而貶元祐諸正人。以致失國。曹爽。魏曹真之子也。秉政不聽曹問傅嘏之言。而用何晏。夏侯玄。荀粲。鄧颺等。以致亡身。荊文。即楚文王也。其臣葆申數以禮義進杞之。而文王知其賢。爵之五大夫。趙襄子名無恤。晉臣也。信倚其臣任登。登為令。薦士膽胥己。襄子不試。即以為中大夫。第五倫。西漢人也。舉吏如鄭弘。袁賀等。多致顯官。時以為知人。郭林宗。漢時人。名泰。有知人之鑒。王允。黃憲。茅容等。皆其所稱許者。知人之重如此。彼不知人者。有才或不用。所用或非才。往往偏聽。惑不肖之言。而進退賢智之士。如夜明之珠。無所先容。而以暗投之。反按劍而怒。蟠曲之木。

苟有先容。則以之為器而不忌。若斯者。從古所通患也。況乎專信流謗不實之言。以致奸邪成黨。是其黨者。則群起而譽之。非其黨者。則群起而毀之。是非不明。賢奸無辨。如黎丘丈人。惑於鬼而殺其子。海濱之夫。拂人性而樂其臭。宋徽曹爽。至失國亡身。而終不悟也。豈不謬哉。以視楚文王之倫。官人則能擇賢。庶友則能擇交。民不易得之。

厚生章第十四

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泰平者。極治之稱也。獨以民食得之。倉廩充

而衣食足。爭訟息。而教化興。其為泰平也。諒矣。古之為治者。專以民事為重。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其於治民之官。俱因此以考其績。當三考之時。餘三年食者上農工之業。於天子名之曰登。登則陟。不登則黜。十八年而餘六年之食者。再登也。則名之曰平。二十七年而餘九年之食者。三登之。則名之曰泰平。夫治稱泰平。無以加矣。乃獨以民食得之。何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王者能重民食。為之經制。使國之倉廩充溢。而緩急有備。則民之衣食具足。而俯仰無虞。由此蓋浚之風可移。而爭訟以息。禮義之俗斯成。而教化以興。其為泰平也。不亦信

乎。

神農大禹之爲治也。本之以穀而用弗窮。通之以貨而民不倦。金生粟死。管仲權其重輕。糴貴糶賤。李悝時其斂散。取之有節。而制之有方。使工不失務。農不失時。士不失養。官不失祿。是謂和德。

貨。謂布帛金貝之屬。所以通有無者也。穀爲本。貨爲末。本末相資。則民可使富。神農之世。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大禹任土作貢。懋遷有無。食貨流通。萬邦作乂。重農則粟盛。而金衰。重商賈則

粟衰而金盛。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李悝。魏文侯臣也。其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因其等而爲糴之多寡。使民適足價平而止。歲饑則亦因其等而發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神農大禹皆泰平之世也。莫不以穀爲本。而通之以貨。本立故用弗窮。貨通故民弗倦。卽降而管仲權金粟之重輕。而齊借以霸。李悝時斂散之貴賤。而魏因以強。況王者藏富於民。出

入之閒。可無道以處此乎。於其取之也。每十分而取一。可謂有節矣。其制之也。以三十年之通。可謂有方矣。使工不失其藝事之務。農不失其耕斂之時。士不失其庠之養。官不失其常職之祿。是上下皆取足於田也。因天時。盡地財。用人力。王化浹洽。群生熙皞。德之和。孰有大於此者哉。

夫民地著而衣食。饑不食。寒不衣。慈母不能保其子矣。魯宣秦始。反裘負薪。董仲舒蘇威耿壽昌之說。亦猶行古之道也。

魯宣公。文公之子也。古井田之法。借民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宣公因公田之入薄。故履民畝而

擇取其豐茂者。此變法之始也。秦始皇以貪戾并天下。不念田功。厚賦斂以自供。謂田租口賦。鹽鐵之制。二十倍於古。民心洶洶。迄以絕世。董仲舒。漢武帝臣也。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是以民財內足以養老。外足以共稅。下足以畜妻子。蘇威。隋文帝臣也。奏減賦役。務從輕簡。文帝從之。躬行節儉。戶口歲增。府庫盈溢。耿壽昌。漢昭帝臣也。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使民各歸於土著而已。蓋衣食皆生於土。若一夫不耕。則或被之饑。婦織不製。則或被之寒。饑寒切身。不顧廉恥。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有其民

殺所以宜公稅歛公室的分州井皇厚歛重傳再世稍之反衰而貧薪者良之不存毛安附乎如董仲舒之論什一而蘇威之減賦役耿壽昌之建常平猶不失重農之遺意者也

周人井田遠而難復。漢人名田跡而難行。編戸逸爲惰游。良疇盡於豪奪。良可深念。欲拯其敝。因田定稅。莫如唐人平賦之書。歛輕散重。必用歷代常平之制。不幸有饑荒轉徙。則以富弼淄青之法濟之。民生庶其無虞乎。張全義之撫河南。載諸史冊。不以人廢。意可也。

井田者周制也其法以地九百畝分爲九區中百畝爲公田其閒有井其外八百畝分給八家爲私田八家合力耕種公田而不役稅其私田故曰井田名田者以名占田自列侯而下至於吏民買田之數各有其限雖至多者毋得過三十頃所以塞兼併之路也平賦書唐李翺所著其法曰一畝之田歲可得粟一石公收其十之一凡貢賦廩餼及供賓客禜水旱皆取足於此卿爲公因即將所入之粟十取其一收於其中歲饑則量家口多寡與之歷代常平法即謨耿壽昌所立之法各郡而行之是也富弼宋臣知青州時大饑勸所部豐稔者

得粟十五萬斛虛舍十萬餘區散處流民用官吏分廩之山林川澤之利聽民取不禁全活五十萬人張全義唐人起群盜後鎭河南招徠流民蠲租存撫每出見田疇美者輒召田主勞賜衣粟不治則集衆杖之故在洛四十年稱殷富焉夫周之井田其制本善而法廢既久遽欲復而行之反足病民漢代以名繫田用抑兼併似得井田之遺意者而立法不詳未免疎畧遂致格而不行卒使編戸之氓失其本業服勤者寡游惰者多狡厚之家因乘其困而兼并之害若蓋富貧者蓋貧民事倩何頻乎言念及此深可憫惻欲起凋敝之民而予以更生之路莫如倣唐人平賦之書及歷代常平倉之制或因田之多寡積粟以

賓公因或因歲之豐歉平糶以利農民不待災荒已爲預備一旦水旱成又有富弼之法以賑救之民之生計庶有恃乎彼張全義其初乃盜者之流耳及撫河南知以民事爲重君子不以人廢言循有取焉況古人良法犂然史稱爲而施之輕徭薄賦勸農力田以厚天下之生端賴之矣

教化章第十五

禮。正月始和。縣教法於象魏。以眎萬民。浹日而歛之。乃施於邦國都鄙。禮周禮也象魏兩闕之闕也鄙畿內公卿采地也都采地之界也古之治民者富而教之其治

其時故於正月歲首。天地陰和之氣始動。即法之以敎天下。而和爲民。懸教法於象魏。挾旬日。然後收之。遍達皆得見聞。乃遍於邦國。以及都鄙。使各以此法教其所屬之民。而民無不被其化焉。

其教民也。比閭相保。族黨相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皆有惻怛之愛焉。老坐於里塾。時民出入。觀其長幼而導之遜讓。田野造次之間。見教化之權輿矣。月吉而讀法。有糾有勸。小學謹其少儀。大學修其三物。賓之飲射之禮。以合其教。學成則大比而材諸官。其與於辟雍也。與胄子齒。蓋自邦畿以達天下。無人不學。無地非教。休風偃物。淳化玄通。猗歟休哉。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老。里之上老也。里塾。夾里門之屋也。月朔。曰吉。小學。如閭有塾。黨有庠之類。少儀。少者所當行之儀。如灑掃應對之類。大學。鄉學也。三物。謂六德六行六藝也。六德者。知。仁。聖。義。中。和。六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是也。飲。鄉飲酒禮。射。鄉射禮也。辟雍。周學也。胄子。內世子以至公卿大夫之

適子也。先王之教民也。必始於鄉里。乃可以成化於天下。故比閭有相保之情。族黨有相救之義。生我者親也。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則不獨親其親矣。我生者子也。子其子以及人之子。則不獨子其子矣。蓋皆有惻怛之愛。不忍之心以相及也。凡里必有上老。老坐於塾。因民之出入而教之。父兄隨行。先後爲行。頒白者不提挈。隨其長幼而誨以遜讓。是田野之間。一出一入。不見逾次之頃耳。而教化之萌實始於此矣。又於每月之朔。屬民讀法。不率教者罰之。率教者勸之。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勸幼儀。十有五歲則入大學而修三物。教之鄉飲尚齒。教之鄉射以觀德。其學既成則三年大比。選其賢能。以漸進於上。各量其材

而授之官。其與於國學。則令與胄子齒焉。夫教始於比閭。選于國學。則自邦畿以至天下。人盡能學。地盡立教。所以風行而物順。化行而民從。至教之成也。顧不美歟。

漢武表章而學官廣。厲明帝講說而介士通經。三代以還。於斯爲盛。文翁延壽蜀潁之教。興韓愈常袞潮閩之化。洽所謂儒以道得民者乎。

表章者。謂漢武帝表章六經。聽董仲舒公孫弘等言。置博士官。擇民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文學之士。彬彬興起。明帝。光武子也。幸辟雍。引弟子升堂。執經問難。親爲解說。圜門觀聽者以

萬計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下至期門羽林之士皆通孝經論語文翁漢時人爲蜀郡守蜀俗鄙陋文翁起學於成都市中招子弟受學吏民爭願爲學官弟子韓延壽亦漢時人爲潁川太守俗多豪強難治延壽召郡中長老爲陳和睦親愛之道令嫁娶喪祭畧依古禮勿過於法百姓遵之韓愈唐時人爲潮州刺史潮未知學乃爲置鄉校而潮文學始興常袞亦唐時人爲福建觀察使時閩地未知有學袞興學召士閩人翕然從之凡教之成也達於天下盖帝王所行倡導風厲群倫然後其化者罔不樂從也三代而後其最盛者如漢之武帝明帝皆能崇尚儒術篤意文治漢以下諸臣若文翁輩

或撫循俗或處僻隅猶能各布其教而行其化焉然則人臣奉命分理一方均有移風易俗之責不可不勉焉禮所謂儒以道德得民之心者殆謂斯歟

昔之善爲教者孔孟之後有王通程朱之前有胡瑗三才九疇或在布衣彼借耰鉏而德色廢學校而不修揆厥由來眞名教之罪人也

王通隋人教授河汾讀書續道弟子數千人唐初名臣如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輩皆出其門而有一代之治即文中子也程顥程頤兄弟二人充養純粹動止語默皆師聖人朱熹講學教授衆皆儒之

大成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在太學取其法著爲令式以上四人皆宋儒也耰鉏治田器也借耰鉏而德色者謂秦商鞅爲政遺棄禮義風俗日壞民之借鉏與其父者自矜以爲有恩於父廢學校而不修者謂三國時公孫瓚寵用商販庸兒所在侵刻不修學校是也古之以道得民繼世立教者莫盛於孔子而孟子續之王通能力接其學以傳於教鄒魯遺風賴以猶存宋儒如程朱輩相繼而起於明孔孟之學而胡瑗實開其先其教人之法良足善也是皆紹聖賢之心以襄國家之教化者雖在布衣而二才九疇之道於是乎存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豈淺矣若彼借耰鉏而德色是不知

有父子之親廢學校而不修其何以明綱常之理豈非得罪名教之人乎

儉德章第十六

卉棲血歠擘領燔胜邃古淳風漸以文而代質有熊氏作盖爲黼黻玄纁之飾端璧瑞以奉天委珩牙而娉武西陵勸織承雲導餘亦已稱備物矣

燔胜者先燒其石令赤以肉加於其上而炙之也有熊氏即黃帝也黼白黑相次之文以絳帛爲質而黼斧形於上黻黑青相次之文又黻爲亞字之形是也玄黑而有赤之色纁

戊辟邑也。執玉爲璧。外圓而內方。以玉爲信曰瑞。所持玉也。牙亦玉琢也。西陵黃帝妃。即嫘祖。始教民蠶者也。承雲黃帝之樂名也。凡物之始乎質者也。每過變而著爲文。上古之世。未有衣服宮室。及諸飲食之制也。以草木爲服。因樓止於其中。未有火化。食鳥獸之肉而飲其血。質之至也。有巢氏教民跣衣曲領以代幷服。燧人氏教民大石鑽燧以代血飲。是皆淳風之風也。而以文易質之漸已肇於此矣。至於黃帝。始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分數玄纁。益加以飾。而衣裳之制備焉。且端其瑞璧。所以敬天。要其所乎。所以敬身。西陵勸織而先蠶之禮以與。承雲導和。而六代之樂以聞。典章文物。不具備矣。美矣乎。

爰暨陶唐。文明彌著。貢賦攸同。乃復爲茅茨土階。葛衣糲食。意儉爲吉德。不必裁以禮衷。抑聖人制用豐約。各有適耶。子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禹無間然。蓋以其致孝而勤民也。所謂繼治者。其道同歟。

貢者。下之所供。如禹貢所載。珠琳琅玕。齒革羽毛。漆枲纖纊。璜珠璣石之類是也。賦者。上之所取。如所載九州之賦。各有上中下不同是也。自黃帝至堯。蓋歷數世。文明之會。於此盛著。九州貢賦之入。亦既攸同。意其漸進乎盛而愈從事於文

矣。乃堯反以茅爲茨。土爲階。衣葛衣。食糲食。力行節儉。其故何歟。夫儉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然與其奢也寧儉。意者儉爲吉德。以儉爲尚。即不必盡合於禮亦無敝據。抑聖人制天下之用。當豐者豐。當約者約。各適其宜。而不專主乎儉者也。夫子稱禹之無間然。而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所謂儉也。然必合之致孝鬼神。盡力溝洫。乃稱無間。向使其不然。則亦未必其無間矣。故自天下之道有當儉者有不當儉者。所以自奉如飲食衣服宮室之類。當儉者也。所以敬天勤民。如郊社宗廟禮樂制度之類。不當儉者也。於當儉者而不儉。其敝也奢。於不當儉而儉。其敝也鄙。惟豐約之正。協文質之中。時措而宜。施當其可。天下乃以大治。古之帝王。皆由斯道。後世所當體之。而以爲法者也。

車酒騎炙。實開亂源。故章臺靡而楚衰。阿房成而秦潰。乃至街衣綺珥。肆設帷帳。以示矜誇。流弊極矣。漢文克儉。遂欲上追堯禹。晉武雉裘。唐明珠繡。始雖焚棄。究乃汰侈。誠好名遺實。有初鮮終者也。

車酒騎炙者。紂於宮中作九市。車行酒。馬行炙也。章華臺。楚靈王所作。國人苦役。卒以叛亂。阿房宮。秦始皇所作。窮極奢麗。天下憤怨。群盜皆起。街衣綺珥肆設帷帳者。倡揚

者於貴都市中廣買珍貨惟恨及[illegible]緦帛纏樹誇示遠人讚文帝往恭儉身衣弋綈凡履革局以韋帶劍以滿為常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晉武帝初有獻雉頭裘者命於殿前焚之其後有羊車之侈唐明皇初年焚珠玉錦繡於殿前示不復用復寵楊妃縱欲奢靡卒召禍亂儉之為道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古之不儉者莫甚於紂車酒騎象亂之原也楚之章臺秦之阿房靡奢召禍如出一轍至若隋煬帝竭民力誇耀遠人綺羅帷帳之費是奢之流生禁也可謂極矣儀文躬崇敦朴為天下先在位數十年始終如一衷為而後斯為細矣晉武帝焚之素唐明珠繡之焚初未嘗不茹約而後乃侈肆也蓋好名而遺實故有初而

鮮終豈真能儉者歟然則圖治者必勉其實毋徒慕其名必要其終毋徒勤於其始也斯可稱儉德矣

公孫布被汲黯致譏況夫棟駭仙靈艦鶩丹鏤鵠冠獸炭錦幢金鋪何其怙侈而蔑義乎夫儉者外以節用內以制心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公儀休之拔葵焚織深有取焉

公孫弘漢武帝臣為御史大夫時以布為被汲黯譏之曰此飾詐以釣名也棟駭仙靈者漢梁冀大壯棟宇圖以雲氣及諸仙靈也艦鶩

丹鏤者吳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鵠冠者春秋時鄭子臧好聚鷸而冠之也獸炭者晉羊琇以炭為獸形然後焚之也錦幢者晉石崇王愷以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金鋪者晉王濟豪侈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埒也公儀休魯人為相入其家見園有葵拔之見妻織布焚之曰吾既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凡君之云儉也以利民也公卿大夫皆佐君以利民者也君且不可不儉況其下焉者乎然必務其實毋飾其名而後可公孫弘布被可謂儉矣汲黯以其有近名之心猶且譏之況如梁冀之棟賀齊之船子臧之冠羊琇之炭石崇之障王濟之鋪縱欲敗義莫斯為甚

其視公孫弘又何如哉夫所謂儉者養內外而後成外以節用儉之事也內以制心儉之本也君子審於斯不欲盡利而以遺之民故仕則不稼不以士而侵農田則不漁不以數而竭澤制心節用凡以為民也公儀休之拔葵焚織真有合於君子之遺焉

遷善章第廿七

善無常主自以為善斯不善至自知不善斯善至是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冥豫成有

渝。死咎。啟湯不吝。周宣補闕。漢高吐哺。光武回輿。所稱死咎者乎。夫人喜聞無過。則諫者日進。此田巴所以致規於齊君也。

善無常主出書咸有一德篇易損卦上文之辭啟湯改過不吝見書仲虺之誥周宣王有闕仲山甫補之見詩大雅烝民篇漢高帝用酈食其謀將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趣令刻印以問張良良不可帝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後漢光武常與期門輕出衛尉銚期諫曰古今變生不測誠不願陛下微行帝即回輿而還田巴對齊王曰王君臣臣改飾問妻妻愛臣諛臣曰

姣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使王者衆王能臨淄水過而自改齊國治矣天下之善無有常主所以貴乎是也自以為善則驕矜之念生而不善至矣自知其不善則愧悔之心萌而善至矣君子不能有善而無不善也但凡善則遷而勇於從義有過則改而果於去非即有善而無不善矣善孰大於此焉易所以云人雖昏蔽於逸欲至於既感而能改變即可无咎此改過之抗也設之湯周之宣漢之高光率由斯道即所稱无吝者乎然改過之道有因自知而改者有因人言而改者唯已喜聞過則忠言者至若喜聞無過則阿諛者至人日諛已日矜安望其改過以遠於善乎田巴規齊君之言良可思也

故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則躬備令聞。而動無過舉。顏淵亞聖。乃稱不貳過。蘧瑗大賢。猶曰知非。故履重考祥。言貴忠告。割痊至痛。毀藥至苦。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

顏淵孔子弟子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蘧瑗衛賢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視履考祥見易經夫田巴之致規所以盡忠於其君也然諫爭之義不獨君臣即父子朋友之間亦不可不勉故君有過臣諫之謂之爭臣父有過子諫之謂之爭子士有過友諫之謂之爭友

來能諫之則身有令聞而善至矣動無過舉而不善遠矣如淵之亞聖瑗之大賢可謂令聞矣而一則不貳一則知非孰非從改過中來乎故視已之履益重考祥驗人之言惟貴忠告凡人之情諛則不忠忠則不諛諛言順耳而病於行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割之痊者非痛也毀藥者非不苦也然而不得不為之者將以去疾而便於身也使人之改過如其去疾則無過之不可改而亦無善之不可遷矣

人不可以過自棄。故周處勵於忠信。士安勤其博綜。人不可以過棄人。故鄭均曲諫於弟兄。林宗訓義於鄉里。

君之於臣也矜其瑕而湔其累故秦釋孟明之罪漢收魏尚之功孰謂遷善而非盡善乎周處晉人少不修細行鄉曲患之父老謂曰南山猛獸長橋下蛟並子爲三害矣處曰吾能除之遂入山射獸入水斬蛟勵志自修言必忠信皇甫謐字士安亦晉人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勸之曰修身篤學汝自得之於我何與因對之泣謐感激勤學博綜典籍鄭均後漢人兄為縣吏受人餽遺均數諫不聽因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吏郭泰字林宗後漢人同里左原為郡學生犯

法見斥林宗周之曰昔顏涿聚大盜也段干木大駔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責躬而已原納其言孟明視秦穆公臣將命伐晉敗績穆公原其罪而用之復再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敢出遂霸西方魏尚漢文帝臣以罪削爵馮唐曰尚守雲中數有功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罰太重矣帝即赦之復以為雲中守人各有身有身則當自愛自愛則當遷善遷善則莫先於改過謂己不能改過者自棄者也謂人不能改過者棄人者也周處士安可謂不自棄矣鄭均林宗可謂不棄人矣夫人猶不可棄人況君之於臣也不輕棄之又雖棄自棄一節之瑕矜而全之一行之累湔而新之秦穆之於孟明漢文之於魏尚是斯

直也君有人之罪人將自逃於罪君舍人之功人將益懲其功是負天下之人而皆可與遷於善不謂之盡善也可乎厲人夜半生子急取火而視之負惡者未嘗不自知也知而遂非或乃振斧鉞以立威建官司而監謗詭辭自飾長惡靡悛何以免迷復之凶哉振斧鉞以立威者如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疏言帝者諦也今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獄杜衆諫帝愈怒並下廷尉殺之是也建官司而監謗者如周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

怒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是也詭辭自飾者如漢主父偃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曰太橫矣偃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是也長惡靡悛者如漢嚴延年為河南太守用刑刻急京兆尹張敞以書勸之延年報曰莠盛苗穢何可不鋤自矜不止是也迷復凶易復卦上六之辭凡人之遷善也必飾於自知厲人夜半生子急取火而視之惟恐其類己貌之醜者猶且知恥行之惡者寧不自愧是人未嘗不自知也知而即改則復於無過是之謂善知而不改又從而遂其非是之謂惡彼以斧鉞立威官司監謗飾辭而靡悛者是皆遂而不復者也其何以免於凶哉知遷非者之不免於凶則人之改過以遷於

善也。愈不容已矣。

務學章第十八

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性至善無惡。而習或淆之。故執之於學。以復性而成德。

人之爲學。非能益其所本無也。不過全其所固有者而已。人所固有。天性是已。天以性命於人。而仁義禮智信之德。無不具足於其中。是本至善無惡也。但有生而後。日近於習。習於善。則日進於高明。習於不善。則日趨於卑精。不獨衆人之中。有善有惡。即在一人之身。亦或時善時惡。紛紜混淆。莫能自主。其何以全性之本然。而不負上天賦予之意哉。故必正之於學。以復其性而成其德。蓋德本於性。性稟於天。學以達之。未嘗益之也。

德成於勤。荒於嬉。大禹惜陰。周公待旦。仲尼之韋編三絕。管寧之藜床半穿。所稱自強不息者乎。博聞多識。敦善行而不怠。達天人。弘道義。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大者也。

禹惜寸陰。周公思兼三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尼。孔子字。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管寧。漢時人。好學。所

坐藜床。當膝處皆穿。自強不息。顯仁藏用。俱見易經。學以成德。而德豈易成乎。必以勤自勵。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積累不止。庶幾底於成耳。若安於怠惰。嬉於嬉戲。今日不學。猶有來日。今年不學。猶有來年。鮮有不荒廢者矣。爲之惜陰。周公之待旦。仲尼讀易。韋編爲之三絕。管寧編書。藜床爲之半穿。是皆以勤成德。自強而不息者也。故人之爲學。當以聖賢爲法。勤於聞。從而博之。勤於識。從而多之。由從聞與識已也。擇其善者。勤而行之。終始如一。敎而不怠。可謂勤矣。可以成矣。夫然。故盡己之性。足以盡人。而盡人之性。即以達天。由性而之焉。是之謂道。脩措而宜焉。是之謂義。顯之仁。推出其學。以博濟天下。豈不足以利物乎。藏其用。則懷其學。以淑愼其身。豈不足以獨善乎。此皆成德之事。學之大者。端在是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學必愼其所親。攻玉以石。浣布以灰。學必珍其所藉。弓待檠而後調。劍待砥而後利。學必勉其所難。舜禹之聖。入山詢牧。入水咨漁。學必廣其所納。探厥旨要。歸於全天之所生。而勿敗焉。故曰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見論衡。攻玉以石。浣布以灰。見王符貢實篇。弓

待嶽而後鋼○鋤待砥而後利○見泪南走入山拘伏○入水客漁○見岩覚勒漿之道不可以一端盡也○蓬至弱也○坐於麻中且不扶而自直○與正人居○鄰有非僻之心○自蒲漸肖學有以人而益已者○此類是也○故所親不可以不慎也○王里美也而攻其砥者○必以石有至潔也○而況其垢者○必以灰學有以粗而治精者○此類是也○故所籍不可以不聊也○得之綱也必有待於微紡之判也○必有待於紙學必盡其功○然後可收其効○此類是也○故所難不可以不勉也○以舜爲之聖入於山必問牧童○入於水必問漁師○以其知之當耳○學必質所疑○然後能堅所信○此類是也○故所納不可以不廣也○凡若此薈卽不可以一端盡而務其旨要○非有

德性○蓋天賦性以與人○原無不全○人必盡性以達天○勿或有敗○無所損之○卽所以增之○無所戕之○卽所以養之○而學之大原已得之矣○前所云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此之故耳○

愛親而敬長○睦衆而親仁○吾必謂之學矣○何必以德性問學○徑別區分○辨朱陸之同異哉○雖然周覽圖籍○研綜古今○所以括而羽之○墳典索丘○肇自三皇○而謂皐夔稷契○所讀何書○將與於不學無術之譏矣○朱熹○見前篇○陸九淵亦宋儒○其所論○道問

學爲多○而九淵專尊德性○互有同異○晉振華○周覽圖籍○四海之內者○指出事○漢劉向○博覧洽聞○研綜古今○家語○子路初見孔子○曰南山之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稱之三墳○墳者○言大道也○帝嚳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典者○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者○求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者○聚也○二皇伏羲神農黃帝也○皐陶后夔稷契○皆舜臣名○宋王安石譏趙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寇準問張詠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取而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夫務學號以達性○是學與性相須焉

用者也○學者果能愛其親○而性達於親敬其長○而性達於長○睦於衆○而性達於衆○親於仁○而性達於仁○性在是○學亦在是矣○何必於德性問學之中○別其路程○分其區域而辨朱陸之同異哉○當年朱陸之學○雖有小異○原歸大同○而後人乃有辨朱陸之同異者○亦屬贅疣矣○雖然此謂學必原於性也○非謂性可以廢學也○如欲幸周覽於圖籍之林○劉向研綜於古今之變○所以砥礪其學以成名循之括羽其竹以成箭也○墳典索丘○向古傳之○而乃謂皐夔稷契所讀何書○作雖賢者○未免失言矣○信斯言也○人皆任其性而廢學○不學無術之譏○將同於準矣○其可以爲訓乎○

重農章第十九

粟者國之大用，政之本務也。是以帝王之道，民莫先乎農。民農則志樸而產重，志樸則易使，產重則難遷。

凡國之財用必需其大端之所在而務之斯其用為有本有本則用不窮粟是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帝王知治國之必本於農也故所以導民者諸務末途而先致力於農農事豈徒為其利哉蓋亦貴其志也民務農寒耕暑耨除田而生首戴宇蒲身服溼被沾體塗足盡其四肢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其志樸矣粟之生於地也於時粟於力非可一日成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其產重矣志樸則少私寡而公法也是易使也產重則不為奔邪所利牵然有急難死其處而無二慮是難遷也夫如是故則有功守則有財矣

苟舍本趨末，則好智而多詐，產約而輕徙，倉卒遇患，皆有遠志而無居心。然則金銀珠玉，天下之大害也。聖人知其然，故貴五穀，賤金玉，以敦本抑末，而務民於農。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貴五穀賤金玉漢晁錯語古不用錢故錯言珠玉長歲成之書中即城市之中外次業田之舍也夫重農之效既如彼矣苟不重農人將舍其本而趨其末商賈大者操其奇贏所賣必倍不耕不織衣采食肉因其富厚交通豪貴力過吏勢以利相傾是好智也好智則出其聰明技巧以干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多詐矣凡金玉在懷輕微易藏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其為產也不亦約而其於徙也不亦輕乎倉卒有患不皆生遠志無復居心雖鄉黨家猶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不能禁也然則金銀珠玉豈但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使臣輕背其主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進亡者得輕資是天下之大害也聖人知重農之利如彼不重農之害如此故貴

五穀貴用物也賤金玉賤異物也以敦本業抑末作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當務足而人樂其所矣夏箴曰城市之中不容民之逐利民乃相與務農而即於外田之次正此意也

豳風察其重務，周官辨其土宜。歷代賢君，躬親耕，后親蠶，莫不申勞農之典，立勸桑之制，或下詔以敦勉，或設官而商度，重其力，俾與孝弟同科，惜其功，不以小故徵召。故國無敖民，地無曠土，而儲蓄

足恃。豳國名公劉所居風詩也周公所作以進成王令知稼穡之艱難者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周禮太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而知其種以教民樹藝潤澤不可教樹之竹葦磽石不可教樹之萬木以為絺綌以為材周親耕者躬耕藉田天子於南郊諸侯於東郊周成王親與世子出觀農事又不但耕藉已也親蠶者君齋戒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夫人躬桑以勸蠶事供祭服君服以祀如東漢馬皇后置蠶室於濯龍中是也中勞農之興者如漢景帝勸農桑禁金玉武帝勸種宿麥宋真宗因江淅旱遣使取占城稻三萬斛給民為種切教以種法是也立勸桑之制者如唐憲宗詔諸道每

田一畝種桑兩株所在長吏檢察仍切禁採伐是也下詔教勸者如後魏孝文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里之內家有無牛通借無者是也設官勸農者如唐玄宗遣宇文融充勸農使乃足賦役差科於人非便者與所在官寮及百姓商度處分又桑牢耕牛是也與孝弟同科者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不以小故數召者唐高祖勸農事非急要悉皆停止獄因文征亦免追是也古之重農者豈備夏箴所載乎周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興業文武周公纘其緒咏七月之詩察其豐穋觀六官之書辨其土宜亦可見其惓惓重農之意矣歷代之君或親耕或親蠶勸其身以為天下先天下乃以知農之重

也中勞農之興立勸桑之制者則因重農而詳其法矣下教勉之詔設勸農之官者則因重農而詳其人矣至於重其力役與孝弟同科惜其功不以小故徵召則不惟重其農之事而又且重其農之人矣上之重農至於如此故國無游惰之民地無荒蕪之土倉庾既盈儲蓄足恃天下皆知農之重而亦共交重農之利詎不美歟

夫農必敬時而愛[illegible]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能饑故與人以財不若毋奪其時與人以食不若毋奪其事此重農之深旨

也秦隋虐使其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丁壯盡於矢刃衰弱塡於溝壑本既傾矣枝將焉附若召信臣鄭渾者其知務乎。召信臣漢南陽太守躬勸耕農起水堤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鄭渾魏沛郡太守興水陂開稻田民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重農者重其時而已夫農必趨時而愛日天降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民時至而作竭時而止故敬之愛之力耕數芸收穫非老不休非病不止乃以有獲不然時來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則農少而失功今粟相若也而至於舂之則得時者多米米

相若也而至於食也則得時者能盡時之不可失也蓋如此矣故與人以財與人以食其濟有限不若毋奪其時毋奪其事其利無窮豈非重農之深旨乎秦始隋煬征伐土木屢用其民而奪其時一人耕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勢不能供故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丁壯者以禦鋒鏑而盡於矢刃老弱者以苦來餽而填乎溝壑民爲邦本農爲民本本既傾矣枝安附乎若召信臣鄭渾者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誠知本務可爲守令重農者法矣

睦親章第二十

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家國之通義也。君子因睦以合族，厚骨肉，廣枝葉。山川設險，非親弗居，情雖不同，無絕其愛。親者乃不失其爲親焉。

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也動得所求靜得所安出向朗戒子書君子因睦以合族出睦協親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能盡睦親之道而至於九族俱和以之動動則有功有功則可大故得所求以之靜靜則無事無事則可久故得所安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豈非家國之通義乎君子因睦親之道以合其族凡九族中引而近之則其骨肉也推而遠之亦其枝葉也骨肉之間寧從其厚勿從其薄枝葉之類寧欲其廣勿欲其狹名山大川亦既設險以守其國矣而屏藩之任非親不使居之雖爲宗族者各懷其情或有不同而要以和睦之道行之不以小故輒廢親親而絕其愛然後親者得以不失其爲親也立愛作親始家邦而終四海此道歸焉耳

昔周人眾建維城，盛則旦奭相其治，衰則晉鄭扶其弱。故宗親者，君之所以自衛也。名分既定，尊卑懸異，必恩義俯逮，乃獲盡其歡心。上篤

於親，斯民興於仁矣。

旦周公名奭召公名晉鄭二國名皆周之同姓也周道篤重於親親武王既平天下眾建諸侯封周公於魯召公於燕康叔於衛凡立七十一國而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詩所云宗子維城者是也其於親親可謂篤矣故當其盛也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而共相其治即不幸而衰也平王遷洛晉鄭是依文侯武公宣力王室而共扶其弱然則與君同休與君同戚者其宗親乎人君睦親固但爲宗親計寔所以自衛也且名分既定矣天子正其爲天子諸侯正其爲諸侯尊卑之位截然懸殊不患不威嚴而患其太闊絕也物無所以聯屬之不已慼乎必有恩以

相洽有義以相維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朝會燕享以明其禮賜予齎賞以致其情然後為之宗親者曉然知君睦族之心而亦各自盡其心可與患難可與安樂上下相得歡然而無間之夫上之所行下之所效也上篤於親民亦知自念其親孝弟慈讓之心油然而起不其興於仁乎是不獨親親也而仁民之道亦在其中矣

周平棄族葛藟致譏晉武不親杕杜興刺矧縱尋斧哉秦罷分封魏疏同姓咸就淪胥然漢初猜遇於肢亦致釁興吳楚蓋太重則傷恩而有尾大之患太輕則傷義而有枝弱之虞故愛雖隆必節以禮體雖貴必昭以度褒表功德深固根本恩至義盡睦親之道也

葛藟詩篇名周室道衰平王棄其九族故歎之杕杜亦詩篇名晉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故刺之宋昭公欲去群公子樂豫曰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縱尋斧焉秦併天下稱皇帝而子弟無尺土之封曹丕疏其骨肉不加恩禮宋附王曾抗曰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漢初大封同姓三庶孽分天下之半賈誼上疏曰一指之大幾如股其後諸侯奢侈吳楚等七國皆叛譬之於物尾大則不

旃掉言諸侯猶則難制也叔向曰公族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王者褒有功表有德如周公有大勳勞則封以大國漢東平王蒼孝友寬仁明帝下詔美之言王者親親故大封建其親也則有葛藟杕杜之譏而秦之矯枉魏之寡恩卒致淪滅興漢懲王侯逾擬相等則恩義輕重之間務料酌咸宜有禮以閑其邪有度以昭其品於以杜僭亂之萌絕傷心之戚而褒功表德又有以鼓舞勸導之則根本鞏固恩義彰明賢愚不肖皆參洽其性情而不生有乖離之感矣

禮之行於家國者必統於一故竇王可分於伯叔富貴不加於宗子公藝同居仲淹敦義其仁者之禮乎馬援獎重君子稱之若城陽腐穀陳輿開隙懷徼分朋且不能同人於宗矣

分竇王於伯叔之國見書經疏樊萬禮直子康子孫事宗子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門張公藝唐人九世同居唐高宗幸其宅問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韋陟以燕弟范仲淹宋人樂善好施置義莊以贍宗族推漢馬援有馬牛羊數千頭穀數萬斛盡散以班昆弟身衣羊裘皮袴樊重漢人家貲鉅萬賑時宗族恩加鄉閭春秋時齊城陽大夫嬖寵被綺縠賓客餘粱肉腐朽五穀而不欲伯叔兄弟皆苦饑寒陳輿晉人

宦侍中。坐與弟父雅。不睦。出為河內太守。韓滉。徽。從姪人。與兄弟不睦。同產相期。因有爭愛。願在公府。發揚疵累。時人恥焉。同人於宗。易。同人六二爻辭。夫帝王睦族。與臣庶異。而據情審理。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不睦於一者。故伯叔雖尊而實王可賜其國。重大君之文。庶雖頗而富貴不入其門。敦宗子之。即佚紀所載。厚薄殊塗。可法可戒者如此。然門慈主於睦親者。可不慎所務歟。

御製資政要覽卷之二

御製資政要覽卷之三

積善章第二十一

善者。天人所以授受。故曰。繼之者善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欲盡人以合天。必謹正其所積。積善者。不期慶而慶臻焉。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山雲草莽。雨雲水波。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以堯為善而衆善至。周積忠厚。漢積寬仁。咸昌厥祚。天道彰矣。

繼之者善。出易。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出國語。凡樂。宮。商。有五音。鼓宮。則衆器之宮音皆應。鼓角。則衆器之角音皆應。蓋以類相感也。黃帝之言。及堯為善而衆善至。俱出呂覽。積善者。當明乎善之原。善之者。天以是授之于人。人以是受之于天。故易曰。繼之者善。蓋人之有性。所以繼天之命。純乎至善。而無有不善也。自有生之初而言。則謂之繼。自有生以後而言。則謂之積。人性之善。雖足乎己。無待乎外。然至善之道。必合內外而後成。是若川然。既有源矣。以迎于浦。匯合衆流。然後能成其大。故欲盡人之性。以合天之命者。必謹正其所積。積善之積。物非有

壹于求慶之而慶自臻焉蓋天人之際渾然一氣叅相感應鼓宕而宕皆動致角而角皆動氣之徵于形者也以雲也似草莽而雲之似水波氣之見于形者也黃帝之言曰芒芒昧昧與有窮偕因天之威同放不放乃應乎天與元同氣可見天人雖分未嘗不合矣是以是爲善而衆善集堯其立善之極者乎周自大武至於成康世傳忠厚之心漢自高惠至於文景歷數寬仁之政用能貽謀子孫享國久長克昌厥祚豈非積善之慶歟天之于人報施不爽于斯彰矣

積善於身者行不愧影寢不愧魂積善於家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若乃扶危

難恤窮孫念之絶通有無危言切諫以申幽慎罰緩刑而全物所謂邁種其德者乎田蚡飛語義縱摯擊牛輔筮殺劉瑀叫呼殘忍怨毒嗟何益哉

行不愧影寢不愧魂者如衛武公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是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如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扶危難者如後漢劉翊見張季禮奔喪頓滯以車與之恤窮孫者如周楊修旅舍哄遇家而不受其根念之絶者如張範爲議郎救恤窮之家無所餘中外孫寡貧歸屬通有無者如寇恂以所得祿賜厚施朋友故人危言切諫以申幽者如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武后時周興來俊臣等構陷無辜抵以枉法有功識出之全活者數十百家以諫奏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慎罰緩刑而全物者如漢丙吉爲廷尉治巫蠱獄武帝聽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中使按天下獄無輕重皆殺之使夜至郡吉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且不可況皇曾孫在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帝聞感悟因赦天下是也田蚡漢丞相與魏其侯竇嬰有隙誣嬰罪當死帝無殺嬰意蚡使人爲飛語以聞於帝遂殺之義縱漢定襄太守以鷹擊毛摯爲治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鞫爲死罪解脫盡殺之牛輔後

漢人每見客先筮吉凶中郎將董越詣輔命筮之筮人常爲越所鞭乃假以報曰不吉即殺越劉瑀宋吏部尚書與何偃有隙偃遷登鍾偃亦發疽瑀聞偃死歡躍叫呼於是亦卒夫善之積也修於身爲著於家爲達於國與天下爲盡所爲不愧於影夜所事不愧於魂善之積於身者然也孝於親宗族稱之弟於長鄉黨稱之善之積於家者然也若夫扶人之危難恤人之窮孫念其之絶通其有無以至申幽而全物則所積者不止在於身與家矣善積而德成如種植焉故謂之邁種德拔田蚡義縱牛輔劉瑀之徒殘忍肆害怨毒存心人已交損身亦何益之有哉觀此善惡不可以不積矣

雖然善積而名成

非覬之也。為善而近名。必生事。生事則釋公而就私。置數而任己。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其為善也。與為非奚異。有其善喪厥善。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釋公而就私者如後漢時甘陵周仲進與房伯武因所事不同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是也置數而任己者如後漢孔融為北海相自以智能優贍素負其及欲舉軍耀甲與辟賢要功然所任用皆好奇異事無所濟治不修故者如宋王安石以治平自許勒行新法天下騷然事不須時者如袁紹欲攻曹操田豐諫曰未可不如久持紹不聽果敗是也夫善固不可不積矣然人果能積善名自隨之非可先有義名之心然後為善以招而致之也苟為善而近於名必不能行所無事而生事矣生事則亦何所不至乎善本一世之公也而必欲挾為一己之私善本來人之數也而必欲行其獨是之見故有害革亦有當因也而必不肯仍其故時不可從亦不可先也而必不能從其將此皆覬名之心致之也將使世之人未享其為善之利而先受其為善之害則其為善與為非亦奚以異乎故善不可有也自有其善斯喪其善矣為善亦不必知也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積善者外去其名內去其知斯不有其善者乎斯能有其善者乎

故君子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厚濟不居其惠。多與不求其報。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是之謂善積。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見書說命篇君子知為善之不可以好名而好名者之源與即入於不善也故慮善而後動蓋其所積於內也動必當於時惟其所積於外也厚濟於物不居其惠多與於人不求其報既然不欲自為善之己積也即至功蓋天下澤及後世人之視之以為善之至矣君子自視不過盡人之性以發天之命耳其於天人校交之功毫末有加也故施其美而有其名乍為之不矜不伐頹之若虛若無皆此志也天下惟無爭於名者名必歸焉是之謂善積積善者當以此為率

愛民章第二十二

大道之行也。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謂大同。夫上之視民。猶赤子也。赤子有欲。咻咻弗能出諸口。父母已意及之。謹

其乳保而察其寒燠赤子之欲斯適治民者亦然凡愛民者非私恩小惠之說也因有大道存乎其中矣大道之行也與天下公人之有德者賢也則進而任之有才者能也則與而用之也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為者和睦使民有送死之具而老者有所終有養生之資而壯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長即矜寡孤獨廢疾之人亦不至流離而有所養士農工商各修其職男有分也嫁娶以正婚姻以時女有歸也是以天下為一家不其謂之大同乎盖其視民不以民視之而以赤子視之矣夫赤子始生即有所欲當其未遂不能自言惟啼呼然迭而為父母者愛之也切求之也不厭其勞不待其出諸口也即以己之意及之不惟意度之而還已也必有事以適其意為謹其乳保之託而察其寒燠之宜其養之也既務安人又得其法赤子之欲斯無不遂君之治民亦若是則已矣君之心即百姓之心不必待百姓之自言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徒意及之而已也慎選守令所以誰其乳保綱紀寬猛所以察其寒燠也與必如保赤子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養其生而弗傷厚其財而弗困節其力而弗極不煩不擾民自美安如烏覆卵無形無聲而惟見其成持家之長惠及子

孫撫運之君澤流天下與斯道也無形無聲推見其成出管子持家之長四語出後親戚深表為人君者親於父母之保赤子而持治天下之道為夫民莫不欲壽順而爵之與民休息以養其生而不欲其傷之民莫不欲富順而富之欲從其薄以厚其財而不欲其困也民莫不欲逸順而逸之使從其時以節其力而不欲其極也如是則出令者簡要而不煩從令者寧一而不擾民自彼其美而得所安矣如為之覆非然人不觀其形也不聞其聲也惟日見其成而已盖形聲之入人者淺道德之入人者深為治不在多言顧其力行何如耳父母為持家之長以實心愛子故悉惠及於子孫元后為撫運之君以實心愛民故澤流於天下皆率斯道耳天之愛民甚矣一物失所元氣為之舛盭故人勞則星動於天政乖則石言於國為人上者慎之哉唐堯加惠於窮民西伯施仁於無告漢文賑恤於孤寡明帝存養於篤癃可謂知先務矣星動者光武時中天星盡搖占曰民勞也石言者春秋時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竟存心於天下加意於窮民一

人饑，曰我饑之也。一人寒，曰我寒之也。周文王之為西伯，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窮而無告者。漢文帝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明帝賜天下篤癃粟人十斛。夫人君愛民如愛赤子，豈無所見而然耶。蓋民者天之所生，天之愛其所生也，不啻如父母之愛其子也。諸子之中有一子不得其所，則父母之心必為之惻然動矣。萬物之中有一物不得其所，則天之心亦為之惻然動。夫天之心不可見也，而形於氣，則有時鑿之變以示異焉。故星動者民勞之徵，石言者致乖所致。天人感應之際，捷於影響，速於呼吸。夫可畏哉。為人上者，當仰體天心，俯合民心，不可以弗慎也。如唐堯之加惠，西伯之施仁，漢文之賑恤，明帝之存養。蔽其於民，無不愛之，而必貴及於窮寡者，誠知先務矣。惻隱之心，天人一理。弘宋史道，今古同風，愛民者其尚知所法乎。

武都綏聚，桐鄉恩遇，清河滂沱，懷州收瘞，古之遺愛也。彼郡無犬吠，人稱卧虎，誣民為叛，違詔徵租，所謂狼牧者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故財盡必怨，力盡必叛。周官六養，齊政九惠，悅以先民，而民從之。惠盎所以貴愛利者，可思已。

漢虞詡為武都太守。始至郡，戶纔盈萬。綏聚流亡，二三年間，增至四萬餘戶。朱邑為桐鄉嗇夫，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後魏杜纂為清河內史，[illegible]貧老，問民疾苦，對之泣涕滂沱。馬燧為懷州刺史，收瘞骸骨。漢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illegible]家，大者族，小者死，流血十餘里，郡中無犬吠。南齊蕭士開為益州刺史，嚴用威刑，人號曰卧虎。後魏鄭伯猷為青州刺史，誣良民為叛，籍其貲入己。唐李實為京兆尹，政猛暴，有詔蠲租，實違詔徵求。六養者，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慈幼，二養老，三賑窮，四恤貧，五寬疾，六安富。見周禮。九惠者，一老老，二慈幼，三恤孤，四養疾，五合獨，六問疾，七通窮，八振困，九接絕。見管子。惠盎見宋康成公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有力，刺之不入，擊之不中。公曰：善。曰：此猶辱也。有道於此，使人弗敢擊刺。公曰：善。曰：此猶有其志也。有道於此，使人無其志。公曰：善。曰：雖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有道於此，使天下驩然皆欲愛利之。公曰：此寡人所欲得。惠盎曰：孔子是也。孔子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願安利之，萬乘之主誠志於此，易於孔子多矣。人君代天子民者也，人臣代君子民者也。愛民之道，均不可以不講。武都、桐鄉、清河、懷州，惠養其民，簡有古遺愛之風。彼溫舒箠駁鉗整之歟，齊草背之，視所謂使狼牧羊，反為其安者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何況於人。故歛不以節，財盡必怨；使不以時，力盡必叛。上不愛民，民安能愛其上乎。

未能如周官之六養。斯政之九息。以悅之。是乘先其民。民未有不悅之者。上愛下。下亦愛上。理固然耳。恩孚之告宋公曰累而上。惟貴愛利。有合大道之言。良可思也。

慈幼章第二十三

人之生。幼而後長。國之政。先生聚而後教訓。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居則愛之。故掌幼設官。胎養賜穀。患則恤之。故禹書鑄幣。唐詔酬資。罪

則原之。故悼不加刑。罰弗及嗣。德綦厚制綦詳矣。

周禮六養。辨見前。古者國有皆有掌幼之官。士民有子。或幼弱不能自養。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見管子。後漢章帝詔賜民胎養穀。懷姙者。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又嬰兒無屬。及有子不能養者。稟饘之。禹以歷山之金鑄贖民之無饘賣子者。唐高宗。詔百姓遺棄男女有收養者。聽量酬衣食之直。放還本家。悼者。憐愛也。見曲禮。罰弗及嗣。見禹書。凡人之生也。不能頓長。皆自幼始。國之立政。必先生聚而後教訓。可施。周禮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而一曰慈

幼。然則幼者。上之所加意培之。以為國本者也。古之人君。有所見於此。故設官賜穀。所以致愛於平居。鑄幣酬資。所以致恤於災患。悼而不加以刑。罰而弗及於嗣。雖或有罪。猶必見原。不使累及之。是上慈幼之德。愈加厚。而所以慈幼之制。愈加詳矣。孰非重邦本之意歟。

越小國也。恩過於童子。以能成霸。故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男子二十而始傅。愛其力也。

越報吳成霸。詳見吳越春秋。十歲以下。見食貨志。漢景帝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越句踐之令曰。將免者以告。令醫守之。生男。貺以酒。犬。生女。賜

以酒。豚。生子三人。與乳母。其恩之及於童子。可謂過矣。用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成霸業。況王者愛養斯民。其慈幼之政。豈反出霸者下哉。故十歲以下不能自長。必待上有以養之。而後長也。十一以上。不能自強。必待上有以長之。而後強也。長矣。強矣。可以用矣。而王者猶不忍遽用之也。必待其二十而始傅焉。其所以慈之者。不亦至乎。

仲春之月。奮木鐸以令於生子者。子之將生也。父使人日再問之。擇於諸母。求其寬裕慈惠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咳而名之。獻諸州伯。能食能

言莫不有教愛而勞之。親其賢而憐其無能。慈之至也。張裔置產。朱暉受託。崔琰撫恤。孫權教養。所謂兼愛者乎。

月令。仲春之月。養幼稺。以令兆民。冋當將撫。有不疵其容。必求生子。不備。張裔與楊恭善。恭早死。遺孤未成人。裔迎與分產而居。及長。為娶。置產業。後漢朱暉與同郡張堪為友。堪卒。妻子貧。暉賙恤之。親贍其遺孤。崔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死。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吳凌統為將有功。卒。二子幼。孫權收養宮中。教之讀書。乘馬。嘗謂人曰。此吾家虎子。帝王之逮幼也。不待其生而始然也。木鐸之令。所以訓誡其父

母者。蓋自未生之日。而隸已慈之矣。又卹為權節。使其待生之際。悉問有卹。況生之後。保育有道。夫婦之義。父子之情。不已乎。至於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以男唯女俞。既愛之。不得不勞之。凡所以教誨者。無不至焉。賢則親。無能則憐。父母於子。慈之至也。不幸而有失其父母者。則若委曲以成就之。如張裔。朱暉。崔琰。孫權輩。真能不獨子其子。而兼愛人之子者。有裨風化。匪淺鮮矣。

故君子有取焉。夫人父生之。君育之。守令者宣上德而究之民者也。武威革其妖忌。陳國致其米肉。任昉供資。韓愈償直。柳亦

能其職矣。苟坐觀入井而無怵惕惻隱之心。其異於麻叔謀也。不能以寸。

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不舉。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吏為康國。捐人有產子。厚致米肉。生男女者。以驊為名。梁任昉為義興太守。歲荒。民鮭以休。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能養。昉供孕婦資糧。濟者千室。唐韓愈為袁州刺史。州民以男女隸於人者。愈悉計傭直而償出之。隋麻叔謀為開河都護。好啖嬰兒。盜陶柳兒兄弟。每盜以獻之。夫人。生之者父也。育之者君也。父能生之。不能活之。君能育之。未必能遍及之。與民最親者。其守令乎。守令者。宣布上德。而教之於民者也。果存心於愛物。何所不濟。如張奐之革妖忌。陳國之致米肉。任昉供孕婦之資。韓愈償傭隸之直。而為民父母。誠無所忝矣。苟不能宣上德而究之民。聽其失所。無以養之。是猶坐觀赤子之入井。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忍心害理。莫此為甚。其視麻叔謀。食人之子者。相去不遠矣。為守令者。其審思之。

養生章第二十四

大人以群生為生。以各遂為養。呼吸元氣而天下熙熙。於春臺。黃帝所以永年

也。入海求藥。祠竈化金。其惑滋甚。養生者[illegible]彌損之。斯益矣。

黃帝三百年。見家語。入海求藥者。秦始皇。遣方士徐市。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之藥。祠竈化金者。漢武帝。聽方士李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化為黃金。可以益壽。於是始親祠竈。以上俱見通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其生也。不自以其生為生。以天下之生為生也。故其養生也。亦不以自養為養。以萬物各遂其養。為養也。氣之一呼。與元氣出。氣之一吸。與元氣入。而天下熙熙。保合於一氣之中。如當陽春之時。而登高臺之上。渾然太和。在宇宙閒矣。古之善養生而永年者。首推黃帝。非有他術。

舉此道闇。秦皇。漢武。隻信方士之言。或入海以求藥。或祠竈以化金。誠見其惑耳。于養生實何益哉。故養生者。不必外求所以益之也。但能弗損於內。即所以益之。而永年之道。在其中矣。

養而彌損者。則以奉之過厚。而用之過勤。室大多陰。臺高多陽。馳騁精神。殫竭聰明。皆生之累也。天地之大。猶節其章光。況於人乎。

生者。有道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今夫人。奉之於外者。不必不厚也。而不可過於厚。用之于內者。不必不勤也。而不可過於勤。苟勞色貨態。嬌之于外。

喜怒哀樂。極之于內。內外交摧。豈養生之道乎。且如室過大。則必多陰。臺過高。則必多陽。馳騁其精神。而不知休息。運竭其聰明。而不知節嗇。是皆生之累也。夫天地之道。誠至大矣。有陽必有陰。有動必有靜。有晝明。必有夜晦。有生長。必有收藏。猶且節其章光。不盡洩露。何況人之一身。乃過用其耳目。運勞其心志。久而不止。寧無損耶。觀于天地。可以得養生之道矣。

故君子寧其身而天下平。靜其心而天下治。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攖和。則德安其位。全生之道也。夫形恃神以立。神恃形以

存。生之於人。大矣。夫子言語有節。食息有宜。明道以淑人。垂訓而傳世。亦以善其生爾。

夫子言語有節。如寢不言。食不語之類。食息有宜。如市沽不食。於格以居之類。詳見鄉黨篇。君子之身。天下之身之所取則也。守其身而天下平矣。然必自靜其心始。去知去故。萬物無足撓其心者。故靜也。靜而與陰同德。則動而與陽同波。群生類顯。各得所願。天下有不治者乎。夫身之所據者。外也。心之所存者。內也。身寧則外不亂。其內足以定性。斯性得其宜。心靜則性不傷。其和。足以成德。斯得安其位。有德之人。必得其壽。全生之道。無以逾此矣。夫人

形不獨立，恃神以立；神不獨存，恃形以存。生之于人，所以存形而立神也。其所作，頗不大哉。夫子大聖，言詩必合其節，食息必循其宜，明聖賢之道以淑人。垂詩書之訓而傳世，凡以教人調其形，養其神，靜其心，寧其身，與大道俱，以為養天下之根。是不獨以天下之生為其生，而且以為世之生為其生矣。斯養其生者乎。

若夫潛山隱谷，棄智黜聰，雖復久視可成，猶之養其一體。必也君明臣良，與化勤政，所養乃大。語有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養群生者寧憚於勞心哉。君明臣良。

與化勤政。見求[illegible]咨[illegible]。夫[illegible]者。非雖勤以為靜也。[illegible]潛隱于[illegible]谷之中。素其智巧哉。其聰明。吐故而納新。如安期羨門者。雖可久視以延年。然不過獨善其身。弟能及人。猶人於四體之中。僅養其一體耳。大人以群生為生。豈可若是。必知[illegible]得之言。君明于上。臣良于下。與起教化。動修之政。治斯所養不止一體。而遍及天下。乃為養生之大也。語云。流水不至于腐。戶樞不至于蠹。以其動也。養群生者。當靜而靜。耳目心志不為紛華所搖。當動而動。以其身為天下樞。而下令于流水之原。寧俾于勞其心哉。惟能治其心。不過勞。亦不過逸。斯可以養一身。可以養天下。

懲忿章第二十五

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故君子容以養德，忍以濟事，犯而不校，從容以和，所以敦怨而息爭也。道不遠人。故君子以人治人。如必盡義以求人。則精義之事。非聖人不能。其為人者。不亦難乎。惟以人之常道望之於人。不失其所以為人。即可以為賢。則賢者可得而知也。君子視天下無不可為賢者之人。故於人無所不容。亦無不可為賢若之事。故於事無所不忍。能容天下之人。其量斯廣。所以養一己之德也。能忍一己之仇。其功乃成。所以濟天下之事也。即橫逆之來。置而不校。惟從容不迫。以和於眾。為以我之心推人之心而恕道以教。則人之心亦將猶我之心。而爭端以息。何忿之不可懲乎。

文書釋咎，箭笱蠲嫌，誠帝王之休德。剗分在臣民，而忿戾以逞乎。苟性情宕佚，血氣方剛，任其所偏，罔知裁制，輕俠成俗，則睚眦必讐；議論分曹，則抑揚逾實，甘為怨府，以長厲階。漢唐而降，澆風接踵，誠仲尼所謂惑也。東漢光武。

鬻女爭桑而搆兵。亭人灌瓜而稱謝。安危之幾。介於絲髮。與其遇患而思懲。曷如夙懲而無患歟。

祁奚。晉大夫。請老。晉侯問嗣之者。奚舉其仇解狐。君子謂奚能舉善矣。唐劉仁軌與袁異式有怨。後為大司憲。異式不自安。家論紛然。仁軌即薦為司元大夫。杜易簡語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者也。婁師德。唐臣。嘗薦狄仁傑。而仁傑不知。數擠之於外。仁傑後知之。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公孫弘。漢丞相。食一肉。脫粟飯。汲黯曰。此詐也。武帝問弘。弘曰。有之。若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王旦。宋真宗時。參知政事。常稱寇準。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爭桑者。楚邊邑女與吳邊邑女。皆爭界上之桑。二家攘怒。以致吳楚相攻。灌瓜者。梁楚鄰界。邊亭皆種瓜。梁瓜美。楚瓜惡。楚亭人怨。而夜往搔梁之瓜。梁人欲報之。以請於縣令宋就。就不可。夜令人代楚灌瓜。楚王聞之。大悅。饋以重幣而請交於梁。夫臣民之忿。固不可以不懲矣。然懲之也。非矯之也。奚之舉於誠。為其善可以繼己之職。有益於國。若不必其善而徒借以釋憾。如仁軌所為。未免矯枉而失其中矣。故為臣者。不可市恩。亦不必避怨。不可結怨。亦不必釋怨。惟有益於國。然後來之。乃所稱和而不同者乎。師

克邯鄲。誅王郎。收其文籍。得吏人與郎交關書數千章。皆命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唐莊宗與梁戰於河上。梁將陸思鐸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視其名識之。復平梁。思鐸來降。伏地請罪。帝慰而釋之。尋加任用。輕俠成俗者。如漢郭解布衣任俠。以睚眦殺人。有儒生指解奸犯公法。解客聞之。即斷其舌。議論分背者。如漢公族進階。魏齊卿等。危言深論。激揚名譽。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唐李吉甫怒牛僧孺李宗閔等對策切直。其後吉甫子李德裕與李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宋程頤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在朝者各以其類相從。遂分三黨。洛黨首程頤。蜀黨首蘇軾。朔黨首劉摯王岩叟輩是也。帝王之大度者。如光武釋文書衣答。莊宗錫爵苛之嫌。皆能有容。是謂休德。況於臣民。尤當各安其分。豈可忿戾以逞乎。苟任性情。縱血氣一往而偏。不知以忍[illegible]之。輕俠者。報睚眦之讐。譏論者。失抑揚之實。取怨於人。貽害於己。或以身殉。或以圖亂。漢唐之末。習俗相沿。流弊極矣。雖在賢豪。或不免焉。仲尼有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此之謂也。惟能懲之。斯不惑耳。

夫祁奚舉善。為其可嗣。若藉以釋憾。則矯枉失中。必恩怨渾忘。惟國是務。乃和而不同者乎。婁師德。公孫弘。王旦。庶幾近之。若夫

德量有容人之度有恐事之心庶幾近此可以取法若夫吳楚之邊女爭桑之爭人其事皆起於民之一以不能懲忿而致構兵則二國皆危一以能懲忿而致禍斯則二國皆安是安危之數在能懲不能懲之間耳夫患則思懲懲之則無患與其遇患而懲懲且無及曷若懲於未患患永不作此懲忿者所當深思也

窒欲章第二十六

多欲者必放於利放於利必重賄賄聚於公則國斂聚於私則家危長國家者輕財賄而嗜令名斯欲而不貪矣

凡人之欲莫先於利利莫大於賄若不能窒之而至於多欲則必專求利事求利則必重聚賄然賄不聚則已聚於公則上行下效而國為之斂矣聚於私則多藏厚亡而家為之危矣夫聚賄所以求利也而至於斂且危利乎不利乎故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誠能以財賄為輕不務聚之而惟令名是好雖好名之心亦欲也然而非貪矣即謂之無欲也可

飲食男女節之以禮耳目娛適授之以度謀慮經營範之於道以率其下而民從之公孫僑之相鄭也桃李之垂者莫之援錐刀之遺者莫之舉幾於賞之而弗竊焉秦人觀寶楚國蒞以群賢梁惠瑋珠齊威稱其千里誠審所欲也

子產相鄭十八年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見呂覽秦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此欲觀吾之得失而圖之也遂為壇與子西子方子高子反以次立使者至奚恤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反在此惟大國所觀使者反告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見新序梁惠王謂齊威王曰寡人之國雖小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所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守南城楚不敢寇盼子守高唐趙不敢漁黔夫守徐州燕祭北門趙祭西門種首備盜賊遺不拾遺以此為寶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見史記窒欲者克從為民上者始彼飲食男女欲之在物者也節以禮而不過焉耳目娛適欲之在身者也授以度而不忘焉謀慮經營欲之在心者也範以道而不喩焉本諸身者由顯入微徵諸民者自近及遠上以此率下以此從共遵其禮束其度守其道雖賞之使竊亦有所不欲矣公孫僑之治鄭也庶幾近此至若楚寶群賢齊寶四臣二國賴以不斂且有令名至今稱焉謂非能審所欲

者乎故牧民者秉義黜利廉儉是先廉則絕私儉則寡慾伯武詢絹隱之酌泉裴潛挂牀孔奐却被皆確乎不拔以道化人民慖所願而無競心窒己之欲以能窒人之欲其利薄矣

胡威字伯武父質為荊州刺史威往省之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父曰是吾俸祿之餘乃受之威後為徐州刺史亦如父清吳隱之為晉陵太守清儉遷廣州刺史州有貪泉飲者多懷無厭之欲隱之酌飲因賦詩曰終當不易心愈勵清操裴寬為兗州刺史寬代姚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孔奐為晉陵太守居處儉素所得秩俸分贍孤寡富人殷綺餉被一具奐却之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耳司牧民之任者尤不可不審所欲也義利之與不容並立必秉義黜利而惟廉儉是先廉則無私於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儉則無慕於物物亦莫能動其慾如伯武隱之裴潛孔奐皆能審於義利之辨確然自守而不可拔者是以政平而訟理吏肅而民服道化及人慖其所願各安於義而無競利之心是不獨窒己之欲而且窒人之欲矣其利不亦薄乎始乎然利終乎和薄義未嘗不利也然必黜之乃能薄之是在秉義者耳

徇利之夫厚顏斯甚割剝萌庶譬斂貨財見金而不見人知得而不知喪欲盈惡稔而顛隕隨之故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徇利厚斂者如唐張嘉貞為定州刺史製恒嶽廟碑文時遠近所賽錢百萬嘉貞自以為文之功納其數萬割剝萌庶者如梁王彤為脇每太守侵刻芸蕃兩財使物歸是賈斂資財者如鄭伯猷為青州刺史貪嗜貨賄賕及覬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任民為叔籍財入己有獲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如江祿為武寧郡守積錢於壁壁為之倒遂銅物皆鳴人載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之知得而不知喪者如後唐李存儒為蔚州刺史誅斂州民防城之卒皆敎月探賦其陽去留將段凝求夜宿城存儒不覺惡盈顛隕者如後魏元凱為營州刺史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象有齒以焚其身見左傳徇利之人既喪其心何有於賴割剝聚斂無所不至殊不知人之賤其後也而喪已隨之矣至於顛隕果何利哉喪以滿饑其身人以賄積其軀一而已矣惟不窒欲故至於此猶如象身者可不以賄為戒哉

履謙章第二十七

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高於已非

他山盡高自則然也立身者行已賢矣左右視尚賢於已非他人盡賢心則然也君子早以自牧正內愜其心爾

易謙卦地上山下夫地本卑而畫卦乃在山之上山本高而畫卦乃在地之下君子之存心如此謙之義也故觀於登山可以得謙之象焉凡人之登山者所處已高矣乃左右視尚有高於已之處豈必他山之盡高哉自所見則然也立身者所行已賢矣乃左右視尚有賢於已之行豈必他人之盡賢哉心所存則然也遵義其窮學識有限自以為高則已卑矣自以為賢則已愚矣謙謙君子早以自牧

匪為是聲音笑貌以塗飾人之耳目之政以行其心之所安耳惟於心斯能見於履矣

慮存正已色不矜人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位高而意下祿厚而志約功懋承之以畏德盛持之以恭保善於已成防懲於未發懷自盈之懼恥過實之聲見君子之心焉

夫君子自恒其心則亦焉往而不謙乎積於慮則存正已不見已之有餘現於色則不矜人不見人之不足德明睿智守之以愚不自矜其智勇力振世守之以怯不自恃其勇其位愈高其意愈下不以貴

而驕其祿彌厚其志彌約不以富而驕功既懋矣承之以畏而不敢自伐其功德既盛矣持之以恭而不肯自矜其德善雖已成恐所以保之恐成而隳於敗慾雖未發恐所以防之恐發而不及收懷自盈之懼者知盈之不可久恥過實之聲者知名之不可居謙德如此孰非君子之所發乎而君子之心於是乎見矣

故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則民不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則民不犯貴善稱人過稱已則民不爭善稱尊過稱已則民忠孝謙之為益弘矣哉

君子以謙存心而見

之於履則動容周旋中禮矣且不獨儀而已也禮始諸飲食觴酒豆肉讓其美而受其惡六十以上必有加則民眾著於老老之義而不犯齒矣禮行於居處衽席之間讓其上而坐於下三命以上必異席則民眾著於貴貴之義而不犯貴矣至若有善歸之於人有過責之於已則民眾著於賢賢之義而不爭有善歸之於上有過引之於已則民眾著於敬上之義而忠順規之義而孝悌斯以觀君子所發小民所視也君子自謙而天下之人胥化於謙禮敬於是乎興焉謙之為益不亦大乎天子有善讓於天卿大夫有善歸於君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率斯道可

江海之為百谷王者以其能下

易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漢光武魏孝文以之卻克叔痤戰勝而讓功孔霸伊馛恩加而辭位樊宏魂懃於食邑無忌心怵於要樞其亦知所儆乎王渾表奏何如廉頗之負荆至於僧達焚牀子顯搗扇皆以量缺虛容致貽嫌咎傲不可長信夫

漢光武詔百僚上封事不得言聖後魏孝文有事方澤時大暑遇天雲蔭密咸陽王禧稱爲德感帝曰洛陽天地之中陰陽交會自然之應非朕寡德所致卻克晉大夫將中軍敗齊師於鞌公勞之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公叔痤魏將敗韓趙之師王郊迎賞田百萬痤反走拜辭曰此吳起餘教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索吳起後賜田二十萬漢孔霸宣帝時爲大中大夫賜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今欲相霸自陳至三乃許之後魏伊馛爲振威將軍太武欲拜爲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所能荷任樊宏漢光武舅封壽張侯自陳無功享食大國愧負懇願還封食邑小鄉亭唐長孫無忌文德皇后兄爲尚書右僕射懼滿盈懇辭機務王渾晉臣與王濬伐吳以濬先入建業受孫皓降甚愧忿與之爭功表

濬違詔不受節度廉頗趙將忤初以藺相如位在己右欲辱之相如不與爭望見輒引避且曰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負荆謝罪王僧達爲中書令時黄門侍郎路瓊之乃路太后之孫也盛服往見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揖瓊之曰昔我門下騶人路慶之是君何親因焚瓊之所坐牀竟以召禍蕭子顯爲吏部尚書負其才氣見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人皆恨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然後之爲進雖卑而實尊故人未有能上之者若江海然以其善下故能爲百谷王也易之所云君子有功勞而能謙萬民所服光武孝文爲天下君不自滿歛庶幾得此義乎卻克叔痤功臣也而謙孔霸伊馛大臣也而謙樊宏無忌戚臣也而讓其皆如履謙之道者然彼王渾奪人之功與廉頗悔己之過賢不肖相去遠矣僧達子顯器小易盈自貽伊戚傲不可長不信然耶觀履考祥惟謙終吉君子不可不知務也

謹言章第二十八

精諭者不待言不獲已而有言榮辱分矣居室之詞應乎千里幾事不密至於害成君子所以慎密而弗出也口之溺人也甚於淵故言必稽其所終聽必原

其所始。豈特金人之慎哉。周太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釋見家語。天何言哉。時行物生。不言而喻也。人之天機每發於未言之先。能以精微相喻。則不待於言。是無言之言。天下之至言也。然人不皆能精喻。於是不得已而有言。言為榮為辱。判然分矣。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謹之得也。何榮如之。幾事不密則害成。不謹之失也。何辱如之。君子所以慎密而弗出。匪終弗出也。以不得已之心。為不得已之言。謹之至之。且不但謹於主言。又當慎於聽言。今躁能溺人。口更能溺人。溺於淵猶可游之。溺於口不可救也。故言之者必稽其所終。成敗了然。乃可以底績。聽之者

必原其所始。貞邪莫辨。乃可以見心。皆所當致謹者也。豈但如金人之慎緘其口而已耶。宋景動天。漢文懷遠。郤虎勝敵。千秋悟君。善言之效也。深而弗露者。仲尼以不應為荅。周公以不聞為納。匿而反彰者。東郭觀形於臂舉。衛姬望色於足高。故口有不言之諫。耳有無聲之聽。其不可忽如此。矧頰舌之間乎。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宿。乃宋分野。公憂之。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

者特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二度。漢文帝時。南越王佗稱帝。文帝賜佗書。諭甚懇。謝佗遂稱臣。郤虎晉臣。言勝敵之策於趙衰。大公用之而勝。衰曰。臣謀本於郤虎。公因賞虎田。千秋漢武帝臣。衛太子為江充譖敗。千秋力訟其冤。帝因感悟。白公欲作亂。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曰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善沒者能取之。曰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能知之。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者可耳。此孔子默止白公之作亂也。勝書說周公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公曰。徐言

又曰。有事於此。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公曰勿言。此勝書默說周公之伐紂也。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公曰。日有役人上視。意者其是耶。令復役。東郭牙至。仲曰。子何故言伐莒。對曰。日者望君在臺上。手足矜有兵革之色。舉臂而指所言者莒也。口呿而不合。所言者莒也。桓公又與仲謀伐衛。退朝。衛姬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強。伐國之志也。見妾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朝。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安識之。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之。夫君子謹言。則其言善矣。一善所格。天可動。遠可懷。敵可勝。君可悟。如宋景

公輩。善言之應。豈不信哉。且有人不言而我已知者。如仲尼於白公。以不應應。周公於勝書。以不聞聞。皆深隱而弗露者也。有我不言而人已知者。如東郭知民也。觀齊舉而知伐莒。衛姬婦人也。望足高而知謀衛。是欲匿而反彰者也。故言未出於口。已有不言之謀。未入於耳。已有無聲之聽。其幾如此。豈可忽諸。況已動於頰舌之間者。又可以不謹也。

宋使之報寇避害而趨利。澄子之援衣覩形而忌實惠。子之却炬。交淺而談深。言乃爲天下病。楊惲。何綏禍成於簡傲。京房張宿獲戾於漏洩。始知安世佯驚。魯恭潛益。陸元方緘封之匣。李德裕精思之亭。咸愼厥樞機。可爲楷範矣。

齊攻宋。宋王使人候之。使還曰。寇近矣。王怒殺之。如此者三。後又使人往報曰。殊不如寇所在。王喜。賜之金。寇至。王馳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澄子春秋時人。亡緇衣。見婦人衣緇。援而弗舍。婦弗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亡紡緇。今子禪緇以禪緇易紡緇。子豈不得哉。惠子新與白圭相見。說之以強。白圭去。語人曰。有娶新婦者。婦至。童子操蕉火而炬。新婦曰。火太鉅。入門。有歛陷。新婦曰。塞之。恐傷人之足。寔非不便也。然有太甚者。今惠子

之說。我有似於此。楊惲。漢平通侯。免爵家居。內懷不服。報友人孫會宗書。語涉怨望。按驗坐罪。何綏。晉侍中尚書。性輕物。翰札簡傲。後爲東海王所害。京房。漢元帝時爲郎。與張博親善。見數道上意。及諸災異事。後石顯告房與博通謀誹謗得罪。張宿。唐憲宗時居諫列。以機事不容。貶郴縣丞。漢張安世領尚書。事謹慎。周密。每議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詔佯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魯恭爲三公。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唐陸元方爲相。清謹所奏。勅書手自緘封。藏於一匣。家人莫有見者。李德裕爲相。於私第中別構精思亭。每有大事。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無得預。夫能謹言者必能知言。故群言淆亂。不可不察。如宋使之言。誑也。竟以懼國。澄子之言。寄也。鄭以娛人。惠子之言。躁也。適以辱身。其爲天下病一也。或不能辨亦聽言者之過歟。至於楊惲何綏以簡傲召禍。京房張宿以漏洩被戾。不愼之害乎可畏。然後愈知言之不可以不謹也。安世魯恭元方德裕。皆知愼其言者。良可法耳。

夫居其位。不可無其言。故鄭重四賢。魯矜一諾。周襄却請隧之妄。王孫折問鼎之姦。莫不藉爲命。以安邦。託立言而不朽。雖復謹之又謹。其亦有不獲已者歟。

鄭國之辭命。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

論于莊渦色。應對措佚。辭有然事小非
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矣。子路辭。康子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
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
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晉文公
定襄王於郟。勞以地。辭。請隧。弗許。曰
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
所惡也。還不敢請。楚子伐陸渾之戎。至
於洛。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
輕重大小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
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惟其時耳。
苟居其位而不言。雖代之言者。故當言
而言。如四賢之爲辭命。不當言而不言。
如季路之重然諾。正言以卻婁。如周襄
王晉辭以折楚。如王孫滿。用之當世。則

贊詩撲以安邦。善之獲人。則修德功而
不朽。辭未嘗因言而弛。理亦未嘗因謹
而廢言也。蓋以不獲已之心立言。
此言之所以有益於天下也歟。

慎行章第二十九

進德修業。淑身以接物者。其惟行歟。一念肆而庶事乖。一刻怨而終身悔。甚哉。不可以不慎也。君子不患人之非已也。不爲可非之行而已。遵道而行。待時而動。斯行無不宜。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斯行無所疑。慎也者。行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詩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詩大雅烝民之
篇。言仲山甫之心。能極其敬。而以古訓
爲法也。凡行備於身。謂之德。見於世。謂
之業。君子進德修業。淑其身以交接
於物者。舍行將奚以哉。一念少肆。遂致
庶事之乖。一刻少忍。即貽終身之悔。
抑者。其可以不慎乎。故君子求諸已。不
求諸人。人之非已。不足患也。但慎於
使無可非之行而已。遵道而行。於道不
故行。待時而動。非時不敢動。斯行而咸
宜矣。內主於敬。則內無不直。外主於義。
則外無不方。斯行無所疑矣。然則慎也
者。所以成行之始。成行之終。不可以不

慎也。詩所云小心翼翼。古
訓是式者。其是之謂歟。

夫行起於幾微。而動乎天地。吉凶以之生。故修政而桑枯。錄究而雨澍。受脤失敬。執玉卑容。覦之不恭。遂爲身咎。況恃勢以自尊。怙權而虐物。貽譏賈禍。豈云不幸乎。

商大戊時。有桑生於朝。七日大拱。王懼。修明先王
之政。三日而桑枯。東漢和帝時。京師旱。
乃錄囚徒。舉冤獄。未及還宮。大雨。周大
夫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今成子惰。棄其

命矣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後周鄭譯尚梁國公主頗專權擅取公材以營私第坐是除名唐蒔於為尚衣奉御性貪忍害使如坊撤販繒帛者而取其貨事泄流廣州此特勢自專者也北齊高敖曹為司徒嘗詣相府門者止之敖曹怒引弓射門者後唐盧程為平章事使晉陽山路險阻埋安坐肩與州縣長吏短車丁夫迎謁拜伏少有忤意即加笞辱此怙權虐物者也夫舟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雖幾微必有其應惠迪則吉從逆則凶如影響焉商修政而桑穀枯漢錄寬而雨即澤善行之吉既有明徵矣成肅公之受脤邾隱公之執玉狄之不

悉似亦載微弱道為災咎天人感應之際民可畏也況夫特勢怙權專恣暴虐者貽譏以敗名實損以辱身由咎之來良由自取非不幸也

慎行者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蘧伯玉有之河間東平藩屏之令器曹參孔明輔弼之碩德抑其倫也夫狂者走逐者亦走懼者顫寒者亦顫乃同形而異實廉者貪貪者未必皆廉忠者死死者未必皆忠乃同事而異情觀行者審諸

衛靈公夜坐聞

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賢者不以暗昧廢禮使人偵之果然漢河間王德身端行治篤敬愛下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後漢東平王蒼少好經書事禮不越明帝問以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為善最樂曹參為相一遵蕭何之法無所變更擇郡國吏雄厚者用之刻深務名者輒斥去蜀諸葛亮將伐魏與諸將謀魏延請以精兵五千出褒中當子午谷而北不十日可至長安亮以此為危計不用凡慎行者必擇於萬全乃可以全其大必嚴於綱乃可以多於眾故執虛器如執盈物無微而可忽入虛室如有人心無地不存若伯玉者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墮行者君子之道矣河間東平藩屏之能慎行者也曹參孔明輔弼之能慎行者也庶幾伯玉之儔乎然行之異者易辨同者難辨如病狂者東西奔走逐者非狂也隨之走有似於狂懷懼者手足俱顫寒者非懼也寒其顫有似於懼其形雖同其實則異矣廉者外不取於人內不營其產故貴而貪者或廉貲以耗財成婚偽以干譽則未必皆廉忠者臨陳不顧其身直言不避其禍故死而死者或失養以傷生或犯法而後罪則未必當忠其事雖同其情則異矣是不獨朝已之行當慎即觀人之行亦當慎之可不審哉

愛物章第三十

天地訢合煦嫗覆育而滋萬物故君子之用物也有不可廢之禮而有不忍盡之心鳥獸之肉足登於俎皮角毛羽足供於器物具而罔有過求愛已行乎其中矣孳尾紀於堯書攸居著乎禹貢商開三面之網周憐屋上之烏抑仁政之施乎堯命羲仲宅鳥獸之孳尾因其生育以驗春氣之和禹治水洲渚既平隨陽之鳥得其居止而遂其生湯出見人張網者置四面令解其三面祝曰

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武王登表臺以臨放民周公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凡物之生本於天地蓋自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一陰一陽交合訢暢天以氣煦地以形嫗天以高覆地以厚育渾然太和在宇宙間而萬物滋生於其中皆天地之所愛也君子體天地之心以為心雖祭饗事賓禮之所在不敢或廢勞少有需於物但於用物之中有不忍盡用之意鳥獸之肉取其足登於俎皮角毛羽取其足供於器具而即止罔有過求是愛物之道已寓於用物之中體與心蓋行不悖矣如堯察孳尾禹記攸居商湯解網周公憐烏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謂非仁之施乎誠與天地合其德者也

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林而獵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制之以節斯民用弗窮禮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犬馬雖微猶施帷蓋詎有暴殄之失哉君子不忍盡之心所以教民節也彼竭澤而漁者盡乎魚之利矣非不得魚然魚既盡則明年將無魚焚林而獵者盡乎獸之利矣非不得獸然獸既盡則明年將無獸甚矣物之不可盡也惟制之以節斯取之有道用之不竭仁也而禮存焉

諸侯大夫士皆當秉禮者也苟無行禮之事則不殺牛羊犬豕任自孳以豐其物自大而及小無不軌於禮即無不被其仁至若犬馬雖微於其斃也猶有帷蓋之施以示撫恤之意則其於物又肯忍用之無度哉暴殄之失知其免矣

齊矜觳觫宋避螻蟻仁之端也單父舍夜得之魚中牟馴將雛之雉可以觀治馬蕭宏食品充盈朱异珍羞腐敗識者所譏若梁武之麪為犧牲則愛物而廢禮異乎夫子之存餼羊矣齊宣王不忍牛之觳觫以

半易之宋程頤請問哲宗曰聞上起行漱水必避螻蟻有之乎上曰然誠恐傷
之爾頤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宓子為單父令巫馬期往觀其化見夜漁
者得而舍之問其故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故舍之漢魯恭為中牟令小
兒不捕雉曰雉方將雛蕭宏奢侈無度珍膳盈前食不能盡棄之道路未屏厨
下珍羞廢闕每月棄十數車賤請子刑房亦不羞分膳一人俱得臣罪武帝事佛
不茹腥以麪象犧牲之形供祭祀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我愛其禮夫仁
者於施齊宣之矜牛宋哲宗避蟻不忍之心於見其端矣惜未能擴充以施於政
耳單父舍魚中牟馴雉曰下之不忍見上之不忍豈不可以觀自乎蓋宏來異

暴殄天物識者譏之若梁武以麪為犧則所全於物者小而所失於禮者大非
餼羊之遺也其與夫子之愛禮存羊不大異乎愛物者不忍禮亦不傷仁富以
聖人為法

御製資政要覽卷之三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

（清）世宗胤禛撰

清雍正内府刻本

庭訓格言一卷

雍正八年

世宗憲皇帝追述

聖祖仁皇帝天語

親錄成編凡二百四十有六則皆

實錄

聖訓所未及載者蓋我

世宗憲皇帝至孝承

顏特蒙

眷注

宮闈問視之暇從容

溫諭指示獨詳而

帝德同符心源默合聆受亦能獨契故紬繹

舊聞編摩

寶帙敷由

皇極方軌六經粤考三皇五帝以迄於禹湯文武其佚文

遺教散見於周秦諸書而紀錄失眞醇疵互見故

司馬遷有百家稱黃帝其文不雅馴之說蓋其識

不足以知聖人故所述不盡合本旨也是編以

聖人之筆記

聖人之言傳述既得精微又以

聖人親聞乎

聖人授受尤爲親切垂諸萬世固當與典謨訓誥共昭法

守矣

御製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序

欽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性秉生安道參
化育臨御悠久宇宙清寧六
十載

聖德神功超越萬古允為史臣所
記注奏獻所覩聞者固已備
編於
實錄
寶訓珍藏於金匱琅函爾。皇皇
盛矣大矣朕曩者偕諸昆弟
侍奉
宮庭親承
色笑每當視膳問安之暇
天顏怡悅倍切
恩勤提命諄詳鉅細悉舉其大者
如對越

天
祖之精誠仿眷
兩宮之純孝至敬存誠之與義任
人數政之宏猷慎刑重穀之
深仁行師治河之上略圖書
經史禮樂文章之淵博天象

地與曆律步算之精深以及治内治外養性養身射御方藥諸家百氏之論說莫不隨時示訓遇事立言言切於身心語語為模範蓋由我

皇考質本生知而加以好學聖由天縱而益以多能舉天地間萬事萬物之理融會貫通以其得之於心者宣為至教視聽言動其合經常飲食起居咸成矩度而

聖慈篤摯啓迪周詳涵育薰陶循

循善誘朕四十年來祇聆默識夙夜凜遵仰荷纘承益圖繼述追思曩者天倫之樂細懷叮嚀告戒之言既歷歷以在心尚洋洋其盈耳謹與誠

親王允祉等記錄多條萃會成編恭名爲

庭訓格言於戲

聖謨弘遠包涵無際以今所紀撰昔所聞僅存什一於千百闕略甚多寔深愧悚然而是編也文辭精要意旨深長苟能

引伸而擴充之則片語能含宏義隻字可括千言雖卷帙簡約而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罔弗兼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一以貫之矣爰奉秘集壽之琬琰以昭垂於億萬世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朂哉後嗣恪循

祖訓念茲罔斁受益靡窮書之子孫尚其永久欽承朕謹序

雍正　　一日御筆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訓曰元旦乃履端令節生日爲載誕昌期皆係喜慶之辰宜心平氣和言語吉祥所以朕於此等日必欣悅以酬令節

訓曰吾人凡事惟當以誠而無務虛名朕自幼登極凡祀壇廟禮神佛必以誠敬存心即理事務對諸大臣總以實

心相待不務虛名故朕所行事一出於眞誠無纖毫虛飾

訓曰凡人於事務之來無論大小必審之又審方無遺慮故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誠至言也

訓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以天下之心思爲心思何患聞見之不廣舜惟好問好察故能明四目達四聰所以稱大智也

訓曰凡天下事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愼重處之愼重者敬也當無事時敬以自持而有事時即敬以應事務必謹終如始愼修思永習而安焉自無廢事蓋敬以存心則心體湛然居中即如主人在家自能整飭家務此古人所謂敬以直內也禮記篇首以毋不敬冠之聖人一言至理備焉

訓曰爲人上者用人雖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在下者當視上意所嚮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則下必投其所好以誘之朕於諸藝無所不能爾等曾見我偏好一藝乎是故凡藝俱不能溺我

訓曰凡看書不爲書所愚始善即如董子所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謂之昇平世界果使風不鳴條則萬物何以鼓動發生雨不破塊則田畝如何耕作布種以

此觀之俱係粉飾空文而已似此者皆不可信以爲
真也
訓曰朕八歲登極即知黽勉學問彼時教我句讀者有
張林二內侍俱係明時多讀書人其教書惟以經書
爲要至於詩文則在所後及至十七八更篤於學逐
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日暮理事稍暇復講論
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朕少年好學如

此更耽好筆墨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
曾教我書法張林二內侍俱及見明時善於書法之
人亦常指示故朕之書法有異於尋常人者以此
訓曰節飲食慎起居實卻病之良方也
訓曰凡人修身治性皆當謹於素日朕於六月大暑之
時不用扇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縱而能者也
訓曰汝等見朕於夏月盛暑不開牕不納風凉者皆因

自幼習慣亦由心靜故身不熱此正古人所謂但能
心靜即身凉也且夏月不貪風凉於身亦大有益蓋
夏月盛陰在內倘取一時風凉之適意反將暑熱閉
於腠理彼時不覺其害後來或致成疾每見人秋深
多有肚腹不調者皆因外貪風凉而內閉暑熱之所
致也
訓曰凡人養生之道無過於聖人所留之經書故朕惟

訓汝等熟習五經四書性理誠以其中凡存心養性
立命之道無所不具故也看此等書不勝於習各種
雜學乎
訓曰書經者虞夏商周治天下之大法也書傳序云二
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
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蓋道心爲人心之主而心
法爲治法之原精一執中者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

建中建極者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德也仁也敬與誠也言雖殊而理則一所以明此心之微妙也帝王之家所必當講讀故朕訓教汝曹皆令誦習然書雖以道政事而上而天道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無不備於其間實所謂貫三才而亘萬古者也言乎天道虞書之治曆明時可驗也言乎地理禹貢之山川田賦可考也言乎君道則典謨訓誥之微言可詳也言

乎臣道則都俞吁咈告誡敷陳之忠誠可見也言乎理數則箕子洪範之九疇可敘也言乎修德立功則六府三事禮樂兵農歷歷可舉也然則帝王之家固必當講讀即仕宦人家有志於事君治民之責者亦必當講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在大賢希聖之心言必稱堯舜朕則兢業自勉惟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勿負乎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已耳

訓曰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然敬鬼神之心非爲禍福之故乃所以全吾身之正氣也是故君子修德之功莫大於主敬內主於敬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動外主於敬則惰慢之氣無自而生念念敬斯念念正時時敬斯時時

正事事敬斯事事正君子無在而不敬故無在而不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與

訓曰凡理大小事務皆當一體留心古人所謂防微杜漸者以事雖小而不防之則必漸大漸而不杜必至於不可杜也

訓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惻隱之心觸處發現故極其

量則民胞物與無所不周而語其心則慈祥愷悌隨感而應凡有利於人者則爲之凡有不利於人者則去之事無大小心自無窮盡我心力隨分各得也

訓曰仁者無不愛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廣在上則人咸戴焉在下則人咸親焉已逸而必念人之勞已安而必思人之苦萬物一體痌瘝切身斯爲德之盛仁之至

訓曰凡人孰能無過但人有過多不自任爲過朕則不然於閒言中偶有遺忘而誤怪他人者必自任其過而曰此朕之誤也惟其如此使令人等竟至爲所感動而自覺不安者有之大凡能自任過者大人居多也

訓曰虞書云宥過無大孔子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凡人孰能無過若過而能改卽自新遷善之機故人以改過爲貴其實能改過者無論所犯事之大小皆不當罪之也

訓曰曩者三逆未叛之先朕與議政諸王大臣議遷藩之事內中有言當遷者有言不可遷者然在當日之勢遷之亦叛卽不遷亦叛遂定遷藩之議三逆既叛大學士索額圖奏曰前議三藩當遷者皆宜正以國法朕曰不可廷議之時言三藩當遷者朕實主之今

事至此豈可歸過於他人時在廷諸臣一聞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悅誠服朕從來諸事不肯委罪於人矧軍國大事而肯卸過於諸大臣乎

訓曰爾等凡居家在外惟宜潔淨人平日潔淨則淸氣著身若近汚穢則爲濁氣所染而淸明之氣漸爲所蒙蔽矣

訓曰朕幼年習射耆舊人教射者斷不以朕射爲善諸

人皆稱曰善彼獨以爲否故朕能騎射精熟爾等甚不可被虛意承順讚美之言所欺諸凡學問皆應以此存心可也

訓曰人多強不知以爲知乃大非善事是故孔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朕自幼即如此每見高年人必問其已往經歷之事而切記於心決不自以爲知而不訪於人也

訓曰人心虛則所學進盈則所學退朕生性好問雖極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於此等決不遺棄必搜其源而切記之並不以爲自知自能而棄人之善也

訓曰朕自幼讀書間有一字未明必加尋繹務至明愜於心而後已不特讀書爲然治天下國家亦不外是也

訓曰讀古人書當審其大義之所在所謂一以貫之也若其字句之間即古人亦互有異同不必指摘辯駁以自伸一偏之說

訓曰讀書以明理爲要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凡聖賢經書一言一事俱有至理讀書時便宜留心體會此可以爲我法此可以爲我戒久久貫通則事至物來隨感即應而不待思索矣

訓曰易云日新之謂盛德學者一日必進一步方不虛度時日大凡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也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而不學則終無成矣所以初學貴有決定不移之志又貴有勇猛精進之心尤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念人苟能有決定不移之志勇猛

精進而又貞常永固毫不退轉則凡技藝焉有不成者哉

訓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一生只在志學一言又實能學而不厭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千古聖賢與我同類人何爲甘於自棄而不學苟志於學希賢希聖孰能禦之是故志學乃作聖之第一義也

訓曰子曰志於道夫志者心之用也性無不善故心無

不正而其用則有正不正之分此不可不察也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爲進德之基昔聖昔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弗屆志之所嚮無堅不入志於道則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由是而據於德而依於仁而游於藝自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涵泳從容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訓曰凡人盡孝道欲得父母之歡心者不在衣食之奉養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歡心斯可謂眞孝者矣

訓曰孝經一書曲盡人子事親之道爲萬世人倫之極誠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經之意蓋深望夫後之儒者身體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風俗其旨甚遠其功甚宏學者自當留心誦

習服膺弗失可也

訓曰爲臣子者果能盡心體貼君親之意凡事一出於至誠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昔日

太皇太后駕詣五臺因山路難行乘車不穩朕命備八人煖轎

太皇太后天性仁慈念及校尉請轎步履惟艱因欲易車朕勸請再三

聖意不允朕不得已命轎近隨車行行不數里朕見
聖躬乘車不甚安穩因請乘轎
聖祖母云予已易車矣未知轎在何處焉得即至朕
奏曰轎即在後隨令進前
聖祖母喜極拊朕之背稱贊不已曰車轎細事且道途之
間汝誠意無不懇到實爲大孝蓋深愜
聖懷而降是歡愛之旨也可見凡爲臣子者誠敬存心實

心體貼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也
訓曰朕爲天下君何求而不得現今朕之衣服有多年
者並無纖毫之玷褻衣亦不至少污雖經月服之亦
無汗跡此朕天稟之潔淨也若在下之人能如此則
凡衣服不可以長久服之乎
訓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長久奈何世人衣不過被體而衣千金之裘猶以爲

不足不知鶉衣縕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
錢之食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朕
念及於此恒自知足雖貴爲天子而衣服不過適體
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
味此非朕勉強爲之實由天性自然汝等見朕如此
儉德其共勉之
訓曰當聞明代宮闈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宮人幾至數

千小有營建動費巨萬今以我朝各宮計之尚不及
當日妃嬪一宮之數我朝外廷軍國之需與明代略
相髣髴至於宮闈中服用則一年之用尚不及當日
一月之多蓋深念民力惟艱國儲至重
祖宗相傳家法勤儉敦樸爲風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爲訓不敢過也
訓曰冠帽乃元服最尊今或有下賤無知之人將冠帽

置之靴韈一處最不合禮滿洲從來舊規亦最忌此

訓曰如朕為人上者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而人自從即如喫烟一節雖不甚關係然火燭之起多由於此故朕時時禁止然朕非不會喫烟幼時在養母家頗善於喫烟今禁人而已用之將何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

訓曰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蓋禮以嚴分而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不由於斯

訓曰學問無他惟在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天理乃本然之善有生之初天之所賦畀也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動於物縱於情乃人之所為非人之固有也是故閑邪存誠所以持養天理隄防人欲省察克

治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若能操存涵養愈精愈密則天理常存而物欲盡去矣

訓曰昔者三孽作亂朕料理軍務日昃不遑持心堅定而外則示以暇豫每日出遊景山騎射彼時滿洲兵俱已出征餘者盡係老弱遂有不法之人投帖於景山路旁云今三孽及察哈爾叛亂諸路征討當此危殆之時何心每日出遊景山如此造言生事朕置若罔聞不久三孽及察哈爾俱已剿滅當時朕若稍有疑懼之意則人心搖動或致意外未可知也此皆

上天垂佑

祖宗神明加護令朕能堅心籌畫成此大功國已至甚危而獲復安也自古帝王如朕自幼閱歷艱難者甚少今海內承平迴思前者數年之間如何閱歷轉覺悚然可懼矣古人云居安思危正此之謂也

訓曰今天下承平朕猶時刻不倦勤修政事前三孽作亂時因朕主見專誠以致成功惟大兵永興被困之際至信息不通朕心憂之現於詞色一日議政王大臣入內議軍旅事奏畢僉出有都統畢立克圖獨留向朕云臣觀陛下近日天顏稍有憂色上試思之我朝滿洲兵將若五百人合隊誰能抵敵不日永興之師捷音必至陛下獨不觀

太祖

太宗乎為軍旅之事臣未見眉顰一次皇上若如此則懦怯不及

祖宗矣何必以此為憂也朕甚是之不日永興捷音果至所以朕從不敢輕量人謂其無知凡人各有識見常與諸大臣言但有所知所見即以奏聞言合乎理朕即嘉納都統畢立克圖漢仗好且極其誠實人也

訓曰大雨雷霆之際決毋立於大樹下昔老年人時時告誡朕親眼常見汝等記之

訓曰世人皆好逸而惡勞朕心則謂人恆勞而知逸若安於逸則不惟不知逸而遇勞即不能堪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是觀之聖人以勞為福以逸為禍也

訓曰世人秉性何等無之有一等拘性人人以為好者

彼以為不好人以為是者彼反以為非此等人似乎忠直如或用之必然僨事故古人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此等人之謂也

訓曰古人有言反經合理謂之權先儒亦有論其非者蓋天下止有一經常不易之理時有推遷世有變易隨時斟酌權衡輕重而不失其經此即所謂權也豈

有反經而謂之行權者乎

訓曰大凡貴人皆能久坐朕自幼年登極以至於今日與諸臣議論政事或與文臣講論書史卽與爾等家庭閒暇談笑率皆儼然端坐此乃朕躬自幼習成素日涵養之所致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其信然乎

訓曰出外行走駐營之處最爲緊要若夏秋間雨水可

慮必覔高原凡近河灣及窪下之地斷不可住冬春則火荒可慮但覔草稀背風處若不得已而遇草深之地必於營外周圍將草刈除然後可住再有人先曾止宿之舊基不可住或我去時立營之處回途至此亦不可再住如是之類我朝舊例皆爲大忌

訓曰走遠路之人行數十里馬旣出汗斷不可飲之水秋季猶可春時雖無汗亦不可令飲若飲之其馬必

得殘疾汝等切記

訓曰天道好生人一心行善則福履自至觀我朝及古行兵之王公大臣內中頗有建立功業而行軍時曾多殺人者其子孫必不昌盛漸至衰敗由是觀之仁者誠爲人之本與

訓曰凡人處世惟當常尋歡喜歡喜處自有一番吉祥景象蓋喜則動善念怒則動惡念是故古語云人生

一善念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人生一惡念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此誠至理也夫

訓曰人心一念之微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是故心存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爲放也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也惟心不爲耳目口鼻所役始得泰然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

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訓曰大學中庸俱以愼獨爲訓是爲聖賢第一要節後人廣其說曰暗室不欺所謂暗室有二義焉一在私居獨處之時一在心曲隱微之地夫私居獨處則人不及見心曲隱微則人不及知惟君子謂此時指視必嚴也戰戰慄慄兢兢業業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斯

誠不愧於屋漏而爲正人也夫

訓曰爲人上者教子必自幼嚴飭之始善看來有一等王公之子幼失父母或人惟有一子而愛恤過甚其家下僕人多方引誘百計奉承若如此嬌養長大成人不至癡獃無知即多任性狂惡此非愛之而反害之也汝等各宜留心

訓曰人之才行當辨其大小在大位者稱其清廉可矣若使役人等亦可加以清廉之名乎朕曾於護軍驍騎中問其人如何而侍衛有以端愨對者軍卒人等豈堪當此端愨乃居大位之美稱軍卒止可言其樸實耳

訓曰爾等平日當時常拘管下人莫令妄干外事留心敬愼爲善斷不可聽信下賤小人之語彼小人遇便宜處但顧利己不恤惡名歸於爾等也一時不謹可

乎

訓曰凡人存善念天必綏之福祿以善報之今人日持念珠念佛欲行善之故也苟惡念不除即持念珠何益

訓曰近世之人以不食肉爲持齋豈知古人之齋必與戒竝行易繫辭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也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古

人無一日不齋無一日不戒而今之人以每月之某日某日持齋已與古人有間然持齋固爲善事可以感發人之善念第不知其戒心何如耳

訓曰世上人心不一有一種人不記人之善專記人之惡覩人有醜惡事轉以爲快樂如自得奇物者然此等幸災樂禍之人不知其心之何以生而怪異如是也汝等當以此爲戒

訓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爲怪朕堅意爲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

訓曰人惟一心起爲念慮念慮之正與不正只在頃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卽從而正之自不至離道之遠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之微靜以存之動則察之必使俯仰無愧方是實在工夫是故古人治心防於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鉅也

訓曰人之爲聖賢者非生而然也蓋有積累之功焉由有恒而至於善人由善人而至於君子由君子而至於聖人階次之分視乎學力之淺深孟子曰夫仁亦

在乎熟之而已矣積德累功者亦當求其熟也是故有志爲善者始則充長之繼則保全之終身不敢退然後有日增月益之效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其功用豈可量哉

訓曰朕自幼不喜飲酒然能飲而不飲平日膳後或遇年節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人有點酒不聞者是天

性不能飲也如朕之能飲而不飲始爲誠不飲者大抵嗜酒則心志爲其所亂而昏昧或致病疾實非有益於人之物故夏先后以旨酒爲深戒也

訓曰原夫酒之爲用所以祀神也所以養老也所以獻賓也所以合歡也其用固不可少然而沉酣湎溺不時不節則不可是故先王因爲酒禮賓主交錯揖讓升降溫溫其恭威儀反反立監佐史常以三爵爲限

況敢多飲乎此先王之所以戒酒失也柰何今之人無故而飲飲必醉而後已富家子弟敗家破產身罹疾厄皆由於此而貧窮者纔得錢文便沽飲盡醉行兇遭禍抑何比比故周書以酒爲誥而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訓曰禮義之心人皆有之未有安心爲非而逆乎人道者也若或有之不過百中一二然此輩亦有所由起或有負氣而縱者或有使酒而縱者夫負氣者猶知顧忌而使酒者竟毫無所畏此非其人爲之而酒爲之也故古之聖王遠焉賢士戒焉世之好飲者樂酒無厭心恆狂亂遂至形骸顛倒禮法喪失其爲敗德何可勝言是故朕諄諄敎飭爾等斷不可耽於酒者正爲傷身亂行莫此爲甚也

訓曰人之養身飲食爲要故所用之水最切朕所經歷

多矣每將各地之水稱其輕重因知水最佳者其分兩甚重若遇不得好水之處卽蒸水以取其露烹茶飲之澤布尊旦巴胡突克圖多年以來所用皆係水蒸之露也

訓曰朕避暑時曾於烏城熱河等處捕魚見侍衞執事人中年紀幼小者憐其未習於水每懷怵惕故朕諸子自幼俱令其習水卽習之未精者較之若輩亦大

不同所以行船涉水總不爲汝等牽掛也可見爲人凡學一藝必於自身有益我朝先輩嘗言一粒之藝於身有益誠謂是與

訓曰今外邊之無賴小人及太監等慣嘗罵人且動輒發誓亦如罵人之語皆出自口我等爲人上者斷乎不可或使令之輩有過小則責之大則扑之詈罵之亦奚爲汙穢之言輕出自口所損大矣爾等切記之

訓曰凡人不能無好惡但能勝其私心則善誠見善而好之見惡而惡之則不能牽累吾心矣人於喜怒亦然喜時不能不過可怒之事怒時不能不過可喜之事是故大學云忿懥好樂皆難得其正者此之謂也

訓曰人生於世無論老少雖一時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故孔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我等平日凡事能敬畏於長上則不得罪於朋儕則不召過且於養身亦大有益嘗見高年有壽者平日俱極敬愼卽於飲食亦不敢過度平日居處尚且如是遇事可知其愼重也

訓曰古聖人所道之言卽經所行之事卽史開卷卽有益於身爾等平日誦讀及教子弟惟以經史爲要夫吟詩作賦雖文人之事然熟讀經史自然次第能之幼學斷不可令看小說小說之事皆敷演而成無實

在之處令人觀之或信爲眞而不肖之徒竟有效法行之者彼焉知作小說者譬喩指點之本心哉是皆訓子要道爾等其切記之

訓曰詩之爲教也所從來遠矣昔在虞庭命夔爲典樂之官以教胄子曰詩言志蓋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觸於境而宣於言者也自夫子刪定而後三百篇之旨粲然可覩採之里巷者爲風陳之朝

廷者爲雅薦之郊廟者爲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下管間歌合樂之所咏歎而祖功宗德之實著矣千載而下因言識心故曰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也夫子雅言之教稱引誦說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詠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詩也思夫伯魚過庭之訓小子何莫學夫詩之教則凡有志於學者豈可不以學詩爲要乎

訓曰禮之係於人也大矣誠爲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而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規小而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君臣上下賴之以序夫婦內外賴之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之以順而成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禮經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爲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卽今之禮記是也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之說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於身心之要旨爾等所習本經旣熟正當學禮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其宜勉之

訓曰爲人上者使令小人固不可過於嚴厲而亦不可過於寬縱如小過悞可以寬者卽寬宥之罪之不可寬者彼時卽懲責訓導之不可記恨若當下不懲責時常瑣屑蹂踐則小人恐懼無益事也此亦使人之要汝等留心記之

訓曰孔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此言極是朕恆見宮院內賤輩因稍有勤勞些須施恩伊必狂妄放縱生一事故將前所行是處盡棄而後已及遠置之伊又背地含怨古聖何以知之而爲是言耶凡使人者皆宜深省此言也

訓曰太監原爲宮中使令以備灑掃而已斷不可使其
干預外事朕宮中之太監總不令在外行走有告假
者日中出去晚必進內卽朕御前近侍之太監等不
過左右使令家常閒談笑語從不與言國家之政事
也
訓曰兵書云爲將之道當身先士卒前者噶爾丹以追
喀爾喀爲名闌入邊界朕討安藩服親統六師由中

路進兵逐日侵晨起行日中駐營又慮大兵遠討糧
米爲要傳令諸營將士每日一餐朕亦每日進膳一
次未駐營時必先令人詳審水草或有之水處則鑿
井開泉蓄積澄流務使人馬給足竟有原無水處忽
爾清泉流出導之可致數里人馬資用不竭一近克
魯倫河卽身率侍衛前鋒直搗其巢大兵隨後依次
而進噶爾丹聞朕親統大兵忽自天臨魂膽俱喪卽

行逃竄恰遇西師於昭木多一戰而大破之此皆由
朕上得天心出師有名故爾新泉涌出山川靈應以
致數十萬士卒車馬各各安全三月之間振旅凱旋
而成茲大功也
訓曰兵丁不可令習安逸惟當教之以勞時常訓練使
步伐嚴明部伍熟習管子所謂晝則目相視而相識
夜則聲相聞而不乖也如是則戰勝攻取有勇知方

故勞之適所以愛之教之以勞眞乃愛兵之道也不
但將兵如是教民亦然故國語曰夫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
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訓曰我等時居塞外常飲河水然平時不妨但夏日山
水初發深當戒愼此時飲之易生疾病必得大雨一
二次後山中諸物盡被滌蕩然後潔清可飲

訓曰朕每歲巡行臨幸處居人各進本地所產菜蔬嘗
喜食之高年人飲食宜淡薄每兼菜蔬食之則少病
於身有益所以農夫身體強壯至老猶健者皆此故
也
訓曰嘗觀宋史孝宗月四朝太上皇稱爲盛事孝宗於
宋固爲敦倫之主然而上皇在御自當乘暇問視豈
可限定朝見之期朕事

皇太后五十餘年總以家庭常禮出乎天倫至性遇有事
奏啓一日二三次進見者有之或無事即間數日者有
之至於
萬壽誕辰嘉時令節朕備家宴恭請臨幸則自晨至暮左
右奉侍豈止日覲數次朕之巡狩江南出獵塞北也
隨本報三日一次恭請
聖安外仍使近侍太監乘傳請
安並進所獲鹿麞雉兔鮮果鮮魚之類凡有所得即令馳
進從不拘定日期且朕侍
皇太后家人禮數惟以順適爲安自然爲樂並不以朝見
日期限定禮法而稱孝也
訓曰嘗閱明宣宗實錄其奉事母后和敬有禮至今覽
之猶足令人感慕朕嘗思先王以孝治天下故夫子
稱至德要道莫加於此自唐宋以來人君往往疏於
定省有經年不一見者獨不思朝夕承懽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家庭常禮出於天倫至性何嘗以上下而
有別也
訓曰諸樣可食果品於正當成熟之時食之氣味甘美
亦且宜人如我爲大君下人各欲盡其微誠故爭進
所得初出鮮果及菜蔬等類朕只略嘗而已未嘗食
一次也必待其成熟之時始食之此亦養身之要也

訓曰朕於凡事必存心分別吉凶如簡用大臣陞轉職
官本章必置之於案或置之於床若夫刑部人命事
件暫留中細閱者必別置一處決不與吉事相參朕
於此等處如此留心者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也
訓曰頃因刑部彙題內有一字錯誤朕以硃筆改正發
出各部院本章朕皆一一全覽外人謂朕未必通覽
每多疏忽故朕於一應本章見有錯字必行改正翻

譯不堪者亦改削之當用兵時一日三四百本章朕
悉親覽無遺今一日中僅四五十本而已覽之何難
一切事務總不可稍有懈慢之心也
訓曰世間事甚不如意者莫過於決斷秋審一事夫殺
人之人理應償命但爲人君者於殺人之事必以哀
矜之心處之故朕每理秋審之事無一不竭盡心力
而詳審之也

訓曰爾等見朕時常所使新滿洲數百勿易視之也昔
者
太祖
太宗之時得東省一二人即如珍寶愛惜眷養朕自登極
以來新滿洲等各帶其佐領或合族來歸順者
太皇太后聞之向朕曰此雖爾
祖上所遺之福亦由爾撫柔遠人教化普遍方能令此輩

傾心歸順也豈可易視之
聖祖母因喜極降是旨也
訓曰王師之平蜀也大破逆賊王平藩於保寧獲苗人
三千皆釋而歸之及進兵滇中吳世璠窮蹙遣苗人
濟師以拒我苗不肯行曰天朝活我恩德至厚我安
忍以兵刃相加遺耶夫苗之獷悍不可以禮義馴束
宜若天性然者一旦感恩懷德不忍輕倍主上有內

地士民所未易能者而苗顧能之是可取也子輿氏
不云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
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寧謂苗異乎人而不可以德服
也耶

訓曰凡人於無事之時常如有事而防範其未然則自
然事不生若有事之時卻如無事以定其慮則其事
亦自然消滅矣古人云心欲小而膽欲大遇事當如

此處之

訓曰凡大人度量生成與小人之心志迥異有等小人
滿口惡言講論大人或者背面毀謗日後必遭罪譴
朕所見最多可見天道雖隱而其應實不爽也

訓曰孟子云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此誠然
也看來人之善惡係於目者甚顯非止眸子之明暗

有人焉其視人也常有一種傍徨不定之態則其人
必不正我朝滿洲耆舊亦甚賤此等人

訓曰凡人行住坐臥不可回顧斜視論語曰車中不內
顧禮曰目容端所謂內顧卽回顧也不端卽斜視也
此等處不但關於德容亦且有犯忌諱我朝先輩老
人亦以行走回顧之人爲大忌諱時常言之以爲戒
也

訓曰道理之載於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變
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遇事有執泥
處而經歷事故多者又每逐事圓融而無定見此皆
一偏之見朕則謂當讀書時須要體認世務而應事
時又當據書理而審其事宜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訓曰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如宋周程張朱諸儒
皆能勉行道學之實其議論皆發明先聖先賢之奧

肯又若司馬光乃宋朝名相觀其編輯資治通鑑論
斷古今盡得其當可謂言行相符然自未嘗博道學
之名也今人講道學者徒尚語言文字而尤好非議
人非惟言行不符而言之有實者蓋亦寡矣朕不尚
空言惟務實行尤不肯非議人蓋以人各有短長棄
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始能盡人之材若必求全責備
稍有欠缺即行指摘非忠恕之道也

訓曰人生於世最要者惟行善聖人經書所遺如許言
語惟欲人之善神佛之教亦惟以善引人後世之學
每每各向一偏故爾彼此如讐敵也有自謂道學人
神佛寺廟而不拜自以為得眞傳正道此皆學未至
而心有偏以正理度之神佛者皆古之至人我等禮
之敬之乃理之當然也即今天下至大神佛寺廟不
可勝數何寺廟而無僧道若以此輩皆為異端使盡

還俗不但一時不能而許多人將何以聊其生耶

訓曰老者嘗云人至高年則不能耐暑朕於此言常在
疑信之間厥後年至五旬即不能耐暑些須受熱則
內煩悶而不能堪細思其故蓋由人年壯血氣強盛
水火平均所以不顯年高血氣衰敗水不能勝火故
不能耐暑爾等此時還不在意至年漸高自覺之矣

訓曰有人見朕之鬚白言有烏鬚良方朕曰我等自幼

凡祭祀時嘗以鬚鬢至白牙齒盡黃為祝今幸而鬚
鬢白矣不思福履所綏而反怨老之已至有是理乎

訓曰我朝先輩有言老人牙齒脫落者於子孫有益此
語誠然數年前朕詣
寧壽宮請安
皇太后向朕問治牙痛方言牙齒動搖其已脫落者則痛
止其未脫落者痛難忍朕因

奏曰
太后聖壽已踰七旬孫及曾孫殆及百餘且
太后之孫皆已鬚髮將白而牙齒將落矣何況
祖母享如是之高年我朝先輩常言老人牙齒脫落於子
孫有益此正
太后慈闈福澤綿長之嘉兆也
皇太后聞朕之言歡喜倍常謂朕言極當稱賛不已且言
皇帝此語凡如我老媼輩皆當聞之而生歡喜也

訓曰記云昏定晨省者言爲子之所以竭盡孝心耳人當究其本意不可徒泥其辭必循其跡以行之如朕子孫衆多逐日早起問安汝子又早起問汝之安日暮又如此相繼問安不但爾等無飲食之暇卽朕亦將終日不得一飯之暇矣決非可行之事由此觀之凡人讀書俱究其本意而得之於心可也

訓曰易爲四聖之書其立象設卦繫辭廣大悉備言其理則無所不該言其用則自昔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然而深探作易之旨大抵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吉凶悔吝之別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朕惟經學爲治法之要而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故朕研求易理玩索精蘊前命儒臣參考諸儒

註疏傳義撰爲日講易經解義又命大學士李光地纂修周易折中乙夜披覽一字一畫斟酌無忽誠以易之爲書有觀民設敎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所以極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者其理莫詳於易故孔子嘗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言凡爲學者不可以不學

而學又不可易視之也
訓曰凡事只空談若不眼見終屬無用詩云伯氏吹壎
仲氏吹篪然而實見壎篪者有幾人一歲除日乾清
宮正陳設樂器朕召南書房漢大臣翰林等降旨云
爾等凡作詩賦多以壎篪比兄弟問爾壎篪之形如
何皆云不知因命內監將樂器中壎篪取與伊等觀
看伊等看畢欣然稱奇以為臣等惟於書中見之即

隨口空談誰人實見壎篪今日方得明白也凡事皆
如此必親見親歷始得確實若聞之他人或書中偶
見即據以為言必貽笑於有識之人矣
訓曰我朝清字各國語音俱可以叶
太宗皇帝特命借蒙古字以代清文後來奉
勑諭學士達海修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撰清文朕慮將
來或有授受之訛故特與高年人等搜輯舊語製為

清文鑑頒行之既有此書則我朝清字必不至於遺
漏矣
訓曰賴
祖父福蔭天下一統國泰民安遠方外國商賈漸通各種
皮毛較之向日倍增記朕少時貴人所尚者惟貂其
次則狐膁天馬之類至於銀鼠總未見也駙馬耿聚
忠著一銀鼠皮褂衆皆環視以為奇珍而今銀鼠能

直幾何即此一節而論
祖父所遺之基所積之福豈可易視哉
訓曰凡人飲食之類當各擇其宜於身者所好之物不
可多食即如父子兄弟間我好食之物爾則不欲爾
不欲食之物我強與汝以食之豈可乎各人所不宜
之物知之即當永戒由是觀之人自有生以來腸胃
自各有分別處也

訓曰人果專心於一藝一技則心不外馳於身有益朕所及明季人與我國之耆舊善於書法者俱壽考而身強健復有能畫漢人或造器物匠役其巧絕於人者皆壽至七八十身體強健畫作如常由是觀之凡人之心志有所專即是養身之道

訓曰朕決不欺人即如今凡匠役人等各有密傳技藝決不肯告人而朕問之彼若開誠明奏朕必密之不告一人也

訓曰凡人能量己之能與不能然後知人之艱難朕自幼行走固多征剿噶爾丹三次行師雖未對敵交戰自料猶可以立在人前但念越城勇將則知朕斷不能為何則朕自幼未嘗登牆一次每自高崖下視頭猶眩暈如彼高城何能上登自已決不能之事豈可易視所以朕每見越城勇將心實憐之且甚服之

訓曰昔時大臣久經軍旅者多以人命為輕朕自出兵以後每反諸己或有此心乎思之而益加敬謹焉

訓曰行圍打牲必用鳥鎗而鳥鎗火藥最宜小心大槩一兩火藥可以烘動二三間房屋如或一斤則其力不可言矣我知之最切且聞之亦多是故訓爾等用鳥鎗時各宜小心謹慎也

訓曰吾人燕居之時惟宜言古人善行善言朕每對爾等多教以善爾等回家各告爾之妻子爾之妻子亦莫不樂於聽也事之美豈有踰此者乎

訓曰凡人持身處世惟當以恕存心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此皆自己實受用處若夫忌人之成樂人之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古語云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

訓曰民生本務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至於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以養福亦可以致壽若夫爲官者儉則可以養廉居官居鄉只緣不儉宅舍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與其寡廉孰若寡欲語云儉以成廉侈以成貪此乃理之必然者

訓曰嘗謂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天下寧有不好逸樂者但逸樂過節則不可故君子者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縱飾樂不敢極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是以身安而澤長也書曰君子所其無逸詩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至哉斯言乎

訓曰國家賞罰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轉移人心維持風化善者知勸惡者知懲所以代天宣教時亮天功也故書曰天職刑曰天罰明乎賞罰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韓非子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能生功止過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蓋言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當公慎而不可忽者也

訓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不可不察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子論用人用刑則曰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謂不自用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察而實見其可否然後信之至若舜又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斷之以已意然後參之於人與鬼神可見古之聖人或先參衆論而後審之以獨斷或先定

己見而後稽之於人神其慎重不苟如此蓋衆謀獨斷不容偏廢但先後異用而臨事因時可耳

訓曰天下事物之來不同而人之識見亦異有事理當前是非如睹出乎日學力之所至不待擬議而後得之此素定之識也有事變倏來一時未能驟斷必待深思而後得之此徐出之識也有雖深思而不能得合衆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用之此

取資之識也此三者雖聖人亦然故周公有繼日之思而堯舜亦曰疇咨稽衆惟能竭其心思能取於衆所以爲聖人耳

訓曰孟子言良知良能蓋舉此心本然之善端以明性之善也又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謂自孩提以至終身從吾心縱吾知任吾能自莫非天理之流行也即如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尚言於志學

而立不惑知命耳順之後故古人童蒙而教八歲即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所以正其稟習之偏防其物欲之誘開擴其聰明保全其忠信者無所不至即孔子之聖其求道之心乾乾不息有不知老之將至故凡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其擇善固執克己復禮循循勉勉無有一毫忽易於其間始能日進也

訓曰朕自幼留心典籍比年以來所編定書約有數十

種皆已次第告成至於字學所關尤切字彙失之簡略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各方風土不同語音各異司馬光之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後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多所駁辯迄不能行仍依沈韻朕參閱諸家究心考證如我朝清文以及蒙古西域洋外諸國多從字母而來音雖由地而殊而字莫不寄於點畫兩字合作一字二韻切爲一音因知天地之

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形象寄於字體故朕酌訂一書命曰康熙字典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務使詳略得中歸於至當庶可垂示永久云

訓曰朕自幼所見醫書頗多洞徹其原故後世托古人之名而作者必能辨也今之醫生所學既淺而專圖利立心不善何以醫人如諸藥之性人何由知之皆古聖人之所指示者也是故朕凡所試之藥與治人

病愈之方必曉諭廣衆或各處所得之方必告爾等共記者惟冀有益於多人也

訓曰藥品不同古人有用新苗者有用曝乾者或以手折口咬撮合一處如今皆用曝乾者以分量稱合此豈古制耶如蒙古有損傷骨節者則以青色草名綽爾海之根不令人見採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試之誠然驗之即內地之續斷由此觀之蒙古猶有古制

藥惟與病相投則有毒之藥亦能救人若不當即人參人亦受害是故用藥貴與病相宜也

訓曰養生之道飲食為重設如身體微有不豫即當節減飲食然亦惟比尋常稍減而已今之醫生一見人病即令勿食但以藥物調治若或內傷飲食者禁之猶可至於他症自當視其病由從容調理量進飲食使氣血增長苟於飲食禁之太過惟任諸凡補藥鮮

能貪補氣血而令之充足也養身者宜知之

訓曰朕從前曾往王大臣等花園遊幸觀其蓋造房屋率皆效法漢人各樣曲折隔斷謂之套房彼時亦以為巧曾於一兩處效法為之久居即不如意厭後不為矣爾等俱各自有花園斷不可作套房但以寬廣弘敞居之適意為宜

訓曰朕雖於談笑小節亦必循理先者大阿哥管養心

殿營造事務時一日同西洋人徐日昇進內與朕閒
談中間大阿哥與徐日昇戲曰剃汝之鬚可乎徐日
昇佯佯不采云欲剃則剃之彼時朕即留意大阿哥
原是悖亂之人設曰我奏過皇父剃徐日昇之鬚欲
剃則竟剃矣外國之人謂朕因戲而剃其鬚可乎其
時朕亦笑曰阿哥若欲剃亦必啓奏然後可剃徐日
昇一聞朕言悽然變色雙目含淚一言不出既逾數

日後徐日昇獨來見朕涕泣而向朕曰皇上何如斯
之神也為皇子者即剃我外國人之鬚有何關係皇
上尚慮及未然降此諭旨實令臣難禁受也厥後四
十七年朕不豫時徐日昇聽信外邊亂語以為朕疾
難愈到養心殿大哭自怨其無造化隨回至家身故
夫一言可以得人心而一言亦可以失人心也

訓曰我朝先輩老者雖未深通書史然所行奇處極多
即如古有結繩之政我朝先輩奏事亦嘗結帶為記
古用木簡竹簡書字我朝今用綠頭牌木牌由此觀
之凡聖人應運而興者所行自暗與古合誠足異也

訓曰春夏之時孩童戲耍在院中無妨毋使坐在廊下
此老年人嘗言之也

訓曰昔者喀爾喀尚未內附之時惟烏朱穆秦之羊為
最美厥後七旗之喀爾喀盡行歸順達里崗阿等處

立為牧場其初貢之羊朕不敢食特遣典膳官虔供
陵寢朕始食之即如朕新製法藍碗因思
先帝時未嘗得用亦特擇其嘉者恭奉
陵寢以備供茶朕之追遠致敬每事不忘爾等識之

訓曰朕自幼喜觀稼穡所得各方五穀菜蔬之種必種
之以觀其收穫誠欲廣布於民生或有裨益也朕豐
澤園所種之稻偶得一穗較他穗先熟因種之遂比

別稻早收若南方和煖之地可望一年兩穫即如外國之卉各省之花凡所得種種之即生而且花開極盛觀此則花木之各遂其性也可知矣今塞外之野繭大似山東之山繭朕因織爲繭紬製衣衣之此皆農桑之要務至於花木皆天地生意所發故朕心深愜焉

訓曰古人嘗言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此先事預防之至計所當講求於平日者近見小民蓄積匱乏一遇水旱遂致難支此皆豐稔之年粒米狼戾不能儲備之故也國計若是家計亦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安分養福子孫常守

訓曰朕生性不喜價值太貴之物出遊之處所得樹根或可觀之石圍場所獲野獸之角或爪牙以至木葉之類必隨其質而成一應用之器即此觀之天下之物雖最不直價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棄也

訓曰嘗見有人講論舊磁器皿以爲古玩然以理論舊磁器皿俱係昔人所用其陳設何處俱不可知看來未必潔淨非大貴人飲食所宜留用不過置之案頭或列之書厨以爲一時之清賞可矣此亦富貴人家所當留心之一節故語爾等知之

訓曰諸國必有一所敬之神即如我朝之敬祀祖神者如蒙古回子番苗猓猓以及各國之人皆自有一所敬之神由此觀之天之生斯人也敬之一字凡事不可須臾離也

訓曰凡人各有一懼怕之物有怕蛇而不怕蝦蟆者亦有怕蝦蟆而不怕蛇者朕雖不怕諸樣之物然從來不以戲人在怕蟲之人見其所怕之蟲不顧身命往

往竟有拔刀者如在大君之前倘出鋒刃俱係重罪
明知此故而因一戲以入人罪亦復何味爾等留心
切記可也

訓曰敬重神佛惟在我心而已自唐宋以來相傳遇神
佛祭日特造神佛紙像供之祭畢復焚此雖無關乎
大體然於道理甚不合外邊小人隨其俗尚可已我
等爲人上者知此當各戒之

訓曰朕南巡數次看來大江以南水土甚軟人亦單薄
諸凡飲食視之鮮明奇異然於人則無補益處大江
以北水土即好人亦強壯諸凡飲食亦皆於人有益
此天地間水土一定之理今或有北方人飲食執意
倣南方此斷不可也不惟各處水土不同而人之腸
胃亦異勉強倣之漸至於軟弱於身有何益哉

訓曰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人皆以洋人爲巧所作爲
佳却不知漆之爲物宜潮濕而不宜乾燥中國地燥
塵多所以漆器之色最暗觀之似粗鄙洋地在海中
潮濕無塵所以漆器之色極其華美此皆各處水土
使然並非洋人所作之佳中國人所作之不及也

訓曰邊外水土肥美本處人惟種糜黍稗稷等類總不
知種別樣之穀因朕駐蹕邊外備知土脈情形教本
處人樹藝各種之穀歷年以來各種之穀皆獲豐收

墾田亦多各方聚集之人甚衆即各山壑中皆成大
村落矣上天愛人凡水陸之地無一處不可以養人
惟患人之不勤不勉爾誠能勤勉到處皆可耕鑿以
給妻子也

訓曰我朝滿洲舊風凡飲食必甚均平不拘多寡必人
人徧及使嘗其味朕用膳時使人有所往必留以待
其回而與之食青海台吉來時朕問話中間問伊等

舊風亦云如是由是觀之古昔所行之典禮其規模
皆一殆無內外遠近之分也
訓曰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國作驗時之日晷初製
一二時明朝皇帝目以爲寶而珍重之順治十年間
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鳴鐘以驗時刻不離左右其後又得
自鳴鐘稍大者遂效彼爲之雖能髣髴其規模而成
在內之輪環然而上劤之法條未得其法故不得其

準也至朕時自西洋人得作法條之法雖作幾千百
而一一可必其準爰將向日所珍藏
世祖皇帝時自鳴鐘盡行修理使之皆準今與爾等觀之
爾等託賴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鳴鐘十數以爲玩
器豈可輕視之其宜永念
祖父所積之福可也
訓曰朕所居殿現鋪氊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

換者有之朕生性廉潔不欲奢於用度也
訓曰舊滿洲忌諱之事皆如古典即如遇一忌諱之事
有年高者則子弟爲年高者忌諱子孫衆多年高者
亦爲子孫忌諱是皆彼此愛敬之意故等知此必遵
而行之
訓曰大凡殘疾之人不可取笑即如跌蹼之人亦不可
哂蓋殘疾之人見之宜生憐憫或有無知之輩見殘

疾者每取笑之其人非自招斯疾即招及子孫即如
哂人跌蹼不旋踵間或即失足是故我朝先輩老人
常言勿輕取笑於人取笑必然自招正謂此也
訓曰白素之物最爲吉祥佛經中以白爲淨故蒙古西
番僧衆供佛見貴人必進白綾手帕以爲贄見之禮
且我朝一應喜慶筵宴桌張亦必用素白布疋以爲
蓋袱此正古人繪事後素之義也

訓曰朕自幼凡祭祀典禮必親行以致其誠敬今因年老於諸祭祀典禮身不能者寧遣王公大臣恭代斷不苟且行之以塞責也今遣爾等恭代亦必如朕之誠敬可矣

訓曰明朝十三陵朕往觀數次亦嘗祭奠今未去多年爾等亦當往觀祭奠遣爾等去一兩次則地方官看守人等皆知敬謹

世祖章皇帝初進北京明朝諸陵一毫未動收崇禎之屍特修陵園以禮葬之厥後親往奠祭盡哀至於諸陵亦皆拜禮觀此則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謂超出往古矣

訓曰凡人平日必當涵養此心朕昔足痛之時轉身艱難足欲稍動必賴兩傍侍御人挪移少著手即不勝其痛雖至於如此朕但念自罹之災與左右近侍談笑自若並無一毫躁性生忿以至於苛責人也二阿哥在德州病時朕一日視之正值其含怒與近侍之人生忿朕寬解之曰我等為人上者罹疾却有許多人扶持任使心猶不足如彼內監或是窮人一遇疾病誰為任使雖有氣忿向誰出耶彼時左右侍立之人聽朕斯言無有不流涕者凡此等處汝等宜切記於心

訓曰人於平日養身以怯懦機警為上未寒涼即增衣服所食物稍不宜即禁忌之愈謹慎愈怯懦則大益於身但觀老大臣輩盡皆如此朕每見伊等常以機心戲之然機心第不可用之於他處若各用之於養身其有益無比也

一日指案上所置賀蘭國鐵尺

訓曰此鐵尺既不曲且無鐵鏽氣味爾等其知此乎乃

琢質關國刀而爲之者夫以兵器而設於書案亦偃武修文之意也曩者西洋人安多見之曾謂刀者兵器人人見而畏之今設於書案人人見而喜持焉亦極吉祥之事斯言最得理也

訓曰中華城池地里圖樣雖載於直省志書但取其大槩而地里之遠近俱不得其準朕以治曆之法按天上之度以準地里之遠近故毫無差忒曾分道遣人

盡山川城郭而量其形勢南至沔國北至俄羅斯東至海濱西至岡底斯俱入度內名爲皇輿全圖又命善於丹青者精心繪出刊刻成圖頒賜爾等觀此圖方知我朝地輿之廣大祖宗累積豈可輕視耶既知創業之維艱應慮守成之不易朕惟祇告上天俾天下蒼生永樂此昇平之世界耳

訓曰人生凡事固有定數然而其中以人力奪天工者有之如取火鏡指南鍼一物之微能參造化至於推步七政之運行寒暑之節候日月之交蝕皆時刻不爽又若春耕夏耘乃致西成秋穫苟徒恃天工不盡人力何以發造化之機而時亮天功乎

訓曰汝等皆係皇子王阿哥富貴之人當思各自保重身體諸凡宜忌之處必當忌之凡穢惡之處勿得身

臨譬如出外所經行之地倘遇不祥不潔之物即當遮掩躲避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於爾等身爲皇子者乎

訓曰爲人上者居處宮室雖貴潔淨然亦不可太過成癖嘗見有人過於好潔其所居之室一日掃除數次家下人著履者皆不許入衣服少有沾汚即棄而不用親屬所餽飲食俱不肯嘗此等人謂之犯潔癖久

之反為身累蓋其性情識見鄙陋已甚實非正心修身之大道特語爾等知之

訓曰父母之於兒女誰不憐愛然亦不可過於嬌養若小兒過於嬌養不但飲食之失節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長大成人非愚則癡嘗見王公大臣子弟中每有癡獃輭弱者皆其父母過於嬌養之所致也

訓曰我朝舊制多合經書古典滿洲倒帶馬必以右手牽犬必以左手禮記即然如斯類者儘有

訓曰古人一年四季出獵若此則人勞而禽獸亦不得遂其生朕一年兩季行幸春日水獵欲人之習於舟楫也秋日出哨欲人之習於弓馬也若此則人不勞而禽獸亦得遂其生是故我朝之兵甚強健所向無敵者實朕使之以時而養之以節之所致也

訓曰朕初次南巡閱河各樣船俱試坐之皆不甚妥厥後朕親指示作黃船盡善盡美極其堅固雖遇大風浪坐此船毫無可慮也朕於大小事務必搜其本原復諮於衆然後行之

訓曰黃淮兩河關係漕運民生最為重要故朕不憚勤勞屢親巡閱察其險易之形勢審其疏導之機宜緩急次第具有成畫大修工程費以數百萬計歲修帑金亦以數十萬計乃康熙三十七年黃淮並漲總河董安國不堅築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墊高以致倒灌洪澤湖口湖水從六壩旁洩由運河入下河淹沒民田於是罷董安國而以于成龍代之授以治河方略三十八年親往閱視駐蹕清口河干面諭于成龍清口宜築挑水壩挑黃河使趨北岸始免倒灌清口之患而于成龍未獲成功繼用張鵬翮為總河又令大臣官員往高堰築堤堅閉六壩使洪澤湖水暢

出淸口仍諭張鵬翮淸口築挑水壩尤爲緊要此壩不築則黃水頂衝斷不能使向北岸湖水必不得暢流張鵬翮遵奉朕言壩功築成黃流遂直趨陶莊淸水因以暢流歷經伏秋大漲並無倒灌之事又命浚張福口等引河築歸仁堤疏人字芒稻涇澗等河開大通口皆一一告竣曩時黃水泛漲或與岸平或漫溢四出今黃河深通河岸距水面數十餘丈縱遇大漲亦可無虞此皆由朕深念河工國家大事夙夜廑懷未嘗少釋且簡命河臣倚任甚切所屬官吏俱聽選用凡在河工大小官員並皆勉力赴工共襄河務之所致也此係朕治河始末特語爾等識之

訓曰言治河者謂宜順其入海之性不宜障塞以與之爭此但言其理耳今河決在七里溝去海止四十餘里若聽其順流入海既可不勞人功亦且永無河患豈不甚便但淮以北二百里之運道遂成枯渠國計所關故不得不使其迂迴而入淮河之故道此由時勢與古不同也

訓曰爾等荷蒙朕恩作王貝勒貝子各自分家興居矣但當謹遵國法守爾等本分度日可也爾等王職惟朝會大典除此凡外邊諸事不可干預朕若命以事務當視朕之所命盡心竭意方不負朕之所用而貽

人譏笑也

訓曰凡人養身重在衣食古人云愼起居節飲食然而衣服之係於人者亦爲最要如朕冬月衣服寧過於厚却不用火爐所以然者蓋爲近火則衣必薄出外行走必致感寒與其感寒而加服何如未寒而先進衣乎

訓曰朕出獵在外雖遇極寒時不下帽簷面麗耳輪一

次未凍然而尋常在家衣必厚實蓋出獵在外必預防寒冷若尋常居家偶爾出行忽感寒氣者有之宜常防範

訓曰曩者一時作興吹筒吹者甚多朕亦嘗試之不濟於用且甚傷人氣近來皆不用矣與其用無益之物何若暇時熟習弓馬不亦善乎

訓曰朕用膳後必談好事或寓目於所作珍玩器皿如

是則飲食易消於身大有益也

訓曰子平六壬奇門等學俱係後世人按五行生剋互相敷演而成其取義也雖極巧極精然其神煞名號盡是人之所定撰之正理實難信也世人習某件即偏於某件以爲甚深且與以誇耀於人朕於暇時亦曾究心此等雜學以考其根源一一洞徹知其不能確準又焉能及古聖所傳之大道耶

訓曰河圖順轉而相生洛書逆轉而相剋蓋生者所以成其體而剋者所以弘其用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以五行相剋爲次第可見相剋是五行作用處今術數家或以相剋取財官或以相剋取發用亦此理也

訓曰人之一生雖云命定然而命由心造福自己求如子平五星推人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日後試之多

有不驗蓋因人事未盡天道難知譬如推命者言當顯達則自謂必得功名而詩書不必誦讀乎言當富饒則自謂坐致豐亨而經營不必謀計乎至謂一生無禍則竟放心行險恃以無恐乎謂終身少病則遂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乎是皆徒聽祿命反令人墮志失業不加修省悲昧不明莫此爲甚以朕之見人若日行善事命運雖凶而可必其轉吉日行惡事命運

縱吉而可必其反凶是故命之一字孔子罕言之也

訓曰易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天人之蘊與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節文之詳在禮聖人之褒貶在春秋至於傳記子史皆所以羽翼聖經記載往蹟展卷誦讀則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故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鬬靡已也學者各隨分量所及審其先後而致功焉其蕪穢不經之書淺陋之文非徒無益而反有損勿令入目以誤聰明可也

訓曰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由一理之微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可以盡千古之遠世之讀書者生乎百世之後而欲知百世之前處乎一室之間而欲悉天下之理非書曷以致之書之在天下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諸子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事而求之則可以通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博而致約果能精而約之以貫其多與博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豈外是哉

訓曰朕自幼好看書今雖年高萬幾之暇猶手不釋卷誠以天下事繁日有萬幾爲君者一身處九重之內所知豈能盡乎時常看書知古人事庶可以寡過故朕理天下事五十餘年無甚差忒者亦看書之益也

訓曰凡人最要者惟力行善道能盡五倫而一心篤於行善則天必眷祐報之以祥若徒口言善而心存姦邪決不爲天所祐是以古聖人惟欲人之止於至善

子001-335

也

訓曰好疑惑人非好事我疑彼彼之疑心益增前者丹濟拉來降之時衆皆諫朕宜防備之朕心以爲丹濟拉旣已來降卽我之臣何必疑焉初至之日卽以朕之衣冠賜之使進朕帳幄內近坐賜食傍無一人與伊刀切肉食彼時丹濟拉因朕之誠心相待感激涕零終身奮勉盡力又先時臺灣賊叛朕欲遣施琅剿

朝大臣以爲不可遣去必叛彼時朕召施琅至面諭曰舉國人俱云汝至臺灣必叛朕意汝若不去臺灣斷不能定汝之不叛朕力保之卒遣之不日而臺灣果定此非不疑人之驗乎凡事開誠布公爲善防疑無用也

訓曰年高之人理當厚待憐恤之且其年皆與我先輩年等憐之敬之則福壽亦增耳

訓曰朕自幼登極生性最忌殺戮歷年以來惟欲人善而又善卽位至今公卿大臣保全者不記其數卽如幼年間於田獵之時但以多獲禽獸爲能今漸漸年老圍中所圍之力之獸尚不忍於射殺觀此則聖人所言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語誠至言也

訓曰飲食之制義取諸鼎聖人頤養之道也是故古者大烹爲祭祀則用之爲賓客則用之爲養老則用之

豈以恣口腹爲哉禮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古之聖賢其於犧牲禽魚之類取之也以時用之也以節是故朕之萬壽與天年節有備宴恭進者卽諭令少殺牲正以天地好生萬物各具性情而樂其天人不得以口腹之甘而肆情烹飪也

訓曰字乃天地間之至寶大而傳古聖欲傳之心法小而記人心難記之瑣事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覿面共語能使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談心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為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豈非天地間之至寶與以天地間之至寶而不惜之糊窗粘壁裹物襯衣甚至委棄溝渠不知禁戒豈不可歎故凡讀書者一見字紙必當收而歸於筬笥異日

投諸水火使人不得作踐可也爾等切記

訓曰孟子云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是言也誠得為政之要道即如近河居民地勢窪下陰雨稍多即覺水澇近山居民地勢高阜數日不雨即覺亢旱天道尚然何況人事故為政者應持大體府事允治自然萬世永賴久安長治之道未有以政狥人者也孟子此言深切政體特語爾等知之

訓曰茲者一兩年間春夏之交稍旱外邊無知之人即妄言以為大旱朕少時曾經正月至於六月不雨朕於交泰殿前圈薦牆在內三晝夜虔禱雖鹽醬小菜一毫不食步至
天壇祈雨去時天尚晴明禮畢將回即降細雨及出壇門則大雨傾盆田畝盡濡澤矣今年未至若彼之旱且朕年高不能如彼時之齋戒步禱身誠不能烏用欺

衆為哉此亦朕生性不務虛飾之一端也

訓曰昔日
太皇太后聖躬不豫朕侍湯藥三十五晝夜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竭力盡心惟恐
聖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備故凡坐臥所須以及飲食肴饌無不備具如糜粥之類備有三十餘品其時
聖祖母病勢漸增實不思食有時故意索未備之品不意

隨所欲用一呼即至
聖祖每拊朕之背垂泣讚歎曰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勞竭盡心思諸凡服用以及飲食之類無所不備我實不思食適所欲用不過借此支吾安慰汝心誰知汝皆先令備在彼如此竭誠體貼肫肫懇至孝之至也惟願天下後世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

訓曰人於凡事能順理之自然則於身有益朕今年高

齒落殆半諸凡食物雖不能嚼然朕心所欲食者則必烹爛或作醢醬以為下飯並無一念自怨衰老有自幼隨朕近侍時常以齒落身衰不得食諸美味行走之處不能及人為恨每向人前訴苦此皆由於見理未明不能順其自然之故也朕鑒夫此惟寬坦從容以自頤養而已

訓曰吾人年歲老而經事多則自輕易不為人所誘每見道士自誇修養得法大言不慙但多試幾年究竟如常人齒落鬚白漸至老憊觀此凡世上之術士俱欺誑人而已矣神仙豈降臨塵世哉又有一等術士立地數十年或坐小屋幾載然能久坐者不能久立能久立者不能久坐可知其所以能此乃邪魅之術耳此皆朕歷試之而知其妄者也

訓曰凡事暫時易久則難故凡人有說奇異事者朕則

曰且待日久再看朕自八歲登極理萬幾五十餘年何事未經虛詐之徒一時所行之事日後醜態畢露者甚多此等纖細之僞朕亦不即宣出日久令自敗露一時之詐實無益也

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

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已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

訓曰音律之學朕嘗留心爰知不製器無以審音不準今無以考古音由器發律自數生是故不得其數律無自生不考以律音不得正雅俗固分而聲協則一器雖代革而音調則同故曰以六律正五音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朕考覈諸音律譜按性理內律呂新書黃鐘律分圍徑長短準以古尺損益相生十二律呂製爲管而審其音復以黃鐘之積加分減分製諸樂器而和其調實以黍而數合播諸樂而音諧因著爲書辨其疑闡其義正律審音和聲定樂條分縷析一一詳明蓋天地之元聲亘古今而莫易聯中外以大

同六合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古樂而溺於今非特不知古并不知今也必復古樂而不屑於今非特不知今終亦無從復古也

訓曰聲音之道以和爲本故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嘗見近世之人事儒學者空談理數拘守舊聞而於聲字之義鄙而不講工師則專肄聲音熟諳字譜而於音律之原茫然無知殊不知工尺等字即宮商之省文也工凡六五乙上尺七字而五聲二變亦七音工尺七字有出調而五聲二變亦旋宮旋宮則轉調而當二變者則出調古聖立法原自簡易而後之人反從難處探索與理却不知說愈繁而理愈晦古之雅樂惟用五正聲而間以二變謂之七音今之南曲亦止用五字而出調二字不用北曲則雜

以出調二字名曰北調然則古樂今曲何嘗不以正變之聲而爲宮調之準則耶要之樂以太和爲本是以古聖王惟得中聲以定大樂故與天地同和薦之郊廟而神鬼享奏之朝廷而人心風俗以淳也

訓曰今者各國海外諸物畢至珍禽奇獸耳之所未聞書傳之所記者皆得見之且畜養而孳生者亦有之卽此觀之凡物各遂其性雖禽獸亦如其本地之生

育焉汝等如此少年甚至於孩提之童遽能見此各種禽獸豈可易視也與

訓曰産獅之西洋國極遠卽彼處亦難得之得則進貢中國今西洋國進貢之獅朕心以爲無甚奇處但念彼自極遠處進奉嘉其誠心不便發回所以收養耳朕不好奇物也

訓曰古史書載出宮女三千以爲大德明時宮女至數千脂粉錢至百萬今朕宮中計使女恰纔三百況朕未近使之宮女年近三十者卽出與其父母令婚配汝等皆係朕子如此等處宜效法行之

訓曰滿洲人最忌令人扶掖是故朕至如是之年尚且不令人扶掖不持拄杖起坐時人但少助而已一立卽不用扶矣閒坐亦不憑倚今之少年反令人扶掖兩手攙臂觀之甚是可厭既無病又無故如此舉動

誠爲怪異亦特無福之態耳又一等人年紀不相稱卽用拄杖復何心哉此等處朕實不解爾等仍當以我朝前輩所忌諱處戒之可也

訓曰古昔征戰嘗用弩箭至我朝時弓矢甚利故棄弩箭而不用今苗蠻人尚用弩箭者彼處盡大山深澗伊等鳥鎗少而弓矢又不能遠射故仍用弩箭朕近日制弩試之所至固遠然不得準貫革力亦微上弩

而又加箭亦不甚便但平日作玩具可耳若在應用之處則不可恃如我朝之弓矢連射不悞貫革力大迎敵者如何對立是故自古以來各種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斷未之有也

訓曰古之聖人平水土教稼穡辨其所宜導民耕種而五穀成熟孟子曰五穀熟而民人育則人之賴於五穀者甚重嘗思夫天地之生成農民之力作風雷雨

露之長養耕耘收穫之勤勞五穀之熟豈易易耶禮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凡為民生粒食計者至切矣而人何得而輕褻之乎奈何世之人惟知貴金玉而不知重五穀或狼藉於場圃或委棄於道路甚至有汚穢於糞土者輕褻如此豈所以敬天乎夫歉歲穀少固當珍重而稔歲穀多尤當愛惜詩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噫嘻重哉

訓曰每歲自南方漕運米糧一石費銀數兩蓋因地遠難致之故不肖兵丁不知運糧之艱既得糧米因暫時有餘遂賣銀錢以供幾次飽食醉飲及米不繼之時妻子又皆不免飢餓此等處朕知之甚悉故放米之時屢降嚴旨於管轄人等嚴禁耆費與賣米者特為兵丁之生計也無知之人以兵丁賣米為小事不知米者養人之本為人上者不留心省察可乎

訓曰世之財物天地所生以養人者有限人若節用自可有餘奢用則頃刻盡耳何處得增益耶朕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無過費所以然者特為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

訓曰凡人處世有政事者政事為務有家計者家計為務有經營者經營為務有農業者農業為務而讀書者讀書為務即無事務者亦當以一藝一業而消遣

歲月奈何好賭博之人身家不計性命不顧恐癡如是之甚假賭博之名以攘人財與盜無異利人之失以為已得始而貪人所有陷入坑阱既而吝惜情生妄想復本苦戀局內囊罄產盡以致無食無居蕩家敗業雖密友至戚一入賭場頃刻反顏一錢得失怨詈旋興雅道俱傷結怨結讐莫此為甚且好賭博者名利兩失齒雖少人即料其無成家正般人決知其必敗沉溺不返汙下同羣骨肉輕賤親朋笑恥種種敗害相因而起果何樂何利而為之哉朕是以嚴賭博之禁凡有犯者必加倍治罪斷不輕恕

訓曰人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為大幸便當讀書樂志安分修為若家貧亦惟勤學力行為鄉黨所重孔子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立志之根本操存之要道也

訓曰朕因大慶之年特集勳舊與眾老臣賜以筵宴使宗室子孫進饌奉觴者乃朕之所以尊高年而貴福澤之及於宗族子孫也觀朕之君臣如此鬚髮皆白數百人坐於一處飲食筵宴其吉祥喜慶之氣洋溢於殿庭中矣且年高之人多自傷自歎今荷朕恩禮歸家各以告其子孫借此快樂以益壽考即養生之道也

訓曰朕自幼所讀之書所辦之事至今不忘今雖年邁記性仍然此皆素日心內清明之所致也人能清心寡欲不惟少忘且病亦鮮也

訓曰凡書生頌揚君上或吟咏詩賦欲稱其善必先舉人之短而後方頌言之每以媲三皇邁五帝超越百王為言此豈非太過乎詩中有云欲笑周文歌宴鎬

遠輕漢武樂橫汾譬之欲言此人之善必先指他人之惡朕意不然彼亦善而我亦善豈不美哉總之欲言人之善但言某人之善而已何必及他人之惡是皆由度量窄狹而心不能平也朕深不然之

訓曰朱子云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矣即如

唐人工於詩者應制賦詩後人解之以為譏刺朝廷其於前人不太寃耶朱子此言最公深得詩人之意

訓曰唐人詩命意高遠用事清新吟咏再三意味不窮近代人詩雖工然英華外露終乏唐人深厚雄渾之氣

訓曰孔子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朕今年高戒色戒鬬之時已過惟或貪得是所當戒朕為人君何所用而不得何所取而不能尚有貪得之理乎萬一有此等處亦當以聖人之言為戒爾等有血氣方剛者亦有血氣未定者當以聖人所戒之語各存諸心而深以為戒也

訓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誠為政之至要朕居位六十餘年何政未行看來凡有益於人之事

我知之確即當行之在彼小人惟知目前僥倖而不念日後久遠之計也凡聖人一言一語皆至道存焉

訓曰盛京年例俱係步圍朕初次至盛京時行圍不遠即連見兩三虎步行人有被爪傷者雖不致命實覩之不忍本處將軍都統日為尋常朕遂深責之曰田獵原為遊豫今目覩傷人若是何以獵為今後步圍永行禁止自是年至今已四十餘年矣不然被傷者

何所底止此四十餘年所生全者豈少哉

訓曰人有病請醫療治必以病之始末詳告醫者乃可意會而治之亦易往往有人不以病原告之反試醫人之能識其病與否以為論難則是自悞其身矣又病各不同有一二劑藥即瘳者亦有一二劑藥不能卽瘳者若急望效以一二劑藥不見病減頻換醫人乃自損其身也凡人皆宜記此

訓曰古人有言不藥得中醫非謂病不用藥也恐其悞投耳蓋脈理至微醫理至深古之醫聖醫賢無理不闡無書不備天良在念濟世存心不務聲名不計貨利自然審究詳明推尋備細立方切症用藥通神今之醫生若肯以應酬之工用於誦讀之際推求奧妙研究深微審醫案探脈理治人之病如己之病不務名利不分貴賤則臨症必有一番心思用藥必有一番識見施而必應感而遂通鮮有不能取效者矣延醫者愼之

訓曰醫藥之係於人也大矣古人立方各有定見必先洞察病源方可對症施治近世之人多有自稱家傳妙方可治某病病家草率遂求而服之往往藥不對症以致悞事不小又嘗見藥微如粟粒而力等大劑此等非金石之酷烈卽草木中之大毒若或藥投其

症服之可已萬一不投不惟不能治病而反受其害其悞人也可勝言哉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正為此也

訓曰灸病者非美事而身亦徒苦朕年少時嘗灸病厥後受虧卽艾味亦惡聞矣聞卽頭痛徒灸無益爾等切記勿輕於灸病也

訓曰書法為六藝之一而游藝為聖學之成功以其為

心體所寓也朕自幼嗜書法凡見古人墨蹟必臨一
過所臨之條幅手卷將及萬餘賞賜人者不下數千
天下有名廟宇禪林無一處無朕御書匾額約計其
數亦有千餘大槩書法心正則筆正書大字如小字
此正古人所謂心正氣和掌虛指實得之於心而應
之於手也

訓曰善書法者雖多出天性大半尤恃勤學朕自幼好
書今年老雖極怱忙時必書幾行字一日亦未間斷
是故猶未至於荒廢人勤習一事則身增一藝若荒
疎卽廢棄也

訓曰凡人彼此取與在所不免人之生辰或遇吉事與
之以物必擇其人所需用或其平日所好之物贈之
始足以盡我之心不然但以人與我何物而我亦以
其物報之是彼此易物名而已矣毫無實意此等處
凡人皆宜留心

訓曰孟子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朕卽位多年雖一時一刻此心不放爲人君者但
能爲天下民生憂心則天自祐之

訓曰朱子云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
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已
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此最要處也自漢

以來儒者世出將聖人經書多般講解愈解而愈難
解矣至宋時朱子輩註四書五經發出一定不易之
理故便於後人朱子輩有功於聖人經書者可謂大
矣是以朕訓爾等但以經書爲要者亦此故也

訓曰凡人學藝卽如百工習業必始於易而步步循序
漸進焉心志不可急遽也中庸云譬如行遠必自邇
譬如登高必自卑人之學藝亦當以此言爲訓也

訓曰書云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蓋爲禁貪風除欺詐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市廛之上閭閻之中日用最切者無過於丈尺升斗平法其間長短大小亦或有不同而要皆以部頒度量衡法爲準通融合算均歸畫一則不同而實同也蓋以大同者定制度而隨俗者便民情斯爲善政自上古以迄於今幾千百年度量權衡改易非一苟一旦必欲強而同之非惟無益於民生抑且有妨於治道此又不可不留

心講究者也

訓曰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期必選擇日時者乃古人趨吉避凶之義詩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朱子註孟子曰天時者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要以五行之生剋爲用干支之刑衝合會爲斷耳世俗相沿已久而吉凶之理推原於易是故我等尊貴之人凡有出行移徙之類自宜選擇日時然而既用選擇之日則尤當用其選擇之時甚勿以日之吉而忽於時之吉也選擇家云選日必當選時吉日不如吉時正謂此也

訓曰論語云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言實爲學制事之要也卽如今之讀書人欲應試也必平日所學淵深所記廣博自然寫得出凡遇

一事經歷多者按則例而理之則失者少此卽器利而事自善之理也

訓曰朕今年近七十嘗見一家祖父子孫凡四五世者大抵家世孝敬其子孫必獲富貴長享吉慶彼行惡者子孫或窮敗不堪或不肖而陷於罪戾以至凶事牽連如此等朕所見多矣由此觀之惟善可遺福於子孫也

訓曰朕於各處行伍中効力行走之人時常喚來與之
談論者蓋因我朝太平已久今之少年於行兵之道
未嘗經歷若問此等行軍之舊人則功臣之子孫得
聞伊祖父効力行走之處亦歡喜鼓舞循其祖父之
迹而黽勉力行之也

訓曰我朝舊典斷不可失朕幼時所見老先輩極多故
服食器用皆按我朝古制毫未變更今住京師已七

十餘年居此漢地八旗滿洲後生微微染於漢習者
未免有之惟在我等在上之人常念及此時時訓戒
在昔金元二代後世君長因居漢地年久漸入漢俗
竟如漢人者有之朕深鑒此而屢訓爾等者誠為我
朝之首務命爾等人人緊記着意謹遵故也

訓曰我朝
祖宗開創以來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伐越安民平定海內
今朕上荷
祖宗庇蔭坐致昇平豈可一日不事講習故朕日率爾諸
皇子及近御侍衛人等射侯射鵠備儀備典八旗官
兵以時試肄朕常臨御教場歷觀兵卒等其優劣賞
賜褒嘉黜陟勸勉故爾旗分佐領各各嫻習弓馬武
備足觀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
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又

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又曰立德
行者莫如射而射者所以觀德也故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易曰射隼射雉詩曰決拾既佽
弓矢既調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敦弓既堅四鍭既鈞
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書曰若射之有志子曰射不主
皮為力不同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
身周禮以射法治射儀然則古聖經書射以垂訓歷

歷可監習射上功實與擇士況我國家立德立功振興要務自當嚴加訓練多方教諭不可一刻廢懈也

訓曰射御居六藝之中二者相資爲用古人御車雖見於經史然其法不可得而詳而我朝滿洲騎射其功用則有不可勝言者蓋騎射之道必自幼習成方得精熟未有不善於馭馬而能精於騎射者也抑且乘騎不憚方克善馭如我朝滿洲並外藩諸蒙古以及

索倫達呼里等俱嫻於騎射者蓋因自幼乘馬十餘歲即能馳騁故爾馬上純熟善於控御也當獮狩之時獵騎雲屯風生電發其中精於騎射者人馬相得上下如飛磬控追禽發矢必獲觀之令人心目俱爽誠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也夫善馭馬者之逐獸也馳驅應節遠近合宜即馬之調習者亦知人意之所向獸遠而就之使近獸合而開之如法恰當發矢之時另有一番努力之狀是惟良驥爲然也復有人精於馭馬者不擇優劣乘之惟見其佳蓋人能馴馬而馬亦能馴人也

訓曰朕自幼登極迄今六十餘年偶遇地震水旱必深自儆省故災變即時消滅大凡天變災異不必驚惶失措惟反躬自省懺悔改過自然轉禍爲福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固理之必然也

訓曰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者乃人生之真性即上古之淳樸處也我朝滿洲制度亦然滿洲故制看來雖似鄙陋其一種真誠處又豈易得者哉我等讀書宜達書中之理窮究古人立言之意也

訓曰凡人有訓人治人之職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學有云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特

為身先而言也

訓曰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然有一等事如此似乎可行又有不可行之處有一等事如此似乎不可行又有可行之處若此等事在以義理揆之決不可豫定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是故孔子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訓曰凡人讀書或學藝每自謂不能者乃自誤其身也

中庸有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實為學最有益之言也

訓曰人於好惡之心難得其正我所喜之人惟見其善而不見其惡若所惡之人惟見其惡而不見其善是故大學有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誠至言也

訓曰孟子云持其志無暴其氣人欲養身亦不出此兩言何也誠能無暴其氣則氣自然平和能持其志則心志不為外物所搖自然安定養身之道猶有過於此者乎

訓曰人之一生多由習氣而成蓋自孩提以至十餘歲此數年間渾然天理知識未判一習學業則有近硃近墨之分及至成人士農工商各隨其習習以成風

雖父兄之於子弟亦不能令其習好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有必然者

訓曰程子云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看來有一等好名之人惟名是務不着一毫誠實之處只管行去不惟無分毫之實究至於名亦不能保程子此言可謂力行之要道也

訓曰程子云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但尋自己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是利凡人惟棄利己之心以求義之所安則爲忠臣者亦此道爲孝子者亦此道人人皆當以此語爲至敎而奉行之也

訓曰荀子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此二語簡而要人之一世能依此二語行之過差何

由而生

訓曰朱子云人作不好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此一節語乃人立心之最要處良心能勝私欲爲聖爲賢皆此路也欲立身心者當詳究斯言

訓曰朱子云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此言乃讀書之至要也人之讀書本欲存諸心體諸身而求實得於己也如不然將書汎然讀之何用凡讀書人皆宜奉此以爲訓也

訓曰朱子云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得書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者則是於此

一卷書猶未得趣也此言極是朕自幼亦嘗發憤讀書看書當其讀某一經之時固講論而切記之年來翻閱其中復有宜詳解者朱子斯言凡讀書者皆宜知之

訓曰凡人進德修業事事從讀書起多讀書則嗜慾澹嗜慾澹則費用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立品

爲讀書之法以經爲主苟經術深邃然後觀史觀史
則能知人之賢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故凡事可論
貴賤老少惟讀書不問貴賤老少讀書一卷則有一
卷之益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此夫子所以發憤
忘食學如不及也
訓曰從來有生知有學知有困知及其成功則一未有
下學旣久而不可以上達者但功夫不可躐等而進

尤不可半塗而廢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正爲半
塗而廢者惜也
訓曰爲學之功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謹言愼行居家
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至近至易即今便可
用力至急至切即今便當用力用一日之力便有一
日之效至有所疑尋人問難則長進通達自不可量
若即今全不用力蹉過少壯時光即使他日得聖賢

而師之亦未必能有益也
訓曰人在幼稚精神專一通利長成以後則思慮散逸
外馳是故應須早學勿失機會朕七八歲所讀之經
書至今五六十年猶不遺忘至於二十以外所讀經
書數月不溫即至荒疎矣然人或有幼年遭逢坎壈
失於早學則於盛年尤當勵志蓋幼而學者如日出
之光壯而學者如炳燭之光雖學之遲者亦猶賢乎

始終不學者也
訓曰爲學之功有三等焉汲汲然者上也悠悠然者次
也懵懵然者又其次也然而懵懵者非不向學心未
達也誘而達之安知懵懵者之不爲汲汲也惟悠悠
者最爲害道因循苟且一暴十寒以至皓首沒世亦
猶夫人而已古之聖人進修貴勇如湯之盤銘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之意哉孔子

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蓋深憫學者之悠悠而冀其奮然用力也學而能日新則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漸漸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故詩人美湯曰聖敬日躋也

訓曰先儒有言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此語極爲切當有志於格物致知之學者其宜知之

訓曰春至時和百花尚鋪一段錦繡好鳥且囀無數佳音何況爲人在世幸遇昇平安居樂業自當立一番好言行一番好事使無媿於今生方爲從化之良民而無慊於盛世矣朕深望之

訓曰天下未有過不去之事忍耐一時便覺無事即如鄉黨隣里間每以雞犬等類些微之事致起訟端經官告理或因一語戲謔以致角口爭鬬此皆由不能忍一時之小忿而成爭訟之大端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言至理存焉

訓曰古人云盡人事以聽天命至哉是言乎蓋人事盡而天理見猶治農業者耕耰宜常勤而豐歉所不可必也不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所以盡人事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聽天命也

訓曰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人生斯世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孰能一日不與斯世斯人相周旋耶顧應之得其道我與世相安應之不得其道則世與我相違莊子曰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言善矣

訓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雜念不起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攖善端油然而生是內外交相養也

訓曰莊子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又引庚桑子之言曰毋使汝思慮營營蓋寡思慮所以養神寡嗜慾所以養精寡言語所以養氣知乎此可以養生是故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舍也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恬靜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靜心清則形無所累矣

訓曰勸戒之詞古今名論壘壘書記中無處不有其殷勤痛切反覆丁寧要之欲人聽信遵行而已夫千百年以下之人與千百年以上之人何所關切而諄諄訓戒若此蓋欲一句名言提醒千百年以下之人使知前車之覆而為後車之戒也後學讀聖賢書看古人如此血誠教人念頭豈可草草略過是故朕常教人看古人書須念作者苦心甚勿負前人接引後學之至意也

日知薈說四卷

（清）高宗弘曆撰

清乾隆內府刻本

御製日知薈說四卷、

乾隆元年、

皇上取舊製各體文刪擷精要得二百六十則、釐爲四卷。第一卷論帝王治化之要、第二卷論天人性命之旨、第三卷論禮樂法度之用、第四卷論古今得失之迹。考三代以前、帝王訓誥多散見諸子百家中、眞贋相參、不盡可據。漢書所載黃帝以下諸目、班固已註爲依託、亦不足憑。惟所載高帝八篇文帝十二篇爲帝王御製著錄儒家之始。今其書不傳。然高帝當戰伐之餘、政兼霸術、文帝崇淸靜之學、源出道家。其詞未必盡醇。久而散佚、或以是歟。梁元帝金樓子、體例說部、抑又次焉。夫詞人所著作、盛陳華藻而已。帝王之學、則必歸於傳心之要義。儒生所論說、高談性命而已。帝王之學、則必徵諸經世之實功。故必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而後吐辭爲經、足以垂萬世之訓也。我

皇上亶聰首出、念典彌勤、紬繹舊聞、發揮新得。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具備於斯。迄今太和翔洽、

久道化成、無逸作所之心、與天行同其不息、而百度修明、八紘砥礪、

天聲赫濯、尤簡冊之所罕聞、豈非內聖外王之道、文經武緯之原、一一早握其樞要歟。臣等校錄薦編、循環跪誦、欽

聖學之高深、益知

聖功之有自也。

日知薈說序

日知薈說者取予嚮日日課所爲文刪擇編次合而錄之爰定之以名也予稟承庭訓懋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經四子之書求其義蘊精微

旁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旨明法戒以至儒先緒論詞苑菁華莫不遍覽雜究心探索屢飫其中然考之古聖賢躬行實踐之學蓋惡焉而未逮自十有四歲學屬文至於

今又一紀矣其間日課詩論雜文未嘗少輟積成卷帙瑕瑜參半踐阼以來萬幾待理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爲學日與良師友敦業樂群於翰墨之場哉紬繹舊聞念茲弗釋

因取其精去其疵錄其正棄其偏合二百六十則釐爲四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旨學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今之事蹟莫不略見梗概夫日知之說出自子夏繼以無

忘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而賡續以極於高明乃為學問窾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空言而無濟實用則今班朝莅政之間豈不足自考其知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遂

敏敦脩乎

乾隆丙辰中秋日御筆

日知薈說

第一卷　七十九則

第二卷　六十則

第三卷　五十七則

第四卷　六十四則

日知薈說卷一

天有四德以化生萬物而元爲長聖人有五常以財成輔相而仁爲首非元則萬物不得其生也非仁則萬物不得其育也聖人之化成天下亦不過宅吾身於仁之中而卽用此仁以仁天下耳非別有一仁以爲用也惟其一仁之所流貫故能徧覆包涵運量萬物而有餘不然者挾

有我之私而術以馭之恩以結之豈足以聯天下之情哉

爲天地立心亦曰立巳心而巳好生者天地之心也帝王必全具此心而後有財成輔相之事儒生卽不能見諸事而不可不充擴此心之量所謂爲天地立心也

聖人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物有澆漓而廢其發生聖道不以時有隆替而失其正大然物之栽者天則培之尊聖道者時則治焉

先王制法以道誠民仁溢乎中敬行乎事大本旣建綱紀畢張故八表同風聲教暨訖而未嘗不始於寡妻之刑兄弟之宜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良以君人者立天下之極由親及疏由近及遠設施舉措必有

其道也

克明俊德而黎民於變時雍天下歸堯之仁可想也濬哲文明而平成底績天下歸舜之仁可徵也雖然堯舜之心豈計及於天下之歸吾仁哉亦惟盡巳之所當爲而巳巳之私不可有也則去之利不可好也則遠之忿不可逞也則懲之欲不可熾也則窒之克之淨盡至於天理渾

全由是而推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是而一家歸仁於心未足也一國歸仁於心未足也然則即至於天下歸仁其心豈敢遽自足哉亦惟是對越之忱保赤之懷要以終始而已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董子曰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教化之要莫先於禮記曰以舊

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其言可味也蓋禮之設內而制心外而制身當其無事視為無用猶無水之坊欲去之者多矣不知人欲橫流甚於水之氾溢其勢不可底止且水敗止於一鄉一邑而民患將胥天下而及溺焉可不慎乎

網無綱則不張無紀則不振綱紀誠設漁人舉手而措之魚斯得矣天下一網也郡縣都邑百司庶務皆環以待舉者也紀綱具在君正其心以布之治斯成矣故網非無綱紀也無漁人之手以張之則不能得魚天下非無綱紀也無至正之心以主之則不能為治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可謂知政本矣

成王之勉周公也曰亂為四輔公之勸王也曰亂為四方新辟旣勉王以作周恭先又自勵曰作周孚先君臣之間動色交警而公之欲以孚信率先夫後人實為臣之極則也蓋惟孚然後內無愧於心外無愧於人忠愛之心皆至性所流出望王之為新辟孚也望王之為恭先亦孚也公之多才多藝輔定王家容有人所不能及

者而公之乎則人人可勉苟盡乎乎則雖未如
周公而已與周公同其本矣
人君之職惟用人為要亦惟用人為難苟得其
人則天下雖大而不難理然必求德全才備之
人而用之則天下之人才告乏而職有所曠夫
惟量才以授職而又豫造其材以儲之斯朝無
乏才而國亦無廢事周書所謂三宅三俊者是

也雖然用人固人君之要務而知恤尤用人之
大本人君苟非朝乾夕惕敬天勤民以居心則
未能志氣如神雖欲辨其孰為克即宅孰為克
即俊豈可得哉彼寄耳目於小人以為聰明者
其所謂宅者非宅所謂俊者非俊也此知人則
哲之為難而明目達聰之有其本也
今之知人其難十倍於古蓋官職日增人情日

巧故也說者曰人主但求賢宰相而宰相又求
監司監司各擇守令夫所擇之相即賢亦安能
盡天下人材而悉舉之哉故祇可令宰相監司
各舉其所知以貢於朝人君審察其可者而授
以職事焉且為臣者或可不知而不舉而國家
一職苟闕必須以一人任之君人者又將誰諉
哉亦惟公以居心虛以接物明以燭情寬以宥

過酌輕劑重舍短取長庶可分猷助理耳
好賢之心實不可少替然以受人欺為是則受
欺之多必將一反其所為並好賢之心有不得
不替者況以易受人欺之人而好賢則其所好
者可知必不能實得賢以好之矣程子此言猶
當斟酌其是非也
論者率曰鄉舉里選必當行夫公卿聚之於朝

選而用之猶有濫焉況鄉里之所舉乎如以鄉評為公廷論為私是疑數人之欺而信千百人之不我詐也唐元宗以宋昱為選事進士劉廼遺昱書曰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之不侔廼之言未嘗不娓娓可聽然亦未及所以取士之方也如曰

久而觀其效則官使之人職業又未可以久懸也獨其不重辭華似崇本務實之論然必以是為極則人之心術德行一時固不能深知而先失其衡文之準矣夫言為心聲有言者不必有德安保無言之必有德哉

北魏崔亮立停年格唯問年勞不簡賢否失人之刺興焉然此法既立之後雖有英君察相不能更革者何哉循法則易為力更法則難為功也至唐以身言書判四者為準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較亮法為少優然去古制遠矣濟世之略存乎心非係乎身之豐瘠也澤民之志隱乎衷非係乎言之辯訥也經世之文見乎辭非係乎書之工拙也牖民之具根乎德非係乎判之敏鈍也若必以此四者為準

則杜預之身不踰馬當見棄於晉武周昌之期期當不用於漢高王導之書不如羲之何以為中興賢相司馬光不能四六何以為有宋名臣由此以觀取人於標而棄其實者唐之銓法也然則如何而可曰人君清明在躬正己率物慎簡大臣以主銓選不次以彰廉能依格以勸年勞而僉壬無所施其巧吏胥無所容其奸斯可

矣

祁奚能舉善君子稱其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親夫舉讐猶可舉親其難也庸人之庇其親而薦引惡其讐而疎斥者固非所以儗君子然君子而以名為重者多矯情以舉讐割愛以避親此其跡與所謂庸人固大懸絕其為私則一也何則親者我也未能無我必斬忘我既斬忘我即不能無我果其無我安知有親舉其善而已

矣

漢命造乎高祖唐業創自太宗二君皆以用賢為急務而陳平馬周之遇且賞其舉之之人後先同揆誠有足傳者然陳平才有餘而忠厚不足且魏無知其故人也若常何之於馬周家客已耳輒知其賢命代草封事因以實對而薦之其作合為尤奇況周性甚正必非有求於常何也雖然使當其時太宗不問問而不召召而不用周之賢固無從而顯也惟太宗虛心好善遣使催促即拜監察御史於是馬周有遇主之感常何有薦賢之名太宗收得人之效一舉而三善備者此之謂也

山公啟事當時傳為美談余謂濤擇才資可為者是矣而先啟擬數人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

之是不亦因避嫌而失大臣體國之義乎後世諫君而焚草者未必不由乎此然較之攬權市私與夫庸碌無能不辨賢奸者奚啻霄壤哉

自虞廷九官有命商制六太有先而周官董正訓迪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六卿攸掌昉於此矣後世雖名制屢更代有損益然六卿為百僚之

倡六職為百務之總亦猶天地四時終萬古而不易成王之命百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夫六卿同事王朝職有攸分而治惟一治以言其職則所掌不同以言乎治則總以阜成兆民為事耳天地以四時而成歲功然四時各一其時錯行而不悖總以布天地之化六卿之職亦視此而已矣

人君莫善於以天下之大為聰明莫患於以一二人之私為耳目以天下為聰明者聖王之公心也以一二人為耳目者庸主之私智也以公心處之則雖薄海之大遐陬之遠不出吾照臨之中以私智處之則一二人之外一無所見而此一二人者轉蔽惑聰明專擅權勢則終於昏暗無知而已矣

賢君不世出名臣亦因主而顯君臣之間在乎誠意交孚大公至正而已矣周世宗嘗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禍故群臣有過則面質之有功則厚賞之用是文武各盡其能畏威懷惠其知公正作孚之道者哉

大臣者坐而論道啟心沃心以國家之安危生民之利病為念而不屑屑於小廉曲謹所謂先

天下之憂而憂而其憂之也必有安民之實政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其樂之也必有保治之訏謨故廉非人臣之極詣周禮六事廉為本原以考小臣耳大臣未有不廉而未嘗以廉責之蓋以廉不足盡大臣之分而進思退思之際必更有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不然小臣尚以廉為本豈大臣而可簠簋不

飾共

唐楊綰相代宗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蓋綰之清名儉德其足表率乎人者如此然當是時天下之弊政多矣代宗方倚之釐正紀綱乃終綰之相寂無聞焉則綰之清名儉德不過自善其身而非撥亂救時之相也

唐太宗自謂以五事自勉獲致成功然考貞觀之政其行之悖於此者多矣獨虛懷納諫為自古帝王所罕有顧不歸美於是焉豈其歉然不自足者乃其所以好之篤而其侈然自信者究未有以驗之深乎朝有諍臣讜言日聞非其臣之良實其君之明也唯諾成風阿諛日進非其臣之辜實其君之過也君有過而臣言之臣有言而君聽之天下後世不嘉其臣而嘉其君以為進諫者臣之職受諫者君之德也彼逞己私拒直言過失叢滋禍延家國而不悟者獨何心哉

羅從彥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本於忠厚則逆折奸私而不為刻忠厚出於正直則保全善類而不為黨古之君子如汲黯之立朝

闕公孫弘張湯則所謂正直者也耶律楚材每言事太宗曰汝又為百姓哭耶則所謂忠厚者也然黯未始不忠厚而楚材亦未始不正直是以後世均稱為名臣

三代以下漢文帝之於賈誼武帝之於仲舒皆知其賢而不能大用唐德宗之於陸贄宋欽宗之於李綱急則用之緩則舍之而究亦未竟其

施夫惟君臣同德用賢而賢得展其才若唐太宗之於房魏其庶幾乎

人臣事君苟無確乎不拔之守雖有猷為烏知不以為干進之階殃民之具漢之桑弘羊張湯宋之王安石章何嘗無才惟才不軌於正而無守是以僨轅敗犢雖百誅是人而不足以償其失故用人之道與其有才而無德毋寧有德而

無才為其不忍圖已之私而敗民之事也

孔子告哀公以取人之法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而繼之曰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夫智能才也慤德也天下之士豈盡兼有才德者哉其兼有者固其上也不然或才勝德或德勝才吾寧取其德勝者焉此孔子之教也

築室而經理爰謀之不預是無志也何以成翼翼之觀為山而畚簣築削之不加是不勤也何以有巖巖之象為臣者以惟和惟一者崇其功進思退思者廣其業亦如是而已故必勵乃志策爾勤無致三年不成功虧一簣之譏焉

人君為政必自養民始養民有道在擇其牧民者耳是故除刑罰不如刑得其平蠲賦歛不如賦得其正其平其正不繫於上而繫於牧民之

官且上下蠲租之條而遠鄉僻壤督催益切者有之矣上降欽恤之詔而窮黎嫠婦恩澤不霑者有之矣惟牧民者一得其賢則民隱上達君惠下施天下不治未之有也

人臣有權乃人主所大忌然奸臣擅權國祚是移與庸臣避權委靡充位迹雖不同其為國家害一也惟忠良之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有權

之名正所不避夫然後足以安社稷而庇生民不然者旅進旅退竊取利祿主忌則去矣奈天下何故忌其臣之有權者常出於中材之君若英君誼辟未嘗不假臣以權以資治理而君未嘗失權臣未嘗擅權也夫其假之以權之中即有制其擅權之道又豈中主懼臣之有權而別求監制伺察之術者所可比哉

王道仁漸而義摩禮陶而樂淑其出也有源非無本之治其施也不匱非終日之謀天地資生而資始聖人引養而引恬夫是以皞皞熙熙相忘帝力於何有猶之人日事乎挹注而不知水之利我孔厚也若夫霸者之驩虞佁如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又安足語井養不窮之道哉

古昔聖王立教化之防昭仁義之則百姓和睦遵道遵路海隅遐陬罔不率俾者非强民以所不能實道民以所固有民之所固有者其身自父母生之其性自天地賦之聖王推己之孝以興民孝而教敬教愛初非離諸己而資乎人此至德要道所以為百行之本也故聖人以孝治天下亦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而已矣

過剛必屈過明必暗威褻而民習狃以輕法苛

察而民巧詐以欺上是吾之所恃以為畏與明者正吾之所以不畏不明也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洵探本之論

周公告成王治洛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嚴中有寬也成王告君陳治洛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中有嚴也蓋周公之治在殷民未服三叔流言之時故必治之以嚴而濟之以寬至君陳

治洛之時殷民已乂服周公之訓格其非心矣故治之以寬而濟之以嚴成王周公之意與文武之一弛一張何以殊哉

人君以敬天為心則必不敢慢其臣人臣以敬天為心則必不敢欺其君君臣一德而天功亮天功亮而治化成夫然後天為民而作之君君為民而命之臣均無忝矣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進諫以為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可見天子受萬方之奉必當推本其所自敬天在於勤民修已乃以事親知稼穡之維艱體殷憂而無逸宣王中興之賢君尚忽於此無怪乎後世之以宴安遊盤而廢弛此典者多也夫惟聖明之君小心翼翼勤民事體天心而敬誠不怠恆舉耕耤之典良由知此為百務之先化民之本也其致雨暘之若豐稔之徵不亦宜乎

古大臣之忠愛其君者莫要於防微杜漸去其侈心以永保夫君德蓋君心者民俗之所由成君心正則天下咸歸於正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君人者代天而子民臣工又佐君以亮天功者也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君奉天而臣奉君必幾康是勅內無一念之敢荒宵旰是勤外無一事之敢曠而猶歉然不以為足者此其所以感天地通鬼神馴致至治馨香福祿永綏皆君與臣共之也

麄錯曰爵者上之所摳出於口而無窮惟其易也故變倖干焉謟邪進焉其邀榮寵希賞賚中君人之好者極盡其術名器既濫流品雜投天下事至不可復問君人者何苦設祿位以招匪人敗亂國政方以為報其勤也豈不哀哉

三代以下稱漢文帝唐太宗為賢主然漢文知人不足而安民有餘太宗知人有餘而安民不

足就其似者論之雖各有其長而欲媲美於虞廷之知人安民難矣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四時宣其氣百昌欣其榮而於穆不已之理主宰其中者本至易而無難也地有山川河嶽涵負萬類飛走動息之各安其居發生長養之各順其序而安貞順應之德根柢其內者本至簡而無繁也樂由天作

其極也如乾之易禮以地制其極也如坤之簡是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非所謂易也几筵升降酌獻酬酢非所謂簡也本之於中者和而愛則聞其樂者皆知親其親本之於中者和而敬則見其禮者皆知尊其尊尊而親親易簡之化也故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爭則由於不簡也怨則由於不易也豈所語於聖人之揖

讓而治天下者邪夫不能極禮樂之至則不能易簡不能易簡則不能化成天下彼淫樂慝禮之日興無論矣即規規於器數儀文之末而不得其本原輙曰我能興禮樂也豈有當哉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於是乎天地交泰陰陽訢合萬物發生王者財成輔相爕協化工亦維是節宣天

地之氣調燮陰陽之宜耳故周官所謂天産動物是也所謂地産植物是也動之屬爲陽故作陰德以濟其虛植之屬爲陰故作陽德以抑其盈此先王之世所以民登仁壽俗躋純熙山不童而澤不竭胎不殰而卵不殈物各遂生人無缺養豈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哉

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地聖人之本一也故天地無心而生萬物聖人無爲而化萬民非無四時之運六府之修也化以藏往神以知來過化則誠在事先存神則物隨心感神與化曾何天地聖人之有異哉

聖人之文所以化成天下是故法離之明則以聯天下之情法艮之止則以定天下之分叙五典秩五禮六德所以培其根也六藝所以達其枝也有本有文行之必自其身教之必由其道禮樂百年而後興王者必世而後仁不可躐也不可僞也後世人君若漢武之求遺經明帝之幸辟雍唐文皇之興太學宋理宗之尊程朱謂之爲興文教則可謂之爲化成天下之文則不可

叔孫通起朝儀不過救一時之弊而已通固非修禮之人而高祖時亦非修禮之時也惟文帝承平康之後躬明哲之資休養生息天下無事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此其時也而不能舉道德之士與先王之法尚守通舊儀因循歲月坐致典文湮鬱誠可惜哉

貴賤有等上下有別章服有制進退有度禮之節文也先王行禮之節文而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與天地同節故民莫不知和敬矣羽籥干戚以奏之屈伸綴兆以舞之金石絲竹以宣之翕純皦繹以成之樂之節族也先王奏樂之節族而淡而不傷和而不淫與天地同和故民莫不知和愛矣和而敬故秩然有文皆知尊其尊和而愛故雍然成象皆知親其親尊尊而親親則四海之内兆民之衆有不化行俗美者乎自是

厥後禮樂不修士生而目不覩進退揖讓之儀耳不聞六律五音之盛其有攻乎禮樂者縉紳之儒視為一藝朝廷之上亦視為末節而偶用之於祭祀宴饗其所謂和敬和愛者何在又安望其能導民而成教化哉故叔孫通之禮非先王之禮也祖孝孫之樂非先王之樂也欲治天下者必在於興禮樂興禮樂必在於修其親遜致其和愛是教化之極也

居蔀屋者不知天之高登泰岱則知之泛潢池者不知水之大望滄海則知之修王道者欲得其門戶舍窮経曷由哉

先王之政固不可泥於必行要必識其為政之方與其所以施行之意而謹守之以為制治之本故同一什伍之政也周先王用之以仁民使

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秦用之以虐民使之一人有姦隣里告之一人犯罪隣里坐之夫什伍之政豈能仁民虐民哉周秦之心各別耳

光武起自南陽甫誅新莽天下未定即思所以養治之方先訪卓茂授以太傅而封之且名曰褒德侯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得人之盛不

免遜於漢初然有善於高祖者非獨能保全功臣也興教化重農桑使天下甯出兵戈焚溺之苦即有遂性樂生之心則又高帝所不能而必待文景者也以創兼守吾於先武見之

太宰統百官其專司也而以九職任萬民則司徒之事而仍為太宰所統也太宰之均四海於凡九職之事九職之民莫不使之安其閭里足其衣食無游手以失職者無饑寒以失業者無背禮而棄義者無奇巧以惑衆者夫如是則數天之下罔不幸俾五穀以時庶物遂生所謂因民之利而利之而民之蒙利已無窮矣或謂周禮為理財之書雖太宰亦掌其事不知先王言利利在民後世言利利在官安可以後世附會之說謗先王之良法美政哉

劉晏領度支凡事存經久之見而不計小費推之以榷鹽鬻穀其出納之權必委士類以養民為先事必於一日中決之以防胥吏之弊用能為唐世言利諸臣之最論者有取焉則夫以義為利惠而不費國用以裕而民獲盈阜之賜者其經國大猷更何如耶君子是以讀大學而識生財之有大道也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先儒以為重民穀之事與玉鎮大寶同而余則以為有過之無不及也何則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食足而後教化興教化興而後國治安國治安而後祖宗之器得以常守而弗墜是民穀之數重於守器也且欲周知民情莫若周知民

數欲周知民數又莫若周知穀數蓋能周知穀數則歲之豐歉可稽民之生齒可考由是均其土壤定其邑里秩其多寡平其政令舉天下之大而燭照數計兼并者無所容其巧也先王於其登獻之時必拜受而藏於天府不以是哉月令所云來歲之宜即象魏所布之政先王治民原不期於朝令而暮改也宋室行新法舉周官一歲五歲三十歲皆有變更之法以附會其說謬矣

自古有一治必有一亂有一盛必有一衰此天運循環未始不由人事致之也致治之主其兢業恒凛於板蕩之餘驕亡之君其奢泰常肆於宴安之日語曰君相不言命謂其有造命之權也若諉之天數之適然亦已過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國語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語若相反而實相資孔子曰民可使由之夫可使由之則無論富凶之歲沃瘠之土而皆可迪於善豈非牧民者之責乎牧民者能以父母視子弟之心視民則無論家之貧富年之豐歉皆欲導之以善故歲富而民不至於淫歲凶而民反習於勞土沃而多賴以為善土瘠而不陷於暴亂若聽民之轉移而無以化導之則歲非富則凶土非沃則瘠必至無一為善之民矣孟子敬姜之言謂民之自為也余所論則牧民者也

論者咸曰井田必當復封建必當行鄉飲酒禮必不可廢三者之中尤以井田封建為要不知

欲行井田而致亂者王莽也行封建而致叛者漢七國之難發於景帝也以鄉飲酒禮為可少緩而行之反無大弊者唐元宗之令州縣是也然考元宗時先王教養之法一事無有而獨取鄉飲酒禮行之是不過博遵古之美名耳誠何益哉

軒轅氏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以

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準隔八之法以相生六律之義所由昉也六律定而度量衡莫不定焉六律所以為萬事根本而黃鐘又六律之根本也蓋古之聖王其為民之計至深遠矣為之食以救其饑為之衣以禦其寒處之宮室以去其昏墊董之學校以化其澆漓猶恐其相欺也為之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衛之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大司樂以成均之義教王冑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俊秀所以作君作師既富方穀者也然其法天時興地利導人和以興作勞息莫不以六律為之根本授時以歷而歷本於律齊民以政而政本於律是故分至寒

暑之各應其時而歲月日時無差也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各自其十以登於引則度之長短皆得也黃鐘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為一龠十龠則合積而至於斛則量之多寡不忒也一龠之重十有二銖倍之則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則衡之重輕不爽也黃鐘正則六律正六律正則萬事成夫天

下至大也萬事至紛也以一人齊萬事執此以往莫之或差也此古昔聖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也與

周禮寓兵於農時無養兵之費然以戰陣之事教耕鑿之民日教之則勞月教之則疎而當時不見其害者以處之得其當也大司馬掌四時之田仲冬大閱前期群吏戒衆修戰法則春蒐

夏苗秋獮視此矣數月之中而以數日修戰法則民不勞前期試之則民有餘暇必朝夕自試於坐作進退刺擊之法可知

常平社倉之設均貴乎得人然常平在官社倉在民在官者法立而事權畫一在民者情私而弊竇叢生其理易明也且天下州縣不過千數百而州縣中村社何止數萬求千數百賢能之人猶難而況數萬乎使州縣皆得賢能之員察民之有灾而先為申報當民之饑饉而即行賑貸則常平之粟固足備而常平之利亦無窮社倉雖有利亦何必行之哉

宋曾鞏之議賑也以為有司建言請發倉廩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但日不可以數計人不可以枚舉如以十萬戶待食十閱月將何

以濟且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誠偽會計之擾辦給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故鞏又曰不如一舉而賑之設遇此大祲當賜錢五百萬貫以完其居貸粟百萬石以給其食既免日日就食之勞且無胥吏侵漁之弊而農得以修其畎畝商得以治其貨賄流通轉移一切得復其業而生生之計不窮況貸之於今而收於後則

儲蓄之實無損實貫者為錢五百萬貫而已然五百萬貫之錢一百萬石之粟亦非荒歲一時所能卒辦者必也藏富於民藏穀於社使饑荒有濟水旱無虞一遇歲歉即以糴之議行之此又在為政者平日經畫之得宜耳

唐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令州縣有饑饉者不待奏報即便開倉給訖奏聞余嘗善之蓋當

賑而賑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緩使奏報遲延曷有濟哉

宋韓琦請留没入戶絕田不鬻募人耕而收其租以給老幼貧疾謂之廣惠倉立法甚善其後王安石相神宗行新法鬻廣惠倉田以為青苗錢本惟知利國而不知利民卒之民病而國亦無所利焉一廣惠倉也由魏公而置由安石而鬻相去奚啻千萬哉

自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而鑄金為幣之製興然初未詳其鎔冶之功為何如周郭之形為何式也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有專司輕重以銖以賑救民民患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輕重得

宜公私交便有無賴以相通軍國資以充裕此錢布之所以流通而無弊也自時厥後秦有八銖漢初有榆莢八銖失之太重榆莢失之太輕太重太輕非所以裕國計資民用也故武帝斟酌其宜鑄五銖錢周郭其質後世論者以為得輕重之宜蓋銅出於山成於人若錢之為質輕而可以多取貧人孰不盜鑄以圖利嚴刑密法

有不能禁者錢之為質重則銅炭之費鎔冶之工監督匠役設監置場之所需一錢之用不足以償一錢之本國家又何賴於鑄錢哉故鑄錢必始於權輕重而輕重之得宜莫過於五銖誠倣漢法之五銖鼓鑄以利民則府庫以實而國用有備乃得錢法之中總之鑄錢之弊在於輕重屢更屢更之弊三代以上無有也自秦以後

始有之世道有隆替風俗有淳漓稽古君子所以致歎於三代以下也

私鹽之害莫若巧法自利之大商與夫擁衆持兵之大梟然是二者非與胥吏汎兵相首尾勢不能行有司能輯軍隸則大弊立除其一二貧民私竊少許資以餬口者比之網之漏魚而不論斯上下均賴之政也

人稟五常而備五倫倫莫先於君親常莫要於仁義戰國時功利之說中人而倫常之理掃地矣惟利是求而遺棄其親者有之背叛其君者有之雖為其君親者亦惟利是視無怪其子若臣之遺已後已也故梁惠王首以利國問孟子而孟子即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義與利勢不兩立循乎利則至於不奪

不饜遵乎仁義則人各親其親各敬其君而和順之風被乎天壤然則人何苦而不為仁義去功利哉

明德即慎德也慎德即所以明德也格致誠正各極其功而德明矣由是而有人有土有財有用即修齊治平之事也

天之於民呼吸相關毫釐不隔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是以聖王敬天即以勤民重農事恵鰥寡所以誠萬民而動天鑒也樂記曰民有徳而五穀昌詩曰綏萬邦屢豐年蓋以求天之貺必盡民之事而盡民之事又非徒促耕捕蝗之虚文也董戒勤勞之有方禮樂刑政之不忒則應感之符自有莫之或與者然為上者知天人之響應而又必盡人事以代天工重懲游惰輕徭薄

賦使民知惟力田為安利疏川渠修塘堰以資灌漑然後農不督而自勤財不欲而自阜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若縱民暇逸而田疇荒蕪廪匱即使五風十雨亦難望其自天降康矣

漢文帝除肉刑改為笞法然笞五百者率多死至景帝減其數定箠令以竹為之自是笞者得全史載死刑既重生刑又輕民易犯之余以為生者易犯輕刑較之生者或致於死不猶愈哉且既犯輕刑則非當死之罪明矣而被笞至死仁者所不忍也文景並稱有以哉

皐陶之稱舜曰好生之徳洽于民心言無刑之必本於仁也漢宣帝能用于定國為廷尉可謂得其人矣置廷尉平可謂稱其名矣而仁敬未孚本原未粹此其所以有趙蓋韓楊之獄

司馬光曰春秋傳云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余謂用兵以得人心為本寛以濟猛猛以濟寛若徒以法繩之又安望其冒鋒刃而樂為用哉

文以治内豈内地絶不講武略武以治外豈外地絶不敷文徳哉若然則干戈起於肘腋何以

克哉而延頸嚮化者終古不霑王澤矣惟夫文以濟武武以濟文而剛柔互施焉則折衝樽俎文非徒文也武在其中矣德威惟畏武非徒武也文在其中矣

人君一日萬幾布政出治端惟一心心欲其虛不欲其實虛則受益孔多實則忠讜莫入也唐太宗初年聽諫不違改過若決其後頗自以為是遼東之役力排衆議行之至於傷威損重始恨魏徵不在蓋太宗能治其事之末不能治其心之本事可勉强於一時而心不能持之於永久故其始也若是其虛受至治成則放焉究非虛其心者也虛其心則無內外無始終安止順則人欲無由而間之故為君者莫先正心

易云謙尊而光所謂謙者豈徒卑宮室罷貢獻辭尊號却瑞符已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事天之謙也闢門明目舍己從人用人之謙也毋長傲毋縱欲毋極樂毋滿志莅政之謙也具此數者然後有以持盈保泰長此又安昔魏徵當貞觀極治時上十漸疏可謂勸其君以有大而居謙蔡京當新法敗壞之餘猶進豐亨豫大之說以蠱惑君志賢奸之用心從可知矣

蘇軾有言麴糵鹽梅和而不同也蓋臣之於君不以阿諛為善亦不以激訐為高惟視乎理之所在而已矣苟合乎理君是之而臣亦是之不入於同也苟背乎理君非之而臣亦非之不入於同也若君之所為合乎理而臣矯之以為非固不可倘君之所為背乎理而臣諛之以為是不更謬哉

天下至廣也萬事至賾也雖有智者博量卜度不能窮其然惟以誠行之則至簡至易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霸者之驩虞豈無假仁義之政然而不誠也三代以下欲治之主多矣惟其不誠是以無禹湯文武之盛是知治天下者能致其一於智仁勇以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者

未之有也推而達之天下而天下不平九經之績不舉者亦未之有也若夫舍誠而別有所資焉是猶北轅而適越

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忠順之意形於禱祠親愛之心並非勉强及公田既渥私田亦霑婦子恬熙樂其樂而利其利仍歸於上之所賜耳自非上之恩德素逮有以淪肌浹髓其

孰能誠民心悉至於大順如此哉夷考甫田之詩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卽其惠下勞農之念所以感民者深則其施於政事者固不可考而必其漸仁摩義非歲月之暫可知矣

遐方入貢梯山航海懸橦度索効幾百千人之命力致之京師不過供一時觀玩已耳人君奉天子民雖日孜孜猶恐不逮況更怠荒其何以

治秦皇令徐福往海上求神仙終失千人無所得漢武令貳師將兵求大宛汗血馬費經百萬人亡過半得馬纔二十匹是二君者非儼然為民父母乎夫告父母以殺其子雖愚人不為豈二君智不及此良以逞已私則不顧人命也卒之秦忽而亡漢幸而免亦安能長享其樂哉

天下之治不生於富庶之日而常基於經營勞

苦之時亂不肇於板蕩之秋而常伏於宴安逸
樂之際是以人君憂勤則業成驕肆則政壞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無時不慎也敬之敬之
天維顯思無事不慎也人情於可虞之際或致
其矜持而當已安之日易生其忽畧於所易忽
者而無所不用其慎斯所以制治保邦而永享
鴻業也歟

日知薈說卷一

日知薈說卷二

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本非有二蓋天以於穆
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為生即具
此理以為性故體之於人即可以識天命之不
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无妄無極太
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
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為知覺也不

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
理為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也夫豈
別有所謂理而可以妄加之於人哉通乎此則
一貫之道也性善之旨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
達其說蓋誠為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
極其誠然後能合其宜合宜者道心也一有偽
焉則悖其宜悖宜者人心也自舜發道心人心

之說後世學者遂謂道心為天理人心為人欲而不知道心乃性理之端倪程子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即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見陰陽也至於分而為陰陽則固非太極矣然則性理而但該之以道心可乎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含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離於

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至於晝中有夜夜中有晝男中有女女中有男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之論雖其相生相伏之數也要之其去太極亦已遠矣方之於人則如人心之不可為道心也未達於性理者自作主張別生枝葉妄自以為有道心而不知其入於人心為已甚矣善學者求其

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為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即性即理本源之學於是乎得致用之道於是乎通古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為不虛矣

天命之謂性秉乎天者即生生不息之理率性之謂道體乎人者皆生生不息之心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羞惡辭讓是非皆原於惻隱貫萬

善而親親仁民愛物皆根於不忍也

天有四德而元為長人有五常而仁為首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有仁然後可以成其為人以明仁之不可須臾離至程子復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益與孟子之論互相發明夫惻隱之心為仁之端未有心具乎仁而無惻隱之心者也亦未有離惻隱之心而為

仁者也蓋仁舉其全體而惻隱見其一端人能由是心而充之凡事莫不用其惻隱則仁豈可勝用乎非特此也必燕居獨處無所不存其惻隱之心則所謂在腔子裏是也以之克己則己克而禮復以之應事則事順而心安滿腔子中無非惻隱之心融融然怡怡然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豈外是哉

聖人之言其遠如天所謂化不可為聖不可知終身由之而莫能盡者也其近如地所謂日用飲食出入起居無一事之可離無一息之不在者也然遠以近譬近以遠彰遠天即近地之理近地即遠天之施

行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試問有德之君子其所行之道與夫所謂有得於己者為何若乎蓋無所得也無所得然後為實有得而德在是矣是德也無得失之見也無人我之見也夫必有人我得失之見而後取與形焉無人我得失而取為誰取與為誰與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非獨私惠也即詩所云示我周行以德為惠而君子亦不自留也蓋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天下之事無非吾分內之事有何私惠乎示我以德無非吾心中所固有何必留於心乎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已不計其為人為我為取為與而斤斤焉於交接之際計其為德乎為非德乎吾其留之乎其不留之乎是皆訓詁者失經文之本旨聖人之意必不若是矣

記曰報者天下之利夫君子不言利而天地聖

人則以利為四德之一且以占天下之報者豈不曰報以天下則天下之報即天下之利以天下之利報天下天地聖人何容心乎故物之來者報之因其自然而各當其理各適其性此利之在我者也物之去也報之亦因其自然而各遂其生各覩其成此利之在物者也利在我而無我利在物而因物所謂以天下之報普天下

之利也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天地無心以萬物為心聖人無情以萬民為情報者天下之利蓋如是而已矣

張子正蒙謂大人有容物無去物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有心之容乃無容也無心之容乃有容也既為無心之容則於何物而見其有去來哉於物而見其有去來者必其無心未造於極者也天地聖人如是無心亦如是有容斯已矣雖間有去物亦容其去而已矣即其所去之地亦在吾容中而已矣若謂去物為推之使去是以凡人之心而度天地聖人之無心也若謂去物為物之去而天地聖人聽其自去是猶以天地聖人為有心而度天地聖人之無心也夫無心而有容此大人者所以與天地合其德

歟

周子通書曰廓之配天地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也使其不廓則天地不見其為天地安所為配配之云者天地配我而已矣蓋仁義中正性之理也聖人行之則為道然是理也豈以聖人行之而增凡人失之而減乎夫有增減則有絕續欲以配不貳不息之天地不能也然天地不

遷而遷者也聖人之道遷而不遷者也不遷而遷極乎氣運遷而不遷統乎理極氣會理而理統氣故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而已矣

修身莫過乎知禮而徒知無成也必契其本徒契其本亦鮮通也必致其用故致其用則急躁者失涵養之方優游可法矣契其本則詐僞者失踐履之實忠信爲美矣忠信以立其基則卓然有自立之志而言不苟言行不苟行內外如一言行相符於是焉修其威儀飾其容止雖溫厲恭安亦由是馴致以底於化而已矣是故忠信舟也優游楫也二者雖相資其先後節度君子不可不知也

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故有命之說使知出於天而各有所限富貴不可倖求貧賤不可苟避用以防其欲念之萌此乃聖人爲中人設教也蓋天命之謂性此命非所謂利害榮辱之命也混然而太虛漠然而無體雖仁義禮智之德皆其中所包涵也而尚何欲之可防哉上帝之所命命此也聖賢之知命知此也君子之所謂命謂此也若夫防欲之命尤其此之糟粕者耳何也一言乎防欲則其爲欲已大而其爲命已小矣夫子罕言命不以此歟

太上無思非無思也盡人物之性而思不可名狀也其次慎思勿動於朋從也夫有所勿動則有不能不動者此固聖人所不能强於常人亦曰教之以睿作聖而已蓋初於思中蕩滌邪穢使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然後於理事之應無所不通通微則睿而睿作聖矣此自明而誠之

事也

邵子謂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者其明於理氣之說乎指節象天之四時掌文象地之五方人所易知也人各有所以象之之理舍之而弗由而欲舉手以知天地天地豈易知哉春秋之溫肅指弗知也山川之流峙掌弗曉也惟觀四時之運行誠如指節之自動五方之遥隔近如掌文之可睹則氣即理而理即氣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

少儀云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蓋教人主敬之學也夫言主敬敬豈外來哉心與敬二則有時而敬有時而不敬又安能合虛盈有無而一之哉聖人教人常使人反身而誠誠在於身又焉用反此其義正與少儀相發明學者誠能與

敬合一則執虛與執盈入虛與有人原無二致不見有敬之可主況有不敬之事乎

易曰聚而上者謂之升實君子為學力行之大法蓋地中生木有循序漸進之象焉故其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地中生木非助長之比也積小以成高大則有事焉而勿正也聖賢教人之法非一端莫不歸於溫故而知新循序而日進若夫推之為治而允升于大猷亦未有不由於此非聖學之外別有治功也

莊周云不物故能物物言無心則無物之見存然後能盡物之情而無所蔽也有物無物如鏡之照與不照而鏡有所不知大物小物如鏡之大小隨應而現而萬物各一其象其於道非概乎無所見者然其異於聖道者即在此聖道若

何曰聖人有心而無為

莊周曰至人無已非無已也無有已之見也其消息冲融猶透水月華虛而可鑒夫月現於水而月不自見其為月猶物備於我而我不自見其為我則雖應物而動猶不動也故以靜止動者猶之塞耳而不聞耳尚在也不動則可矣動則物或擾之至人之無已也譬之無耳尚何有

於動不動哉然聖人之止所當止而不見有已與物也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莊周謂無用乃可以得大用所謂無用者謂為世所棄也所謂得之為大用者以不材終其天年也是以求得大用而漫為無用以避世患其與戰國縱橫之學相去蓋一間耳君子行法以俟命然幾見其必逢世患哉周之論單豹張毅也又明言其兩陷而無所逃故余謂周之書以知命達生為宗其實命不能知而生亦未能達也

君子謹言慎行欲其身之無過正心誠意欲其心之無過內外交修功每相資者皆言其用力也心體本無過聖人無待於去過舜之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是也

人君慎德而後德盛然慎之為言通內外貫終始微有矜放之心則非慎矣非慎德安得盛哉德不盛則敬不能勝怠義不能勝欲而狎侮作矣狎侮之念萌於中則狎侮之事見於外待賢之禮有必虧臨民之體有必失故慎之為言徹上徹下而務絕其狎侮之萌者也然以慎德而

制夫狎侮狎侮仍未忘也苟慎或有時而懈狎侮之乘也如故惟夫慎之又慎以至於無可慎則德盛而不自知其德之盛於狎侮乎何有非聖人孰能與於斯哉

文之興也敬之所以濟也然無文又不可以表其敬是蓋體用相成之義而立其體以達其用者蓋少遂其用而反背其體者蓋多聖人有見

於人之若是也故正告之曰至敬無文然文之為文亦豈外至敬而別有所謂文哉

張子謂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子貢嘆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此即其得聞性與天道也使以性與天道為可聞則並文章亦不可得聞矣文章者何即禮樂也禮樂與性天並非二事然制禮作樂者必有聖人之德而居

王者之位是不可以得兼也豈常人遂不可聞性與天道乎性與天道日在人目前而人弗由之雖揖讓俎豆之間俯仰琴瑟之側謂之為能禮樂者不可夫不有無容之禮無音之樂以與人相周旋乎識乎此則所居者安和而悅豫所謂唯聖人為能饗帝唯孝子為能饗親者具於是矣

天子之貴四海之奉其娛心志悅耳目者何窮而周公作禮必曲為之防者所以謹患難於未然杜放逸於未作故雖一食之頃必以樂侑樂主於和而入人者深所以優柔涵養而導之以心和氣平於是乎天下之大本立矣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皆有志於學孔子之道而資稟之剛柔學問之深淺雖聖

人不能強齊故同一問仁必因其人而荅之如
告顏子以四勿示仲弓以二如二子固七十子
中之首出者然四勿則大而該二如則簡而約
蓋惟顏子可以盡絕私意直探本原而仲弓則
猶待勉強之功以造乎仁者也學者由仲弓之
敬恕而日積之至於私欲盡天理行斯即顏子
之克復歸仁可决其幾於一日聖人之仁體不

即在我乎

謙尊而光卑不可踰非止應事接物之間為然
也旦明夙夜無時而不然如執衡焉必適其平
如執權焉必適其中守之以兢惕奉之以退讓
夫如是則有所持循而驕泰之氣日益以消冲
和之美日益以積豈非德之柄乎

天之生聖賢也非欲其自善一身樂道守困於
世無補以終天年而已必將使其以先知覺後
知以先覺覺後覺故聖賢所處雖用舍不同而
畏天命憫人窮以斯世為己任其心未嘗一日
息也顏子與孟子其揆一而已矣孟子當戰國
時王道式微處士橫議天理民彝不絕如綫百
姓困於虐政如在水火中而拯救之不可以少
緩故不得不如孔子生春秋時而以命世自任

不敢效顏子之閉戶者然設使顏子之時而無
孔子則簞瓢陋巷油然自樂者必變而為斯世
斯民之憂惕然而不能自已蓋孔子在則顏子
從師顏子之憂孔子憂之矣孟子嘗云禹稷顏
子易地則皆然顏子之異於禹稷即其地之異
於孟子耳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量與夫皇皇
汲汲痌瘝一體之心曷嘗少異哉

身欲勞而心欲安身勞惟何義理之事多不適
已必寧受其勞而為之心安惟何中和之養多
不從欲必强求其安而為之推而至於利害死
生之際莫不惟求其心之安而不顧其身之勞
習之久而漸即於化焉亦能泯安勞為一致合
身心為一體矣故求仁得仁心之既安身雖勞
亦安也若狥利縱欲以求身安心甚勞而身亦

不安也故修身俟命之君子勞則不避安亦不
求故常得所安而亦不見其勞焉耳
張横渠曰心統性情情之未發則為性自其初
發未發之間氣乘理而出性動而為情者曰知
覺知覺者吾心之良知良能也然非本天命之
性又何以發皆當理而不失其天哉故又曰合
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君子之治喜怒哀樂也惟在涵養之功涵養之
功亦曰存誠主敬而已誠則无妄敬則無侵存
之於不睹不聞之地而謹之於莫見莫顯之時
至於久而不已則天理全而人欲泯惟率其性
之本然而發為情之至正喜怒哀樂有不中節
者乎故敬以直內涵養之謂也義以方外喜怒
哀樂中節之謂也欲其發之中節必其存之也
中中者中也中節者和也中而和則大本立達

道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矣
一物各有一理而物物共此一理大小始終表
裏精粗皆本純一之理以行之不息之誠以守
之自夫婦日用之常以至於家國天下之際統
有宗會有元汎應酬酢無不曲當一貫之道至
此而得矣

忠信不主則或存或亡而不能保其不失閑義
不徙則或作或輟而無以為高遠之基善人之
質美未學主忠信而不徙義者也然無徙義之
功則忠信亦不能察識擴充以復其本然之全
體故精義以啓徙之端所以察識此忠信也集
義以盡徙之實所以擴充此忠信也
聖賢教人惟在收其放心所以收放心者尤當

於靜時求之蓋人心之動因物以遷是心之放
由於動也惟於靜時主敬存誠以涵養之偶有
私欲之萌即省察而克治之如是則放心收而
天理之公常在我矣朱子所謂無事則專一嚴
整以求放心即此意也蓋專一誠也嚴整敬也
不誠則理不能存不敬則私不能克私克而理
存放心收矣

君子之學所以己物兼成者亦曰明通公溥而
已明通本於靜虛公溥本於動直動於外而直
返之於內則公溥靜於內而虛達之於外則明
通合內外徹上下孰有外於誠之理乎
周茂叔有光風霽月氣象蓋其廣大寬弘之量
得太極自然之理又與二程張朱有不同者矣
故茂叔生知者也明道幾於生知者也伊川橫

渠晦菴學知者也橫渠教人以知禮成性伊川
教人以主敬其氣量固不若茂叔之廓然然而
同為傳道之大儒則又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福善禍淫天地之心也然亦人之自取天地豈
有成心哉或者謂一災一異皆有其應一言一
事皆得其報是以己之私心度天地之有心也
或者謂天變不足畏感應未必然是以己之放

心度天地之無心也
學者希聖而希天其所以用力之道必省察以謹其幾必涵養以完其性幾不可不謹否則縱性不可不完否則狹縱而狹有一不可言學也故主一無適而本立矣格物窮理而知致矣返已體察而實踐矣夫然後優而游之饜而飫之鳶飛魚躍無非自然之趣也沂水春風無非自若之天也於以暢吾中而廣吾志私欲潛消渾然天理殆與造物者游而豈几若槁木自以為有得者所可比擬哉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以言乎內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以言乎外也中庸則兼內外貫終始為天命之當然精微之極致孔子所以歎聖者能而民鮮能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雖在物而其不涵於此心也內也義雖因物以處而要皆此心之裁制也則義亦豈在外哉故當其寂也為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為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由是言之舍理則不可以言義而外義則不足以為理君子不憑心以為理以理之麗於物者為理此萬物皆備之體也非徒循物以為義以循物之理而處之各得其當焉此萬一各正之旨也

物無終始而一歸於朽鳥獸之飛奔斃焉而朽華木之榮爛蟲生之而朽草茂於夏而秋朽之燈明於夜而晨朽之金鐵之剛或煅之玉石之堅或琢之其終亦莫不歸於朽其於人也亦然被服衣裳爭名競利其生則榮沒則已焉於是

卓然有志之士思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垂不朽於世吾謂立德而無傳道之言以牖來者安知不使人疑為黃叔度之儔立功而不本於內聖外王之學安知不為管商雜霸之治至立言則蘇張莊列皆能之適以為生心亂政要必如漢之仲舒隋之文中子唐之昌黎然後可謂立言而仲舒文中子昌黎未始不本於道德仁

義以為言條對時事又章章有本末可見施行由是觀之必合三者而皆有之庶幾可稱不朽焉耳

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志以道寧之事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以道接之事也

程子曰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學者內而無適以存其誠外而整齊嚴肅以致其敬內外交修動靜有養而德一矣德一則常而純常而純則動惟以理吉之道也

王守仁曰求靜之心即動蓋至人無心以萬物為心以萬物為心者即萬物之一動一靜無非至人之心也彼其逐逐於物而失其本心者非

物之動其自心動也以是為可厭而求靜以安心者不知其動為已甚也且夫厭城郭之喧譁者走而之鄉邑為可避矣久之而鄉邑猶有人在也又走而之山林為可避矣而山林之中鴉鳴雀噪不可避也即驅鴉雀而空其林風生籟動庸可避乎周濂溪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明道曰動亦定靜亦定豈必卻動以求靜哉

地主載以任養萬物為功仁道之行無物不載
則仁乃萬物之地也儒行謂敬慎為仁之地譬
夫觀海者但見其汪洋無際而忘其載而振之
者地也必敬慎之心無往而不存然後仁能體
事而無不在猶地之可以載水水之不可離地
也靜而不能敬慎則心放而仁之體無所託動
而不能敬慎則理失而仁之用不能行然非以

仁居之則所為敬慎者亦且空洞而入於虛無
矣

海若之見少非謙言也然猶有見在焉故不過
博向若之歎非無名也比之河伯其為小大則
殊矣其為自多又何以異哉至人之見見無見
也不存乎見少況存乎見多哉譬之挈水之本
源而天下無非水也大而為渤海細而為牛蹄
之涔在牛蹄之涔不見其少在渤海不見其多
不見其多故可以為牛蹄之涔不見其少故可
以為渤海渤海若之存見少是但可以為渤海而
不可以為牛蹄之涔也故大德無名必小德之
咸備也大器不形必小器之盡該也大智若愚
必小智之悉察也大功無成必小功之全奏也
如是則水一而已何有渤海蹄涔之分哉是之

為不貳

聖人虛其心而心存備萬物而非增無一物而
非減如是則雖日與物應而無應物之心無應
物之心故天下無不可應之物也蓋心猶鏡也
必本體至明然後物至必照而無物可以蔽之
塵集於鏡而鏡即照塵奩掩夫鏡而鏡即照奩
墜鏡於塗而鏡即照塗舉鏡於空而鏡即照空

其本體之明不可息也苟雜鉛錫以為鏡則雖勤拭之而其昏也不待頃焉聖人之心常明以其湛然而無欲耳

謂天地為有心乎有曰天地無心而能生物者矣謂天地為無心乎有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矣是天地之心不可見於物之生生不息可以知天地無心之心無心之心不可謂無既無心

矣不可謂有然則謂天地之心即萬物之心不可謂萬物之生皆分天地之心以為心庶乎少近之耳然萬物之各執其心以為心者并非其本心也不得於已則有怨見可愛慕則生貪天地之心不如是也萬物之本心無以見則天地之心更不可知然物之生既分天地之心以為心則雖梏亡反覆其本心不可得而見而亦非

終不可見百事之昏而一事之明則其本體依然可見矣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德者得於已之謂也其德何似量亦隨之上德之不德其量不可量也下德之不失德其量猶可量也夫有可量則仍與天地不相似天地以不可量者為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聖人之為聖奚以異是

思慮人之所必有豈能盡絕之使息耶況此有以絕之者又非思慮而何哉惟居敬以立其本廓如太虛之闊而不覺其廣朗如秋月之皎而不覺其明應物而不應於物役人而不役於人夫然則理尚不自立而況於欲乎正尚弗自居而況於邪乎夫有意息思慮是錮扃以防賊也任思慮之外馳亦開門以延寇也延寇者固不

足道而防賊者亦豈有得哉且大盜惟恐其錮之弗固也

老氏之絶仁棄義固以煦煦之仁孑孑之義為不足高也況非仁義乎晉人之絶仁棄義乃有執乎仁義不足高之意而特以此為是也夫有所為是豈老氏之旨哉老氏之道固不足以治天下況效其糟粕者乎

仁之未發也渾然廓然大中至正而已夫人欲覩仁不知何者之為仁也惟其接於物而知心之謂恕然後有以見夫仁之施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之行乎恕者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恕之歸乎仁者也

觀書所以長我志氣拓我聰明且日知所未知日行所未行久之而內不見我書即為我外不見書我即成書此與書為化而不以心稽者也故易大傳曰黙而成之存乎德行

聖賢之學即見乎聖賢之書使聖賢於書之外別有所謂學則書非聖賢之書學亦非聖賢之學夫聖賢立教本欲使人人因書以修聖賢之學以至聖賢之地豈有遺哉豈有隱哉

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是語也曾子言

之董仲舒舉以告其君橫渠張子又稱之以敎學者則知上而人君下而學者均當自勉毋使徒聞而不尊知有餘而行不足以日入於空虛無實之學焉則幾矣

大學端本於明德而已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已要乎能得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理固如是也然必至於本末無間終始合一無所謂先

而無不可先之即先天而天弗違也無所謂後而亦可以後之即後天而奉天時也非大人之學其孰能與於此

敬者志之所由以立者也敬於所存則志於希賢希聖敬於所發則志於堯舜君民徹上徹下無內無外察理則思極其精處事則思極其當如是則吾性吾命之學與修齊治平之實一以

貫之此嚴恭寅畏所以事天而古聖人之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者舉不外此也

學記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君子之學何以異是滌性命之原返昭曠之本湛湛然出之無窮之府引之不竭之淵所以疏其源也進之乎詩書之圃行之乎仁義之塗沛然其內充而外達也浩然其日引而月長也優游漸進

不舍晝夜而終必至乎大成所以竟其委也雖然疏其源而達其委者又豈有所作為也哉孟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君子為學無躁進之志也無穿鑿之巧也順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至於一旦豁然貫通則達海之勢有莫能禦者矣不然者無萬川之歸又安能不竭於尾閭之洩哉

四子言志於由點一與一哂在聖人初無垂教之心而默而成之化而裁之已使人有悠然自會於意言之表者故聖教如化工云

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而戴記有曰三日三夜無絕火蓋物有久而後熟如此者讀書亦然立志以端其本如爨之先以烈火也主敬以敕其中如謹視其火候也涵養以成其

終如物既熟矣以細火養之使全其味也如是而才醇而德美矣讀書而未至於成則是黄八珍之物半熟而置之也不可惜乎

萬物其同乎羽生者不可以疾趨鱗生者不可以陸游萬物其異乎含靈者咸具其覺知成形者胥歸於物化然有不同不異天地不見其大而纖芥不見其小管乎物我之間而不識其名之自始者其誰耶故螟蛉蜾蠃異體也苟祝之則速肖之仲尼顏子異形也苟祝之則速肖之自其異者而觀之則無同自其同者而觀之則無異也若是乎同異之不可恃而人第執其既肖以後者為同而不知肖者非生而同又烏知其不同者之一本於大同耶

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人心之所接皆天地間

萬有不齊之物以一心應萬事而有餘者聖人也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不見有己不見有人故無所為思常人則心役於物思之所以憧擾而朋從也朋之從雖有善不善之分即善而出於朋亦有私繫之失非聖人大公之善矣況乎其有不善者乎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中正而誠則聖矣中正而誠思誠之學也思而誠與誠者無異矣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此之謂也中庸言學曰其次致曲困知勉行者必加人一己百之功焉是以聖人之道有一致而無二途有漸進而無躐等不可怠也不可躁也終吾身而已矣

日知薈說卷二

日知薈說卷三

卷阿之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其意以為是足以待天下之吉人矣夫燕遊之地志易荒而情易蕩於此焉勸之以求賢且其車閑馬馳不用之於馳騁虞獵之地而即用之為招徠英哲之舉隨事進規因時納諫非老成忠厚之臣心乎國家者不能也且成

王繼武王之盛車不患其不庶且多馬不患其不閑且馳也但患治亂之臣一心之衆未必如曩時之極盛耳然使有其臣有其衆而車不庶馬不閑亦不足以張六師而揚聲靈此召公慮國遠謀既深求賢之意於言中亦寓奮武之意於言外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召公之謂與

人惟無思則好惡無所見其端既有思不入於正即入於邪邪則不能好善而惡惡不能好善而惡惡又何問其至不至乎若其無邪則正矣正則能好賢而惡惡矣顧其情不永其志或移則雖好猶不好雖惡猶不惡也是故厚於始者不能保其不薄於終勤於先者不能保其不怠於後緇衣之改為改造適館授餐其始終先後無間也故曰此好賢之至也不敬而聽之則萋

斐未必不為貝錦之文哆侈未必不為南箕之羅織巷伯之投畀豺虎有北有昊而又戒以敬聽其疾讒痛惡亦始終先後無間也故曰此惡惡之至也

陰陽相感而生萬物萬物由感而生其能不相應乎水流濕火就燥言其氣之相應也夫濕燥非水火也謂濕即水而燥即火則其性所自具

何必言流與就哉故流就以濕燥定濕燥以流
就成相因而生相感而應固勢所必然然文言
不繫水流火就之義於九二於九五言之者以
見水流濕則濕之水非復水之水也火就燥則
燥之火非復火之火也臣遇君則君之臣非復
臣之臣也如是而後利見大人之義顯
雷風天下之至變也然至變而有不變者存恒

之名因是而立君子立不易方亦以易中有不
易耳譬夫中天下而立自南見之謂之南自北
見之謂之北此不易之至必存乎易之中也故
雷風之恒非恒也君子之不易方非不易也其
必有易之不易不恒之恒明矣
聖人之覺世牖民也惟斷敷天之下聲教四訖
合於大同然其布政施猷亦惟是蕩蕩平平使
民遵循而弗知蓋其心忠故不忍不以民之所
不能者引為己任而其心恕故又不忍以己之
所獨能者強以相繩夫羿之教射必至於彀不
能強其必羿也大匠教人必以規矩不能強其
必大匠也聖人教人多方誘掖為之禮以節之
信以結之以至容貌衣服燕游食息之間凡所
以教之之術無所不用其極然不能強其必聖

人也夫不強其必為聖人是以人人可以自勉
上之至於賢聖而無難下之亦不失為寡過是
則聖人不得已之心也
子路治蒲孔子過之稱其三善曰恭敬以信忠
信而寬明察以斷夫孔子未嘗見由之政也然
而其境治知民盡力其邑完知民不偷其庭閑
知政不擾凡此者由未必斷人之知而衆人亦

未必知且非特衆人不知即蒲之民亦相安於無事而不自知惟聖人諦觀而審察之則由治績之善於其境其邑其庭可考也此所謂有實心者必有實政不求人知而人自無不知之者也

六月之詩美周宣王非伐先陳王用文武之吉甫以靖外而終之以錫宴則孝友之張仲在焉

若曰吉甫靖外之功皆張仲之左右王室相資以成云耳夫自古忠臣義士効命疆場之間而功績不能上聞措置不由己出甚至功垂成而中輟志未伸而亂隨大都受制中朝動輙掣肘國事以去身命徒傾此英賢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且此居中掣肘者豈必皆仇讐哉直妬其功成則已將不利甚有受敵賄賂戕害忠良而

不惜如秦檜之於岳飛皆自私之心勝故置國事於不問也夫張仲未嘗自言其居中運籌之功詩所謂孝友其實亦未可考第以吉甫之成功若是其速且易則與王共處乎内必無一忌刻吉甫者相與公忠輔國以期其有成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如張仲者非其人哉

周禮遂人治野以下劑致甿盖甿或自六鄉徙

而出或自侯國徙而來無田之可耕而輕去其鄉必皆逐利以居者也是必有以還定安集之使有恒產而後有恒心且六遂在鄉之外其去王都也遠其爲土地也博故其致甿雖受田有上中下之殊而及其會之惟以下劑爲率而可任也者家僅二人則所以優之者至厚此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甿也然田有上中下之差

而任之一準以下剩人又孰肯受其田之下者是徒以利起民之爭而政亦不平故其後又繼之以辨野之土田均百畮而萊則有五十畮百畮二百畮以上中下為差焉夫遂人安甿以田里擾甿以樂昏教甿以稼穡利甿以興鋤勸甿以時器任甿以疆予而終之以土均平政致之之後所以安定教導之者又如此其備於是無

恒心之甿悉化而為有恒心之民也豈僅一拾致之術哉

仲尼以萬世為主立四府以約之易書詩春秋是也其運於世如天之四時未嘗一日而稍息故昊天之盡物不在四時而因四時以見聖人之盡民不在四經而因四經以顯

鼓無資於五聲五聲不能外鼓以成九奏之諧水無資於五色五色不能離水以成山龍之繪其在於人內而五常外而五倫其相接而為內外之樞以備具乎一身者莫若五官五官不能自治其治之者曰學學之道奈何亦惟推五常之性以接乎五倫之交俾無不得其宜而已夫五官質也雜乎器質之緣則理欲半之盡其學之之道而恭從明聰睿之德雖聖賢不是過否

則外物之交己私之錮有不可勝言者非如五聲無鼓五色無水徒忝其聲敗其色而已也則夫五官之於學豈不較鼓之於聲色之於水而更重哉

淮南子曰以禮義為衣蓋以人不可無衣無衣則寒國不可無禮義無禮義則亂身寒一人事耳國亂其害可勝言歟君人者受天下國家於

宗廟父母延子孫之裔為萬民之歸苟不知禮
義之防則已知禮義之防而自壞之是何異於
裂冠毀冕若伯子之欲同人道於牛馬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盛德大業均於此出何可
言無然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又何可言有
乾至健而坤至順易知簡能之本也陽主生而
陰主成神伸鬼屈之理也是惟有一動則有一

靜其動也不可謂之有其靜也不可謂之無但
動之幾必始於靜靜之幾必伏於動由靜而忽
動者自無而之有也由動而復靜者自有而之
無也夫有無者動靜之流也動靜者有無之機
也動靜尚不可名象而欲以有無盡易之大是
亦不自量也已然則易之道無有無乎謂易為
有有無不可謂易為無有無不可第不可以言

有無盡易耳然則舍有無又何以言易傳曰易
本隱以之顯言本天道而達於人事也其道蓋
不倚於有不泯於無則不言有無可也即言有
言無亦無不可也

君子觀謙象而知物之難稱也物之不齊有如
地中之山高者高下者下而高下又不可以數
計惟地之載也無心故高者高乎下者下乎而

無有不平其施君子裒多益寡豈曰損有餘補
不足裒彼多以益此寡乎如是則被裒者常怨
被益者常喜非平施之道也君子於民之多寡
有如地於山之高下多者多乎寡者寡乎而究
無物之不平者以其無心耳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其身有令民可觀
之德猶恐日孜孜不敢自是必於民心之向背

風俗之淳漓以觀吾所行之臧否與所令之善惡王者舍民無以成我觀民即所以觀我也夫出治惟我所治惟民觀我觀民交相爲治也而聖人必曰觀我生者蓋君者賴民以生民治而後君爲不虛生於民之上不然君若贅疣何用其生哉

文周之繫易也有貞凶者矣未有中而凶者也

有正而不中者矣而中則無不正也以此見正可力致中必晰理之精守道之篤然後可以言中而仍不失其正

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使易徒奇而不法與陰陽術數家言何以異使詩徒葩而不正與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者又何以殊哉故易之道大矣而云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詩之教廣矣而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思無邪則正也懼以終始則法也史稱昌黎因文以見道又云有衛道之功觀此二語自非見道者何能言簡而義備若是哉

天地運四時而不知四時之運理人理萬幾而不知萬幾之理文王大聖人豈端居守默杜絕知識恐擾其靈臺者乎杜絕知識非不識不知

文王之不識不知乃如是識如是知而不識不知此所以爲順帝則也故孔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推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此無聲無臭豈離日月星辰之麗乎天百穀草木之麗乎土而別有上天之載乎明乎此則文王之不識不知非無識無知也亦如舜之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云爾

下學上達實惟聖人能之即此下學即此上達非日積月累以求遲之又久而後達之謂辟夫積寸成尺寸自寸而尺自尺非寸成尺也上達不外於下學者又如寸尺雖殊不離於度所謂上達則知天也我知天天其不知我哉

易以道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而不及陰陽性善之實際此理即陰陽也全易之理惟以陰陽消息顯性善之實際吉凶悔吝皆支流餘派也邵子曰孟子之言未嘗及易蓋不如常人之日以吉凶悔吝捃摭其詞以言易也又曰孟子善用易所謂道性善其理實與易吻合不言易而實為善用易矣

卷阿之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豈弟者教養

之本也人君以一身教養萬民力有所不逮而勢有所難周故先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得此人以為引翼則豈弟之君子四方以為則矣既勸之以教養萬民又教之以求賢自輔人君為政之要孰有大於此者乎

小行人之職命之以五物巡行諸國而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俾周知天下之故至五物之終有曰以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非誇政治之美而張大其辭也蓋以民莫不欲康樂其室家和親其宗族安平其鄉里而好為背理棄義以干犯法紀者凶荒之苦政治之乖有以驅之而遂以法繩之此小民無知而干憲典者所當哀矜而拯救之也周公以為利害之興除已當政教之養恬靡遺人事無悖逆之失天道無凶荒之厲

然後可收康樂和親安平之效而大同之風以成其尚有未周則必精察其故或競絿張弛之有悖以致天譴而釀民患兢兢靡寧乾乾惕若俯仰蹐踏而不敢少康益導王敬天勤民之本均在於此矣

周禮籥章氏凡國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按豳雅之什曰誕后稷之穡有相

之道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即其事也必人事盡於下然後有以輔成帝命率育之心而黍稷實穎實栗故能為酒醴以祭先祖而洽百禮其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樂嘉報之無已也而籥章氏龡此以樂田畯即所以樂田祖也田畯者古之勞農勸相司嗇教稼嗇有功於農事為田祖所佑者也祈年於田祖而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益云田畯是享庶乎有以佐神農氏之治而與我稼穡云耳且龡豳以祭舉國之民皆與焉於是乎得聞先王服念勤民康功田功之事先民勤勞稼穡以祗率懿訓之休而東作西成競相勸勉惟土物愛罔敢怠弛盡人事之勤獲天時之報此又周公制禮之本意所以為萬世勸農之法也歟

周之王業雖造於太王王季文武而開皇靈承天眷綿寶祚撫萬邦實由后稷教民稼穡肇祀上帝始之故惟后稷之祀易富亦惟后稷之祀難則也難則維何有后稷之德與誠則明水之薦可告馨香無后稷之德與誠則雖燦陳乎蒼璧黃琮備列乎鏞鐘賁鼓吾知神之不享矣古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未有民不和而神

降以福者后稷之詳穡事以供粢盛成民者至即所以事神者誠豈猶有致憾於未備哉迨其後周公作禮樂漸至文盛而太羹不和犧尊疏布冪樿杓猶祖述先人之意即以后稷所以事天者事后稷記稱武周爲達孝蓋武周之孝自后稷之祀有以啓之矣

人主之祥莫大乎集福而得福之由必在得賢

以自輔卷阿之頌成王也旣期之以彌性純嘏於是又告之以馮翼孝德之助與其梧桐鳳凰之思以歆動之猶旣醉之什言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餕樂之篇言干祿百福而必曰百辟卿士之媚云耳

周禮禁原蠶論者謂蠶馬同以天駟房星爲祖物莫能兩大再蠶則蠶盛而馬耗禁之所以蕃馬也蠶旣與馬同氣恐蠶盛傷馬獨不恐馬盛傷蠶乎意者校人祭天駟而馬質掌馬政使並掌蠶禁所以禁原蠶者恐其氣竭則來年之蠶不能蕃滋所以節盈虛消長以爲阜物育材之本耳究而言之蠶之爲用在民而上供絲枲則仍入乎官馬之爲用在官而成羣阡陌則仍利乎民聖人之政亦惟斟酌損益與時偕行期於

政修物阜而已又何容心於蠶馬之分哉

周禮夏官司勳掌有功者於其生也銘書於王之太常君牙所謂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是也於其沒也祭于大烝盤庚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然考司勳之職國功民功皆在所等而官獨列於司馬者尤見先王敬軍事慎戰功之意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賞之慎也以為非是不足以為勸也

周禮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之官其所職掌不具載此如冬官之文缺耳或以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是在臨時應變非可勒為成書依而行之者故秘而不宣非也周官所載政事之顯然者耳臨陣之幾非書所能載亦非體所

宜載雖諸職具存亦不宜有此也若有此則宜見於主軍之大司馬不宜散列羣職以是知其為缺也聖人之政豈有隱哉

魯衛中興之際文公紀騋牝之三千僖公稱駉駉之牡馬其事略同顧衛自渡河以來流離遷徙至文公而始安集遺民僅有寧宇僖公世保龜蒙考諸閟宮泮水所詠矯矯皇皇較之定中

播遷者迥異焉即其駉牡之盛焉知王政之不由是而興乎然所以致其盛者亦惟僖公之思有以致之耳其曰思無疆以言其有廣大之量也思無期以言其不苟於近利也思無斁以言其持之能久也思無邪以言其志之必以正也是其出乎心者有本取於民者有制而無邪一語尤足以見其淵默靜深之中有易直子諒之

德以是推之雖使周道復興其亦可矣區區之馬云乎哉然魯至文宣衰以不振而僖公亦未聞垂裕久遠為卓然首出之君者由其立心究未造於無邪之至耳夫慎獨謹微之功至則念慮之間渾然天理而有以得夫性情之正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思無邪一言聖人取以蔽三百篇之旨若僖公者又安能與於此哉

周禮膳夫酒正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後世有必不可行之勢而行之且必有害者蓋太宰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所以量入為出定為法式使無奇服異味酣飲之失則不會而猶會也第不令膳夫酒正以羣有司而準法以沮王及后世子耳唐太宗興國之君過信經義詔令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馴致承乾驕奢過度不終其德後雖悔之不可及也是猶公羊復讐之說誤用於漢武之世而征伐之禍與王安石據國服取於民之說神宗信之而青苗之弊劇皆不善法古之前鑒也

頤之彖曰養正則吉蓋義理之養與飲食之養不可偏廢故觀其養人之能以正者必教養兼行君師並任之大君也觀其自養之能以正者必寡欲以養心秉禮以養身之君子也所養自養就其尤重者言之則寧失養身不可不養心此孔子所謂不得已而去食者也

資烹飪者莫如水利煅冶者莫如火善從革者莫如金成什器者莫如木宜稼穡者莫如土粒萬民者莫如穀此六府者聖王知其為生民需也是以修之猶恐民飽煖而無教或農末之相病而凶荒之無備也故正德以與民行而民罔有悖倫者矣利用以便民事而民罔有乏資者矣厚生以阜民財而民罔有飢寒者矣此三事之和聖王所以汲汲於六府之後而併力以圖之也修六府和三事而民之相生相成於其中者不見創作之勞咸順大化之內此無他聖王以利民為心而治之復得其道耳得其道奈何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此建中之本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為政之基也惇德允元則元愷並升難壬人則四凶胥斥此用人之要也後世豈無欲治之主而施之不得其宜或清靜而廢事或更張而變法故必曰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政而後可

周公之告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言以無逸為

所也召公之告成王曰王敬作所言以敬為所也夫無逸必本於敬而敬則自然無逸敬作所即所謂所無逸也二公誠懇之心同而告王之言亦無不同如此詩之美成王曰成王不敢康不敢康即所謂敬作所也所無逸也蓋有得於二公之教云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為益之道然必樂取於人日見其益而後能與時偕行日進无疆天保之詩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益人臣寓規於頌欲其君受善無違而進善者衆也夫福之多由於益之多益之多由於虛心以受善曾見乎智自滿者之能受福乎後之解者多曰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不知所謂多益者正謂多受益也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言厚之能受福也故

三章又申之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單厚之受福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言多益之受益也此可以見君臣交勉之意矣

易蒙之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非童蒙之事也而大人之欲開童蒙者則在先開一己之蒙果行育德其方也周子云山下出泉靜而清也則仍以育德為果行之本

涓涓之水終成江河水之出於山下也沙石以壅之藻荇以牽之惟其源深而流遠一達其機沛然縱之已耳走沙石浮藻荇豈更為其所壅滯哉人之於性也亦然其始見乎情而發於事也私欲以紛之利害以擾之惟其育德而果行誠壹不貳推而放之已耳絕私欲屏利害豈更為其所紛擾哉故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

如水之有本以之進德以之修業入聖階梯豈外是哉然亦何以育之果之乎克己以去其私主一以立其本涵養以裕其中篤實以充其量則內育而外果矣內育而外果則有靜正剛中之美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

廓然而大公者聖人之存心也物來而順應者聖人之應物也德量之宏於斯見焉苟非私欲

全消渾然天理以萬物為一體者其孰能哉易泰之九二曰包荒解之者曰聖賢之心無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此德量之宏也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立言固不朽中之又次者也然必其德與功不見施於時因而為扶樹道教之言以立人極然後可與聖賢

之書相表裏六經語孟聖賢之書也至於子史百家不過文人學士攄其胸臆寫其牢愁事或過而匪當文或深而礙理沉溺乎此而六經語孟反不致力所謂讀書以明理者果安在歟然則子史不可觀乎曰何為不可折衷於六經語孟而已矣夫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不謂恐勝食氣而不食肉也讀六經語孟者資之以益其

識之宏博資之史以觀乎時之盛衰反而察焉其理合乎六經語孟否乎其事合乎六經語孟否乎其合者必其正也其否者必其邪也正者施則順而措則宜也邪者生於其心發於其言害於其政與事也疑神靜氣體驗察識而得其精焉夜以繼日不自盡焉則内有以治其心外有以應乎事因子史而益精六經語孟之旨則

讀子史之功又奚可泯哉

漢宣帝甘露四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其時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嚴彭祖論公羊尹更始論穀梁而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實平議以聞帝爲之稱制臨决且置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一時傳爲盛事然予竊有疑焉蓋經學之不明於天

下久矣漢承秦火之餘諸儒補綴収拾非盡師授能得其精意其危若繫千鈞於一髮幾何其不斷以絶也考之史傳所載田何之易爲最古蓋商瞿受之孔子六傳而至何者也焦贛之易雜載陰陽讖緯之言則京房所習者是也費直之易則以彖象文言分入諸卦得鄭康成王弼爲之註其學遂獨行而帝之置梁邱易博士則

以梁邱賀嘗習京氏之易者也不遵古而讖緯是究非矣書有古今文之異今文先出而古文後出夏侯氏之書傳自張生而張生則受之伏生帝立夏侯之學豈周堪孔霸亦治夏侯者歟春秋當漢初有四家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鄒氏夾氏至王莽時始失傳當是時帝獨置穀梁博士則有取於尹更始也禮始於河間獻王二

裁删定之以無專家不置博士是矣而左氏春秋因晚出是時不及置博士不深可惜哉大抵宣帝居民間雖曾學習經書而年十八即為天子師授者亦未純當其稱制臨決又未嘗不斷以己意是以不能成大同之盛

君子之守正非惟一時之去就固應如是即揆之榮辱得失之間君子之見遠而慮大與小人

之計小而謀促者亦不可同日語矣

表記曰君子淡以成夫有人己内外之見者不能淡者也君子内不見我外不見人與物無親而無物不親譬之於水無不淡也則無不以淡成也大而江河細而溝澮非水分也人自分也有分則人我立而水之淡終始無分也故曰君子如水水惟無己故以水為水可以水為醴亦

可醴水之所成也小人者君子之所曲成也

神明而陽乾之屬也鬼暗而陰坤之屬也純坤至十月纔見而一陽來復子月天開先王於是乎行郊祀之禮以迓微陽記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蓋陽氣方倡而生物伊始也然禮本於天而成於地乾德統天并坤而有之使其稍有不協則於陽氣或悖而不足以發生物之機是

故先王欽若昊天對越上帝則風雨節而寒暑時地且受職況百神哉

呂刑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蓋刑獄之事民命攸關已死不可復生已斷不可復續聽訟者稍有不敬則心不能虛不虛則不明而欲判曲直於俄頃之間難矣夫敬者誠之見乎事者也慎者又敬之及乎微者也舜之告皋陶曰惟明克

允所謂誠也周公舉蘇公折獄以示法則曰茲式有慎蓋亦視人之器量有廣狹規模有大小而所告有殊然曰誠曰敬曰慎其致一而已矣故程子曰敬之一字徹上徹下豈惟典獄者宜然雖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

乾為至健之卦故其德曰元亨利貞乾元統天坤之德亦具此矣至坤索乾而得其初爻則為震其序為長子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其位為東方皆得天寂初乾之用悉著於此故天下雷行為无妄之卦而亦有乾之四德也夫天下雷行震動發生似但有元亨而無利貞也然萬物得此而各正性命非利貞而何哉

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福非小人之所能求也其未得也邪諂以干之其既得也又驕泰以失之故必君子然後能自求多福而求而必得得而能守其諸異乎小人之為與夫君子小人之分理與欲而已君子以順理為福小人以從欲為福順理則裕從欲則危日處乎危而以為求福吾恐福不可得而禍且隨之君子之自求多福亦惟正其心修其身順適乎天理而終始之不渝則此心常泰而動罔不臧何福如之易

所謂積善有慶書所謂作善降祥固有不期至而自至者然君子方以邀天之福而愈惕然於內省之修其始也既未嘗有求福之心其繼也又何嘗以得福為樂哉夫順者逆之反福者禍之基不順乎理必速之殃庸可常保其福乎君子之乾乾惕若不遑寧處者正以蘄順乎理而永綿茀祿也故曰百順之謂福

君子進德修業敬義夾持而後油然豈弟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謂和樂須節之以禮也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謂節之以禮然後能和樂也由是言之禮其樂之本與

洪範曰既富方穀非使其臣廪祿有繼衣食有給以單厥心阜成兆民哉蓋君之所任者臣也臣之所理者民也民之所賴者治也君賜祿以富厥臣則臣穀其身以理民臣穀而民治熙皞之風可幾也小人貪得無厭廪祿之外多方以求之賄賂公行而暴斂苛索常若不給未嘗不富也而穀於何有故繼之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以是知人君操馭富之權得一正人而用之則當富之而致其用此福之有賴於錫而錫之必揆其當者然也至人君之所以穀一身而穀萬民者尤不可不慎天之愛人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能永保天祿乎若夫百姓之家雖無位以施其善然睦宗族和鄰里給貧乏恤鰥寡亦可以為穀之道蓋貨水也壅之則溺宣之則通溺之者亾通之者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知乎天地生成之憾惟在不自私其富則建極保極之理有實而可循者矣

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敬以直內如松柏之有心禮之用和為貴君子和以應外如竹箭之有筠以竹箭之筠較松柏之心似心內而筠外心為質而筠為文要之外根於內君子之居心即所以應物也誠敬之至通於神人事天饗帝皆本於此彼徒以威儀玉帛飾諸外者無其心矣遑

閗筠哉
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盖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君師者所以裁成輔相而治其情者也得其道而理之則其情協拂其道而驅之則其情亂協則天下歸心亂則兆民背叛其機甚微而宗社之安危係焉故聖王之治人情猶農夫之治田聖王小心畏慎日昃不遑所以事上帝而畏民喦者凡以治人情而無鹵莽滅裂之患故大順大化淪肌浹髓萬世之業本於此焉夫惟施之也有次第是以其成功大而遠彼不以治理爲心而耽晏安者是猶棄田而弗治而霸者之假仁仗義以蘄速成者亦猶揠苗助長均爲惑之甚矣

君子求爲己則不蘄人之譽求實得則不因有虛名而自止記曰貴玉而賤碈此物此志也小人之異於君子者有二庸懦無成者猶瓦缶之自棄假名要譽者猶以碈而亂玉君子依乎中庸溫其如玉人不知而不慍遯世而無悶亦如良玉之在璞已耳孔子欲待價而沽葢求而不能待則玉已自失其美矣可不愼乎

黃叔度淳行可風可謂有踐履矣而無所發明後儒疑之以爲其行不可見也韓昌黎原道原性諸篇精於發明者也踐履容有未純不失爲通儒故有發明而無踐履不可有踐履而無發明亦不可然必由踐履而有發明則所發明者皆自道其所有始爲親切可貴也東萊所謂踐履多於發明者誠得聖門先行後文之旨歟

春秋責備賢者爲賢者諱聖人之心天地父母

之心也天地栽培傾覆作善降祥父母之於肖子有無已之心焉賢者亦聖人之肖子也其是耶聖人固從而是之其非耶聖人固從而非之至於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亦酌其是非之大小始終而責之備焉為之諱焉其諱之也非有私於賢者其責之也非有刻於賢者凡以大公至正之心為彰善癉惡之道耳是故責之之

心至嚴而諱之之心至恕賢者之有失常人或不及見而聖人必為責之其待賢也何其嚴賢者之偶失常人必不能容而聖人必為寬之其待賢也何其恕嚴恕並行仁義兼盡善者知所勸不肖者知所懼後之處己待人者舍是其安所準哉

君子之與君子處也固有以敬業樂羣輔仁勸善然無所用其惕厲戒懼也夫惟惕厲戒懼然後動心忍性思患預防其於義理也察之益精於道德也守之益固故君子與小人處當橫逆交加而怡然受之曾無怨懟之意者非惟樂天知命亦其自治然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亶其然乎

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樂相資而成至道內以淑其身外以化其民皆猶二氣

之保合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也知此則知禮樂不可斯須離矣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故中無所窒而無所不受也蓋虛者中無一物而無物不備之謂懷私狥欲以壅衆善之源者無論矣即所主者善而先立意見於胷中亦不足以盡在物之

理而有所不能受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由其心之本無一物耳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理固然也而能盡此者惟聖人蓋心與理本一感物而動而紛然者不能一矣故有謂動為妄者是不知動乃心之生於靜者也有謂一可執者是不知一乃理之散於萬者也聖人貞夫一則一貫於萬而動亦靜

矣其動也若行雲之無心其一也若谷神之獨守

上之獲不獲友之信不信有命而誠不誠在我上與友皆外來之遇獲上信友不可不以誠而極其誠未必盡信友獲上君子亦盡其在我反身而誠焉斯可矣

天德王道其本一也一者何曰心而已聖人言王道必本諸一心然心不可以名象形不可以言語飾不可以事功論不可以鬼神惕蓋敬鬼神而遠之鬼神亦吾心中之一物耳以事功論則唐太宗致治之盛幾於成康而於古聖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則概乎其未有聞也至於言語名象更為枝葉其不可以徵心明矣故記言王道亦曰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日知薈說卷三

日知薈說卷四

周之興肇於文武而文武莫不好仁宜其天下無敵而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也穆王耄荒而作刑以詰四方不仁之始也厲王虐而監謗不仁之極也馴致於平王之遷而周遂以不振始也以一國之寡好仁而興終也以天下之衆不仁而失豈非明效大驗哉是故人君清明在躬愷

惻存心省刑薄稅節用愛民非徒開一時之治平亦燕貽子孫無疆之業也

周宣王中興之業論者比之夏少康非過譽也然其後似不克終考之諸書如廢魯適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晏起廢朝而有姜后之諫勤民於遠而有祈父之詩王子晉以厲宣幽平並舉有由來云

自古撥亂反正之君必有攀龍附鳳之臣翼贊宣猷共襄大業雖運會使然要亦視乎為君者量之所受秦之亡也高祖興焉漢之亂也光武復焉是二君者其得人獨多而其享國亦最久非若後世偏安小成者比也高祖之豁達大度尚矣光武縝密視高帝差小然馬援稱其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其為大司馬而巡河北也南陽

鄧禹仗策從之光武用其言且親信之於是馮異寇恂耿弇吳漢之儔拔茅彙征咸樂為用二三子者進而天下之大勢歸是光武之量固足以受之矣

高祖修外而不修內者也光武內外兼修者也高光之得賢才服勍敵與平定海內莫不皆同然既得天下之後高祖則誅功臣耽酒色光武

則保全勳舊興起學校却四夷貢獻以外論之固皆盡美以内論之光武盡善而高祖猶遜焉是以君子重内而畧外謂夫外暫而内恒也

漢高明高得天下之正比之唐宋尤為無疵余嘗論之漢高之天資過於明高而明高之學問優於漢高漢高處置後事若燭照龜卜而明高不能免靖難之亂是其明識之遜也然立法度理財賦興學校制禮樂經綸之美固非漢高所能及漢高有韓彭之戮明高有胡藍之獄或則戕害功臣或則株連太廣有損仁厚之風不能為二帝諱然當群雄爭逐之時割據自王各保疆土而能存此不嗜殺之心東蕩西平奄有四海孟子曰保民而王詎不信夫

漢明帝畫功臣於雲臺馬援以椒房之戚不得與夫援之功遠過於李忠景丹輩而與馮異冠恂相伯仲者也昔祁奚之見稱於叔向也曰祁大夫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使援而無功則帝之不畫乃公也援而有功則帝之不畫不可為公若謂因外戚而不與是猶有外戚之意存也何如有功而即畫之為正大乎且使後之外戚亦知外戚中有公爾忘私為國宣力如援其人者安知不預化竇憲鄧騭之儔而皆為良善也耶老氏云上德不德若明帝者其示公而反失大公之道者歟

考西漢享國二百餘年東漢亦享國二百蜀漢則自昭烈至於後主僅二世而失之昭烈之賢不及高光而武侯一人亦不足以比蕭曹張韓鄧馬吳岑之衆況重以後主昏弱而當天已厭

漢之時欲其克紹先業奄有九有不亦難哉是以聖王小心畏慎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少懈者誠知訏謨善政克享天心即所以為子孫萬年之計也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立四學於京師以儒文史為三途而雜以老莊之學其於先王庠序學校之教失之遠矣善乎司馬溫公之言曰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可謂切中文帝之病

漢光武與唐太宗皆不世出之君其勤政納諫禮賢興學亦畧相等然建武之治不及貞觀者太宗有房杜王魏為之用光武有鄧禹吳漢輩而不盡其用以此見天下之治全在用人而用人之能盡與不能盡則又治之至與不至所以分也或謂光武之不任鄧禹吳漢未始非保全功臣之善道然不擇其臣之賢否而概不任事則亦光武之失歟

唐太宗貞觀之治人率多魏徵之直諫不知徵之所以能直諫皆因太宗之虛懷道之使諫從善如流故也然當時進諫者多矣太宗獨歸美於魏徵者亦以徵至公為心而不事形迹面從是戒而必盡讜言任强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

譏陳激切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議四者有一於此則不能直陳魏徵能去之太宗能察之是以君臣一德為近古所罕覯歟

唐太宗之初即位也於放宮女定勳臣之後即置弘文館選賢才之士以講求天下之政虛懷納諫以收衆益論止盜則先廉吏欲去佞則務至誠其反覆指陳皆切中時事此誠有見於偃

武修文之道即初服之規模而經國久遠燕貽子孫之法舉概見於此矣蓋開創之時武勝而文衰是宜崇文承平之際文興而武弛是宜修武太宗居開創之初天下甫定故崇文以濟武而置館以選舉天下之賢講論天下之政非徒以文詞已也且太宗率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其不忘武備之意昭昭甚明讀史者愼毋以治天下之道惟在文而不在武斯論得其平而亦萬世保邦之畧也

唐太宗論張元濟尋究盜狀以魏徵之對但歸過煬帝故有非特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之語斯語也豈太宗護惜煬帝而爲之辭哉蓋爲政之道實在上下一心君必導臣以直臣必事君以忠君有所不知臣必竭忠以告之然後幽隱無蔽天下無不平之患也張元濟之尋究盜狀煬帝實不之知告而不赦斯煬帝之罪也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元濟亦不能以所尋實非賊者之六七人上告卒致枉承者二千餘人駢首盡戮是誰之罪歟雖然其所以不上告者亦因煬帝平日之草菅民命有以導之也魏徵既以此戒太宗太宗又以有司及元濟之不入告戒其臣既知深戒乎此則當時之政上必不忍暴刑以虐其下下必不敢欺蔽以愚其上可知已貞觀之所以稱盛治皆由爾時君臣交相儆勉孜孜不怠之一念致之也夫清明每始於兢惕而宄濫總起於怠荒豈外一心而他求也哉

唐太宗以荀悅漢紀賜李大亮亦出於一時之

偶然而尹氏起莘乃以為太宗之勵其臣以義不以利若然則魏徵之諫伐馮盎賜絹五百上十漸疏又賜以金甕豈太宗之視魏徵轉不如大亮之不可以利誘乎夫讀史者亦識其大端知其體要而已若必事事臆度而懸揣之以為古人具有深意焉吾未見其有當也

唐元宗躬耕興慶宮側得重農之意抑亦開元

之政也當是時元宗志氣清明留心治理焚珠玉以戒侈賜吐蕃詩書以柔遠天下太平幾致刑措是孰使之然哉亦由元宗勵精圖治用致化理耳元宗能恒保此心勤於為政以養民為先以奉己為後則貞觀之治可得侔矣乃天寶以後卒至荒淫過度百家之產費於一日朱門饜酒肉路旁有餓殍豈向者躬耕重農之心於

是而或亡哉良由理不勝欲公不勝私轉愛民之心為剝民之具是知一念之善惡而政教隨之捷於影響可不戒乎

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天下多事安史久而後平三鎮相繼以熾兵戈歲興供餉載道壯者危於鋒刃弱者苦於輸將天下戶口減耗已及三分之二焉然則富庶之盛果足恃乎

唐憲宗初年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關說憲宗心憚裴垍使勿言及攻澤潞無功而還垍又疏請斥之以謝天下憲宗即罷其領兵聽言圖治若是其銳也及既定淮蔡志盈意滿信用皇甫鎛等裴度諫之而不聽度之諫其言切於垍而鎛撓亂國政其罪浮於承璀然而取舍顛異者血氣用事心無所主安樂則荒耳

唐文宗初志以撥亂為務措置乖宜卒召甘露之變其後苟延旦夕保位為幸而顧以衣衫三澣自詡無怪乎柳公綽之嗤其末節也夫為君有為君之體為臣有為臣之體為臣而失為臣之體害止身家為君而失為君之體禍遂蔓延於天下人君當天下已平多難已定雖受四方之奉初無損於聖明即或偶服澣衣亦無不可

特非沾沾焉以是為美德也文宗時祖宗之天下大半棄之矣即使卧薪嘗膽猶恐不及尚何顏服澣衣而無愧且自詡盛德也哉

三代以下言利之朝莫若漢武帝宋神宗蓋由桑弘羊王安石巧說以為不加賦而國用足不知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譬如澤中之水流者日多聚者日涸耳且實而按之當時政治之舛固不待言其所聚之財亦安在哉

蕭何與曹參嘗有隙及何疾所薦者惟參參卒守何法而勿失人不多參之能而多何之公也雖然使參常人也則必變何所為且有以議其後漢治幾不泰哉為國之臣不顧己私而惟其治之當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卒用是道然韓范窮經力學夙負經濟才故其所見者

大蕭曹起刀筆吏所為有古大臣風余以是為尤難也漢賢相首稱蕭曹不其宜哉

漢博士之置雖發自公孫弘而董仲舒實開其端賢良策云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無使並進武帝善其言以仲舒為江都相自後乃置五經博士夫湛深經術孰有

過於仲舒者因仲舒之言而置博士反擯仲舒於江都無亦信公孫弘之徒而使賢否混淆不得竟用之過歟

孔明不遇昭烈則抱膝隆中歌梁甫吟以終老耳昭烈不得孔明則亦拊髀自嘆以是終身焉已然昭烈與孔明何由作合哉故余嘗推司馬德操之氷鑑其功與孔明同良爲此也抑又思

獻帝時漢室陵夷已不可救使得如德操輩坐鎮朝廷運籌帷幄或尚可挽回萬一余故惜夫漢季之君舍祖宗育養之才以爲他人資或隱而弗見至於大事弗可爲乃欲與婦人女子謀誅奸雄適以自速其斃不亦大可哀哉

孔明用行舍藏之義幾同於顏子而以管仲樂毅自比者豈其志趣規模僅限於二人所成就

哉意者公見當時漢綱陵夷黎民塗炭初不異於春秋戰國之際即有管樂亦不足以拯其溺然猶賴得君而小有所就也三顧之前蓋無有能知卧龍者矣目睹時之凋敝而不忍江河之日下有不禁慨然於管樂之尚能遇主者不然以公之蹟考公之心豈僅以管樂自比則白帝託孤之後大星未隕之前保蜀之功亦足以比

於管樂矣何必深思大慮惓惓於漢賊之不兩立王業之不偏安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哉夫自比管樂而管樂實不逮公此可見公之心之虛而業之廣矣故百世下許公者以爲有王佐氣象也

羊陸二人惟相知之深故相憚之極不得已而爲相好之事君子觀於抗亡而祜亟亟於滅吳

可以知當日二人交歡之時勢矣
唐史載虞世南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嘉之亦曰朕有一言之得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世南未嘗不悵恨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由不理是則太宗之取世南世南之見重於太宗豈徒文學哉

世之治也人敦實行而去浮華世之亂也人務虛名而競文藻故文運關乎國運君子於文之厚重澆薄而即以覘時之盛衰隋開皇四年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亦一時良法但行之不永有名無實六朝之風未革而隋亦遂以亡葢六朝之弊始於魏之三祖崇尚文詞横於晉之何王清談悞世遂使瑰麗競尚古質漸失佻達成風綺靡無行文日繁而政日亂葢以此也及唐有天下而昌黎韓子出起八代之衰爲諸儒之倡始克返華侈而歸質實世道人心有攸賴焉夫言爲心聲心之所存而言形之其所係豈淺鮮哉
婁師德之薦狄仁傑可謂智深而勇沉者矣武氏固梟狠多猜使師德暴揚仁傑於衆則武氏

必疑爲一黨仁傑不得用非唐室福也故師德不欲使人知已薦仁傑仁傑亦不自知爲師德所薦逮武氏告之而後有婁公盛德之歎此並非仁傑感知巳之深乃服其韜晦不露且以復唐自任也迨後姚元之張柬之更進迭用皆因仁傑之舉卒以滅周興唐所謂善處危難有濟困之才者吾於師德見之

李光弼大敗史思明於河陽天下之勢遂定當是時實因白孝德奮勇爭先斬賊將劉龍僊而三軍之氣倍增領未戰而僕固懷恩先賀戰勝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必克蓋孝德義理之氣裕於平時故志壯心安也嘗考段太尉逸事狀所載孝德用秀實計署秀實為都虞候郭晞士卒縱暴無賴者皆取以懸槊衛後遂不復橫是孝德固以愛民為政非武夫戰卒比故臨敵之際神色自閒乃素所涵養然也蓋義理之勇而挾矛大呼亂流竟進是血氣得義理為楨幹而勇乃大勇矣非特孝德之捷為然也光弼之得制全勝亦以是而已矣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天寶之亂順賊者非明皇素所謂忠臣乎伏節者非明皇素不識面者乎而顏杲卿兄弟不以位卑職小盡其謀猷矣其忠悃一死於祿山一死於希烈君子以是為尤難也

宋李沆為相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斯言也得失蓋參半焉夫朝廷防制自有章程受之先王百世不易然豈無因時制宜當博採兼聽者乎博採之兼聽之以試其可否果無益於時事罷之可也未嘗試之而一切奏罷豈所以廣言路哉若謂中外所陳利害皆無足觀而惟朝廷舊制是遵則政久弊生亦將置若罔聞乎夫小人妄陳利害擾國政而亂是非者固常有之矣然不可因此而遂絕中外之陳奏也懲噎廢食豈理也哉

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牙將振難宣忠克推逆鋒雖立功各不同而國祚復安二人均有力焉其用兵也軍士咸樂子儀之寬而憚光弼之嚴兩者並稱然吾以為用兵其暫也事君其恒也子儀之事君也功蓋唐室而主不疑權傾天下而衆不嫉朝聞命夕就道用之則竭力勤王舍之則閉門自守光弼晚年頗有嫉讒自安之舉

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光弼入援畏禍遷延不行夫觀其暫若彼觀其恒若此蓋智力可勉強而德量不可勉強故也

或曰孔子言君子無爭韓魏公與范文正公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不失和氣是也上殿之爭非爭乎不知夫子之所謂爭蓋謂相競以氣而不循乎理耳朝廷之上社稷之大計僕吾一言以定是非安危而惟觀望順從緘口不出一言豈君上所賴哉其所爭者非一身一家之事也國與天下之事也至下殿不失其和則仍歸於無爭也若如或人所云則李林甫以立仗馬諷諸言官可謂息爭端而舜禹皋益吁咈一堂之上不可謂中天郅隆之世矣

晉文之霸成於城濮之戰其命帥也趙衰舉郤

縠焉且曰縠敦詩書而說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然文之勝楚終不在此其稱舍於墓分曹衛之田以畀宋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皆譎道也雖幸而勝所失亦已多矣使文公明大義以責楚之不共會諸侯以討楚之有罪其誰不服而必區區用譎豈知德義者哉

韓昭侯任用申不害抑亦殘忍矯偽人也即其藏敝袴曰以待有功夫人而無功則不宜賞人而有功則敝袴不可以賞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報有功也昭侯欲以敝袴待有功其視功臣何輕哉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偽乖張至於此而後世傳為美談至以不僭賞目之抑亦愚矣

晏平仲周及三族人服其彰君賜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晏子識其為奪齊國夫同一施惠於人而晏子與陳氏賢奸各異非公與私之異趣乎

漢法陵遲狗尾致誚唐綱不振墨勅肆行至於關內侯因爛羊頭大將軍告勑纔易一醉叔世風頹爵位失叙豈惟縉紳之羞亦云國家之憂

也宋太祖定法以文武常恭官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罷之又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者然後得請所以示名器不輕假人也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始復序進之制又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蔭之恩寖廣雖君恩之逮亦非所以愼名器

也仁宗用范仲淹富弼策乃復定磨勘任子法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内有無勞績及擧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有監司及淸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磨勘之法於舊為密焉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而任子之恩亦殺朝廷之綱紀由是而立名器由是而重而范富之外補亦

擧於此矣小人不顧人國而惟已之圖如此哉恐磨勘之嚴而僥倖不得以驟進因奏䕃之敍而姻戚不得以敘官于是惡其與是議者而百方以出之雖仁宗之賢亦不免焉向使磨勘任子之法由是而定則可以傳之後世而無弊宋制多因循范富二公不懼衆人之議毅然行之卒亦不得遂其志焉可歎也夫

殷浩累辭徵辟有似乎清然自其末年違桓溫書一事觀之向之所謂清者有利心焉知利以釣名與攫利同然攫利者人輒輕之而釣名者非具卓識之君子不能別而斥之也殷浩誠士林之蠹哉

漢武帝時財窮民困盜賊蜂起一二言利之臣更欲賦民三十以助邊用豈不知民之疲而范然為之哉無亦伺上意邀恩寵耳自武帝悔悟用田千秋為富民侯由是興利之輩漸去趙過之儔一時並進以是知天下未嘗無人惟在上之嚮用與否耳然千秋之為富民侯蓋亦有說先是千秋為高廟寢郎上急變訟戾太子寃上由是重之益千秋覘上頗知太子無他意也其言借高祖之神而啓上悟以是時上猶好神仙

耳及帝封禪後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宜悉罷之千秋遂進罷遣方士之論則度上意之厭神仙而首變其說也由是觀之千秋豈亦出於蘇張詭遇之術歟不然輪臺悔過之後迄於昭帝在位之年一日未嘗離宰相位而所設施究無可稱則千秋之本末可知矣使千秋有王佐才得武帝英明之君迎其悔過之

機彈厥忠悃以輔主德一變至道其所施為必有可觀者語云明君良臣相須殷而相得彰吾於武帝末年益惜其無良臣云

東漢黨錮之禍卒亡漢而善人君子之厄運也然予以為時賢亦不能無過者蓋忠直之言小人之讐也小人蟠據於上而遽欲忠直之得信難矣且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汙諸賢相與

標榜不為括囊之無咎而為壯趾之征凶亦自速其死也夫死而有益於國家死亦何憾所可惜者死之無益而又使國家有害賢之名是諸賢之所為過甚而未審乎出處之宜也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位卑者之所言詎非忠言然在聖明固不待卑位之言而季世又孰用其言者言且足以賈罪而諸賢之矜情厲氣又從而

甚之何以免哉昔王安石之禍程伯子曰亦吾輩有以取之則知大賢處世不為太高之行凡以言語氣節相鼓者必其涵養有未至窮理有未精也歟

鍾鄧爭入蜀之功濬渾競平吳之績鍾渾不足論而鄧艾之亡王濬之禍君子有譏焉李愬能於破蔡之日以謙抑自處且有以矯蔡人之頑悍示王朝之禮秩不誠度越諸將哉

孫盛書枋頭一事豈尚計一己之聲名榮利者乎計聲名榮利者必不至以死生易之此太史所以重於齊而董狐所以重於晉也其心以為記載在一時而是非昭垂使亂臣賊子不得逃其誅於千載之下雖其身之顛沛流離至死而不顧乃盛於清談盛行之時而獨能不畏強禦

以成信史不足多哉

陶侃才望素隆使討蘇峻之役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緩敵王所愾以全臣節吾謂長沙之績可以與管葛比肩王導謝安非其倫矣而左右觀望心懷不平必待溫嶠反覆開陳而後決在侃固所以疾庾亮也其如朝廷何哉豈其時忌運甓之志歟

古弼佐太武常稱之曰社稷臣跡其以弱馬給獵騎則重軍國而輕遊畋也不發牛車運麋鹿則勤民事而緩從禽也夫上有所好在下者惟恐奉行不適上意以獲重譴弼乃權國事之輕重非禮者雖上所命直違之而不予太武亦知其賢信任有加豈非聽言納諫惟期政理乎寧之主哉

壯魏房景伯之母因郡民有列其子不孝者使其子立堂下而名其母對食命景伯供食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涕泣乞還胡氏以為崔母知教化之原吾以為景伯固一州之長也州之民不知其幾百千萬也使景伯知教化之原在於孝弟而躬親以率之學校以教之獎善以勸之罰惡以懲之興孝舉弟敬老慈幼則

州之民羣化於孝弟且無至景伯之堂而母子相陳以傷天倫者矣今州有一人焉列其子之不孝者崔母命景伯供食以愧之且至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如是者崔母又將命景伯供食歟又將二十餘日歟是舍一州之政而惟供食以示民之是務將不勝其敝且勞矣教化之原夫寧若是夫所謂原者若綱之綱裘之領

苟能提綱而挈領則順者不可勝數也孝弟誠教化之原然非平日有以興其天良使民皆知孝弟之在已確然而不可移肫然而不能已亦何能移風易俗胥天下而丕變哉故就一事論崔母知教化之權就州長論景伯實未盡教化之道也

范甯數進忠言指斥姦黨素為孝武所親徒以疾王國寶卒被譖出為外郡此可見正人難近小人易惑雖素所信任之人而一入讒說黜之無疑也使孝武不出范甯徐邈等國寶之亂未必至此極而王恭輩晉陽之甲亦無辭以興矣語曰善人天地之紀也其言豈欺我哉

牛李爭納維州司馬公以為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維州本唐地有故有之地此舉不涉於為利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人之慕義而來者固可以拒之不受而且使歸以斃其命乎况僧孺非挾讐之言為猶可當時牛李之黨已成矣僧孺徒欲以快私怨不知敗德裕之事即所以敗國家之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而司馬公猶以為義乎至胡氏則以為以維州歸吐蕃失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

孺以小信妨大計夫以小信妨大計猶為僧孺曲言之綱目大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來歸維州不曰叛而曰來及贈以右衛將軍也又特書於後無有貶辭則知悉怛謀之來歸李德裕之欲受皆出於至正僧孺不過欲沮德裕而為之辭耳吾據綱目書法以斷司馬胡氏之論而牛李之是非已不辨而明也

田疇被劉虞一日之知為虞達表長安及虞討公孫瓚不克而死疇歸祭謁虞墓雖瓚之威有所弗顧後居徐無能相約束結以威信北邊翕然其人之信義才智皆非常人所及逮曹操擊烏桓欲封為侯又固拒不受吾益信疇為當時罕見之人惜乎漢政陵夷不能復振使賢能者鬱於下而不伸若疇者僅一見用於劉虞而未

遂厥志抱恨以終嗚呼其亦可哀也矣

唐自肅代德順禍亂相仍而宦寺之用事日甚一日中使不已至於監軍監軍不已至於典禁典禁不已至於佐命於是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威權出人主之右原其始由天子之寵信太甚考其終天子欲求其一笑而不得是豈非勢之日流日下而禍已釀成雖有智者亦僅付之太息流涕而莫可如何然劉蕡不顧己之死生存亡而忠言讜論亹亹數千言使正士覽之而氣壯智者鑒之而遠害雖一時無救於禍敗而千載共仰其忠誠豈不偉哉

唐室藩鎮之禍至德宗之世極矣當是時人各懷不臣之心天子威令不能下行即擁兵觀望未忍逆命者亦不多得況其志雪朝廷之恥而

恭順恪謹相率以勤王事者豈非天下所公與哉李抱真以數騎詣王武俊營開誠布公勸以忠義約為兄弟誓同滅賊雖抱真逼於田悅未必無自全之策而於朱滔田悅諸鎮逆命之秋獨能以誠悟武俊相率勤王此綱目所以褒美特筆書之亦春秋之旨歟且夫師克在和武俊之軍於南宮也兩軍尚相疑貳使抱真微有顧

望之志則事不諧矣抱真告其司馬則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是置巳之死生安危於度外而惟以國家之事為重者也卒得武俊之和而朱滔不久敗亡天下於是稍定非抱真之功其誰之功哉乃逆命者未聞有所誅斥而效順者未聞有所襃嘉馴致賞亦有所不受誅亦有所不懼國不可以為國矣吾故以是嘆德宗之闇也

唐之季世民困極矣有張全義者獨能以愛民為先籌其衣食時人為之語曰張公不喜聲伎惟喜佳麥良繭豈非知政本者乎全義雖不如古之名臣亦可謂是時之良臣使僖宗置之相位授以重任彼既能規畫於河南豈不能措置於朝宁所以挽頽波而拯溺俗必更有可觀者而終於是巳焉君子以是重為唐惜之

王建起草賊終能得蜀保有一邦其聽軍士王先成條列七事遂以取彭州非有經遠之慮取才之量不能也然建既用其言而不録其人是能取賢而不能任賢也苻堅得一王猛委任之專遂有天下之半先成所白七事實當時之要

務與捫虱而談者何異若能推廣其意而善行之天下不足平也而建不能宜乎所保有者止一蜀地而巳

薛聰仕北魏為侍御史每遷必讓讓必固魏主襃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蓋自伏軾結靷之士以順為正不知禮義廉耻之可尊而惟以博金紫取禄位為事夫然故在上

者蓋不知士之可貴而謂爵祿在上之所司可以奔走牢籠天下天下士惟吾命之是從而上日尊士日賤非上之驕亦下之自賤使之也聰能修天爵而不要人爵可貴在己而不在人於是魏主亦以非人爵所能榮稱之使君不敢目士為惟吾所奔走牢籠者薛聰也自成其貴而并有以成君之美視三代以下驕諂之俗顧不偉歟顧不偉歟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夷考千古國家之興衰始不因得賢者而其衰未始不由用鄙夫代宗廣德元年河北諸州已降有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僊者叩懷恩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嵩等以為黨援朝廷亦猒兵遂以為節度使河北三鎮之橫自此始是後治兵完城自署將吏貢賦不通婚姻相援父死子嗣兄終弟及朝廷有弗從則三鎮連橫以拒命流至於李茂貞韓建朱全忠之亂而唐遂以亡嗚呼懷恩之恐賊平寵衰亦細事耳由此一念代宗不悟因循苟且授人太阿其後未嘗無憲宗之剛斷武宗之英明

而卒莫之救懷恩鄙夫固不足論獨恨代宗用患得患失之人而弗知自貽其禍其後懷恩亦終至於叛使當時用郭子儀李光弼為將則消患於未然定亂於未萌又安有藩鎮逆命之事乎然是時郭李之不得董兵由魚朝恩程元振居中用事實阻撓之是以知人君欲去外之鄙夫必先去其內之鄙夫欲去內之鄙夫又當先

去其心之鄙暗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未有失其本而能治其末者也未有亂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故人君治天下有道曰先正其心

天下之事有敗於怠忽而成於乾惕者亦有得於雍容而失於拘謹者葢雍容可也怠忽不可也乾惕可也拘謹不可也唐李德裕之相武宗

史稱其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豈非雍容有度而不過爲拘謹者哉夫人之處事亦限於才力之大小譬射之能中百步者百步以外不能保其必中元和以後之相竭蹶從事不暇休沐或爝火乃罷然所理者何亂所服者何鎮是拘謹之無成而才力之不足有爲也德裕遇武宗君臣相資卓然有撥亂之志而兼有禁暴之才故其時內侍斂迹藩鎮屏息至其休沐如令在德裕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葢德裕之才力比他相爲有餘耳

玉之在璞追師知之珠之在蚌鮫人知之惟人之品術極始終之殊致雖古帝猶難知之然知人之道亦驗之於理而已矣唐王楊盧駱一時稱爲能文裴行儉以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

露非能享爵祿者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卒矣其後皆如其言行儉之所以知四子者亦豈外夫揆之以理哉當其時四子之所以行已與夫行儉之所以觀人必不僅如史之所紀學者不以理揆之必以行儉之知人爲神奇不測如是則聖人何必以爲難哉夫神奇不測非難而平易合道之難其能以理論人者必其

自足於理者也

唐綱不振教息風頹專務姑息藩鎮強橫浸淫至於五代割據兼并犯令陵政伺弱乘危以成遂志登受禪之臺竊黼扆之座者皆藩鎮也以故朱溫秉旄宣武當群雄覬望之時首發大難逞其兇頑椒殿血流唐祚移矣既而亞子與晉陽之甲弘繼事之志屬均王膺梁之子才能不過中人又朱氏稔惡之後梁之宗社一旦歸唐宜矣莊宗銳始怠終從珂移鎮合禍敬塘一入唐遂以亡背約取危晉亦頓滅智遠之得國頗正而承祐無遠大之志奮誅戮之威使郭威得以藉口一舉而漢祚復移於周蓋五十餘年之間凡五易國而其間以別姓入繼者又可指數也五代之亂可謂至極至宋而天下始定於一

豈勢力所及哉有道故也推其致亂之由皆藩鎮跋扈尾大不掉太祖以杯酒片言解數百年不可解之錮習而天下之治平亦不盡係乎此功德不足以及兆民區區智取術馭豈能久遠乎故運世必有其本也

王安石免役之令不為無補既無追呼刑責之苦且鮮輓輸力作之勞而按戶科配所費實鮮當時士大夫顧以口角爭之且爭之而不能窮其詞如文彥博云惟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是豈足以折安石之喙乎彥博之說似本於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之意不知此正所以與百姓治天下也即當時免役豈能無弊弊在務多斂而取贏也又在今雖免役而與日助役如故仍復受役也彥博不知議及此

但云祖宗法制不可更張以失人心至以為與士大夫共治非與百姓共治尤理不足以伸其詞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論而適合其意者也豈足以移安石之志哉

古人云天下治亂關宰相人主得失係經筵張居正輔政當顯宗冲齡屢進講經史外則總攬朝政明智善斷於時治雖未純亦可謂之小康

君雖未哲亦可謂之守道盖居正以一人而兼宰相經筵之任皆有成效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獨其剛愎自用嫉人長護己短懼大權他屬高拱以元老而被斥馮保以奸宦而交通至於廢制守喪心冀留任何不顧義理至此極也雖然顯宗有居正而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太僕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及居正沒而內則奢侈外則

盜賊民不聊生盖居正心不端而才有餘公不足而智有餘方之房魏韓范非其等夷方之李林甫蔡京大相逕庭大約張說呂夷簡之儔而秉時建立過之謂之忠臣不可謂之奸臣不可吾將謂之才臣焉乃身沒未幾家産籍沒子嗣遠竄雖禍自己召顯宗亦刻薄寡恩哉

徐有功當武氏肆毒於上酷吏恣虐於下守死

善道為人所難為其度量過人遠矣卒之保護善類紀綱不至大壞人心不至大散狄仁傑又培植之而張柬之遂因以復唐祚人但知有功為周行寬政而不知有功為唐之苦心也唐人潘好禮著論以為勝於張釋之特為其持刑一節耳至有功之心事尚未深切言之歟

三代以下稱賢君者漢有文帝唐有太宗皆恭

儉惠愛政無繁苛民用以寧然文帝之德雖優於太宗而時少名臣有賈誼而不能盡其用唐之房杜王魏同心一德相贊一庭貞觀之治尤稱盛焉至四年豐穰極矣豈無致之之故哉夷考其時上嘗與群臣語及教化封德彝勸帝以刑罰繩天下魏徵勸行仁義上卒從徵言偃武修文與民休息至於四年天下遂大稔流散者

歸鄉里斗米三錢夜戶不閉上歸功於魏徵而曰惜乎不使封德彝見之夫人君莫不說順已之人而惡逆耳之言太宗獨從魏徵而遠封德彝其修已固已審矣既臻其盛不忘規諫之人二喜一懼之論尤致意焉此其所以保安常治而不危也歟

千古之學無二端也內不欺已外不欺人者謂之學內負於已外負於人者則不得復謂之學然已不負人強恕者猶能勉焉至寧人負已則非知命不惑者不能唐德宗時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賑德宗謂淮西貢賦既缺不必遣賑而贄以秦穆救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為言德宗乃悟胡氏寅以忠恕知命許之當矣而又謂敬輿之學為誠洙泗之徒夫世有洙泗之學而可

以偽為者哉寅蓋有慨於周衰道廢權謀名法清淨之術凡自外於洙泗之學者皆能立功效於一時而後之學者多浮慕焉故以贄為之準的也夫德宗之世群小用事正人不容德宗復以猜忌御下欲人臣之各盡其情難矣獨贄以忠誠明辨開悟人主而所言亦間被施行是其為學實無愧於天無怍於人而非曲學取媚之

可比人臣致身其尚以贊為法哉
唐憲宗之始即位也稱名相者四人杜黄裳裴垍李絳裴度是也黄裳遇君於初而抱才以沒志未大施裴度克平淮蔡卓乎尚矣獨裴垍李絳出處略同然絳以讒罷垍以病終明哲保身絳猶遜於垍乎夷考唐史所載垍之言曰垍不敢以私害公又稱其獨賞諫官之能言時事者

則垍之所以保身實出於君子之明哲而非委曲從時偷容取媚者所可比夫不敢以私害公不過人臣自善之一端而賞諫官之言事則是以言事君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得古大臣之遺則矣
諸葛孔明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約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而已公故無我忠故無私無我無私然後志氣清明而經綸中理故其言曰我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所謂止水無心而平量明鏡無心而照形以物為心而不逐於物者也尤不可及者孔明之器識規模三代以下未見其倫比而況區區一隅之人士乎乃數戒群吏勤攻其過失其虛以受人而不敢自是如此此其所以肩隨於伊呂也歟

唐姚崇宋璟為相有高仲舒者博通典籍有齊澣者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且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姚宋能知二人之賢亦已難矣又況能知二人之各有所長推斯道也雖虞廷官人工虞水火各當其材者亦不過因是以馴致耳
人臣外而忘家內而忘身并忘巳之勲猷節概

然後能遇非常之事而處之一如其常苟不能忘其勳猷節槩則猶視君與己爲二人而有所牽制何則信道猶未篤自知猶未明也韓魏公之爲臣實能忘身忘家并忘其勳猷節槩者也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且並不見己之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若魏公者亦可謂信道篤而自知明矣信道篤而自知明則雖無魏

公之時位亦可以信其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也而其氣象規模又移乎其深遠矣

日知薈說卷四

孔子大學一書用傳古聖王明德新民之道其所從入以致知爲始事而誠意次之蓋未有意不誠而能修齊治平一以貫之者也未有知之不極其至而意能誠者也見於經傳者至湯武君臣始相與言學高宗成王尤勉勉焉湯武上聖而孟子以爲反之蓋聖學之難純如此然非謂性之者

遂無所爲學也觀堯舜禹相傳所以審辨於危微之介者非致知之學乎所以致精致一以守其中者非誠意之學乎臣鄂爾泰獲侍
皇上講誦於今五年矣曩者嘗承
命序樂善堂文鈔其義蘊之深閎風格之高古有目者共識而臣竊觀我

皇上鎔經液史所以究興衰治亂之根源察邪
正是非之幽渺者皆不襲前賢之緒論而
必求自得於心又時就所言反求諸身私
慶
聖心實能以致知誠意之學體驗於
當躬而重為四海生民幸也
御極以來動應民志實政實心慎乎天下用能

以數月之中俾老幼賢愚皆忻忻然自得
於遐荒萬里之外近者
幾務餘暇復自擇論辨之文前集所未載者
為日知薈說
命臣等各綴跋語而
御製序文謂錄此以驗諸行事伏念我
皇上令茲治教之日與乃曩者典學致知之明

效也而猶不忘素學時以自體察又設誠
於內而致行之之大驗也夫湯武以堯舜
為必可學故能為湯武高宗成王以湯武
為必可學故能為高宗成王以
聖性之高明
聖學之淵粹而加以
聖心之誠一三代聖王之治將復見於今矣臣

少備宿衛未暇殫心載籍謹就所夙聞於
經書者達其愚悃言之不文而以承
寵命為愧而已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學士臣鄂爾泰
敬跋

在昔三代聖王之治皆由學而成凡散見
於詩書者其根源可尋繹而見也漢唐以
後英明仁厚之君非無性資之高求治之
切者而終無以躋於三代之隆蓋由學焉
而未探其根源故所以濬其知者不能深
而致於行者不能篤耳我
皇上徇齊敦敏夙承

世宗憲皇帝之教自問寢視膳而外耳目心志一
用之於學而他無間焉故於五經四子之
書早洞見其根源而參考漢唐宋元諸儒
之義疏以折衷於至當循是以觀諸史其
治亂安危之幾無微不察也循是以慎取
百家之言其出入離合淺深之數無隱不
燭也循是以懸衡人物推極事理皆灼知

獨見而無匿情用是發為文章言高而旨
遠理達而氣昌得心應手俄頃立就而迥
出於前賢思議之表臣廷玉奉
先帝恩命簡侍講讀十有餘年實親見焉曩者彙
集衆體為樂善堂文鈔既承
命而為之序近復別擇論辨之文二百六十條
為日知薈說仍

命臣跋之伏見
皇上繼序以來凡見諸政教者一準於天理而
應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是以數月之中
近自邦畿達於山陬海隅莫不忻忻然若
時雨之沃其心春陽之被其體益我
皇上好古敏求日有孜孜以致其知者既深且
固故今之宵衣旰食以行所知者篤實充

周時措咸宜由是以往法天行健恒久不
已則德化所成直比隆於三代豈惟遠過
漢唐而已哉臣廷玉讀是編而為天下臣
民慶者彌厚且遠焉徵特依
日月之光挂名簡末而與有榮施也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學士臣張廷玉
恭跋

臣聞法天之學與時偕行而惟日不足自
古聖帝明王兢兢業業無敢怠荒胥此志
也我
皇上以睿聖之姿夙稟
世宗憲皇帝庭訓沖齡懋學於經史子集靡不綜
貫用是發為文章深醇和懿玉振而金聲
御製樂善堂文鈔臣既承
命而敬為之序矣
御極以來本所學以出治仁育義正粹然純王
之道而
萬幾之暇不輟編摩復取曩所論述彙為日知
薈說四卷仍
命臣跋其後臣惟在昔夏先后思日孜孜亦越
成湯日新又新逮周成王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皆以剛健篤實日新其德而
兹編命名獨有取於子夏之說者盖
皇上之學基之以望道未見之心勵之以自强
不息之力要之以純亦不已之誠故雖
聖學高深已非游夏所能贊而
聖性冲挹惟見義理之無窮則我
皇上之心法治法與先聖同揆者即於是乎在

豈但文章之盛度越百王已哉臣載稽傳
記惟日周天惟聖憲天故陽暉所照萬里
同晷者清明在躬萬物皆睹之象也歲度
躔次與天相及者體乾行健乘時御天之
象也其在天保之章曰如日之升盖人臣
望君德業之昭著福祿之綿長皆取義焉
臣以遲暮之年幸廁見知之列材識駑下

無能發明
聖學於萬一敬述其管蠡窺測所及以竊附於
天保詩人之志焉
乾隆元年秋七月大學士臣朱軾謹跋

我
皇上聰明天亶睿哲性成稽古典學孳孳不怠凡天人之奥藴聖賢之述作無不極其源流旨趣
宸章炳煥動合典謨茲萃輯歷年論譔區為四卷名曰日知薈說
御製序文弁首宣示近臣臣敏得以與觀乃拜手稽首颺言曰道術之與治術合而不分者也自唐虞以精一執中肇開道統其時在廷諸臣亮工熙績稱極盛焉禹湯文武由之以為治洙泗鄒嶧闡之以為教詩書所載可考而知也漢唐以後非無英君誼辟刻意治平然無格致誠正之學裕諸平日故雖有措注設施非偏而不舉則駁而

不純道術治術岐而為二尚論者每致惜焉我
皇上懋德日新緝熙時敏實有以見政事之綱紀心性之淵微經史之要眇紬繹發明洞中窾會故筆諸簡册即可播諸施行
臨御以來仁政仁聞光昭遠邇過化存神之盛良由極深研幾藴於素者厚也臣侍從有年學術荒陋無能贊助萬一仰
聖製之高深惟有恭敬奉持深思熟復庶幾稍窺一二不至老而無聞臣不勝深幸且為
天下蒼生幸也

乾隆元年秋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臣福敏恭跋

臣聞帝王之學必求端於天天以剛健中正運行不息而成歲功帝王法之精一執中懋昭厥德如禹之思日孜孜湯之聖敬日躋周成之日就月將悉皆遥接心源恢張治道而先天後天與時偕行以馴致久道化成之盛我

皇上纘承大統建極綏猷於用人行政阜民敦

俗之方犁然各當蓋由夙遵

世宗憲皇帝庭訓遜敏敬修熟復六經四子之書旁及儒先之緒言諸史之義法靡不深探力索洞其根源故舉平日所蘊蓄見諸治教體立用行與在昔聖帝明王若合符契

臣自辛亥歲侍直

內廷敬讀

樂善堂文鈔廣大精微檃括道統嗣後詩賦古文日加裒積臣基親見

皇上引筆洋洋千言立就而論說尤多自身心性命國政民生以暨衡論古人一經研剖精義卓立星辰麗而江河行茲以

萬幾餘暇親揀擇若干條定為日知薈說夫日君象也易曰日進无疆詩曰如日之升

皇上徇齊典學緝熙光明精神貫注於億萬斯年而朝乾夕惕法天行健兼知而允蹈焉心源治道一以貫之凡是書所載包含萬有囊括古今洵典謨之矩矱官禮之菁華也臣就日近光早得霑沐

聖訓景星慶雲先覩為快今復

賜讀成書承

旨附名卷末益欽
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而臣材質謭陋仰荷陶成
於敷言錫極之中誠屬遭逢之厚幸云
乾隆元年秋七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掌院學士臣邵基恭跋

臣謹稽在昔中天之世聿垂典謨之文其間執中一語舉心法治法一以貫之誠聖學之樞極王道之綱維也凡典謨中所紀
欽天授時知人安民亮工熙績諸務何一不從執中流出者乎臣恭誦我
皇上御製日知薈說一編尋繹反覆始獲稍窺端緒首言政事則自體元長人探治本以及治具於任賢儲材教養兵刑之屬一一提其領要而歸於謹德禮導和敬以化成
天下爲之在優游而循其序持之在兢業而要諸久至哉言乎蔑有加矣繼論心性溯自於穆流行絪縕化醇之始暨人生而靜感物而動之餘五行稟爲五事五性達於五倫善復其初者在明善而固執主敬

以存誠天人一理體用一原洵文簡而義
該言近而指遠也至於闡發經學尤為剖
晰精微開示明切獨得聖賢之心而不泥
其辭善會古人之意而不襲其迹期於體
之身心純粹而不雜措之治理溥徧而宜
民披撥浮華以見本根陶鑄百家以歸大
雅從茲一道德而同風俗悉於經術之昌

明決之矣若夫上下千餘年間美任賢從
諫懲用佞剝民褒正直忠厚斥僉邪險僻
崇敦本務實之圖破迂膚膚末之見惇仁
賢之不究厥用惜明良之難以適逢望古
慨然及身思見殆情激而懷長何識高而
度遠布之邦國天下有不奉為千秋之寶
鑑振古之鴻篇者乎抑臣由

皇言而仰窺
皇心蓋於執中之指不啻神相授而相稽矣外
而發之政事內而蘊之性情精而剖經義
之異同大而鑒人倫之得失莫非本一中
為體驗而灼見源流操一中為權衡而不
爽豪髮者良由我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懋學以至德而凝至道正

值我
國家重熙累洽之期行見海隅日出盡躋於
風動時雍有不覺太和元氣洋溢於
宸章
睿藻間矣臣不勝欣悚輒忘其弇鄙矢口而颺
言焉
乾隆元年秋七月加禮部尚書銜管國子

監祭酒事臣楊名時恭跋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清）李光地等輯

清康熙內府刻本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康熙五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初朱子門人陳淳撰性理字義、熊剛大
又撰性理羣書、性理之名由是而起。明永樂中、遂
命胡廣等雜鈔宋儒之語、淡泊成編名曰性理大
全書與五經四書大全同頒於天下、列在學官。然
廣等以斗筲下才、濫膺編錄。所錄五經四書大全
並剽竊坊刻講章、改竄姓名、苟充卷帙。語詳各本條下其
性理大全書尤龐雜割裂、徒以多爲貴、無復體裁。
我
聖祖仁皇帝接唐虞之治統、契孔孟之心傳。原本六經、
權衡百氏。凡宋儒論著於其見道之淺深、立言之醇駁、並
究知微曖、坐照無遺。病胡廣等所編徒博講學之
名、不過循聲之舉。支離冗碎、貽誤後來。乃
命大學士李光地等刊正其舊、復
親加釐訂。如蔡沈洪範數之類、既斥之以防僭擬。所附詩
賦之類、亦刪之以戒浮文。其餘諸門、皆精汰嚴收、
十分取一。卷帙雖減於前、而義蘊之宏深、別裁之
精密、以較原書、司空圖所謂如礦出金也。羣言淆
亂折諸
聖、豈不信歟。

御製性理精義序

朕自沖齡至今六十年來未嘗少輟經書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

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蒞日久玩味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

事而確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脩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煩類者居多凡性理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

百朕實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擇進覽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

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曆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

康熙五十六年春二月初一日書

表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性理精義總一十二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光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文明式煥五百年道運重光

刪定聿新億萬載儒宗有統

體天德以行王道泝近派以遡遙源惟道術一歸於醇

信羣言必折諸

聖臣光地等竊惟伏羲始畫中涵性命之精堯舜相傳顯抉危微之奧是以孔門垂教推本於執中鄒嶧揚風求端於性善聖賢心法千古昭然理學源流其來尚矣下不雜於功利故管晏未免事業之卑高不入於空虛故鄒莊大爲賢智之過秦漢而下申商黃老代

興魏晉以還釋典禪宗交煽推其言庬而道散皆由
學絕而風微爰及周程首尋聖緒輔以張邵柔闡天
機太極建圖依然易卦之指皇極經世盍取洪範之
書體仁孝者莫如西銘乃孝經之要義發性情者莫
如定性本艮象之微言故朱子得因四子之師承上
遡六經之聖制一倡羣和無愧當日鄒魯之風有開
必先實啓于今
堯舜之運欽惟
皇帝陛下
道符天載
德合乾行
學緝熙于光明
治允升于淳古
踐基大寶即披簡以窮經
削亂四方亦投戈而講藝
黙成理數之妙允矣單心

坐徹天人之宗判若指掌以今日行仁義之有效知古
人論道德之非虛凡宋儒皆獲表章至朱子尤崇尊
禮斯實前賢之厚幸得蒙
後聖之深知
謂性理大全之書脩於前代永樂之際采摭綦備而芼擇
未精門目雖多而部分失當恐學者貪多而無益使
斯道反晦而不明特發
宸衷重加纂輯務令揚秕糠而取精鑿故記錄之汎濫在
所芟不欲醨元酒而和太羹故衍說之支離在所棄
約其義類如網在綱切於進脩猶階有級詳而不宂
簡而無遺雖屬羣賢之成編亦存至當之精義學必
謹其純疵之辨治必酌於古今之宜一稟
聖裁盡經
睿斷縱使諸儒復起必奉
聖明折中矣
賜升序文頒行學校從此學者先河後海悟斷潢絕港之

差望墻入宮識宗廟百官之富學以從政人心正而
人材興習焉成風大道行而大化茂臣光地等業同
蝕蠹技比雕蟲叨服章逢清夜有慚儒行徒呻佔畢
白頭未覩賢關謬受役於編摩幸日覲於
指示與聞
至教信雄況之非眞取成
聖心允游夏之莫賛遂使枯株朽質賴新標以舒光腐草
微明乘陽蒸而發照遵道遵路思無玷於前脩是訓

是行期有立於
聖世臣光地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

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謹上表

奉
旨開列
御纂性理精義承修校對分修繕寫監造諸臣職名
承修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
御前校對
翰林院侍讀臣魏廷珍
翰林院侍講臣何國宗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吳孝登

翰林院編修臣梅瑴成
分修
候補翰林院侍講今授直隸巡道臣楊名時
翰林院檢討臣彭維新
翰林院檢討臣董宏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臣蔡世遠
武英殿繕寫
翰林院編修臣嵇曾筠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

翰林院編修臣徐葆光
翰林院編修臣劉於義
翰林院編修臣潘允敏
翰林院編修臣狄貽孫
翰林院編修臣薄海
翰林院編修臣任蘭枝
翰林院檢討臣陳世倌
翰林院待詔臣曹曰瑛
中書科中書舍人臣王曾期

進士今授江南鎮江府學教授臣張榮源
武英殿監造
總監造兼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臣伊都立
總監造兼佐領臣張常住
總監造臣李國屏
監造兼驍騎校臣巴實
監造臣神保

先儒姓氏

宋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張子載　子厚　横渠

邵子雍　堯夫　康節

歐陽氏脩　永叔　廬陵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余氏靖　安道

范氏祖禹　淳夫　華陽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謝氏良佐　顯道　上蔡

游氏酢　定夫　廣平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尹氏焞　彥明　和靖

呂氏希哲　原明　滎陽

曾氏肇　子開　南豐

劉氏安世　器之　元城

邵氏伯溫　子文

胡氏宏　仁仲　五峯

羅氏從彥　仲素　豫章

李氏侗　愿中　延平

張氏嵲　子望

張氏九成　子韶　范陽

朱子熹　元晦　紫陽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黄氏榦　直卿　勉齋

陳氏埴 器之 潛室
李氏方子 正叔 果齋
楊氏復 信齋
程氏珙
眞氏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了翁 華父 鶴山
饒氏魯 仲元 雙峯
祝氏洙

葉氏采 仲圭 平巖

元

鍾氏過
黃氏巖孫
許氏衡 平仲 魯齋
胡氏方平 師魯 玉齋
吳氏澄 幼清 草廬 臨川
彭氏絲 魯叔 魯齋

御纂性理精義凡例

一性理之學至宋而明。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淵源。同時如張如邵。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從遊如呂如楊如謝如尹。又相與賡續而表章之。朱子生於其後。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是非。然後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術一歸於正焉。宋元諸儒皆所流衍之支派。宋之眞元之許。則其最醇者也。明初編爲性理大全之書。其所采輯亦幾備矣。然擇

焉不精。未免泛雜冗長之弊。其所區分門目。亦頗繁碎而失綱要。是以三百年來精熟此書者鮮。是反以多爲病也。今特撥去華葉。尋取本根。必其微言大義。眞與六經四書相羽翼者。然後愼收而約載之。但取其義之備。不貴乎言之長也。至於門目之分。亦以程朱論道論學之塗轍次第爲準的。凡所標題。可以包括衆論足矣。條件太多則從芟削。

一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乃有宋理學之宗祖。

誠爲學庸語孟以後僅見之書。並悉載全文。附以朱子解說。使學者知道理之根源。學問之樞要。若張子正蒙。邵子觀物。亦皆窮極天地萬物之理。上贊聖經。有裨學者。然程子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又謂堯夫之說之流。未免有獘。則二書在學者固當精別明辨。存其大醇。庶幾不謬前賢之意。朱子近思錄。不及觀物。所采正蒙。亦止三十餘條耳。今兼采二書。不下二百餘條。較之近思錄則已多。而以視全書則甚約。欲

其便學者之講誦。不誤學者之心思。要其言之精且至者。不外乎此也。

一朱子易學啓蒙。已全載入周易折中。因其討論易理。與太極圖經世觀物有相發明者。故就全文四篇內。各摘其要語若干條。俾學者知讀易之門戶。若家禮律呂。乃朱子言禮樂之書也。其文頗繁。學者憚於講究。亦摘其宏綱大節。可以括全書之體要者。約文申義。以發其端。庶有志禮樂之事者。自約入博。由此

以稽其全也。至於蔡氏範數之作。朱子不及見矣。稱爲父師之傳。實非朱子之意。朱子嘗病揚王以僭經。不應其門又有僭經之事也。今削不載。

一自太極理氣以下。性理大全剖爲題目若干門。其區別旣太多。又有命名不當者。有前後無序者。今加以釐正。使條理粲然易曉。又學者下學上達。原有次第。故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未及於易。程子以西銘教學者。而秘太極圖說。朱子於四書。先大學論孟而後

中庸。皆此意也。朕祖其意。故纂集朱子全書。從小學大學起。然後及於天道性命之說。今此書門類先後。亦用此意云。

一鬼神之事。夫子所罕言。四書六經。及者寥寥。非學者之切務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聖人教人之意。至於標道統則啓爭端。論人物則雜細碎。欲考其詳者。自有伊洛淵源錄通鑑綱目等書在焉。此書以性理爲名。但令學者

用心實學。以知聖德王道之要。有得於此。亦不患乎通幽明之無階。論古今之無識矣。故鬼神道統歷代人物之目。亦且闕如。

一性理大全編末。有箴銘詩賦之類。考周程張朱平日所講論者。無非此理。不假乎聲韻之文也。今亦削去。

一卷首諸成書。除太極圖西銘通書。有朱子注解外。餘如正蒙觀物啓蒙家禮律呂等編。諸儒解釋。皆擇其精切明當有發文義者存之。無則闕之。間有文義不明。圖象賾奧。而諸儒無說者。頗附以案語。爲之畧啓關鍵。以示學者。

御纂性理精義目錄

卷第一

太極圖說 通書

卷第二

西銘 正蒙

卷第三

皇極經世

卷第四

易學啓蒙

卷第五

家禮

卷第六

律呂新書

卷第七

學類一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立志 存養 省察

御纂性理精義

卷第八
學類二
致知　力行雜論言行出處附　人倫師道附
讀書法　文藝
卷第九
性命類
性命　心性情　五常　雜論經書名義
卷第十
理氣類
理氣　天地日月　陰陽五行　曆法
地理潮汐附
卷第十一
治道類一
總論治道　君道　臣道　用人
卷第十二
治道類二

田賦　學校　宗廟　禮樂謚法附　兵政
刑罰　諫諍　禎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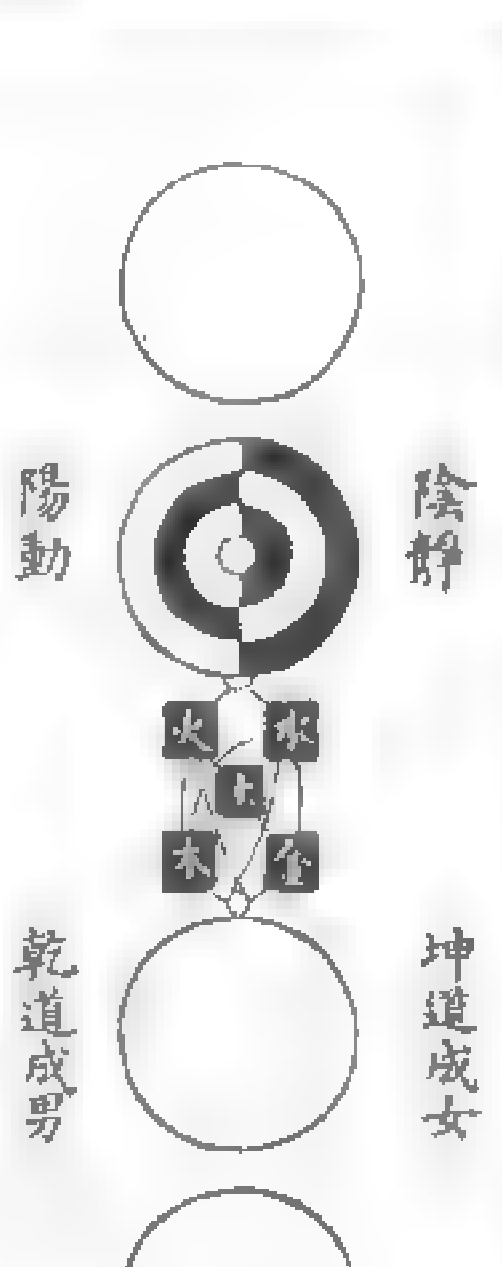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

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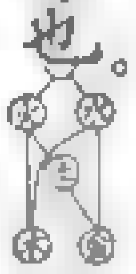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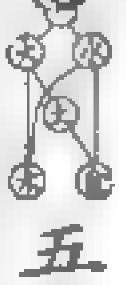
周子作　朱子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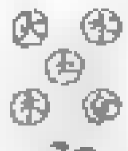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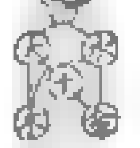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静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静而陰也中

○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静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

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閒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

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註】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集說】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又曰。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抵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故下文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

其說之詳乎。饒氏魯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是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註】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集說】朱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又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又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吳氏澄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弦與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喻。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

【註】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哉。

【集說】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又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卽其運用處而言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黃氏榦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遂，故火陽勝。木則陽之濕氣寖多，以感於陰而舒，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寖多，以感於陽而縮，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爾。故其序各由少而

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閒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

【集說】朱子雖以陰陽分質之序、氣之序，然實陰陽合體，氣質同歸。何則？天一陽也，加五爲六，卽地之陰也；地二陰也，加五爲七，卽天之陽也；三與八，四與九亦然。其陰陽合體者如此。是故以氣言之，以冬春爲陽，夏秋爲陰可也；以陽氣生於冬至而盛於春，陰氣生於夏至而盛於秋也。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亦可也；以陽功發於春而極於夏，陰功成於秋而終於冬也。以質言之，以水木爲陽，火金爲陰可也；水之滋潤，故能生木，陽之舒也；火之燥烈，故能成金，陰之斂也。以木火爲陽，金水爲陰亦可也；木溫火熱，氣稟乎陽也；金涼水寒，氣稟乎陰也。又通而言之，則陽始於水，盛於木，極於火，而終於金；陰始於火，盛於金，極於水，而終於木。此又時令與物理皆然，而無氣質之異者也。讀者不可不知。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註】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

又可見矣。【集說】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冲漠無眹。不可謂之有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註】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閒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集說】問周子言無極之眞。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又曰。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

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遂加其一。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陳氏埴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眞氏德秀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卽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卽太極也。仁義卽陰陽。仁義禮智信卽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案】無極之眞。眞卽誠也。通書誠字實根於此。○又案圖末二圓象與上圓象不二。則知人之性卽天地之性。渾然合一而無加損也。然氣化形化。似不必分。而周子必分爲二象者。則有深意焉。蓋人之體性。受於父母易知也。人之體性。受於天地。則習焉不察者多矣。故自男女搆精。而溯夫天地絪縕之始。由父子似續而推於厥初生民之先。則知父母之爲父母。又知乾坤之爲大父母矣。爲父母之子。則身體髮膚受之者不敢毀傷。爲天地之子。則形色天性。必如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此卽西銘之大指。然已具於周子圖象之中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註】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集說】朱子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查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爲愚不肖○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爲之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註】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集說】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又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李氏方子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黃氏巖孫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即太極之渾融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晰昭融即陰陽之昭著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即四時變化五行屈伸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註】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閒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註】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處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

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閒。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集說】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

【葉】此節引易以證前文之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四時之氣是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五行之質是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五性感動。而必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是也。眞精合凝。化生萬物者。人物之所以始而生之說也。衆人蚩蚩。草木同腐。而聖人者。立人之極。至於與天地參。人物之所以終而死之說也。引此之意。所以明夫三才之道並立。而人必全受而全歸之。蓋亦西銘卒章之指也。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註】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註後記】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

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荅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旣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

附朱子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

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通書

周子作　朱子註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

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

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註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註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註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集說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

純粹至善者也。

註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註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集說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陳氏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閒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

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註〕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集說〕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又曰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亨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註〕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集〕繼之者善是天道之流行賦與所謂命也成之者性是人物之稟受成質所謂性也其理自易發之故曰性命之源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註〕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註〕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註〕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註〕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至易而行難

〔註〕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果而確無難焉

〔註〕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註〕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集說〕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註〕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註】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註】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閒矣。此陰陽之象也。

【集說】朱子曰。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又曰。周子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事爲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註】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註】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註】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註】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集說】朱子曰。神卽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黃氏榦曰。誠幾德此一段。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在誠爲仁。則在幾爲愛。在誠爲義。則在幾爲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

【註】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閒。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註】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註】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注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注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注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注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愼動。

注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注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注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注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注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注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注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注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注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註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者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也集說問註中引允執厥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註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註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註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註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註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註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註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註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註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註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註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註 希望也字本作睎。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註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註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註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註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註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註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

哉。

治第十二

註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註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註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

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註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註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註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註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孶孶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註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註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註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註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註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註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註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註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註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註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註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註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註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註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註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註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註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註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註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註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註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註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註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註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

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註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註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註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註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集說 朱子曰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註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註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集說 朱子曰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一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

集說此章與易繫傳言窮理盡性至命處相發明彰者微者如易所言幽明死生人鬼也剛柔必要於中如易所謂知不過而仁不流也二氣五行萬物皆一者之所貫如易所謂萬物之生晝夜之道統於易而妙於神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註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註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註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註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註 此章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註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註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註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註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註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註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註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天乎人也何尤

註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註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註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辭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註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註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註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註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

註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註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

名也。薄亦甚矣。

註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註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註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註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註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集說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註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註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註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註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内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註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註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註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集解 上章言不息於誠，而後言慎動，由本體之操存，以察於思慮事爲也。此章言復其不善之動，而後言誠，由思慮事爲之省察，以復其本體也。二意蓋互相發。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註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註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眞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註 意同上章，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註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註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卽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註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敎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註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註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纂 汨則亂亂不決也此二句皆是就泉說以況人事決水者必俟其源清而後決之若汨亂濁穢則不決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註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註]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集說]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註]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集說]通書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此書只言明通。亦側重靜虛一邊。主靜之意也。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註]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註]延平先生每誦此語。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二

西銘

張子作　朱子注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作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以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朱子曰橫渠[illegible]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註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集說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一箇氣都透過了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註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集說 朱子曰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

案 天地之塞吾得之以爲體天地之帥吾得之以爲性理固然矣然於兩其字語氣尤須體會蓋言天地之精氣神理全付於人故天地之所以充塞者吾即其體天地之所爲主宰者吾即其性也易曰盈天地之閒者惟萬物此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說記曰人者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也此天地之帥吾其性之說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註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閒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閒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註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註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集說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作功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敎人作功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註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敎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註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集說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註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註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集說 窮神知化。孟子所謂知天也。無忝匪懈。孟子所謂事天也。顧養錫類。亦事天以內事耳。自不施勞以至終篇。則孟子所謂立命也。張子蓋全用孟子之意以爲說。

不施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註】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註】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集說】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朱子曰舜之厎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註】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

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集說】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註】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荅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末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

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附錄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注後記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巳巳

晦翁題

正蒙

張子作

楊氏時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補說 補註云太虛無形卽氣之本體在人至靜無感卽性之淵源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間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

案 上章以天地之道言故曰太和此章以天地之性言故曰太虛道者性之流行謂之和者如人率性之道中節之和也性者道之本體謂之虛者如所謂人生而靜則天之性也此章所謂聚散卽上章所謂動靜相感勝

負屈伸而上章所謂清通而不可象之神即此章所謂太虛無形者是也蓋性道相爲體用故交互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案明道定性書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此章蓋用其意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塗不知擇術而求多見

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案老氏謂有之外有無是以世界乾坤爲化也釋氏謂無之中無有是以世界乾坤爲幻也誣世界乾坤爲幻化是總結二節下文罔於恍惚夢幻又申言釋氏以有生於無又申言老氏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集說 朱子曰。無非敎也。敎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敎。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集說 朱子曰。離明只是氣聚則目可得而見。不聚則目不可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集說 補註云。此只是明理氣合一之意。言氣之聚散。即太虛之所爲。則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集說 陳氏埴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爲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補註云。天與道在天者也。性與心在人物者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集說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爾。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集說 補註云。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也。使非陰陽彼此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神之所以流行不已者。何以見哉。故曰不有兩則無一。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集說〕朱子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豪髮之間其神矣夫

〔案〕此亦以太虛中之聚散言而人心之德似之蓋太虛成象則必有相反相和之氣人心應物則亦必有相反相和之情相反者惡也相和者愛也是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也然徇乎物欲者衆人也天地則倏而生倏而成因物付物而無豪髮停留凝滯之累聖人則倏而作倏而止物來順應而無幾微意必固我之私也故上章云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以上太和篇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集說〕朱子曰此語極精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閒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集說〕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朱子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案〕朱子以天爲大輪日月爲小輪與今曆九重說合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

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集解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性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者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此所謂交易變易者也然陰陽之氣實卽陰陽之精之所爲故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然則精氣一物也性命一理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

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集說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冰穢濁或青黑色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集說 補註云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闢而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與

木曰曲直能旣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集說】問陰陽五行。如何。朱子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

【蒙引】水生木。木生火。則木者水之子也。火之母也。故爲水火之交。金者得熱氣而融化。得寒氣而凝結。及其成也以之隔水火。則水火不相害。若以火爍則又流而爲水。故亦爲水火之際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案】從來皆以離麗爲陰附於陽。雖邵子亦云。惟張子以爲陽附於陰者得之。但觀火附於薪蘇可見。

以上參兩篇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案】從來皆以體爲體質之體。言天爲物之體質也。看來當爲體察之體。言天之聰明明威。無不鑒照。方與下引板詩意相應。仁所以體事者。亦以遇事遇物。而疾痛癢痾無不覺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以上天道篇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

也。

【集】存虛明。久至德。所以存神而爲仁之至。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而爲義之盡。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爲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以上神化篇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以上動物篇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集】由窮理而盡性。所謂明善誠身。由盡性而窮理。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集】此節之意。是不以氣質言性。不以氣數言命。與孟子不謂性不謂命之意同。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

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

集說 朱子曰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集說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葉氏采曰領惡而全好見禮記鄭氏曰領猶治理也好善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以上誠明篇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集說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

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

甲矣。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與。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以上大心篇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

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强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知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

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爾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以上中正篇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

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以上至當篇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

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以上三十篇

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以上有德篇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

坤毀則无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嚮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以上大易篇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眞得也。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

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

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

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

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集解 厚重則無戲言戲動矣改過則無過言過動矣此爲學敬義之要故引此而以東銘繼之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集說 補註云此章即東銘也謂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體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己之當然是自誣也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而不知戒已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益深矣況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乎過故二字且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爲遷善改過之機誨人之意深矣

以上乾稱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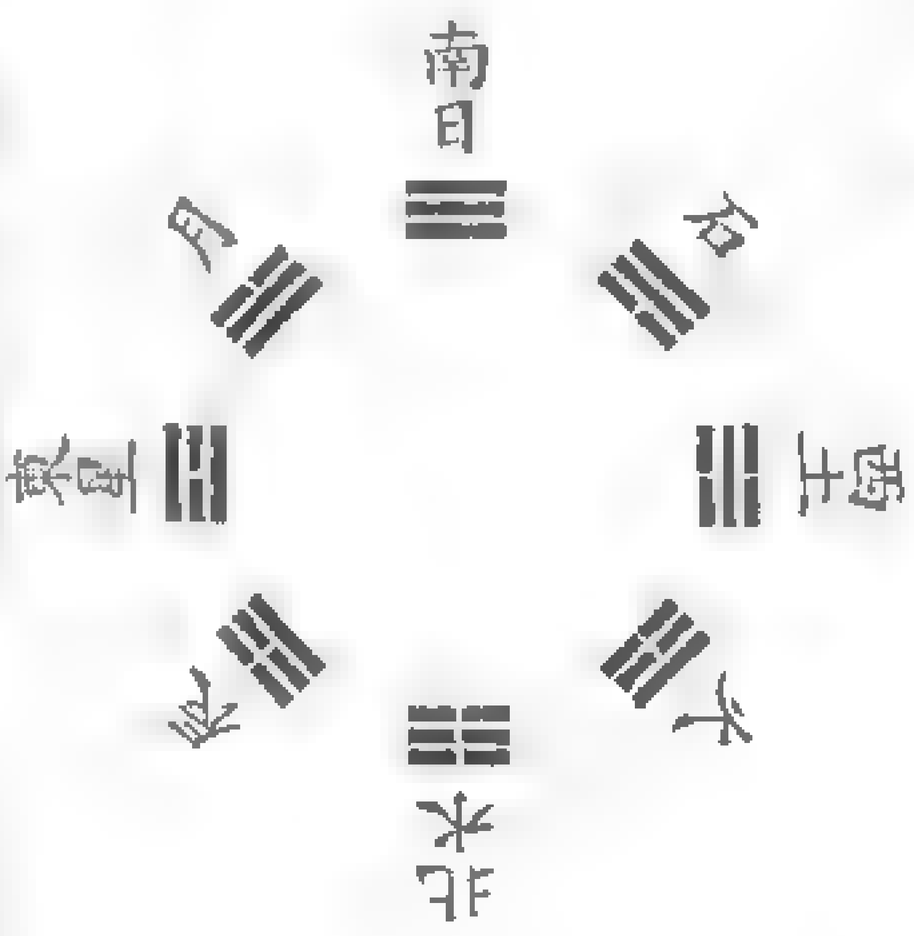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二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三

皇極經世書

經世衍易圖

經世天地四象圖



案邵子傳先天之學者也。然伏羲卦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八卦之象。而邵子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爲八卦之象。蓋自爲一家之學。非謂伏羲之本象如此也。○邵子以八者爲天地之體。推而至於寒暑晝夜之往來。雨風露雷之聚散。性情形體之隱顯。走飛草木之動靜。在人身則有精神魂魄血氣骨肉之精粗。在人事則有耳目鼻口聲色氣味之感應。元亨利貞天之道也。吉凶悔吝民之故也。大運世數則有元會運世之始終。道化功烈則有皇帝王霸之升降。要統以易書詩春秋之學而盡焉。其說錯見於内外篇中。然其所推元會運世之數非世系所可知。非星日所可步。正莊周所謂存而不論者。邵子之學之精蓋不在此也。故舊圖所載今竝未錄。

經世聲音圖

正聲 平上去入

	一聲				二聲			
日	多	禾	開	回	良	光	丁	兄
月	可	火	宰	每	兩	廣	井	永
星	个	化	愛	退	向	況	亙	瑩
辰	舌	八	○	○	○	○	○	○

三聲				四聲				五聲				六聲			
千	元	臣	君	刀	毛	牛	○	妻	衰	○	龜	宮	龍	魚	烏
典	犬	引	允	早	寶	斗	○	子	○	○	水	孔	甬	鼠	虎
旦	半	艮	巽	孝	報	奏	○	四	帥	○	貴	衆	用	去	兔
○	○	○	○	岳	霍	六	玉	日	骨	德	北	○	○	○	○

正音 開發收閉

	一音				二音			
水	古	□	坤	□	黑	黃	五	吾
火	甲	□	巧	□	花	華	瓦	牙
土	九	近	丘	乾	香	雄	仰	月
石	癸	揆	弃	虬	血	賢	□	堯

三音				四音				五音				六音			
安	□	母	目	夫	父	武	文	卜	步	普	旁	東	兌	土	同
亞	爻	馬	皃	法	凡	晚	萬	百	白	扑	排	丹	大	貪	覃
乙	王	美	眉	□	□	□	□	丙	葡	品	平	帝	弟	天	田
一	寅	米	民	飛	吠	尾	未	必	鼻	匹	瓶	■	■	■	■

七聲				八聲				九聲				十聲			
心	○	男	○	●	●	●	●	●	●	●	●	●	●	●	●
審	○	坎	○	●	●	●	●	●	●	●	●	●	●	●	●
禁	○	欠	○	●	●	●	●	●	●	●	●	●	●	●	●
○	十	○	妾	●	●	●	●	●	●	●	●	●	●	●	●

七音				八音				九音				十音			
乃	內	老	鹿	走	自	草	曹	思	寺	□	□	■	■	■	■
妳	南	冷	犖	哉	在	采	才	三	□	□	□	山	士	□	□
女	年	呂	離	足	匠	七	全	星	象	□	□	手	石	耳	二
■	■	■	■	■	■	■	■	■	■	■	■	■	■	■	■

十一音				十二音			
■	■	■	■	■	■	■	■
莊	乍	叉	崇	卓	宅	折	茶
震	□	赤	辰	中	直	丑	呈
■	■	■	■	■	■	■	■

【集說】鍾氏過曰。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為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為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水火土石四象為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為清。音為闢。遇耦數則聲為濁。音為翕。聲皆為律。音皆為呂。以律倡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

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

○祝氏涇曰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脣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謂之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謂之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及於無聲無音則備矣圖上格四聲即唐人韻部下格四音即唐人等母也多禾四聲歌麻韻也開回四聲佳灰韻也良光四聲陽韻也丁兄四聲庚青韻也千元四聲元寒刪先韻也臣君四聲真文韻也刀毛四聲蕭肴豪韻也牛○四聲尤韻也妻衰四聲齊韻也○龜四聲支微韻也宮龍四聲東冬江韻也魚烏四聲魚虞韻也心○四聲侵韻也男○四聲覃鹽咸韻也古□四音見母也坤□四音溪母也黑黃四音曉母也五吾四音疑母也安□四音影母也母目四音明母也夫父四音非母也武文四音微母也卜步四音邦母也普旁四音滂母也東兌四音端母也土同四音透母也乃內四音泥母也老鹿四音來母也走自四音精母也草曹四音清母也思寺四音心母也□□四音無字蓋對日母而取其輕齒音也山士四音審母也耳二四音日母也莊乍四音照母也又崇四音穿母也卓宅四音知母也拆茶四音徹母也此其大致相同者其聲之入聲音之清音有與唐人不同者古今南北字韻異爾

○唐人廣韻凡五十七部通之則只三十部經世括之以七聲又分為十四又別為二十八此聲之不同者等韻之母凡三十六經世括之以十二又分為二十四又別為四十八此音之不同者

○韻部之法或分或合故門類多寡歷代不同惟等母則有定音疑不可加損者而有三十六四十八之異何也蓋字母原只二十四此圖所分二十四格是也并清濁音則有四十八此圖所別四十八行是也等韻專取平

聲之有字者標題故止於三十六經世兼取仄聲之有字者標題故終於四十八此則雖小異而實大同矣

○精於樂府者分唐韻為六部支微齊魚虞歌麻皆直收本字喉聲為第一部此天地之元聲也佳灰與支微齊同收聲為第二部蕭肴豪尤與魚虞同收聲為第三部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聲為第四部眞文元寒刪先收舌齒聲為第五部侵覃鹽咸收脣聲為第六部其法齊與本朝字書同但樂家末知後五部皆第一部之所生爾經世四聲部分皆已得之唯多禾與開回同部宮龍與魚烏同部為不合此聲之可疑者

○見溪羣疑鼻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孃與來字皆舌音也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與日字皆齒音也非敷奉微邦滂竝明皆脣音也影喻曉匣則喉音也經世四音部分皆從其類惟黑黃與五吾同部安□與母目同部為不合此音之可疑者

○又知徹澄孃等韻本為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惟閩廣間尚是舌音不改爾等韻次於舌音之後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

○又韻母二十四音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孃精清心照穿審非微邦滂明影曉來日也羣即見之清音定即端之清音澄即知之清音從即精之清音邪即心之清音牀即照之清音禪即審之清音奉即非之清音敷似亦即微之濁音古今音不同耳竝即邦之清音喻即影之清音匣即曉之清音凡為三十六也經世二十四音則無孃字而以其位對日字為輕齒之音亦如上條所云齒舌之變而誤也

○以等韻之例求之敷字當自為一音與滂字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絕少因失此音也

○又經世四音分開發收閉意亦等韻開口齊齒合口撮口之呼然以類求之多不合者當以等韻為正

○經世以為萬物有聲色氣味而色不可圖氣味不可寫惟聲出於人口可以翻切而得故為聲音圖以窮色氣味之變以盡動植之數其說雖汗漫不可窮然正聲

同文乃王政之切務亦學者所當知自等韻之外惟邵子之書最有條理故稍爲分晰其源流同異之大致以俟知者

觀物內篇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集說】邵氏伯溫曰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

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或曰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redacted]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

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

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

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删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爲之過矣。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

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

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旣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之情晝變飛走木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外篇

張氏崏曰。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集解 張氏崏曰。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地以一而變四。謂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陰。其不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數。包太極而言也。八者天地之體數。并交數而言也。六者天地之用數。去交數而言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畧其左右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爲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爲本。而常藏其用也。

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爲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蓍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衍。故五十爲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

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爲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

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數皆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也。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

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

泰之義也。地以旣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

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

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

[illegible]水中之飛。鱗之類也。水中之走。介之類也。在陸者牡巨而牝細。在水者牝巨而牡細。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集說]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

[illegible]人有五指。巨指屬土。餘四指十二節。應四時十二月。食指春也。中指夏也。無名指秋也。小指冬也。日冬短夏長而春秋平。故四指象之。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

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集說 張氏崏曰。日月相對謂之望。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正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尅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尅水。火隔物焉。君子用智也。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爲變。則利貞爲應。以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爲變。則亨應之。利爲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於既未濟。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陽在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

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集說 張氏崏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玄。火雷虩。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

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閒也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於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

【集說】張氏嶓曰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中方土色黃此五行之氣色色之分辨也東赤南白西黃北黑者一陽之氣色色之遞變也故嬰兒始生而赤稍變而白人病則黃老死而黑物生

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苶則黃枯槁而黑也物皆資一陽以生此四變者無物不然

【案】此乃五行之序也始於水之黑發於火之赤變於木之青金之白終於土之黃而復交於水之黑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於有無死生之閒無方而不測者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謂之人矣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也

【集說】以此類水中之飛走則泳於水者鱗如水之紋藏於石者介如石之體

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集說】張氏嶓曰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

夏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案〕上言夏至之日止於七分。故此以其三分爲交數。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愼哉。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

形於其中矣。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眞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

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攷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於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

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徑以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擧必至之謂志。幷包含容之謂量。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三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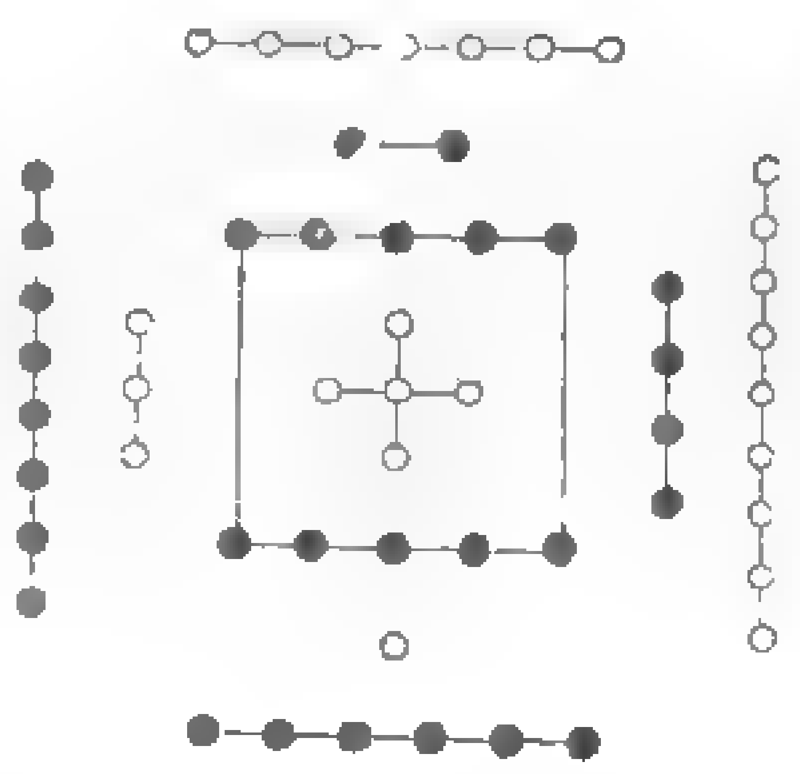
易學啟蒙 朱子作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値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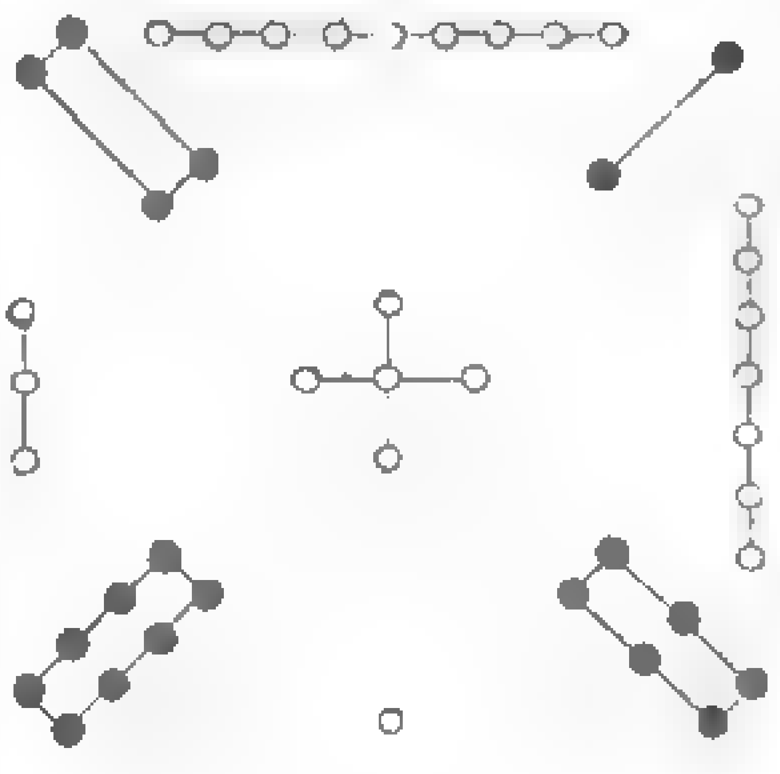
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譚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本圖書第一

河圖



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

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

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

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其皆以五居中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各有條而不紊也。

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嬴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嬴而耦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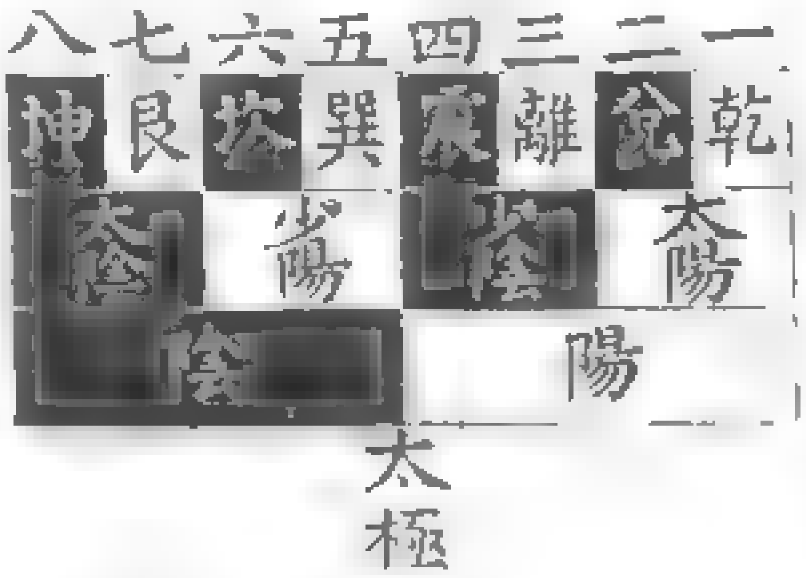
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附於生數之外。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

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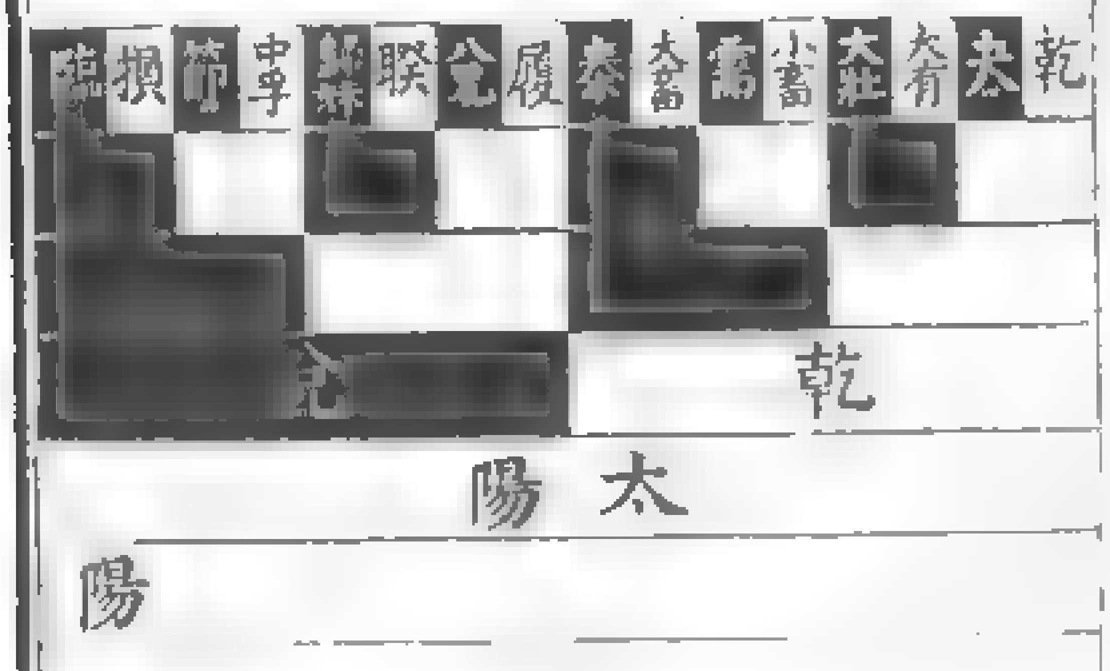
圖篇中謂揭其全以示人者。蓋言陰陽竝行其數適均也。故後云內者爲主而外者爲客。則見陰陽竝行之中又以消息而分賓主。謂主於陽以統陰者。蓋言天地竝立。而天包乎地也。故後云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則見天地竝立之內。又以尊卑而判君臣也。明此兩義。則圖所以寫二氣之流行。而爲易之宗。書所以著三才之定位。而爲範之本者。可以黙識於象數之表矣。圖書之中宮。蓋卽易範之太極皇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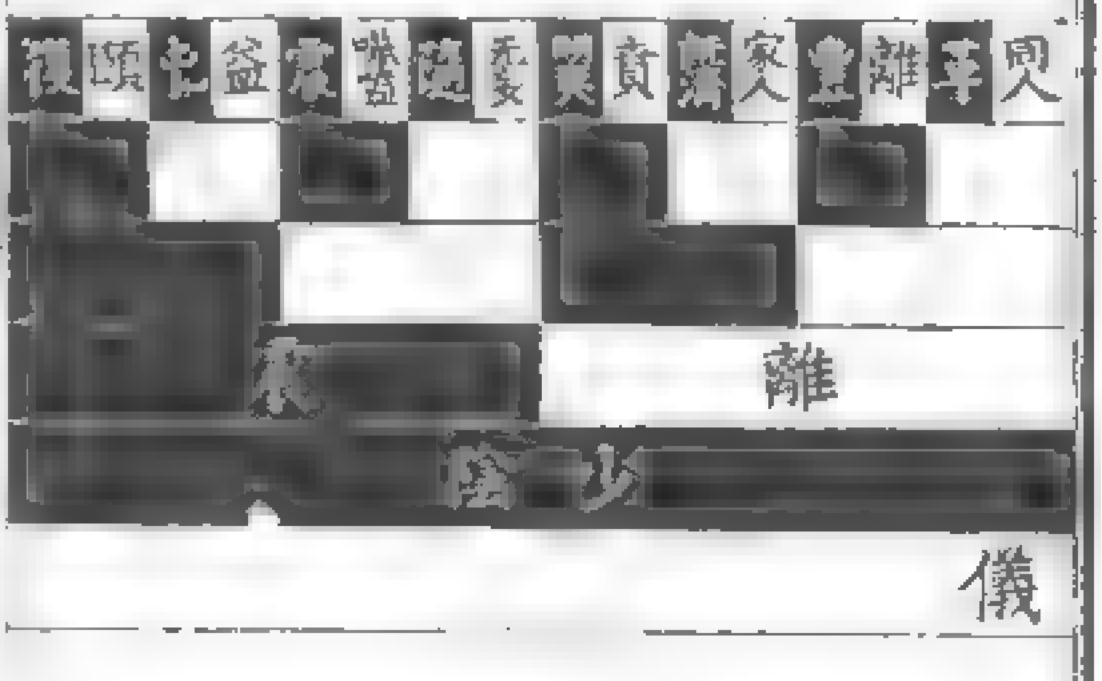
原卦畫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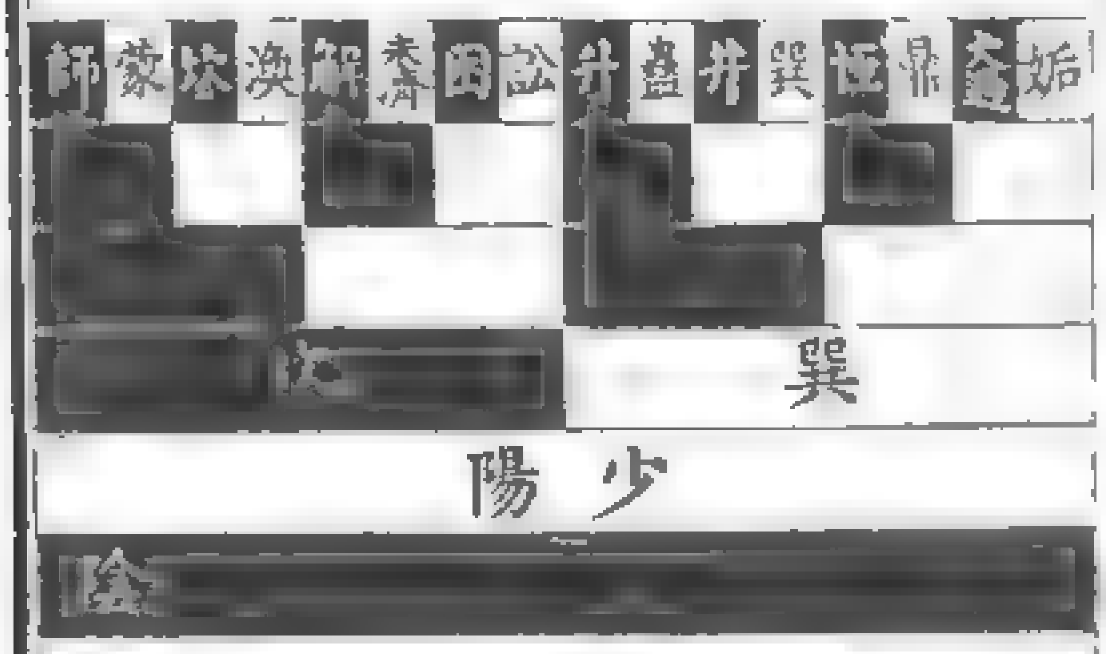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次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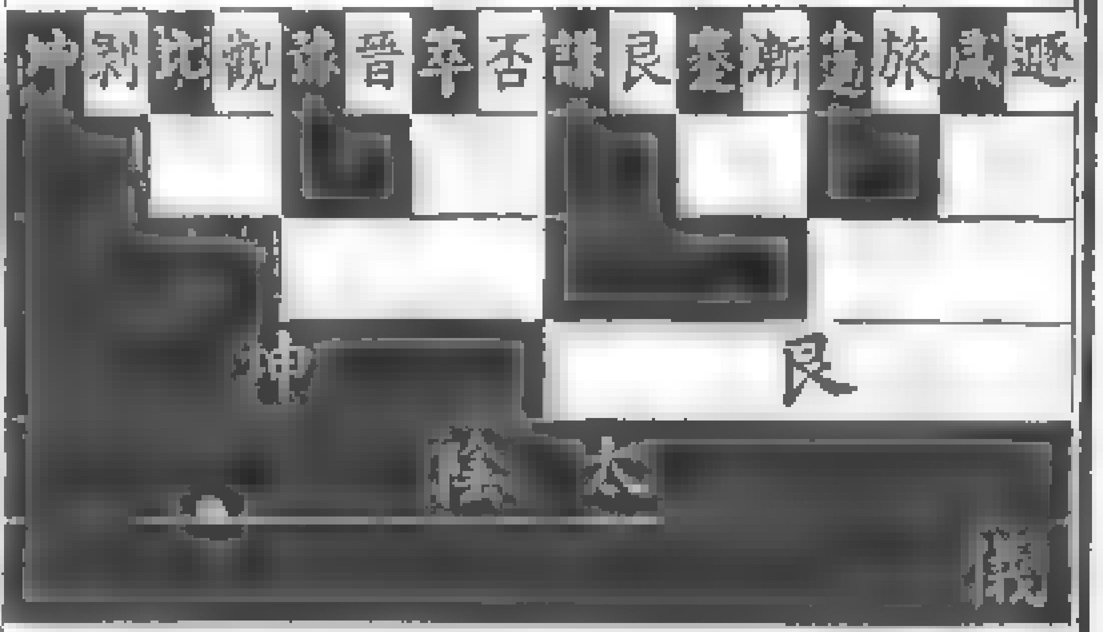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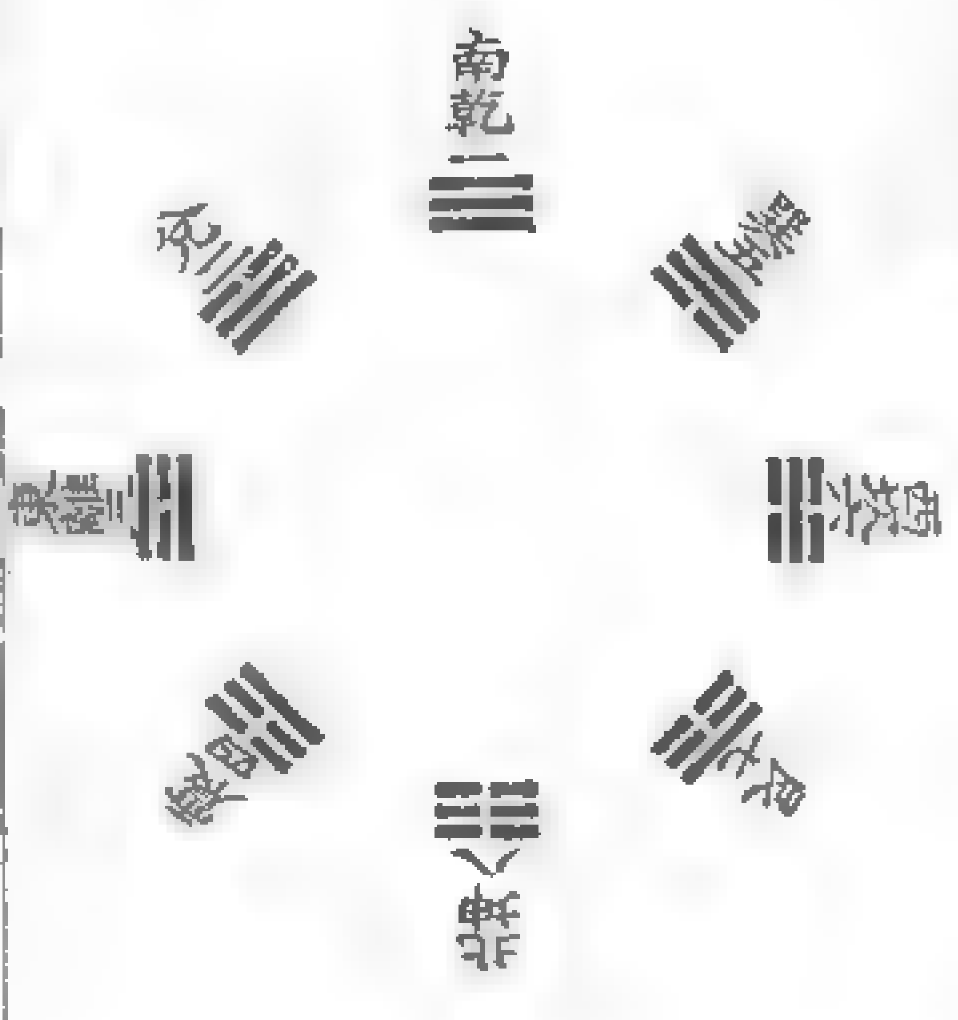
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

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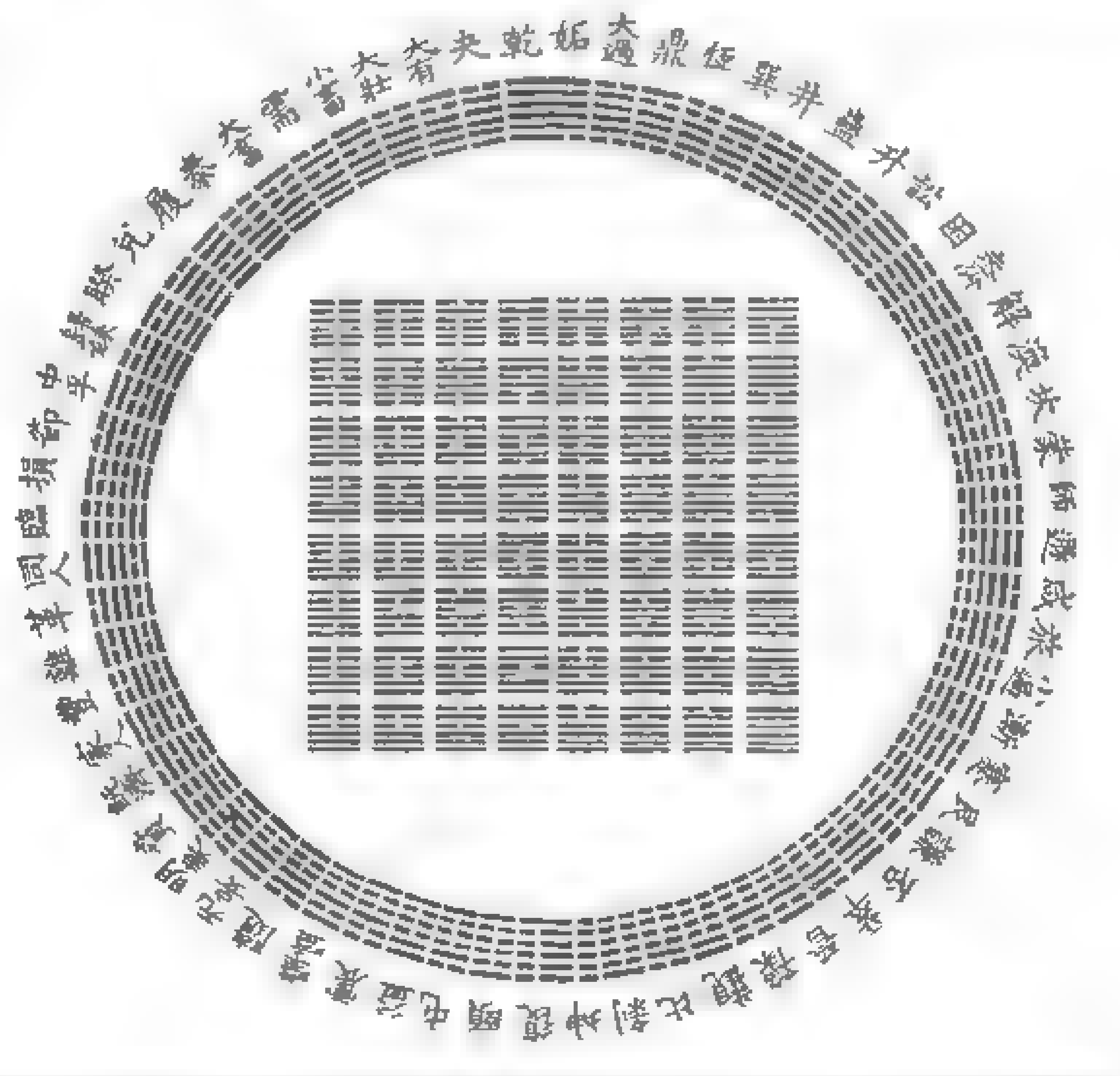
【集說】朱子答林粟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幷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

【又】啓蒙自兩儀以上。逐一畫圖。今只依本義以從簡便。

伏羲八卦方位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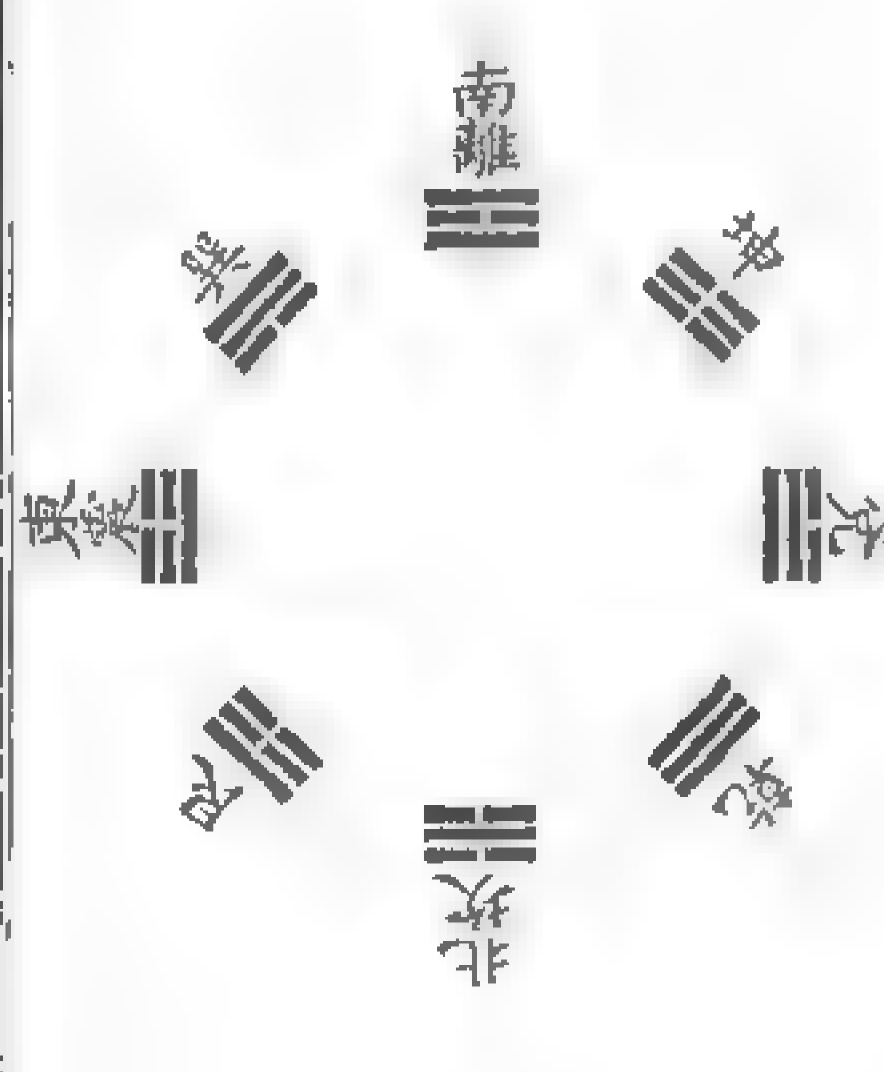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巳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

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巳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案朱子是解邵子之意。然似竟成兩說。玩邵子之意。蓋指自乾至震自坤至巽者為數往。蓋自陰陽之巳成。而推之至於始生。如今日之追遡昨日也。自震至乾自巽至坤者為知來。蓋自陰陽之始生。而推之至於既成。如今日之逆計來日也。其謂直解圖意者。主於結語易逆數也一句。蓋言易圖本意。是寫陰陽自生而成之序。如四時之自始而終也。朱子就橫圖位次上指點其說。可以竝存。

文王八卦方位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案先天變爲後天者。蓋天之用在火。地之用在水。故乾坤以中畫交。而變爲坎離。火之用在雷。水之用在澤。故離以上畫交坎。坎以下畫交離。而變爲震兌。雷動澤應而山出雲。澤感雷應而水生風。故震兌以上下畫互交。而變爲艮巽。風本天氣也。而下行於地。山本地質也。而上通於天。故艮巽又各以上兩畫下兩畫相交。而變爲乾坤也。所以然者。造化之本。天地水火四者而已。雷風山澤。莫非天地水火交合變化之所爲也。觀先後天之象。而造物者之精理備矣。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者。懸於小指之閒。揲者。以大指食指閒而別之。奇謂

餘數扐者。扐於中三指之兩閒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閒。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閒。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閒。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卽九。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謂一爻。

集說 胡氏方平曰。掛扐四五爲奇。九八爲耦。三奇爲老陽。遇老陽者。其爻爲口。所謂重也。二奇一耦爲少陰。遇少陰者。其爻爲--。所謂拆也。二耦一奇爲少陽。遇少陽者。其爻爲一。所謂單也。三耦爲老陰。遇老陰者。其爻爲X。所謂交也。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竝如前法。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

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爲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

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考變占第四

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集說 胡氏方平曰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恆為前十卦自益至泰為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為前十卦自恆至否為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彖辭卻以本卦貞為主是重在本卦彖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彖辭卻以變卦悔為主是重在變卦彖辭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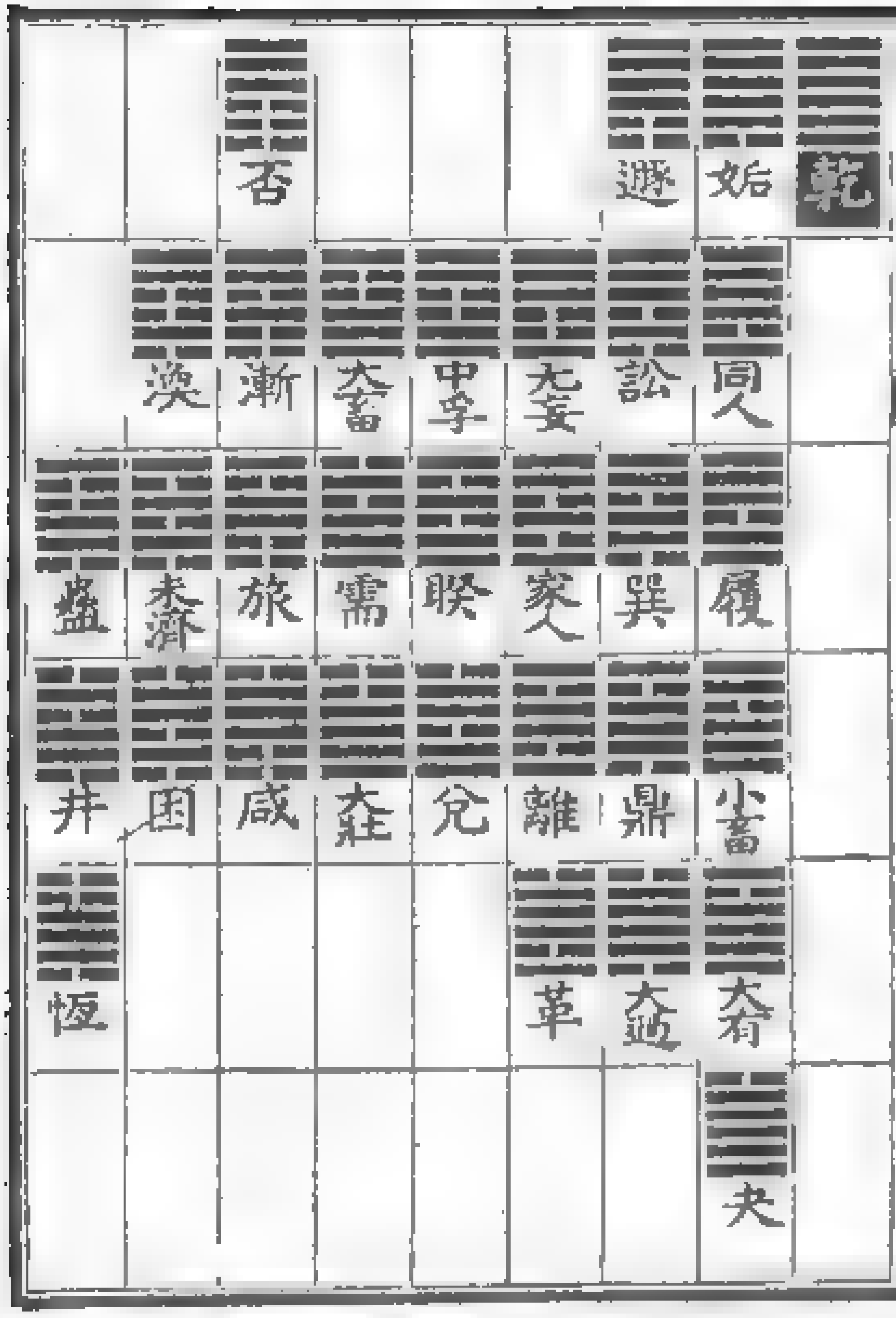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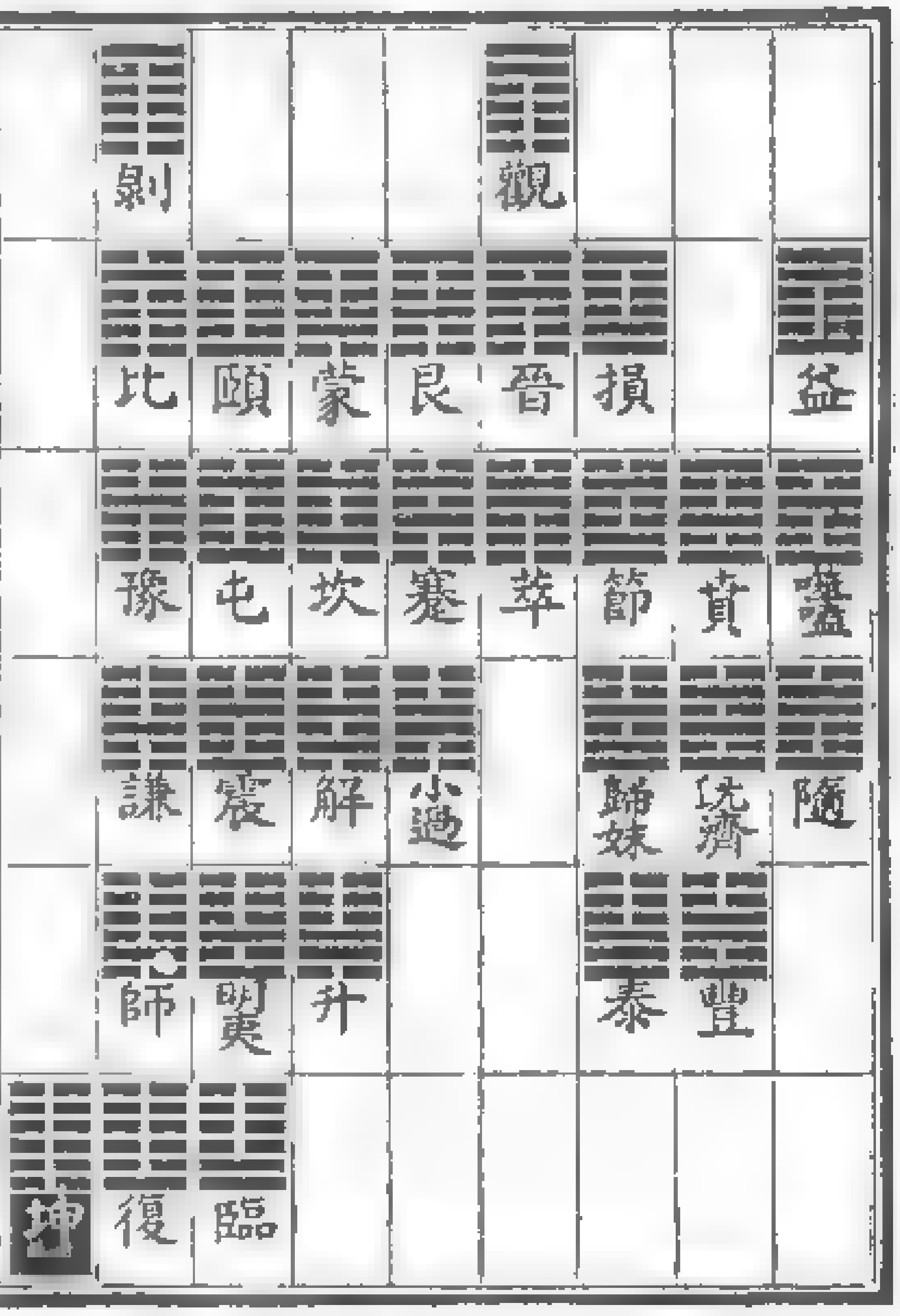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百九十六卦在其中矣

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爲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





圖朱子原圖有三十二今存乾坤一圖見例其餘則如始復終姤始師終同人之類其自一爻變至六爻變者初終上下之序皆案此圖推之可得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四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五

家禮 朱子作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

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為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云。

通禮

此篇所著。皆所謂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一日而不脩者。

祠堂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篇端。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附錄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又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朱子曰。嘗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

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之類。凡鄉俗所尚者。

集說 朱子荅張栻曰。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宴。今於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

有事則告。於故高祖考。故高祖妣。自稱孝元孫。於故曾祖考。故曾祖妣。自稱孝曾孫。於故祖考。故祖妣。自稱孝孫。於故考故妣。自稱孝子。有官封謚。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凡自稱。非宗子不言孝。告事之祝。四代共爲一版。自稱以其最尊者爲主。止告正位。不告祔位。茶酒則并設之。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改題遞遷禮見喪禮大祥章。

司馬氏居家雜儀此章本在昏禮之後。今案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倫理篤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故亦列於首篇。使覽者知所先焉。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

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

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

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

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

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食。敎以右手。子能言。敎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敎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敎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

門戶。及卽席飮食。必後長者。始敎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女子則敎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鈐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旣起。則拂牀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飮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閒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

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冠禮

冠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戒賓。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

前一日。宿賓陳設。

[集說]司馬氏光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在中堂。可也。

厥明夙興。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

再加帽子。服皁衫革帶繫鞋。

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

乃醮。

賓字冠者。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冠者見於尊長。

乃禮賓。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笄

女子許嫁笄。母爲主。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爲之。陳設。厥明陳服。如冠禮。但用背子冠笄。序立。賓至。主婦迎入升堂。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乃字。乃禮賓。皆如冠儀。

昏禮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議昏。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

納采。納其采擇之禮。卽今世俗所謂言定也。

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堂。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

氏主人出見使者。遂奉書以告於祠堂。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於祠堂。

納幣。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納幣。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禮如納采。但不告廟。

[集說]楊氏復曰。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畧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但親迎以前。更有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畧者。

親迎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司馬溫公曰。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

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女家設次於外。

初昏。壻盛服。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

【集說】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又曰。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又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

壻出乘馬。至女家俟於次。女家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

【集說】司馬氏光曰。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爲之。凡壻及婦人行禮。皆贊者相導之。

主人出迎壻。入奠鴈。姆奉女出登車。壻乘馬先婦車。至其家。導婦以入。壻婦交拜。

【集說】司馬氏光曰。女子與丈夫爲禮。則俠拜。男子以再拜爲禮。女子以四拜爲禮。古無壻婦交拜之儀。今從俗。

就坐飲食畢。壻出。復入脫服。燭出。主人禮賓。

【集說】司馬氏光曰。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東面。婦在東西面。蓋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從俗。○又曰。不用樂。曾子問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昏禮用樂。殊爲非禮。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於舅姑。舅姑禮之。婦見於諸尊長。若冢婦則饋於舅姑。舅姑饗之。

廟見

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如子冠而見之儀。

壻見婦之父母

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婦父迎送揖讓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於門內。壻拜於門外。皆有幣。次見婦黨諸親。婦家禮壻如常儀。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及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故也。

【集說】朱子曰。人著書只是自入己意。便作病。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只畧改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即出。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

婦也。今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爲三日云。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

集說 司馬氏光曰。疾病。謂疾甚時也。近世孫宣公臨薨遷於外寢。蓋君子謹終。不得不爾也。

復。

集說 司馬氏光曰。士喪禮。復者一人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註。皋。長聲也。今升屋而號。慮其驚衆。但就寢庭之南。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或稱官封。或依常時所稱。

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主婦。謂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爲之。凡喪事皆稟之。司書司貨。以子弟或吏僕爲之。乃易服不食。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護喪司書爲之發書。若無則主人自訃親戚。不訃僚友。自餘書問悉停。以書來弔者。並須卒哭後荅之。

集說 朱子曰。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

陳襲衣沐浴飯含之具。乃沐浴襲。設奠。主人以下爲位而哭。乃飯含。侍者卒襲。覆以衾。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不作佛事。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小斂

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設奠。遂小斂。主人主婦憑尸哭擗。袒括髮免髽於別室。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於別室。婦人髽於別室。

乃奠。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大斂

厥明。執事者陳大斂衣衾。乃大斂。按古者大斂而殯。既大斂則塗之。今或漆棺未乾。又南方土多螻蟻。不可塗殯。故從其便。設靈牀於柩東。乃設奠。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成服

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粗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背有負版。當心

有衰左右有辟領。

二曰齊衰三年。齊緝也。其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粗生布緝其旁及下際。

杖期。服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

不杖期。服制同上。但不杖。又用次等生布。

五月。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爲曾祖父母。

三月。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爲高祖父母。

三曰大功九月。服制同上。但用稍粗熟布無負版衰辟領。

【集說】楊氏復曰。按注疏釋衰負版辟領三者之義。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者。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先生之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無衰負版辟領。

四曰小功五月。服制同上。但用稍熟細布。

五曰緦麻三月。服制同上。但用極細熟布。

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

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本宗五

服之圖

高祖母 齊衰三月				
曾祖母 齊衰五月	曾祖姑 緦麻 嫁無			
祖母 齊衰不杖期	祖姑 小功 嫁無	從祖姑 緦麻 嫁無		
母 齊衰三年	姑 不杖期 嫁小功	從姑 小功 嫁緦麻	再從姑 緦麻 嫁無	
妻 齊衰杖期父母在不杖	姊妹 不杖期 嫁大功	從姊妹 大功 嫁緦麻	再從姊妹 小功 嫁緦麻	三從姊妹 緦麻 嫁無
婦 長婦期衆婦大功	姪女 不杖期 嫁大功	從姪女 小功 嫁緦麻	再從姪女 緦麻 嫁無	
孫婦 嫡孫婦小功庶孫婦緦麻	姪孫女 小功 嫁緦麻	從姪孫女 緦麻 嫁無		
曾孫婦 無服	曾姪孫女 緦麻 嫁無			
玄孫婦 無服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服並與男子同於反者亦同適人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不杖期

凡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惟祖及曾高祖不降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降為兄弟姪之妻不降

三父八母

繼父

同居繼父父子皆無大功以上親乃義服不杖期不同居謂先隨母嫁繼父同居後異或雖同居而繼

嫡母

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正服齊衰三年母與嫡子亦報服為衆子則服不杖期。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小功母死不服

庶母

謂父妾之有子者衆子為之義服緦麻。士之庶子為其母齊衰三年為父後則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而為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庶子之子為父之母不杖

慈母

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同親母義服齊衰三年不命則小功

出母

謂被父離棄降服杖期母為子降服不杖期。子為父後者則不服。女適人為出母乃降服大功母為女亦報服

服制之圖

父

父有子己有大功以上親服齊衰三月元不同居則無服謂異父同母之兄弟姊妹各服小功

繼母

謂父再娶之母義服齊衰三年。繼母為長子報服齊衰三年。為衆子乃服不杖期。繼母出則無服。若父卒繼母嫁而己從之乃服杖期從繼母嫁服不杖期

母

期而為祖後則無服。庶母為其子為君之衆子齊衰不杖期。為君之長子齊衰三年。妾為君斬衰三年。為女君不杖期。庶母慈己者謂自小乳養己者義服小功

乳母

謂自小乳哺曰乳母義服緦麻

養母

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正服齊衰三年

嫁母

謂父亡母再嫁降服杖期母為子乃服不杖期。女子已適人者乃降大功母為女報服。子為父後者不服。前夫之子從己嫁者服不杖期

妻為夫黨服圖

夫為祖曾高祖及祖母曾高祖母承重者並從夫服

夫為人後其妻為本生舅姑服大功

			夫高祖父母 緦麻			
			夫曾祖父母 緦麻			
		夫祖姑 緦麻	夫祖父母 大功	夫伯叔祖父母 緦麻		
	夫堂姑 緦麻	夫親姑 小功	舅 斬衰三年 姑 齊衰三年	夫伯叔父母 大功	夫堂伯叔父母 緦麻	
	夫堂姊妹 緦麻	夫姊妹 小功	夫 斬衰三年	夫兄弟娣姒 小功	夫堂兄弟 緦麻	
夫從堂姪女 緦麻	夫堂姪女 小功	夫姪女 期年	子 長子齊衰三年 衆子杖期 婦 嫡婦杖期 衆婦大功	夫姪 期年 婦 大功	夫堂姪 小功 婦 緦麻	夫從堂姪 緦麻
	夫堂姪孫女 緦麻	夫姪孫女 小功	孫 大功 婦 緦麻	夫姪孫 小功 婦 緦麻	夫堂姪孫 緦麻	
		夫姪曾孫女 緦麻	曾孫 緦麻	夫姪曾孫 緦麻		
			元孫 緦麻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外祖父母 小功（婦人為夫外祖父母緦麻）	
從母 小功（母之姊妹；婦人為夫從母緦麻）	妻父母 緦麻（妻亡別娶亦同；妻親母雖嫁出猶服）	舅 小功（母之兄弟；婦人為夫之舅緦麻）
從母之子 緦麻（兩姨兄弟姊妹；謂從母之子也）	己身	舅之子 姑之子 緦麻（姑之子曰外兄弟；舅之子曰內兄弟）
甥女 小功（姊妹之女；曰甥女）	壻 緦麻	甥 小功 甥婦 緦麻（姊妹之子；曰甥）
	外孫 緦麻（女之子也；婦服亦同）	

朝夕哭奠 上食

朝奠。食時上食。如朝奠儀。夕奠。如朝奠儀。哭無時。朔日則於朝奠設饌。有新物則薦之。

弔 奠 賻

凡弔皆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賻用錢帛。具刺通名。入哭奠訖。乃弔而退。

聞喪 奔喪

始聞親喪。哭。易服。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初變服如初喪。又變服如大小斂。後四日成服。若未得行。則為位不奠。哭如儀。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變服。亦以聞後之第四日。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為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治葬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扣。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游。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又有遊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擇日開塋域。祠后土。遂穿壙。作灰隔。

集說朱子曰。槨內實以和沙石灰。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旣辟濕氣。又截樹根不入。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又曰。法中不許用石槨。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

刻誌石。造明器。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下帳。謂牀帳茵席椅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小。苞。竹掩一。以盛遣奠餘脯。筲。竹器五。以盛五穀。甖。甆器三。以盛酒醯醢。。司馬溫公曰。自明器以下。俟實土及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案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大轝。古者柳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爲之。取其堅牢平穩而已。翣。以木爲筐。如扇而方。黼翣畫黼。黻翣畫黻。雲翣畫雲氣。作主。程子曰。作主用栗。趺方四寸。厚寸二

分。鑿之洞底。以受主身。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四分居前。八分居後。頷下陷中。長六寸。廣一寸。深四分。合之植於趺下齊。竅其旁以通中。圓徑四分。居三寸六分之下。下距趺面七寸二分。以粉塗其前面。。案古者虞主用桑。將練而後易之以栗。今於此便用栗主。以從簡便。或無栗。止用木之堅者。

集說程子曰。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

遷柩　朝祖　奠　賻　陳器　祖奠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古有啟殯之奠。今旣不塗殯。則其禮無所施。又不可全無節文。故爲此禮也。奉柩朝於祖。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遂遷於廳事。乃

代哭。親賓致奠賻。陳器。方相在前。役夫爲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四品以上四目爲方相。以下兩目爲魌頭。次明器下帳苞筲甖。以牀舁之。次銘旌。去跗執之。次靈車。以奉魂帛香火。次大轝。轝旁有翣。使人執之。日晡時。設祖奠。

遣奠

厥明。遷柩就轝。乃設遣奠。饌如朝奠。有脯。惟婦人不在。祝奉魂帛升車。焚香。別以箱盛主。置帛後。

發引

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

賓客又次之。親賓設幄於郭外道旁。駐柩而奠。塗中遇哀則哭。

及墓　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　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親賓次。婦人幄。方相至。以戈擊壙四隅。明器等至。陳於壙東。南北上。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遂設奠而退。柩至。主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乃窆。主人贈。加灰隔內外蓋。實以灰。乃實土而漸築之。祠后土於墓左。藏明器等。下誌石。復實以土而堅築之。題主。先題陷中。父則曰故某官

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考某官封諡府君神主其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母則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妣某封某氏神主旁亦如之無官封則以生時所稱爲號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以置其後炷香斟酒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跪讀之云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旣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母喪稱哀子

集說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高氏曰觀木主之制旁題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廢也宗子承家主祭有君之道諸子不得而抗焉故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其祝詞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居於他國庶子無廟則望墓爲壇以祭其祝詞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若宗子死則稱名不稱孝蓋古人重宗如此

祝奉神主升車魂帛箱在其後執事者徹靈座遂行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司馬溫公曰案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葬者當爲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耶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然則不若不用之爲愈也

集說 司馬氏光曰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季札墓前有石

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哀至則哭至家哭望門即哭祝奉神主入置於靈座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幷出魂帛箱置主後主人以下哭於廳事婦人先入哭於堂

集說 楊氏復曰古者反哭於廟反諸其所作謂親所行禮之處反諸其所養謂親所饋食之處皆指反哭於廟而言也先生家禮反哭於廳事婦人先入哭於堂又與古異者後世廟制不立祠堂狹隘所謂廳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婦饋食亦在此堂也

遂詣靈座前哭有弔者拜之如初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鄭氏曰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祝出神主於座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祝進饌初獻祝辭云奄及初虞哀薦祫事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祝啟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祝埋魂帛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祝辭改初虞爲再虞祫事爲虞事遇剛

日三虞。改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事。若墓遠，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卒哭。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主人主婦進饌。初獻。改三虞爲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於祖考某官府君。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自是朝夕之閒。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飮。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集說】朱子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祭。

祔。檀弓曰：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曰：期而神之，人情。然殷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殷禮。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卽陳器具饌。

【集說】高氏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遽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楊氏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爲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遽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遽遷祖妣之說亦是。但別室藏主之說則非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詣祠堂。奉神主出置於座。還奉新主入祠堂。置於座。敘立。參神。降神。祝進饌。初獻。先詣祖考妣前。祝版但云：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於某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內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祝版同前。但云：薦祔事於先考某官府君，適於某考某官府君。尚饗。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但不哭。祝奉主各還故處。

【集說】楊氏復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

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

朞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放此。

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練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降神。三獻。祝辭云：奄及小祥，薦此常事。侑食。闔門。啓門。辭神。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其遭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敘拜。始食菜果。

【集說】問：妻喪踰朞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大祥

再期而大祥。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皆如小祥。設次陳禫服。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畢。祝奉神主入於祠堂。主人以下哭從至。祠堂前哭止。徹靈座。斷杖棄之屛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集說 楊氏復曰。家禮祔與遷皆祥祭一時之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又案先生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旣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祫祭而後遷。蓋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遽行迭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婉轉。此爲得禮。而先生從之。

禫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集說 司馬氏光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檀弓曰。是月禫。徙月樂。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

前一月下旬卜日。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也。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置於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改祝版大祥爲禫祭。祥事爲禫事。至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不哭。

集說 朱子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曲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

祭禮

四時祭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

集說 司馬氏光曰。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又曰。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官者職業旣繁。但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亦不必亥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於事亦便也。○高氏曰。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爲羞也。今人鮮用牲。惟設庶羞而已。

前期三日齊戒。主人帥眾丈夫致齊於外。主婦帥眾婦女致齊於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前一日。設位陳器。

集說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此。○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既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記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又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

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

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主就位。參神。主人以下敘立。如祠堂之儀。立定再拜。若尊長老疾者休於他所。

集說 陳氏淳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蓋既奉主於其位。則必拜而肅之。故參神宜居前。至灌則又所以為將獻而饗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後。然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先降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為拘。

降神。

集說 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閒。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朱子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楊氏復曰。降神酹酒。是盡傾。三獻奠酒。不當澆之於地。初獻取高祖妣盞祭之茅上者。代神祭也。禮。祭酒少傾於地。

進饌。初獻。主人升詣高祖位前。奉高祖考盤盞東向立。執事者西向斟酒於盞。主人奉之。奠於故處。次奉高祖妣盤盞亦如之。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二人奉高祖考妣盤盞立於主人之左右。主人跪。執事者亦跪。主人受高祖考盤盞。右手取盞。祭之茅上。高祖妣盤盞亦如之。俛伏興。少退立。祝取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主人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每逐位讀祝畢。即獻兄弟眾男之不為亞終獻者。以次分詣本位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但不讀祝。獻畢皆

降復位。

亞獻。主婦為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但不讀祝。

集說 朱子曰。祭禮。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為亞獻。○楊氏復曰。案亞獻如初儀。潮州所刊家禮云。惟不祭酒於茅。所謂祭酒於茅者。為神祭也。古者飲食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亦為神祭。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尸祭酒而後啐酒卒爵。主婦亞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賓長三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士虞特牲禮亦然。以此觀之。三獻皆當祭酒於茅。潮本蓋或者以意改之。

終獻。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為之。眾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

侑食。主人升執注。就斟諸位之酒。皆滿。主婦升。正筯。皆北向再拜。降。

闔門。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無門處。即降簾可也。

啟門。祝聲三噫歆。乃啟門。主人以下皆入。主人主婦奉茶。分進於考妣之前。祔位使諸子弟婦女進之。

受胙。執事者設席於

香案前。主人就。席北面。祝詣高祖考前。舉酒盤盞。詣主人之右。主人跪。祝亦跪。主人受盤盞。祭酒啐酒。祝取匙幷盤抄取諸位之飯各少許。奉以詣主人之左。嘏於主人。主人置酒於席前。俛伏。興。再拜。跪受飯。嘗之。取酒啐飲。俛伏。興。立於東階上。祝立於西階上。告利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主人以下皆再拜。納主。徹餕。主人監分祭品。遣僕歸胙於親友。遂設席。男女異處。執事者以次就位。斟酒皆徧。長者進跪受飲。衆男進揖退立飲。長者與衆男皆再拜。諸婦女獻女尊長於內。如衆男之儀。旣畢。乃就坐。薦肉食。遂薦米食。將罷。主人頒胙於外僕。主婦頒胙於內執事者。徧及微賤。其日皆盡。受者皆再拜。

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初祖 惟繼始祖之宗得祭。

冬至祭始祖。前期三日齊戒。前期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時祭之儀。

集說 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

先祖

立春祭先祖。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前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祭初祖儀。

禰 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季秋祭禰。前一月下旬卜日。前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並如時祭之儀。

集說 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

依待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

忌日

前一日齊戒。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變服。

集說 問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黲巾。

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納主。徹。並如祭禰之儀。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巾素服素帶以居。夕寢於外。

墓祭

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齊戒。如家祭之儀。具饌。厥明灑掃。布席陳饌。參神。降神。初獻。如家祭之儀。亞獻。終獻。並以子弟親朋薦之。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饌。降神。參神。三獻。辭神。乃徹而退。

集說 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嘗書戒子云。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旣爲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菜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五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六

律呂新書 蔡元定作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兩卷。凡若干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 以漢志斛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今按 黃鍾圍徑。當細剖其九方分之面冪。以方圓比例求之。漢蔡邕晉孟康吳韋昭。皆主徑三圍九。其術旣甚

疏。而積實太少。宋胡瑗主徑三分四釐六豪。考其積實則又過之。惟劉宋祖冲之密率。求得徑三分三釐八豪四絲四忽。其數爲近。但其法以周率二十二四之。猶用圓田術三分益一起算。故尚有豪忽之差。今以密率考得黃鐘之徑三分三釐八豪五絲一忽。其周十分零六釐三豪四絲六忽。爲定數云。

黃鐘之實第二 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豪絲之法。以律書生鐘分定。

子一　黃鐘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豪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豪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〇〇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之實

案黃鐘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鐘寸分釐豪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鐘寸分釐豪絲之法。其寸分釐豪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豪。九豪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豪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

損益而立也。

黃鐘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
十七爲一釐　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
十一爲一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
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毫　三爲
一絲　一爲三忽

案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鐘十一萬八千〇〇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〇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〇〇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〇〇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筭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案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蔟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豪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豪三絲一忽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〇〇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豪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豪五絲六初
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豪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豪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〇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豪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〇〇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豪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豪一絲一初一秒

應鐘九萬二千〇〇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豪四絲三忽一初四秒算餘一
半二寸三分三豪六絲六忽六秒強不用

案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稍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以

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為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損益。再生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為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〇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

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案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

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案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

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半聲朱書
變律朱書　半聲墨書

十一月	黃鐘宮				
六月	林鐘宮	黃鐘徵			
正月	太簇宮	林鐘徵	黃鐘商		
八月	南呂宮	太簇徵	林鐘商	黃鐘羽	
三月	姑洗宮	南呂徵	太簇商	林鐘羽	黃鐘角

十月應鍾宮姑洗徵南呂商太蔟羽林鍾角　黃鍾變宮

五月蕤賓宮應鍾徵姑洗商南呂羽太蔟角　林鍾變宮　黃鍾變徵

十二月大呂宮蕤賓徵應鍾商姑洗羽南呂角　太蔟變宮　林鍾變徵

七月夷則宮大呂徵蕤賓商應鍾羽姑洗角　南呂變宮　太蔟變徵

二月夾鍾宮夷則徵大呂商蕤賓羽應鍾角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

九月無射宮夾鍾徵夷則商大呂羽蕤賓角　應鍾變宮　姑洗變徵

四月仲呂宮無射徵夾鍾商夷則羽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鍾變徵

黃鍾變仲呂徵無射商夾鍾羽夷則角　大呂變宮　蕤賓變徵

林鍾變　仲呂商無射羽夾鍾角　夷則變宮　大呂變徵

太蔟變　仲呂羽無射角　夾鍾變宮　夷則變徵

南呂變　仲呂角　無射變宮　夾鍾變徵

姑洗變　仲呂變宮　無射變徵

應鍾變　仲呂變徵

案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蔟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今案此圖當斜觀之。自黃鍾宮以至黃鍾變徵。仲呂宮以至仲呂變徵。每隔一行低一位。即是其相生之聲也。凡言宮商角徵羽者。有聲有調。此圖則其聲也。後圖則其調也。聲者。以律之長短高下別五聲。隨每字每聲而名之者也。調者。以其律之起聲收聲分五調。統一曲七聲而名之者也。知聲與調之分。則知樂之所謂條理矣。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鍾宮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商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illegible]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角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illegible]	仲[illegible]	林半變
仲呂徵	仲正	林	南	應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鍾羽	夾正	仲正	林	南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鐘商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蕤 半	夷 半	無 半
南呂角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姑 半	蕤 半	夷 半
蕤賓徵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姑洗羽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太蔟宮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黃鐘商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無射角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仲 半	林 半變	南 半變
林鐘徵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太 半	姑 半	蕤 半

仲呂羽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illegible]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夾鐘宮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大呂商	大 正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應鐘角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蕤 半	夷 半	無 半
夷則徵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夾 半	仲 半	林 半變
蕤賓羽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姑洗宮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太蔟商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黃鐘角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南呂徵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姑 半	蕤 半	夷 半
林鐘羽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太 半	姑 半	蕤 半
仲呂宮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夾鐘商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大呂角	大 正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無射徵	無 正	[illegible]	[illegible]	姑 半變	仲 半	林 半變	南 半變
夷則羽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夾 半	仲 半	林 半變

蕤賓宮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姑洗商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太蔟角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應鐘徵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蕤 半	夷 半	無 半
南呂羽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姑 半	蕤 半	夷 半
林鐘宮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太 半	姑 半	蕤 半
仲呂商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夾鐘角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黃鍾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羽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夾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羽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宮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商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角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夾半變	姑半變
太蔟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宮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夾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夾鍾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蔟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案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蔟宮至仲呂羽。並用太蔟起調。太蔟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

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蔟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

今案此圖每行雖全列七聲。然取以名調者止一聲耳。如首行黃鐘居宮位。故以黃鐘宮名調也。次行黃鐘居

商位。故以無射商名調。以後各行。可推而知。所謂起調者曲之起聲一字也。所謂畢曲者。曲之收聲一字也。自第一調至第五調。皆以黃鐘之律起聲收聲。其餘中閒之聲。則雜用本行中七律也。其餘各調。莫不皆然。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桉。每律各一。桉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爲和氣。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案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於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豪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集說 彭氏絲曰。西山蔡氏所述。禮記月令章句。蔡邕說也。十二月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云內庳外高。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鐘之容。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鐘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六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七

學類一

小學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敎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古人雖胎敎與保傅之敎。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敎。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月銷鑠。更有甚天理。○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敎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止是敎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敎之以理。

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古人都從小學中學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其長也。便止理會窮理致知功夫。而今自小已失。補塡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

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精彩。如今全失了小學功夫。只得教人以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功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作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作小學

題辭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

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問教小兒以何爲先。呂氏祖謙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

眞氏德秀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

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吳氏澄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

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辯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閒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

總論爲學之方

伊川程子始遊太學。試顏子所好何學論。論云。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朱子解云。眞爲本體。靜爲未感。下文

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然其未則仁義禮智信。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與）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

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

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

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

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

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解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案】學者所以復其性也離乎性以言學非聖賢之學也二程好學論定性書二篇備言此意太極西銘而外此二篇者乃傳道之微言故取以冠爲學之首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

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却甚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案】繫累則不能廓然大公無敬以直內之故也穿鑿則不能物來順應無義以方外之故也始言敬後言無不

敬皆敬之事始言明理後言思無邪皆義之事此條卽定性書之意而直指出敬義兩字尤使學者知所用力之方故以相附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旣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學者須是

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旣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

聽其自適非所聞也○吾學旣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毋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一作命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楊氏時曰爲己之學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

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困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

胡氏宏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

朱子曰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

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作去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不曾盡心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作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識得路頭須是莫斷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若抱纔住便冷○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閒恐亦勞而無補也○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功夫方得○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易曰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豪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日用之閒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覆庶

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奥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

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豪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成好之

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能鑒此而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

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第處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講學○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爲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旣涵養又須致知旣

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起此心莫教放散則心便自明就此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

臣案敬卽涵養蓋上文分言三事而歸之於涵養須用敬也非三事之外又有所謂敬

○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接說遷善改過意正

相類○荅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若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敎之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故大學之書雖以格

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作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

在敬者。則敬又在先。從此推去。只管如此。○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

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平日功夫須是作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張氏栻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閒。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爲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適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求及前人

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閒。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

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呂氏祖謙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明。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功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陳氏淳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

之無所疑也。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行不力則所知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也。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矣。

眞氏德秀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燮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許氏衡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

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立志

程子曰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忽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謝氏良佐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

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是將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見得聖賢所説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

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發端下手處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

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作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問爲學功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已

陸氏九淵白鹿洞講義云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

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

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惟靜者可以為學。○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未有不能體道而

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

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

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聽聰明。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謝氏良佐曰。敬是常惺惺法。○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卻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卻只是坐如尸也。○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尹氏焞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李氏侗答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學問之道。只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

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學者須是培養。今不作培養功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作得此功夫。胷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學者須於主一上作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功夫。則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功夫到

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作功夫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作起。今人從前無此功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

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德散。○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

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
後用功也。○問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若理
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
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夫。○問
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
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
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問涵養於
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
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
發後便都不管。○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
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
接事物。然後為敬。整齊收斂。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
謂敬字恰與畏字相似。○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曰。只為
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
敬止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無此病矣。○大抵心體

通有無該動靜。故功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惟
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
是動時也作功夫。靜時也作功夫。兩莫相靠。使功夫無
間斷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
本自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
為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
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
道中庸等功夫。皆自此作。儘有商量。若此心上功夫。則
不待商量。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
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要見得收之甚易而
不難也。○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
深固。自可致遠。○答張敬夫書曰。來諭所謂學者先須
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
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
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
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

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

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功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張氏栻曰。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閒。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

眞氏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閒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魏氏了翁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學始於不欺暗室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每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功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功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

是教人戒謹恐懼作存養功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功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偪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閒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則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問涵養功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功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此數句是○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恐懼戒謹是長長地作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稍加提控○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閒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遏抑陰

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閒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久之自然成熟○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

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太過然

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敬義功夫不可偏廢彼專務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機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非其敬矣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物欲之私却來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

張氏九成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

愼其獨也

黃氏榦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許氏衡曰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愼也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七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八

學類二

致知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知見不通

透。便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旣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作。纔著意作。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才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至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門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所務於窮理

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之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閒。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勉強而從之。至於言寧

寧不可爲。不必勉強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聞。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

謝氏良佐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眞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

盡時。○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答程允夫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病。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

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庸。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穿鑿。冥行而已。○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都離此四者不得。如信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論其體。則實有是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僞不得。所以說信者。以其實有而非僞也。更自一身推之一家。實是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婦。推之天地之閒。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人安排。是合下元有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

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亦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聚。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此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臣此條說得窮理之義。最爲精切。子思子謂之明善。孟子謂之知性。正此意也。明善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知性故知萬物皆備於我。實體此理。則謂之反身而誠也。實推此心。則謂之強恕而行也。人所以關其仁愛之心。漠視萬物者。以其與我異體也。誠就五常五倫之理。窮格推究。而知此理之同原。則自有不容已之心。自有不容已之事。於民也老老幼幼。固視爲一膜同胞。於物也取時用節。亦非徒所以滋殖其生。而實所以成若其性。所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皆從此處發出也。後人動以多聞識多曉會爲格物窮理。故譏程朱之學爲支離。是未嘗讀其書而知其意。而就其所見之理上。臆古人者爾。

○不說窮理。卻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言物則理

自在。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於事上更動不得。○以聖賢之學。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

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陸氏九淵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眞知之知。却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當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力行 雜論言行出處附

程子曰。難勝莫如已私。學者能克之。豈非大勇乎。○知過

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其剛明者乎○有過必改罪已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得遂志○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須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

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司馬氏光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爲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尹氏焞曰克已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

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朱子曰學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

之內不顧於私已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愚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理會身心到得事業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各隨他分量作出來如何強得○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閒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醒須是戰戰兢兢若悠悠泛泛過則不可又曰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作將去又曰自早至暮無非是作功夫時節○氣不從志時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得長進○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已分上作功夫且如人雖知此事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又却不知不覺自去作

了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作又却終不肯作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即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人作不好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生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答蔡季通曰所謂一劒兩斷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作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作錯了○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豪髮

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媿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又曰看得道理熟後除了此道理是眞實法外見世閒萬事顚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著眼也○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交涉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作功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

問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已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媿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成就得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閒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古人臨

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黃氏榦曰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

眞氏德秀曰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

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雜論言行出處○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

綽有餘裕○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億不信○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是

利。○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日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問家

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

胡氏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即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作功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蓋

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

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卽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善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

許氏衡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憫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行便困。只爲舉足不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中。苟能移此精力於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爲不難也。

按從古聖賢言學大綱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內指心外指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義以方外之說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之說也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也欲敗度則是無義縱敗禮則是無敬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欲勝義者凶也養心則以敬爲德之輿處事則以義爲行之標進德脩業之方不外乎是先儒變爲存養省察二義其源蓋自中庸首章而來持敬之純至於雖不睹聞而戒慎恐懼則心常存而得所養矣故曰存養辨義之精至於至隱至微而必謹其獨則事嘗有省而必致察矣故曰省察二者已盡爲學之方然又必曰知行云者知是明其理行是踐其事二者造道之大端也所謂存養省察者乃所以爲知行之本要故非存養則此心昏亂而知無以致此心縱恣而行無以力是存養者知行之本也非省察則不能切己體驗而所知或不眞不能反躬克治而所行或不實是省察者知行之要也故言存養省察則已包乎知行之事而其義理也該以約言知行則又不離乎存養省察之功而其規模也詳以大存養則誠省察則明此由心以之事者也致知則明力行則誠此由事以歸之心者也四者名目雖異而功實一貫程朱所爲傳先聖之心者以此學者見其條件繁多而破析以求之則失前賢之意遠矣

人倫 師道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如此惑之甚矣○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愛敬之道而已○君臣朋友之

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功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呂氏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須臾離親也。事親如天。須臾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尹氏焞曰。學者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閒。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

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尤甚。蓋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

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眞氏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許氏衡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

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爲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爲臣在患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

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也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師道）○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

有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

謝氏良佐曰。横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游氏酢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

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朱子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媿。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

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

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

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

○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

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

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閒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陸氏九淵曰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

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

許氏衡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愛親敬長。誰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底本領上進將去。後世却將人性上元無底。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當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為天

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自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問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後全無事者。有讀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後知好之者。有讀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此人。及讀後又只是此人。便是不曾讀也。○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以此觀他書甚省力。論孟如文

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原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

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登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卦爻始立。義既具。卽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矣。○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楊氏時曰。某嘗有數句敎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李氏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辭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

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
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
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
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
己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
○温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
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
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

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
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
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
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
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
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
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
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

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
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讀
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
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
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
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
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
不可行者乎。○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

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
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讀書以觀聖賢
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看文字。多有淺
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則於其文理亦或
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
見得一邊。便欲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
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
深造自得。○讀書如煑物。初時烈火煑了。却須慢火養。

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功夫自熟中出。○須擇要用功讀一書。沈潛玩索。究極至處。既有着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功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功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

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閒。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

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此方是長進。○

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

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此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要體之。○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作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卽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是裏面事。必欲舍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認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聖人作

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遠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敎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案漢書兩句極精。惟朱子解得是。推見見字。讀如莫見乎隱之見。言易根於天地陰陽。而開物成務在其中。是本天道之幽隱以之顯也。春秋述二百餘年事迹。而性命之理在其內。是推人事之顯見以至隱也。故總之曰天人之道。

○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怕小却這道

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閒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且如今人見人纔作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稱頌謏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

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信。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又曰。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局定。便看不出。某向作詩解。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雖存小序。閒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

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畧。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耶。為伯者作耶。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觕。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只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讀書須細看

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荅呂東萊云。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

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救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閒。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姸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權衡。多爲所惑。○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卽不見古今

成敗。書豈有不可讀者。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於此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士居乎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眞是枉讀古人書也。

呂氏祖謙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陸氏九淵曰。大抵讀書。訓詁旣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礪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闕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

然冰釋者矣。

許氏衡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文藝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

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陳氏淳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盎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許氏衡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

爲聖人之事。不能也。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八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九

性命類

性命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謂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案明道程子言性此章最盡開首言氣卽性而所稟有善惡此氣稟之性也然又言非兩物相對而生則是本善而已此天命之性也以下皆發明此意氣稟之性不可謂非性然已非人生而靜以上之本源矣若論本源則易所謂繼善孟子所謂性善是則天之所命者豈與惡而相對乎有繼善必有成性猶水有源必有流流之淸濁如氣稟之善惡也及澄治而復其淸則是水之本然而已水無加於本然之淸性豈有加於本然之善哉水之本無淸濁之相對性之本又豈有善惡之相對哉末乃言理人之脩道立敎者莫非順人性自然之意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无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

二。旣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按】此章以物性言之。則人性可知。蓋緣五氣和合之後。能變其初。此所以參差雜糅。而美惡不齊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其淸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

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作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人雖至靈却斲喪處極多

呂氏大臨曰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

繫乎此

李氏侗荅朱子書曰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爲底職事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之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滾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

相離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譬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只是善既是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則

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
則就其全體而萬物之所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
事物物各有則者言之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
也性卽理也。○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眞有爲之賦予如
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値。因各不齊皆非人力
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不是
眞有爲之賦予者。然詩書所說。如帝乃震怒之類。所謂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便是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閒生生不窮。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水之所
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耶。抑只是太
極爲萬化樞紐故自能如此。曰此與前只是一意。○問
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
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
一節。上面有箇腦子下面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生
之理謂性。○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

體之爾。○問天地之氣當其昏冥駁雜之時。則其理亦
隨而昏冥駁雜否。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
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旣
生出。則此理寓於氣了。運用都由此氣。却是氣強理弱。
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村知縣硬自捉
縛要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氣粗而
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
教正是要救這些子。○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

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
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
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
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
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方始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答何叔京
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

可謂人欲亦有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此物却如何作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

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概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氣字耳○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

言。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性字却指理而言。大凡清濁厚薄之氣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清濁厚薄之分不同。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

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也。○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亦備。嘗謂命。如朝廷誥勑。心譬如官人差去作官。一般性譬如職事。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道理只一般。職事亦只一般。氣稟如人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兩三年一任又再任者。夭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作官。便有許多物一齊隨來。

按朱子語類多以君命譬天命。極親切。然自始至終皆明白。蓋始而降中于下民者。天之正命也。然以氣質之性承之。則有不能盡如天意者矣。就其氣數所遇。又有逆順窮達之不齊。此一節若天不得爲之主者。然其終也。福善禍淫。天命不僭。則又歸於正命也。以君命言之。亦始而設官分職者。君之正命也。然以材品之異承之。有不能盡稱君心者矣。就其職事所當。又有繁簡劇易之不同。此一節若君不得爲之主者。然其終也。黜陟幽明。邦有常憲。則又歸於正命也。是故君子之事天也。盡吾性以尊其正命而已。雖有逆順窮達之遇。亦以爲天之所以玉我於成。而無貳爾心。君子之事君也。盡吾材以奉其正命而已。雖有繁簡劇易之遭。亦以爲君之所以試我於艱。而弗懈於位。其理一而已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性具仁義禮智。曰。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閒隔。又曰。人物之性。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又曰。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形體所拘。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問虎狼蜂蟻等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

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如物之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一處通。却專。人事事理會得。却泛泛。所以易昏。○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陳氏淳曰。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許氏衡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死生脩短。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繫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儌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心性情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

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

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閒。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浪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

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

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

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

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

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案此數條與蘇昞問答。可謂極性情之蘊。體動靜之機。盡涵養省察之要。蓋程子心得之微言。不可不逐節理會。○始言未發之謂中者。以人心不發。則一毫未有倚著於物。故以中名之。非若允執厥中之云。著乎事而爲言也。此時未有思慮。未有省察。故著不得覩字求字。只是平日涵養之功不輟。則到此未發之時。自然中爾。中則發必中節。是靜所以爲動之基也。又言未發雖寂然無物。然理義根本。皆涵於此。非如異氏空虛者比也。故其功尤在於動上求靜。而於已發之際觀之。蓋於應事酬物之間。能一順乎自然之則。而已不與。則事已心休之頃。亦適還乎太虛之常。而物不留矣。是動又所以爲靜之地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其要總歸於敬。存養者此敬也。省察者亦此敬也。是程子此章之指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

呂氏大臨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

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謝氏良佐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乃吾儒所謂意。

楊氏時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胡氏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朱子解曰。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朱子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此理。然許多道理。卻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

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是性之用今先說心便教人識得情性總腦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心橫渠心統性情語顛撲不破。○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問邵子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曰諸先生說都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道理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譚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故嘗爲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擊壤集序說出幾句最好。○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說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問有主則實

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活者不死之謂。○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生物便廣大便流行生生不窮。○問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心是靈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未發中固常惺惺不是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者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功夫此時又何

以爲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心者。氣之精爽。○心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又曰。謂之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之流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問意是心之運用處。

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意是主張要如此。如愛此物是情。所以去愛此物是意。○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旹。志字從之從心。旹字從之從日。志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瘁。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知覺不如人。草木知覺又不如鳥獸。

黃氏榦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

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眞氏德秀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飢渴之害爲愉。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與。

五常

程子曰。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

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

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

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

胡氏宏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朱子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擧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

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

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

復以此而論仁哉。○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合屬陽。仁是柔。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作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差等。便是義。○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卽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羞惡辭

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得此生理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作德字。更親切。○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此功夫却在人字上。○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淳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曰說得好。○或問仁與公之別。曰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

仁。公則仁。仁則愛。○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所以皆當愛。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方愛。惟其同體

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以愛爲仁。被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此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此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此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仁是和底意。○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乎其中。心之制。是就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就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都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此刀便是義。○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閒。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閒。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

程氏洪曰。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

雜論經書名義

道　理　德　誠明　忠信
忠恕　敬義　恭敬

程子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案此段義理至深。而語意渾淪。觀者極難曉會。蓋對越在天者。神氣與天通也。然非神氣與天通。乃立乎忠信存心養性以事天耳。故下文遂言道之卽神。性道教之行乎浩然之氣。所以發明神氣之不離乎道也。中庸言神而歸之誠。正是此意。夫神氣。比之形質則精。然以理視之則粗矣。故神氣者亦器之屬。形而下者也。惟其道器合一而不可分。是以體道於身。則其神氣之感。無遠弗屆。不論今之與後。己之與人也。

○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

默而識之。○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問何為誠。何為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

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安排教入塗轍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案此條是發明率性謂道之理。最為精切。凡言性惡性混者。皆非矣。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作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

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亦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天地萬物之理。無

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

誠。○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卽忠之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

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佛家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旣無義以方外。則其直內豈有是處。

張子曰。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呂氏大臨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閒。故至誠無息。

朱子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韓子道與德爲虛位。如何。曰。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

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道德之正。○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老子說先道而後德。他分作兩箇。吾儒說只是一箇。以其古今公共。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訓路。大槪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性卽理也。在心謂之性。在事謂之理。○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方可守。只是此道

理然須常常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作得如此。如方獨處黙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孝弟忠信人。以此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敬只是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樸直慤實不欺誑。○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信者忠之驗。

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爲信。○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此事說此事。無此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曰。發己自盡。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眞實而無所背戾。○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

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忠是無一豪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功夫。自然有總會處。○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專言則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内。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此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

陳氏淳曰。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

陳氏埴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

眞氏德秀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

始見於此。○忠之爲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未有本諸心而不盡乎己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專於事君也。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概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吳氏澄曰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理之義無義之理哉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九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

理氣類

理氣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

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

黃氏榦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卽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理無迹而氣有形。理無際而氣有限。理

一本而氣萬殊。故言理之當先乎氣。深思之則無不通也。

陳氏淳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有樞極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

爲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衆材。四面又皆停勻。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不動。所以爲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都是理在其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渾淪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

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爲物。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

天地日月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耳。不可言地。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

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詩書中凡有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包含徧覆意思。則皆言天。○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案此章言地是渾圓之體。非有方隅也。蓋以地形三萬里論之。則應以一萬五千里處爲中。然如中國至西域已是一萬五千里。而在彼處視天地無異於中國。則是地體渾圓。無適而不爲中也。若是有方隅之物。則須有前後左右。雖億萬里。終有盡邊之處。然未聞地有盡處者。可見其渾淪無窮。而非有一定之中審矣。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

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得此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案此章言日是精氣。非形質。其朝暮出沒。亦無適而不爲精。而無光所不照之處也。莊周言天之蒼蒼。是氣也。非形也。自天而視下亦若是。總之一氣。泱漭而已。引之以明天是氣非形。則日亦是氣非形。故繼之曰日固陽精也。舊說謂周髀也。周髀之術。言天如蓋笠。地如覆槃。即佛家日月繞須彌之說。又引之以明地是渾圓。日是周迴而行。無適而非精光之所照。後代地平之說。有異於是。故曰不如舊說也。末段又言日爲陽氣之宗。雖其精所發見。如輪如餅。而其氣充塞無所不到。以盡前文之意。

○極須爲天地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

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幷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案上章既言地之東西無一定之中。此章又言地之南北無一定之中也。中土北極現而南極隱。然至海外。則有南極現而北極隱者矣。南北之或寒或燠者。近日則燠。遠日則寒也。故雖數百里之間。而地氣早晚便異。推

而達之。至於赤道之南。則此之冬至。當爲彼之夏至矣。然南北氣候雖相易。要之有夏有冬而已。猶之東西晷刻雖相易。要之有朝有暮而已。此亦卽周髀之術也。○周髀蓋天之術。傳者以爲周公之書。然其學不傳已久。自漢之名儒通乎天道者。如揚雄張衡蔡邕。皆以蓋不如渾。實未嘗深知其意也。程子此三條所論。乃周髀之精理。曆家之所未發。又古者三萬里之說。或以地之四遊言之。或以二至相距之景言之。皆非確論。觀程子之意。乃謂地之縱橫。止於三萬里也。蓋以北極高下里差之法推之。每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周差三百六十度。則是地之四圍。止得九萬里也。三分取一。爲三萬里。是地面縱橫之數。此說亦極眞確。

○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只是一箇天地

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卽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此氣運行。磨來磨去。便樛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淸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

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汎如此初間極輭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内外六

合之形須有内外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内外○道家有高處萬里剛風之説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離騷有九天之説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輭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案】古有九重之説然未實指其數今曆推得最上一重爲宗動天乃一氣運行羣動之宗也次一重爲恆星天又次一重爲土星天又次一重爲木星天又次一重爲火星天又次一重爲太陽天又次一重爲金星天又次一重爲水星天又次一重爲太陰天其高下遠近各有層次若以左旋論之則近外者其行愈速朱子所謂轉得更緊者是也

○地在天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案】古今皆以恆星即爲天體朱子卻謂星不貼天亦正與今曆合所謂陰陽之氣在上面者即宗動天也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曰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

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

也動。只是他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

陰陽五行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李氏侗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作一箇看

亦得。作兩箇看亦得。作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作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看他日月男女牝牡。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

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曆法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

朱子曰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少皞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又曰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或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比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畧

可見。
【案】所謂日在內月在外者。非謂日在下月在上也。蓋以中土論之。日月之行皆在南。故以自北視南。爲自內視外也。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皆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

【案】曆說至今日而大備。蓋宗動天爲一大輪。自恆星至月天。以次居內而漸小。此所謂九重也。日月五星本輪之上。又各有小輪。以加減其行度遲疾之差分。月與五星小輪之上。又各有次輪。以加減其朔望二弦及伏逆留遲之差分。理算俱極精密。要其大致。則朱子此條盡之。
○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黃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秒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
【案】日出入赤道。其差也微。故積六十餘年而後差一度也。月道出入黃道。其差甚多。故積十八年餘而已差一周也。月之差。即曆家羅計之行是也。日之差。即曆家歲差之法。
○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

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陳氏埴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

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纔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吳氏澄曰。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鎭星之行。比天稍遲。積二十八箇月。

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鎭星尤遲。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

四重案。○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爲臨安。爲建康。又一支爲閩廣。○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以下論潮

汐

余氏靖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月臨卯酉則水漲。月臨子午則潮平。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

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一

治道類一

總論治道

程子上書曰。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顯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也。安危治亂之機。所尤先者有三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

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脩。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口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所謂責任者。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

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

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

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耳。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所謂求賢者。古聖王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

任之。求之有道而已。今取士之獘。議者亦多矣。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嚴

穴之幽不可求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誠能尊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既廣雖小才

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俗厚矣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伯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諠沸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三者治天下之本也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顧三者不先徒虛言

耳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

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豪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羞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

道也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

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患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張子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與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問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

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紀綱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德於我亦得以

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之人。若曉事之人。歷練多事。幾至面前。他都曉得。依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

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體。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大體有格局當作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作。○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

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賈誼作保傅傳論所以敎諭之方。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辭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必使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降而及於近世。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辭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

備禮。而無箴規之益。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

陸氏九淵曰。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

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

變更之理。眞所謂懲羮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大抵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糵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

許氏衡曰。禹平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下。天之報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天有功。故天之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愼所學。○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

國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聖人汲汲說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爲此處說。

君道

程子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

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

爲益多矣夫傅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

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爲首云○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

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

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敎化不明。播棄耆老。飢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敎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

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愼重於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敎之意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范氏祖禹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

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淸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直。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

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胡氏宏曰。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

窺者。而其符驗則著於外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未嘗敢

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瞬息。得以隱其豪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

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天下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豪釐。

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寛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張氏栻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閒。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陸氏九淵曰。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

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擇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

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絶。而不得以遂志。豈非好詳之過耶。

許氏衡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

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豈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臣道

程子曰。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

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之爲政

者遠矣○明道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明道先生作縣

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某常愧此四字。

呂氏大臨曰。橫渠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楊氏時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羅氏從彥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之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胡氏宏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慢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

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豪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溫公作魏公祠堂記。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

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爲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記掛在自家心下始得。○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作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作來作去。也只得箇沒下梢。○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闕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判。○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閒。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呂氏祖謙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杜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眞氏德秀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許氏衡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子曰不然。顧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用人

程子曰。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楊氏時曰。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羅氏從彥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諏詢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

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

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罰。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

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巳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

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熏蒸陶冶得別。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况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作出來。以其平日爲巳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脩舉。

○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

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

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

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范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司而已。今諸路監司猥衆。恰如無一般。

不若每路只擇一監司。其餘悉可省罷。又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作。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好士而取之文字語言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妾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

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騈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

陸氏九淵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概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概論之。在於爲私己爲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許氏衡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者。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

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吳氏澄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妒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一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二

治道類二

田賦

呂氏大臨曰。橫渠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作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附荀悅漢紀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

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名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幷。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畧。其致一也。○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易爲力。人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奸矣。○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

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又得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幷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閒。所以將護節宜。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

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卽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著之人。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卽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爲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

陸氏九淵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學校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

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不脩。師儒不尊。無以風勸養厲之使然也。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蓋在於此。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

於京師館之寛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

以分教天下之學久之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閒學者靡然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古之士自十五入學至

四十方仕中閒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後之人自童稚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如何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旣廢人倫不明以

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曾氏肇曰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

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

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與。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

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

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已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革奔競之弊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

許氏衡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

宗廟

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

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閒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閒。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

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余正父謂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則自古無明文。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正父謂春秋自是世卿不由天子。先生云。非獨春秋。如詩說南仲太祖。是文王時人。至宣王時爲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法如何。○問祭禮曰。溫公祭自曾祖以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列。以西爲上。則將來祧其高祖。只趲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祖。若卒改之。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須改也。○問周

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陳氏埴曰。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

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稟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與。

吳氏澄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禮樂 謚法附

程子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先王之樂。必須律以

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

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

張子曰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禮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

去取○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

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歐陽氏脩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忻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敎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

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閒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閒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

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敎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閒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敎化以成俗乎。

朱子曰。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

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辭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閒畧述敎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爲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

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繁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悌忠信人倫日用閒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

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本大原。○問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于郊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亦嘗分南北郊。至

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爲一。又曰。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于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之說。餘皆無明文。又曰。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黃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在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他書亦無所考。又曰。後來人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

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爲土室。其當中處上爲一竅以通明。名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爲中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也。是用樂。教人朝夕從事於此。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緩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一副情性。○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作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

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鐘。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云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鐘爲宮。便用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

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須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作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黄鍾。只是散聲。又自黄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又云戊己土。律中黄鍾之宮。詹卿以爲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

黄鍾。某思量得不是如此。如京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爲黄鍾不動。十二弦却柱起應十二月。○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曾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如今人曲子所謂黄鍾宮大呂羽。此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

陳氏淳曰。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程子曰。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

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以下謚法

司馬氏光荅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

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兵政

程子曰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楊氏時曰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

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

朱子曰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今日之患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

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什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作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馭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不曾作得成。范伯達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

伍不敢着。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

眞氏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刑罰

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胡氏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敎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朱子曰。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

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也。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

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先王之義刑義殺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旣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今

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僞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僞難通或旁無佐証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陸氏九淵曰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閒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爲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命之閒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奸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

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諫諍

程子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曰君子之

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劉氏安世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

眞氏德秀曰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

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己之過而不以爲形己之短以爲愛己而不以爲輕己以爲助己而不以爲異己

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許氏衡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便不信矣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是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禎異

程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

有害也○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張子韶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

移變易使禍爲福妖爲祥亡爲興蓋無難也朱子曰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爲福易災爲祥以太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祇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

陸氏九淵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

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故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荅天戒而已

眞氏德秀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問天變許氏衡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脩省此言殊有理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二